

牧齋初學集

四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一

墓誌銘二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太子

少保禮部尚書諡文毅郭公改葬墓誌銘

萬曆中歸德沈文端公在政地江夏郭文毅公

在翰苑咸以公廉彊直為時斗杓而兩公者亦

深相得也四明沈文恭公當國日久嘗議叢集

不能不意忌歸德郭公署禮部事於四明多所

杖柱言者詆訶四明連及其黨其人皆宿昔歸

附郭公者於是四明之私人謀傾郭公以翦歸

德械既成矣楚宗人華越上書首告楚王非恭

王子王大懼輦輸其金錢走闕下使人私於郭

公幸毋窮治楚事請以餽首相者餽公公怒揮

之去而持楚事益力四明以下皆宛轉為王請

公固不可及楚中勘疏至假王事頗有踪緒華

越首不盡誣公持議益俛俛諸為楚者疾其梗

已也又患其知楚賄而軋已也訟言楚宗之來

皆公使之相與盡力排公而嗾王飛章劾公以

相抵公抗疏伸辯以王餽金書上聞且向人極

言楚藩行賄狀移病疏四上乃得允舟泊揚邨

須解凍而後發而妖書之獄起 上初得妖書

也 以謂牽連宮禁甚閼骨肉憤懣不能食下詔

大索四明之私人聚族而謀曰楚事方艱而妖

書踵作此可以一網而盡也以楚事傳致妖書

則妖書之人可懸購而以妖書證明楚事則楚

獄可立解也於是四明從容為 上言妖書非

他人必臣下相傾為此微引其端以聳動 人

主御史康丕揚則曰自華越訐楚王而奸人無

所忌憚妖書楚事事不相侔實一根抵給事錢

夢臯則曰首相一貫不主楚事則妖書不出矣

次相賡不上楚揭則妖書不出矣妖書實出郭

某而沈鯉為亂臣賊子實與同謀四明乃擬旨

窮治務得真賊并勒公以楚事聽勘荆門州故

同知胡化老而狂易上書告州官阮明卿謂妖

書出其手事下刑部夢臯等告尚書蕭大亨胡

化與郭同舉於鄉郭在揚邨乘婦人輿宿歸德

邸舍相與竄謀不可失也大亨獻胡化使引公

及歸德化叩頭大叫痛哭曰阮知州殺我一家

我自來叫寃郭舉進士後二十年音驛不通何

謂同作妖書我亦不知誰為歸德公等但為蜀

大殺人媚人卽見 皇上斷胡化之頭亦如此
說蜀犬者斤夢臯也 刑部郎王述古如其言具
讞 上曰誣也盡釋之而東廠捕得妖人皦生
光異時嘗以宿憾把鄭皇親造妖詩大署其門
者 上意欲歸獄於生光四明意未厭揭請詳
鞠丕揚抗章訟生光之枉請少緩其獄賊之父
子兄弟可授首闕下所謂兄弟者指公與其兄
國子監丞正位也 上怒以阿庇反賊罷丕揚
四明力救之以免而獄益急丕揚方巡城與提
督陳汝忠追捕無虛晷逮醫人沈今譽及名僧
達觀從今譽床頭獲片紙語連歸德門人刑部
郎于王立吏部郎王士麒皆削籍而恨王立尤
甚欲并殺之歸德與監丞之門邏卒周徹戶闔
不敢晝啓楊邨竝岸重圍擊柝踞呼徹晝夜喧
傳 上出龍票逮公及王立喝令早自裁也可
以無辱公曰大臣有罪當伏法死都市何爲自
屏草外時五十初度乃賦詩曰濁酒一盃聊自
壽大家頭上有青天意氣自如也 汝忠盡械公
僕隸竈婢乳媪及傭書者男婦老幼共十五人
刺焚鍼灼五毒參至每上彭耆兩脅肉拉毀墮

地竟無所得汝忠以金吾告身誘書役毛尚文
令引沈今譽而以乳媪龔氏十歲女爲微會訊
之日東廠陳矩詰龔氏女汝見妖書版幾何曰
版有一房矩笑曰妖書僅二三葉而版有一房
手詰尚文曰沈今譽語汝刊書何日尚文曰十
一月十六戎政廣平王公曰妖書以初十日獲
而十六日又刊書將有兩妖書乎考皦生光妻
妾及十歲兒以鍼刺指爪令引公皆不肯生光
坐篋與中瞠目仰罵康錢死則死耳千刀萬劊
我一身當之奈何教我奉沈相意妾板郭侍郎
總憲三原溫公禮部侍郎晉江李公越席而起
曰讞獄者若不承安有旣承而反相抵者乎御
史牛應元湯兆京沈裕皆爭之力矩嘆曰朝廷
有人遂具讞上大獄乃得解公旣去御史史學
遷勘楚事其寃大白四明積不爲清議所容乃
拉歸德與偕去而楚宗與王相構不已至於刼
王人殺閹府三十餘人駢首就僇假令華越之
來公果爲禍始公與諸宗衡宇相望當此之時
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秆焉公其能晏然而
已乎羣小聚謀殺公欲借妖書以解楚事久之

妖書寢而楚事乃益白公之不爲羣小所殺者天也其大節凜然終不得而抹殺者亦天也公何憾矣哉先是楚勘疏入詔廷臣會議人持一牘李公在部爲撮略以進而諸人謂公匿議單不上公不置辯李公上言曰臣爲之也言者乃息妖書獄急翰林華亭唐公偕晉江楊公卽墨周公會稽陶公正告四明郭將不免人謂公有意殺之四明踴躍無所容揮杯茗酌地以子孫爲誓唐公復進曰亦知公無意殺之臺省方布風下石而公不早結此獄似有意瓜蔓何以辭於天下後世乎四明色沮獄漸解而蕭大亨欲脫矐而坐公也手削爰書授王述古述古抵其藁於地曰此獄若成刑部諸郎當盡數抵償不獨明公也大亨默然而止順天通判孫許面折戶部尚書趙公世卿奈何附權相以害正人趙立命駕往說四明四明亦爲心動當是時權相之勢焰熏天障日官府震動海宇軒輊而詞臣散僚引裾名義嶽嶽不少鯁避如此然自時厥後詔獄繁興黨籍代有傾危之禍釀於縉紳而婦寺小人相挺而乘其敝誰生厲階至今焉

梗吾觀國史至癸卯甲辰之間未嘗不廢書而嘆息也公諱正域字美命楚之江夏人其先世有諱聰者以驍勇事高皇帝受長弓大矢食案之賜子孫世習武至公父諱懋始以文舉於鄉仕至趙州守以公詹事考贈如其官母王爲淑人公舉萬曆癸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除編修甲午充東宮講官陞春坊中允歷論德庶子凡五年皆不離講幄神廟嘗夜飲偶問哥兒此時出閣否自是東朝每午夜出講以爲嘗天寒甚鑪無宿火公大聲語近侍曰無論皇太子玉體柔脆不耐寒凍卽我輩三四措大承乏禁近亦何忍其霜天雲夜膏僵口噤以死乎翼日語傳禁中鑪火郁然矣事雖瑣細公所擁佑東朝良有深意也敘遷陞南京國子監祭酒條上監規七事請倣司馬光十科胡瑗二齋以揆真才請罷納貢母以明經之選夷於鬻爵李都督者寧遠之孫魏國之壻也騎而過文廟門學錄李維極執而扶之侯家奴百數踣邸門而寧遠魏國盛氣愬公公曰以學錄扶都督誠過雖然公侯子入學習禮亦國子生耳安

得藜衣走馬橫絕先師廟門以先師扶國子生
非以學錄扶都督也卽上疏曲有所歸不若兩
平之令詣門交相謝而罷居二年陞詹事府詹
事儲講如故壬寅晉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篆
踰年回部攝部事公在部諸典故惜名器堅執
持敢諫諍不貸錯胥史不假權郎吏部務爲之
肅然益夏朔日食值 廟祀公言禮諸侯旅見
天子入門不終禮者四日食其一也當祭而日
食性未殺則廢宜以朔日專赦日翼日享廟從
之封益王使者將發而王薨公斷以聘儀遭喪
入竟則遂也諸侯相聘必致主命况天子之於
臣耶卒遣使行夏至陪祀諸臣託疾不至公謂
祀事不虔繇 上久不躬祀所致請下詔勅厲
其意實以諷切 人主回夷候內府王價羈留
病死號泣道左公曰 明主可以理請奈何以
小費失外夷心疏請支給 上趣令承運庫子
之其援据典訓顧恤國體皆此類也日食之占
曰日從上食占君知佞臣安心用之以亡其國
四明惡之召欽天監臺官罵曰若妄言禍福當
叅公曰宰相憂盛危明顧不若瞽史乎彼能叅

我能救母恐也四明聞之而止兩淮稅使魯保
請專勅關防兼督潮直織造歸德持不可而四
明票旨兼予之公曰改造礦稅之別名也保得
關防是總督四省也勅可與關防不可與也四
明強應曰好而使文書房近侍以 上命脅公
公持之益力四明告歸德 上怒甚必有處分
歸德曰郭以此去官可矣四明慙并恚歸德而
上顧司禮曰保不要關防也罷郭侍郎是好
官四明疑公有內援益比而孽公矣秦王爲其
庶子請封世子公堅執不與又請封郡王四明
擬旨下部公堅執不肯覆四明又使前奄以
上怒脅公公弗應榜示部門曰秦王繇中尉進
封次子不得封郡王母妃年未五十其庶子不
得封世子不得違條例告擾於是秦府所推金
錢皆不效而恨公者益深矣諡議起當奪者之
子孫訴於政府四明曰我在誰敢奪公曰敢奪
者我也援筆判曰如黃光昇當諡是海瑞當殺
也如許論當諡是沈鍊當殺也如呂本當諡是
鄒懋卿趙文華皆名臣不當削奪也疏上竟格
不下而諡議不果行公之與四明相杖柱者其

大端如此而其它固未可悉數也公在儲講日
久深悉 神廟父子慈孝儲位必無艱阨而立
之後政地頗自負定策公爲詩志喜有會誇麟
趾周公子不俟鴻飛漢老人之句妖書事發請
戒諭東官侍衛伴讀等官以公爲東朝講官可
鈞連發難雖震驚弗顧也 上召 皇太子慰
諭曰哥兒莫恐不干汝事 皇太子亦語近侍
何故曲殺我好講官奸人聞之氣奪本公所以
得全者 神 先二廟之力也公歸田後聲實
益著海內望旦夕枋用以爲一出則太平可立
致聞公之訃雖芸夫紅婦無不嗟咨歎息謂天
之無意於斯世也公在史館與福清葉文忠相
厚善公高明果毅勇於擔荷福清樂易善柔妙
於調御兩人交相規切心皆不以爲然而不相
非也福清大拜而公溢逝海內惜福清不得公
自代而福清亦用以爲恨雖然公雖不用其所
自樹立已足以表見於天下矣嚮使得君專政
優游綸閣之中以調停爲變理以遵養爲包荒
以朝廷爵祿爲果蓏以國家元氣爲癘疔身羸
老成長厚之福而國食敝窳朽蠹之禍公亦豈

願之于用而負國家不用而自負用不足以爲
伸而用不足以爲誣以此易彼必有能辨之
者矣福清之論楚事曰七國未削而錯先危公
弗是也卒有妖書之禍嗚呼錯則已愚矣人臣
殺身有益于君則爲之矣安得謂胡廣趙戒賢
於李固也舉世悠悠鮮不智彼而愚此可勝歎
哉公卒於萬曆壬子五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
有九妻張氏繼室畢氏生子四人文封武封昭
封宣封其三爲任子女二人嫁宗人蘊錄李柳
公沒後之四年 上俞禮部請贈禮部尚書賜
祭葬天啓初奉 先廟遺詔疏恩舊學加贈太
子少保蔭一子中書舍人加祭一壇諡文毅嗚
呼成 先廟之德者 先帝也孰謂 先帝不
聖明哉公爲文章雄健磊落似其爲人生平好
有用之學於朝章國故河漕鹽屯兵食大計四
方風土人物利弊興革儲峙胷中倒篋而出之
裕如也所著有黃離集若干卷皇明典禮志武
昌江夏郡縣志楚事妖書始末十三經補注凡
若干卷葬以乙卯二月墓在龍泉洞山文忠公
既誌而銘之矣其改葬於某阡也昭封以續志

屬余曰昭封生於楊邨僅十日而乳媪之夫械去媪日夜哭乳潼不下懂而不死以父任為郎坎軻跋扈幾填牢戶真世之不幸人也惟夫子來而賜之銘他日庶可以見先文毅於地下余曰此吾之志也其何敢辭銘曰

於穆上帝高居法宮靈璫沈沈應門九重日車中天雲旗在下豈無宮隣厥有金虎矯矯郭公江漢炳靈如弦斯直如冰斯清豫章銅山淮南寶賂火齊堆盤金錢塞路經書滅節史紀易馬九廟神靈誰與敢假銅甌旁午銀璫錯互鬼神畫號真宰上訴殺機蹶張箝網林植全身保名聖主之力自公之去視天夢夢章奏寢閣朝著霧掌自公之亡讒人罔極葦苒藉盈端禮碑泐嗟公一身繫國紀綱國論職志黨禍濫觴流言丹青木沈石浮窮塵一昔枯竹千秋勒銘幽石為示無止母耽黃扉而媿青史

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李公墓誌銘
天啓初纂修 神宗顯皇帝實錄朝議欽然以謂舊史官京山李公起家隆慶中早入史館四十餘年朝嘗國故皆能貯之篋笥編諸譜牒且

又老于文學諳識吏事誠非新進少年所可幾及昔馬融三入東觀張華再典史官竝取博聞咸資舊德誠令得專領史局早歲厥事於國史有光焉當國者格其議不果行久之起南京大嘗寺卿稍遷南京禮部右侍郎陞尚書名曰錄用實不令與史事而公遂以年移疾致仕天啓六年閏六月卒于家春秋八十公卒之五年而 神廟實錄始告成事嗟乎蕉園之削藁久閱人間芸閣之署名未知誰某羣公之金紫已陳作者之墓木將拱顧欲執鉛墨以相稽撫汗青而流涕豈不迂哉此吾于李公之葬為之傍徨三歎而不能自已也公諱維楨字本寧其先豫章人高祖九淵徙楚之京山九淵生珏珏生景瑞景瑞生淑舉進士官至福建左布政公之父也公生而夙惠讀書能記他生之所習年十八舉于鄉二十一上進士第選翰林院庶吉士除編修 穆廟實錄成陞修撰在史館與新安許文穆公齊名同館為之語日記不得問老許做不得問小李 仁聖皇太后修胡良巨馬橋詞臣撰碑進御江陵公獨取公文同館皆側目

馬乙亥內計遂出爲陝西叅議遷提學副使自是浮湛外僚凡三十年始稍遷至南太嘗其閒居艱者再左遷量移者再同時故人多在臺閣公流滯自如終不一通慫勸願蒙子公力得入帝城也凡自翰林出爲外吏者多鄙夷其官不肯習吏事公官于秦晉梁蜀江淮歷叅議副使叅政按察使以至右布政使討虜于邠衍征番于洮岷行河于潁平妖于澗採木于蜀精彊治理不敢以詞垣宿素少自暇豫文人才子不得志于仕宦則往往者聲色縱飲博以耗雄心而遣暇日公自讀書而外泊然無所嗜好簾閣據几焚膏秉燭摺撫舊聞鑽穴故紙古所謂老而好學者無以逾公也公初在館閣有重名碑版之文矧曜四裔晚僑居白門廣陵閒洪裁艷辭旣足以沾丐衣被而又能融融曲隨以屬厭求者之意海內謁文者趨走如市門下士爭招要富人大賈受取其所奉金錢而籍記其目以請公栖毫閣筆次第應之一無倦色也其生平做儻好士輕財重氣坐客嘗滿干謁請求貪者以爲囊而黠者以爲市其或假竿牘竊名姓恣爲

奸利者窮而來歸遇之反益厚交游猥雜咎譽錯互頗以此受人誣染終不以介意也天性孝友遇其諸弟患難緩急異面而一身其傲弟不見德反轆轤之家居懼禍衰晚避地屬有急難未嘗不手援也公之自翰林出也劉御史臺論江陵罪狀數其忌公而逐之江陵敗人或謂公當抗論自白公曰江陵惜我才欲以吏事練我彼未嘗阨我我忍利其死以爲贄乎揚忠烈唱移宮之議權倖交嫉噴有煩言奮筆爲庚申記事人或咻之公曰吾老矣舊待罪未史不惜以餘年爲國家別白此事 聖朝不以文字罪人非所患也人知公樂易博達修長者之行不知其所期待持擇如此 今上四年辛未其孤國子生營易詣闕請卹于朝 贈太子少保賜祭葬如令甲十二月葬公于游山之原公娶王氏子三人營易營室營國孫若干人營易旣葬公持所撰行述及周吏部士顯之狀謁余而請曰願有述也余以史館後進受知于公公乞休時余在右坊寓書相告曰能援我以進又能相我以退者必子也余是以諾營易之請彙括其事

狀舉其所知者以爲之誌公有大泌山房集及續集若干卷行于世其文章之聲價固以崇重于當代矣後世當有知而論之者銘曰

穆廟戊辰館選聿隆七相蟬連猗嗟窮煌煌列宿太微紫宮嘒彼抱歎實命不同沙堤道在平津閣空歸然靈光壽考顯融八座引退八十考終挹彼注茲天之報公金聲王色大呂黃鐘銘無愧詞以質幽宮

南京國子監祭酒馮公墓誌銘

公諱夢禎字開之姓馮氏其先高郵人也國初徙嘉興之秀水以漚麻起富至鉅萬祖父皆不知書憐公少惠試遣就塾暮歸吟諷不輟王母惜膏火呵止之引被障窻疏帷燈至旦其專勤如此隆慶庚午舉於鄉再試不第王父母及母相繼卒家漸圯再喪婦脫身游外家其爲文穿穴解故擺落畦逕含咀菁華匠心獨妙嘗自詭規摹唐瞿二家得其衣鉢萬曆丁丑舉會試第一選翰林院庶吉士海內傳寫其文果以爲唐瞿再出也與同年生宣城沈君典鄞屠長卿以文章意氣相豪縱酒悲歌跌宕仰聲華藉甚

亦以此負狂簡聲鄒忠介公抗論江陵拜杖遠戍公獨送之郊外執手慷慨歸仰屋直視面氣墳赤太公流涕曰盍從我而歸手吾不忍見壯子流血死墀下也公填咽不能荅漢血數升請急從太公南歸三年赴闕除翰林院編修癸未分考會試丁父憂又四年丁亥京察以浮躁謫官公在史館人或戒之曰翰林官婉婉靚閒如好弱女子眉下於頤尻高於頂至公卿如傳遽耳公曰我則不能如赤脚婢弓足躡蹠行數步便思解去亦欲耐事口噤生癭肺臍槎牙迸出齒頰我亦無如也江陵歿執政精求史館中觚角斬出能藥牙異同者及其未翼也而翦之公坐是謫終以不振公庶嘗假歸師事盱江羅近溪講性命之學居喪疏素專精竺墳叅求生死大事紫栢可公以宗乘唱於東南奉手樞衣稱幅中弟子鉗錘評唱不舍晝夜里居十年蒲團接席澆囊倚戶如道人老衲流連山水品香鬪茗如游閒退士四方學者日進身執經卷朱黃甲乙如兔園老塾師蕭閒淡漠身心安隱超然無意於榮進矣癸巳補廣德州判官量移行人

司副尚寶司丞升南京國子監司業遷右諭德署南京翰林院再遷右庶子拜南京國子監祭酒公文章舉學士以爲高人朗士秀出天外不可梯接推誠導和誘掖獎勸諸生橫經挾策如牆而進如聞鼓鐘如聽誓命自成均教衰橫舍鞠爲園蔬博士倚席不講公至而方領雲集夜誦盈耳後先四年文體士氣欽然一變端居造士闕略酬對南曹即疾其慢已飛章劾公公笑曰此代西湖移文趣我也遂移病去官太學生張榜舉幡小教場諸生千餘人會幡下奔走訟訴榜獨上疏願冠鐵冠挾銀斧殺身以直公有詔許留用榜繇是顯名天下而公遂不復出矣築庵於孤山之麓名其堂曰快雪山雲圍戶湖水浮堦禪燈丈室清歌洞房海內望之以爲仙真洞府凡九年而卒卒之日晨嗽粥僂拾箸于地臂不能舉屈一臂以支枕熟睡至夜分形神離矣書生朱鷺作放著歌十章以謂公方寸湛然人世間功名富貴思讎毀譽撒手放下不啻如一著云爾公爲文章疎朗通脫不以刻鏤求工惟佛乘之文爲慈山諸老所推服有真實

居士集若干卷其子有俊才不重督課嘗曰古有神人生數子各取著一深窟中與七日糧頭身入青冥數子各勇怖奮迅忽到父所過七日不出死矣我於汝曹亦如此其解脫世相皆此類也昔者元好問之論士曰氣曰量曰品品之所在不風岸而峻不表襮而著不名位而重不耆艾而尊天地之美器造化靳固之不輕予人閱千萬人之衆歷數百年之久乃一二見之嗚呼如馮公者豈非其人與不然則何以其位不大齒不尊而風流弘長衣被海內迄於今未艾與謝安石之採藥携伎房次律之彈琴奕碁天下後世胥以王佐歸之豈以用不用爲軒輊與公固已觀化而去視身後之名亦一著耳而余之所以論公者如此公卒於萬曆乙巳十月廿二日享年五十有八子三人驥子鷓雛去邪葬公於西溪之梅塢公所樂游欲携家地也余與鷓雛好而驥子之子文昌游於吾門公歿後三十八年文昌奉其父所述行狀來請銘銘曰公嘗夢游金膏水碧宛委之山標峯置嶺錯落周陸朱門雙鏤銖衣委珮旌幢導迎藹藹仙官

王堦平城庭樹擊憂琴瑟珊瑚金床瑤席服御
高煖封識宛然九秋爲期如屈信臂放箸却還
孤山西溪梅花萬樹清瑤明玕山高水深鳥啼
花落總非人閒良嘗舊篆桐柏新銘閱千萬年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贈資善大

夫兵部尚書徐公墓誌銘

公姓徐氏其先處仁以尚書從宋南渡僑居姚
江四傳爲彥明令嘉禾占籍海鹽今爲嘉興海
鹽人也公諱從治字仲華會祖疇祖鼎父應奎
祖父皆贈資善大夫兵部尚書妣皆夫人公之
祖病隆冬思食瓜父泣禱於西疇瓜累累臥藁
葉下人呼爲孝瓜徐母黃氏夢金甲神執干舞
中庭寤而生公甫四歲海潮夜溢床榻簸蕩忽
有廚浮床下端坐而免十歲讀袁紹檄豫州文
拍几歎詫塾師問之曰恨不生當其時手誅老
瞞耳萬曆癸卯領鄉薦丁未舉進士知安慶桐
城縣勾稽畝稅平亭獄訟暮年而大治大水浪
過峽山口視其刻石曰宋理宗紹定四年洪水
至此蓋五百年矣乘船破浪軒頓巨浸中相度
捍禦灑沈賑饑全活無算水降按行圩岸築堤

八萬七千餘丈晝夜雜作土實石堅水不復爲
害居官彊直不善事御史外計當量移自請改
武學教授轉國子助教遷南京禮部主事至郎
中知山東濟南府屬邑官吏解銀林立堂下公
援筆判牒尾次第舒鷹引去東方多事募百金
之士捐金推食搏力勾卒其後征妖捍萊拳勇
歛集蓋取諸此也舉治郡卓異賜金錫宴升山
東按察司副使分守兗東而白蓮賊之變作公
受命監軍鞭刀策馬亂漲河衝黑雨夜半入兗
城賊塞路要遮弗顧也大軍將攻鄒公語大將
楊肇基曰兵法攻城爲下賊精銳聚紀城夏店
踞鄒滕之中吾擊其首尾其中必兩救不如擣
其中堅冲堅破則兩城皆瑕矣分一師陽攻鄒
大將從間道疾趨攻嶧賊懼駭焚其營寨奔滕
賊之大勢燔矣我軍圍鄒未下公曰師老矣頓
兵城下無益不如分兵勦滕斷其右臂使不得
相救鄒可立破也乃率三將簡驍勇直擣滕城
賊棄滕退保兩伏山以輕騎躡擊之而逸者勿
追伏山之賊盡矣於是急攻鄒鑿城通道賊泥
首乞降擒賊首徐鴻儒獻捷救骨從四萬六千

有奇觸冒矢石櫛沐暑雨巢車畫望鉤緹夜偵
在行閒六月勞不解甲倦不支枕計殲妖之伐
公功爲多陞布政司右叅政分巡濟南叙功加
右布政使督漕江南會蓮妖再發東撫王公惟
儉謂非公不能辦賊題留守沂按臣力主撫與
公異議遂請告歸養復中外計量移卽家起薊
州兵備尋加左布政使奴警益急薊撫皆庸人
不可與共事復移病歸里不兩月奴入大安口
陷遵化薊撫伏法而公益見推重辛未起山東
武德道兵備及淮而孔有德叛攻陷濟南六邑
倍道宵征赴監軍之命於萊無何拜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二月朔與萊撫謝公璉同
日受事卽日賊已抵城下自二月四日至於四
月肉薄環攻不舍晝夜礮石星流飛矢雨射城
中蒙頭而炊負戶而汲公意氣自若激厲將士
拊巡夷傷栖止麗譙誓共生死賊舞梯衝攻我
自三面至於八面我伏鎗砲須其上而擊之賊
築高臺瞰我自一臺至三四臺我縱機火焚其
臺而墮之賊闕地道穴我深可旋馬自一洞至
數十洞潛隧鑿貫穿城隅迸塌幾陷者數矣我用

穴塹寘壺焚橫縱火之法薰尸滿窟賊死者無
算公又與總戎楊御蕃遊擊彭有謨選擇死士
懸門突擊後先搏戰殺賊數千人贊畫主事張
國臣奉撫議以出援兵皆畏賊左次主者亦聽
之以爲撫成則萊園自解姑以援萊爲名耳三
月初國臣遣使爲賊求撫公嚼齒大罵安得尚
方劔斬此大奸細乎乃抗疏白其狀曰國臣以
撫爲賊解朝而賊借撫爲緩兵急攻之計國臣
使每一至則賊攻轉急國臣曰我不當繩城出
擊以怒賊也果爾則必使賊任意攻打我拱手
以萊授賊如孫元化斷途登城故事而後可成
國臣之撫乎當孔賊之過青也舊撫臣余大成
擁兵三千追擊甚易元化遺書云賊已就撫兵
不可往東一步以壞撫局大成如其戒而止及
至登城明知張燾兵已順孔賊又使燾領兵出
戰又聽三百餘賊誑言而閉門揖盜致登城數
十萬生靈盡作刀頭之鬼今萊城被圍賊視臣
等猶元化也公然爲之解曰吳橋激變有因也
一路封刀不殺也一聞詔使遂止兵不攻也吾
誰欺欺天乎今元化入京已久又得國臣僞報

盈庭集議必以爲一紙賢於十萬援兵絕跡不來職此故矣臣死當爲厲鬼殺賊斷不敢以撫之一字面設 至尊淆亂國是遂封疆而戕生一命一誤再誤不可收拾也疏入中朝皆不以爲然公方重圍困守無以罪也而賊徒益棄疾於我四月十六日架元化所遺西洋大礮攢擊城西南隅勢甚厲公方簡閱丁壯指麾出戰左右請少避之公曰不可語未絕口礮中額額身仆血骨中萊撫馳而撫之絕矣萊人大臨守陴者皆哭其子同貞等自剄來奔喪扶櫬返葬 朝廷聞而傷之追贈資善大夫兵部尚書蔭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予祭葬賜祠額曰忠烈嗚呼兵部條上方略固曰萊撫守萊東撫駐青調度公不入萊可也公不入萊必不死公不死而號於人曰我奉詔駐青不敢失尺寸雖亡萊不任受罪也公之意以爲東撫控壓全齊駐青不足以鎮萊人之心而入萊則可以繫全齊之命委一身於孤城示全齊之人以必死而劫之以不得不救是公之居萊者所以救萊也賊盡銳合圍累旬決月慮我師之綴其後必不敢解圍長

驅狼豕奔突是公之守萊者所以保全齊也賊致死於萊力盡不拔勞瘁單乏師老形變解圍之後以全力賊登賊三鼓氣竭枝梧撐拒不翻城內應則銜尾宵遁是公之固萊者所以復登也柳子厚論睢陽之事曰俾其專力於東南去備於西北力保於江淮而功靖乎醜虜以此論公斯得其大者雖然世知公以死守萊之爲功而不知其以死拒撫之尤爲功也賊以撫設登以撫設萊且以撫謾中朝而獨不能謾公公死之後馴至於侮明詔戕命使而萊卒堅守不下公以死持之也故曰其功在萊登之撫疆吏主之萊之撫中朝主之公之拒撫非拒賊也而拒中朝也拒求撫之賊易拒主撫之中朝難以死拒賊易以必死拒中朝難故曰其功在社稷嗚呼斯其故難言之矣公爲人孝友廉潔正直忠厚矜細行勤小物和不徇人介不絕俗蓋質有其文彬彬名實之君子也爲吏去觚角絀雕琢有所施設機張鍵閉往往能出人薊門軍索餉圍撫院於遵化公單騎馳入陰部署夷丁標兵分管四門按兵不動登城而呼曰給三月糧趣

歸守信地否將擊汝衆聲誓如雷蹙然而散其
沈幾應變類此而惜其所就之止于此也公歿
時六十有一妻黃氏累封夫人子五人同貞恩
貢生襲錦衣衛西司房理刑副千戶有貞益貞
濟貞復貞俱庠生女一字譚某崇禎七年十二
月二日葬於曹家湖之阡在海鹽縣西三十里
公宰邑考文所取士多以文章風節著周忠介
順昌方御史震孺宮諭拱乾其尤也於是同貞
屬宮諭件擊事蹟爲行狀而介御史以乞余銘
銘曰

獨奴外証王略中不專城失守列郡風靡萋萋
孔賊閉釁及戈月暈重圍雷轟專車援孤虬蟄
控絕虎豹誓命沈城碎首飛礮公雖隕節萊完
登復虛危之壁四履如幅遼西畿東朔馬縱橫
金柝罷擊和門不扃馮牙樹燾孰非臣子委而
去之如脫敵屣公碎一身以奠全齊使知國邑
重於命軀帝庸勸節峻逼台司逃臣骨驚志
士髮植享祀有嚴鄉夢不假睢陽廟中雒陽城
下忠表汗竹烈光羽林斲石幽竈采質古今

南京大理寺評事張君墓誌銘

崇禎壬午四月闖賊再圍汴城五閱月不解張
君以南評事里居分守北城傾家以給守者民
皆願爲君死秋盡黃河水大至挾霖雨灌城越
三日賊游騎入之君猶效死不去賊怒揮刀
墮水中其子寧生乘船來援乃得出十月初九
日創甚卒於封丘之寓館享年六十有五十一
月十六日渴葬于城西三里河之新塋寧生避
難南奔持宗伯孟津公之書哭而謁銘於余嗚
呼今天下士氣竭臣節靡逃亡俘虜相視以爲
固然頃者刑襄陷沒持斧之使俛首臣服夾侍
而先馬又見告矣當此之時有如張君者唱明
君臣大義技柱於重圍絕地之中洪水浸之而
不驚白刃臨之而不懼使天下士大夫相勗以
致命遂志無委辟之患難無倖生之臣子所以
勸忠孝而勵頑頓者可謂至矣吾將取以爲臣
鵠焉其忍不誌而銘之手君諱如蘭字子馨其
先山西沁水人也高祖銳弘治中爲開封府推
官因家焉銳生舜臣舜臣生電電生尚德尚德
徙睢州君之父也君之姑嫁孫中丞中丞愛君
夙惠俾從其姓補博士弟子員弱冠舉鄉試久

之不第署封丘教諭知同官富平二縣遷南京大理寺評事覃恩請 勅命始復張姓君為政潔廉慈愛疆力者事在同官建重關以扼虜築石堤以捍城人至今賴之富平簪筆吏千餘人囊橐盤下通輕俠傾京師君壹切案治相傳勅莫敢犯逋賦益起咸寧為冢宰依倚逆奄修怨於舊宰富平公君力持之政聲藉甚僅量移南評事復坐除名咸寧螫之也咸寧敗奉詔以原官起用而君遂不復出家食十五年而終君自少至老讀書強學朱黃二毫不省去手手鈔經史別集說家之書至數百卷好法帖古印斷碣殘章搜訪於崩崖古冢榛莽煨燼之中考點畫辨款識今之趙明誠吾子行也有亭園在吹臺繁圃閒與詞人張林宗阮大冲飲酒射獵登高賦詩極望平蕪歎杜甫高李之不可作蓋君之為人獨其孝友忠義凜然大節而侗儻博達中原豪俠亦未有能先之者嗚呼已矣可勝歎哉君娶雷氏王氏生三子曰寧生恭生保哥寧生為國子生以城守有功題敘礪柯有志節稱為君子者也寧生之來也余與之坐而問曰君

所著書及金石錄猶有存乎泣曰皆問諸水濱矣王孫西亭竹居父子藏書及王損仲之彝鼎猶存乎曰盡矣問張林宗阮太冲曰林宗盡室以筏渡筏絀於屋角覆焉太冲漂浮遇大樹入於其腹槁而死嗚呼中州數百年文物與儒雅風流一旦俱盡其不獨為君悲而已也銘曰汴京城闕今再困重圍河伯不仁兮相其淫威矯矯張君兮誓死自持河身可徙兮我心不移佳城鬱鬱兮大河之涓滄桑陵谷兮刻此銘詩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二

墓誌銘三

兵部右侍郎孫公墓誌銘

崇禎十一年十月奴酋犯薊鎮 天子命推擇廷臣有才望者勝樞貳之任于是潼關孫公繇大理寺丞擢兵部右侍郎拜命之日盧兒戊卒靡不戟手相賀甫一月無疾而卒年四十有八十一月之三十日也公之弟必茂奉喪歸秦以次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公于先塋撰次行狀走使四千里屬余志其墓嗚呼今天下最急才者有二曰銓事也兵事也公于二者皆有專才皆將試于用矣而不得竟為可嘆也公舉萬曆丙辰科進士繇戶禮二部郎擢吏部佐冢宰趙忠毅公澄汰仕路一日而徙諸清郎之淹久者甚置銓司北則劉廷諫南則程國祥閩則鄒維璉朝著欵然改觀而小人多所不便比奄以逐趙公未幾公謫去再奉嚴譴除名及公再起長垣為冢宰小人倚為窟穴公侶倡舉其職不少假易小人比長垣以計典中公又左遷以去公廉辨疆直人才物論儲符于胸中有萬曆初名

選郎之遺風再起再謫不得竟其志而銓事亦不可為矣公居潼華閒諳識阨塞要害通知其豪傑流賊之起也公以山西司按察司經歷量移南祠部請急里居建議設重鎮以扼關秦賊不出豫賊不入挈餅口而壅之寇可盡也鄉人恤其私以勞師動衆祝之寇自是渡澠池而西莫可禁禦矣假滿還畱都途出柘城歸德遇寇設守皆恃以無恐在歸德也賊潰堤而入數十騎薄城引弓詬罵城中兇懼公曰此欺我無兵也令僂從環射之賊中傷迸散登陴者始有固志賊既退人皆謂公知兵可辦賊也賊逼江浦公守石城門叅贊范公移咨假公署職方以備非嘗其倚重如此久之遷南吏部考功司郎中升尚寶司丞轉理丞既任樞貳謂虜懸軍深入我援兵已十三萬當扼險邀擊聚而殲之無藉口老謀持重以成南下之勢蚤夜呼憤莫有應者盛氣結轡強陽暴亡竟用是死而人徒知其以勤死而已公之父給諫公以危言讜論不容于朝公少而與聞國論有澄清天下之志雖在郎署小人以黨魁目之逆奄誅僂朝士皆公所

雅故銀璫過關門者倉皇出餞雷連涕泣奄聞而惡之欲殺公而未果也及朝政更易奄餘黨仍用事公所與同志汲引者賣公以媚長垣久之遂取大位而公猶滯散寮每嘆曰程郎之綸

扉不如劉郎之繅綫也吾陸沉于此有餘榮矣公生平連蹇任宦實以黨論之故此天子知

公且大用矣而一昔殫死嗚呼此亦黨人爲之手抑亦黨人之網所不能盡而天爲之殄瘁乎

其尤可悲也已公爲人孝友忠信誠心贊行信于士大夫而與被于孤寡癯獨周恤振救死生

急難多人所不知事繼母撫孤稚皆非人情所恒有者公歿而必茂喪之如父撰公行狀別白

邪正是非一無所鯁避蓋家庭閒風義如此此亦可以觀公矣公諱必顯字克孝先世自潮之

餘姚徙秦數傳居潼關祖諱承光選貢知沔縣父諱振基戶科給事中外轉山東僉事今上

覃恩贈奉政大夫改京銜母覃暨前母劉俱封宜人繼母賈封太宜人蓋異數也妻張氏繼妻

景氏皆無子以必茂之子士驥爲後一女適朝邑周雯余辱交于公二十餘年戊寅之秋執手

邸舍悲余之蒙難而傷其不能相明也公方駸駸向用若有閔默不自得者徒以余故也其何忍不銘銘曰

太華削成兮潼關屹然是生偉人兮枝柱金天河流奔騰兮衝關却阻展如之人兮排界齟齬是父是子兮兆域相望元氣熊能兮浮薄華陽河水南流兮潼水東迴千秋萬世兮孰塞我悲

嘉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葉公墓誌銘

萬曆中東林之君子退而講學海內負清名者爭相引重而黨人則深惡其軋已閔執其一二瑕疵者以相詆譎指清議爲橫議陰護其所扶

譴之人以箝天下之口甲寅乙卯之閒其說始大熾葉公官南太僕抗疏闢之以謂決裂國論

敗壞人心莫此爲甚當是時言者方雄唱雌和引繩批根公眇然孤踪忽發譴議羣驚且恚聚

族而攻公公不激不隨端坐而肆應之且累疏乞歸言者卒無以勝公 神 熹之際東林之

與黨論迭相勝負然公之言卒未嘗不勝其故何哉嗚呼公之所以勝者蓋有所以爲公者在也公諱茂才字叅之其先世自吳江徙居無錫

高祖諱昌會祖諱芮祖諱謨世有潛德謨生聯娶許氏而生公公面目清削不苟訾笑體骨稜層若出衣表自爲諸生見者已改容異焉舉萬曆己丑進士選刑部主事念父老改南京工部權關蕪湖盡革它稅不名一錢胥吏以嘗例爲請公爲俚語訶之曰勿多言左右排列金剛槿我不動矣已事上美金數千奏疏曰久旱而得通故有美金請不爲例且進美非臣志也 神廟嘆嘉賜白金松布以旌異焉改吏部郎中再請告歸久之起禮部郎中歷陞尚寶司司丞少卿南京大理寺丞南京太僕寺少卿始一出家若十五年矣又七年起大僕寺少卿改太嘗寺少卿皆不赴陞南京工部右侍郎甫三月請致仕公仕宦強半在南什九在告布衣蔬食食淡攻苦有堂三楹不施丹雘安人老矣躬親紡織青燈白髮熒熒丙夜其肥遜苦節雖小夫稚子無閒言也當言官與公爲難盛氣奮筆爭欲有加于公問影吠聲描頭畫角已不遺餘力然終不能毀公之廉以爲貪而訾公之恬以爲躁至于今衡門如故子姓蕭然雖夙昔操戈向公者

未嘗不聞其風而感讀其書而思望其室廬而低徊不能置也嗚呼此吾所謂有所以爲公者也公生平學問躬行實踐信心爲己感民彝痛與黨人爭勝負哉天啓中閣禍將作急流勇退優游終老高忠憲之殉難也慷慨急難以免其子緹騎邏卒交跡於道不少鯁避人始知公非以智免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仁者必有勇其公之謂與公卒於崇禎二年六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二安人華氏卒於天啓四年二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有八公性篤孝自營生壙於江陰馬鎮先人之穴左沒後之五年十月與安人合葬焉安人生子繼武九歲而殤生一女嫁秦雷震側室胡氏生二女嫁孫竑未薛憲伯公之卒也其嗣子繼斌光輔得請 賜祭葬乃屬職方華君允誠爲狀而謁銘於余華君學行卓然稱爲公後進者也其狀公爲信銘曰居官三十年泊然儒素閱世七十年渾然赤子夫人不言直哉如矢角中東歸虛堂隱几穎然真氣沒而不死我鏡銘詩用勵頑鄙

山東兗州府滕縣知縣 特贈太僕寺少

卿姬公墓誌銘

天啓二年五月白蓮賊陷滕縣知縣事姬公死之九月賊平公之父收屍反葬蓋六月而後殮撫臣趙彥上其事 詔贈太僕寺少卿有司立祠春秋祭祀給其父母誥命蔭一子入監四年二月歸葬于州西郭之北後十四年崇禎戊寅任子琨官刑部河南司主事奉 熹宗朝詔令所司覆奏簡牘及黃諭德景昉所撰行狀謁謙益于請室而請誌其墓謹按公諱文胤字士昌西安府華州人也生于萬曆壬午之三月癸卯以春秋舉于鄉六上春官乃以祿養謁選年四十有二其蒞滕壬戌四月下旬也奔走叅謁未遑視事居三日而難作當是時滕民什九從賊公徒步叫號從兵登陴不滿三百人比賊至才數十人耳問民何以從賊則曰禍繇董二董二者延綏巡撫某之子也公登城呼賊而告之曰若等皆吾民以董二故鋌而走賊吾執董二窮治其罪以伸若冤而赦若等復為良民其可乎公長身赤面鬚髯奮張兩門牙如施丹雘乘墉

大呼聲殷殷動樓櫓賊望見以為神人謹呼羅拜俄而箭發于西隅二賊斃焉視之則延綏沙柳韓也賊憤盈肉薄而上遂不可禦五月之十八日也公緋衣坐堂上嚼齒罵賊賊前搏公裂其冠裳以銀鐙鎖之公大罵胡不速殺我賊顧不忍越三日不食賊勸之食不可勸之去又不為詩八章書于屋壁以縣印遺狀付門子魏顯炤僮守務北向再拜自縊而死二十一日之夕也顯炤乞棺于賊不許乞布裹屍許之遂瘞于官署之池側公父所從收公屍也賊考掠顯炤索印顯炤以印于父國臣以遺狀于妻之父高登士及守務反而罵賊死之 詔卹公也并錄顯炤守務復其家而董二者城陷遁去其後卒以賄免嗚呼公以視事三日之官守巷無居人之邑率數十子遺之民抗數萬方張之寇城之未陷也可以去而弗去賊之勸行也可以走而弗走絕百可倖生之塗而定一死無復之計用以明示天下後世無破城不死之縣令無陷賊不死之臣子公之自處審矣致命遂志忠也無忝所生孝也明恥教戰仁也是公之三大

節也 熹廟之詔亦有三善焉旌不踰時也功不濫敘也卹不下遺也終天啓之世蓮妖滅蜀寇平而奴孽不內躡者復滕之實足以勸也若董二之佚罰則有司之過也余故牽連書之無使其求名不得焉爾公世爲華州人曾祖諱伸祖諱夏皆有隱德父諱錄增廣生員僑負大節有聲關中先後娶四婦生五男子三女子與公皆異母而同仁均愛家門無閒人以爲難公妻杜氏生三子長現次瑁次環現服官廉辦慷慨厲節能繼公之志者也銘曰

公逾弱冠兮初歌鹿鳴夢一偉人兮緋袍面頰曰余同姓兮周之宗盟要公汴橋兮前期却迎公之之膝兮汴冰砥礪披李路兮廟貌孔明高冠佩劍兮儼如平生迴車伏軾兮流涕怔營會未信宿兮寇盜搶攘食焉不辟兮死而結纓天畀完節兮如射雉正季冬贈夢兮叶彼大貞匪妖匪醜兮受命穆清天門誅蕩兮乘風上征扈從 先皇兮雷車霓旌蚩尤前驅兮玄武後行誠奴盪寇兮汛掃櫬槍報命 帝所兮旗旒央央河渭抱縈兮太華削成高墳歸然兮配此

令名忠臣孝子兮請視斯銘

文林郎陝西道監察御史李君墓誌銘

崇禎初謙益以與枚卜被訐 天子下法司雜治法司覆驗漸闡成案再三考讞具如前狀條奏以聞訐者慚且恚遂并攻法司其勢張甚於是陝西道監察御史李君上言謙益無罪所司爲國家執法不肯傳致反受誣詆讒夫高張欲以一手障天無人臣禮反覆數千言其言直其指平夫巴氏抵調放恣亦口噤無以荅君疏出而國論益大定嗟乎國論亦何嘗之有然而有可恃者恃夫子我者之必爲君子而阨我者之必爲小人也夫巴之賢不肖不可知而人之爲君子小人如黑白之不可假以不可知之賢不肖而取徵于不可假之君子小人則是非邪正不待後世而已明矣若李君者吾所謂君子而可徵者也君諱柄宇汝謙曾祖諱英祖諱滿父諱承式嘉靖丙辰進士歷官福建左布政自大同徙家江都遂占籍焉生子九人舉進士者三舉鄉書者一其長子遼東巡撫兵部侍郎諱植而君其第四子也舉天啓壬戌進士選中書舍

人秩滿選授御史奉命巡視廠庫查劄光祿
巡按浙江雲南卒於官君鄉舉二十餘年中舍
六年廉靖閑止有大人長德之目及爲御史所
至益著聲績廠庫之役巡視者多所連染商人
獨交口頌君上爲歎異焉瀕西海塘壞親乘
小牒掀舞洪濤颶風中估計工作省費十餘萬
塘成陞俸一級雲南加派美糧不報大農者數
萬君下車一切釐革普酋爲心折焉乃飛檄曉
諭禍福酋俛首就撫此君之歷官其大事可記
者也君家世居雲中布政公在職方議復朵顏
三衛而巡撫公請復舊遼陽皆國家大計不幸
中格方奴挿交警君論戰撫機宜糾劾宣大將
帥旬月間條議數上且言臣父兄生長塞上習
知邊事灼見利害故敢爲明主別白言之蓋
君自爲諸生則已講求兵農鹽鐵曉暢經國之
務其建白邊事意欲求以自試卒父兄未竟之
業而止于優詔報聞而已此君之有大志而未
遂者也最君之生平其家居也父黨稱其孝鄉
里稱其修交友稱其信其服官也天子知其
廉朝廷推其能臺省服其平其卒官而歸也滇

民道祭過車而普酋亦撫膺慟哭其誠信于蠻
夷如此其他可知也嗚呼君之爲君子也斯可
謂信而有徵矣其在言路未嘗苛求一人未嘗
毛舉一事其於余又非有部黨之誼雅故之好
而慨然公正發憤千載而下讀君之奏疏知君
之爲君子而因以知君之所彈治者爲小人以
余之不肖亦或有追而惜之者豈非厚幸哉今
君之子以余之獲援于君以謂非君之所鄙夷
也俾志其墓余方恃君以徵于後而君之子顧
欲恃予以徵君則又豈不過哉君卒于崇禎五
年十月十九日年六十有九妻高氏孝敬慈祥
相其夫爲清白吏稱女師焉卒于崇禎四年十
月年六十有九子六人元素元介皆國子生次
元聘元瑞元覲元翰女三人某年某月合葬于
白陽山之新阡銘曰

水則有坊帛則有幅凡今之人云胡不淑猗嗟
李君東修自牧有物有恒式金式玉國有煩言
浮石沉木障彼狂瀾奮我簡牘夫人不言百世
所矚悠悠青史我以君卜
吏科給事中贈太嘗寺少卿侯君墓誌銘

天啓七年正月吏科給事中嘉定侯君卒于家
年五十有九明年其子南京兵部武選司主事
峒會奏疏曰臣之先臣震賜以狂直得罪先朝
幸遇陛下即位復官諫垣而先臣已不待矣
先臣觸忤權倖持忠入地得比死事諸臣共沐
需恩死且不朽於是天子褒君素著忠謹特
贈太嘗寺少卿又二年將葬峒會次君之生平
爲狀泣而請于余曰願有述也余與君同年進
士同事熹廟後先同被譴逐其知君爲深鳴
呼黨論之相持也自萬曆之末蘊崇沸騰以迄
天啓元二之間君居恒怒然心憂謂其禍與國
家相終始誓欲以其身爲楛柱旣入諫垣論三
案論經撫以謂當斬除葛藤別白功罪其言明
白正大舉朝趨之亡何而事益難言矣當國論
之殷也士大夫堅壘不相下若鼠之鬪于穴也
久之羣小知公論不可勝折而入于中官阿姆
若鼠之伏於社而食於角也言者或不知知者
又或不言而君獨早知而極言之客氏之再入
也君請收回成命以勾結奸閹傾危椒寢爲言
奉嚴旨切責其後一疏糾劾四輔暴白逆奄

構殺舊司禮王安事尤切中忌諱而君又抗章
再上得罪然後已當是時逆閹猶未熾君先事
察其機牙摘發其所與鈞連者君去三載而禍
大作刊章錄牒糜爛朝野君以病且死僅而獲
免今天子慎惜名器獨於君贈卹不少各其
亦曲突徙薪之忠有鑒於聖心矣乎君雖死
奚憾哉君之少也從其母育於外氏稍長侍其
祖宦游蘄黃湖湘間暴露跋涉良苦故雖生長
世家無紈袴子弟之容君之祖父皆佃儻好施
不事生產相繼捐館舍而君久困公車送往事
居衣食百須經營黽勉備所不堪君之更事練
智疆力忍詢亦賴此也釋進士褐爲行人馳驅
楚粵數萬里單車匹馬不擾廚傳曰此亦使職
也爲給事中巡視皇城暨巡青多與內侍錫譙
所執奏多寢閣不下閒居休沐輒討論軍國大
計或語及人才國恤則感然如不終日蓋君之
大志欲以虛公正直爲國家塞朋黨之議救清
流之禍其稍閒則修復畿輔水田及吳淞水利
講求數百年利病以康天下而遭時齟齬萬不
一試徒以諫官自見而已君孝性篤至其父深

念之至爲詩以示子孫其爲人質厚沉深不苟
訾笑與人交能爲人盡賓筵客座談讌款洽聞
人死喪急難之故必爲之側席而坐嗟咨嘆息
坐客皆爲不懽君之爲勞人志士連蹇坎軻其
骨相或亦應此而君子知其必有後也君諱震
暘字得一祖諱某福建布政使司右叅政父諱
某明經歲貢贈吏科給事中母陳氏封太孺人
妻龔氏廣東布政錫爵之女生三子長峒會也
次曰岷會岐會岷會早死而岐會猶未仕人皆
以爲國士女四人崇禎四年十二月葬於圓海
沙之祖塋君父祔祖葬于穆而君葬於次昭不
敢與穆齒禮也銘曰

君嘗涉風桅傾檝覆嘯呼楸帆指血滲漉長年
賴君以脫魚腹及乎登朝波濤粘天刺蛟驅鱗
冒沒九淵事雖不克能以身旋遯君之生蹇始
坎終死遇渙恩天晶日融吁其悲矣銘此幽宮

直隸河閒府儒學訓導劉君墓誌銘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奴兵陷吳橋訓導
劉君廷訓死之其子爾成以其喪歸葬奉其叔
吏部郎中廷諫所撰行狀再拜稽顙屬先友武

進憚厥初寓嘗三千里謁銘於余謹按君字式
伯順天府通州人也祖諱鈞不仕父諱某某贈
刑部主事母王氏贈安人以歲貢謁選得官奴
之掠畿南也縣令謀棄城走君要止之率衆以
守凡三月奴偏軍嘗我輒引去已而盡銳力攻
令縋城遁去君入學舍麾其妾趣去我將上死
屬其稚孫於所善僧隆貴介而趨南城誓守者
曰守死逃亦死曷若守死爲滿城忠義鬼乎守
者噉然而哭曰願爲公死守三日夜城三隅擾
亂獨南城晏然奴肉薄而登如墻引射矢注衣
甲血朱殷穴胸而出濡縷屬于屨君猶強自力
束胸拒戰連中六矢乃仆踰月其子發棺更斂
面如生須髯奕奕奮舉喪之歸也諸生及閭左
數百家道哭過車兒僮傭保皆剪紙買漿以奠
君兄弟博文矯行自相師友吏部僞爲世名
臣君老於明經亦卒用殉節顯吏部稱君讀書
盤山諸生以其閒藉草坐語君吾伊自如口喃
喃如夢寐諸生故叫喚大聲屬其耳若弗聞也
與人交無貴賤賢愚少長處之油油然好談人
善肘衡抵掌噓唾噴益頤頰否則瞪目顧視一

言錯謾面赤墳起歸自刻責慚其人者累日遯君之生平樂易樸誠謹畏人也其臨大節凋儻自力如此君之歿也享年六十有五娶唐氏繼室以張氏王氏子爾成郡諸生孫二人曰坦增增卽所屬僧者也未知其存否於是君之子葬君也渴人謂宜需 國家之愍綸以庀大葬而不克待也嗚呼古之人主于其臣之死事也得其尸而殮之道而哭之引而親推之或吊其妻或養其子可謂備禮矣士以死國爲市君以死士爲餌士之自待與夫君之待士也不已薄乎君守師儒之官無民社之寄致命遂志自辦一死而已向令回翔身後糜爛七尺以博半通之綸此所謂左手據圖右手刎其頸者也而謂君爲之手以學官死以士禮葬傳不資船輦寔不費錢物於其致身之初志庶可以無憾君之自待與國家之待君殆可謂兩得矣君之子其知之矣余旣爲之誌於其銘也變而爲招魂之辭以哀之曰

胡塵壓兮城堞墮 霹靂車兮聲殷雷
綸中鎧兮縫衣甲流矢攢兮短兵接
矢洞胸兮鏃貫腸膏

塗襦兮血漬裳登空同兮縹我馬雲冥冥兮絕轡之野覓不歸兮威靈怒撫箕尾兮鳴河鼓幽都廣莫兮覓歸來蚩尤慧兮玄武旗篋束腰兮革裹屍犀軒直蓋兮非我須夫人兮自有美子孫何爲兮獨愁余梁山隋兮潞沙紆長終古今安汝居

陝西延安府延長縣知縣郝府君墓誌銘
崇禎丁丑新城張果中訪余請室爲我稱郝君萬曰君萬之父爲延長令處流賊巢穴中賊營蔓延數百上覆飛鳥延長公之官君萬帕首袴褶負弓矢前驅以鞭梢扣壘門大呼曰我霸州舉子郝傑也從父之官過而假道于若若許我幸甚不然則我無以見我父請先死于此以頭血濺虎落矣賊酋壯其言許之君萬顧旁賊曰我馬痛矣趣秣我馬又曰饑甚趣飯飯我賊爲進酒食飲啗如流食已鼾睡鼻息撼壁壘已而公至羣賊猙獰髮植公端坐篋輿中平視指揮騎從伍伯如也賊益異之相與傳送之他壘過數壘賊酋有介馬而馳者君萬躍馬及之賊笑曰能騎是乎卽以與公君萬躍上賊馬挾已

馬而馳所過賊壘見所乘馬皆辟易辟道莫敢誰何矣君萬出入賊中熟識酋長部落具知其營壘行陣堅瑕虛實賊環攻延長不勝謀知設守者假道舉子也遂遂巡引去果中奇士也余心識其言明年戊寅余出獄君萬過邸舍余爲道果中云云君萬曰主臣有之非傑之能也吾父之之官也賣千金之產以行單車叱馭烈日就道父既以身許國矣傑敢愛死乎孤城斗大墟落無人烟賊設長圍困我徵吾父忠誠感激父老子弟效死弗去傑能伸兩臂捍賊乎圍既解冒雨循城墮而折脇移病歸數月城遂陷延人至今尸祝吾父也傑何庸之有余嘆曰有是父斯有是子果中之言徵矣公家居六年脇病寢劇今年七月二十四日年五十九卒于家君萬將奔喪卜葬撰次事狀屬其友楊主事希孔拜而謁銘于余按狀公諱鴻猷字勳甫先世自秦徙霸州父諱智輕財好施以能成其志事繼母如母撫兄之遺孤女如己女鄉之稱孝友者歸焉娶于王生四子俊傑位佺俊佺皆早世傑則君萬舉丁丑進士今官太嘗寺博士公器資

傑出少讀左國班馬南華鴻烈之書作爲制義颺發泉流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年三十登賢書晚而與君萬偕入鏤院君萬既登第課其孫惟訥日移漏什方吮毫覃思公已落筆盡數紙撫而嘆曰豎子遂先我著鞭阿婆雖老大猶堪壓倒三五少年也其侗儻堅強老而自負如此銘曰

幽都北極野惟崆峒角立精悍是生俊雄賊避單車民保窮髮風施廊延氣厲教碼勸官屯膏死事實冥哲人乘箕孝子見星海抱岳迴戴斗之下我銘幽竈與此終古

齊孝廉墓誌銘

齊君諱國璽字符卿其先自漢平敬侯受居高陽會祖諱能贈徵仕郎祖諱敬才四川都司斷事贈承德郎父諱養蒙文華殿中書舍人擢戶部江西司主事母許氏封安人君少有夙惠弱不好弄孫仲子楚惟以尚書教授爲大師楚惟者吾師高陽公之子而齊君之姑之夫也君負笈從楚惟游括羽鏃礪益宏肆于文詞今元輔綿竹公從其兄游高陽之門君與之馳騁上下

不少退次而同縣李文敏公在史館亟以英妙
目君年三十得惡疾臥蓐三年與疾試京兆輒
得薦明年試禮部疾甚不能自力乃罷歸未幾
而卒崇禎元年之三月也年三十有四妻韓氏
兩浙運使作楫之女生二子煜與煌也既葬之
十年煜已為諸生有聲以其姻家蔣戶部範化
所著狀謁銘于余狀稱君內行淳至奔其祖之
喪四百里見星而行不言不食撫棺慟哭絕而
復甦家本素封與朋友交補衣蔬食如後門寒
素蓋士之孝友壹行懷仁蘊義者也而以一舉
子病天豈不悲哉嗚呼高陽之門海內之雄俊
集焉余犬馬之齒長故弟畜楚惟而文敏綿竹
皆以一飯先于而君又為楚惟之弟子蓋高陽
之門長則遂余而少則推君也十餘年以來文
敏以故相為先朝舊臣綿竹新在日月之際而
君已前死余則幽憂窮處祈死而不死蓋少而
不遇者莫如君而老而不遇者莫如余也今吾
師歸然若魯靈光楚惟兄弟鄂拊競爽余乃執
筆志君之墓覲然供文字之役不已惡乎豈吾
師之門固亦如許商之 四科鄭玄之薄官閔

而君之子不以我為老耄而合我乎抑亦君之
札瘥天折為天所奇左非世之卓犖偏人固不
足以表其幽而抒其憤乎不然則或者君賦命
之窮及其枯骨墓中之片石猶不獲微惠于演
繪畫詔者以權泉壤而固以屬余也斯其可悲
也已銘曰
此子也才余為之銘可以不死有子而孝謁余
為銘斯為有子高河湯湯佳城儼儼有光如虹
長映箕尾

博野王秀才墓誌銘

秀才王姓不知其名博野人王教官之第三子
也娶吾師高陽公側室之女崇禎戊寅吾師闔
門死虜秀才亦死焉高陽公之長子銓以高苑
令奔喪歸渴葬以俟 天子之恩命哀其妹之
早寡懂而不死也屬余志其夫之葬銓之言曰
秀才之世父諱興與先君同舉于鄉吾弟舍之
岳翁也秀才又娶吾妹兩家蓋世為婚姻其為
人悛悛退讓攻苦力學不以家門炫耀鄉里生
子萬曆戊午死時年二十有一數生子而殤遂
無後吾妹莞莞寡婦秀才之介弟磨牙相吞噬

賴上官保全之耳得吾子之一言以葬其夫未
亡人實藉鎮撫焉子其無辭嗚呼志其墓不知
其人敘其人不知其名古未有也雖然吾師之
子孫接踵而死虜者河岳其相而鐘呂其音皆
雄駿奇偉人也秀才爲吾師之婿相與掉鞅詞
場頡頏下上知其器資傲儻非庸庸佼佼者也
吾師之闔門乘城而死轉戰而死巾幗襁褓而
死靡不裹創飲血握拳裂眦秀才之死我知其
非望風逃遁引頸而就刃者也秀才死矣進而
陪吾師之後乘登頓九天迴翔帝所退而與諸
子相從英覓灑氣乘雷載雲匿薄宇宙之間秀
才雖死猶不死也余老且衰矣槁項黃馘視息
田閒使吾師含歛之事慙卹之典僅託于殿師
之風沙驟乘之同子不能扣閣詣闕以片言自
效于師門余之生會不若秀才之死也已徇銓
之請爲之志以慰其妹之思而又作招魂之詞
以相其哀銘曰

天門閉兮九坑瘡黑水沸兮白溝斷甲耀日兮
城壓雲虜肉薄兮士爭先噓斗極兮裂天鼓列
星從兮隕如雨戈椿喉兮矢穴腸膏生燐兮骨

負霜結余冠兮整余帶須龍輔兮雲之際從公
子兮挾鬼雄怒風悲兮嘯雨靈蒐歸徠兮反故
居祝背招兮婦爲尸青春謝兮白日短蘭膏明
兮長夜遲祀國殤兮陳浩倡靈娛樂兮聽歌詩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二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三

墓誌銘四

山東青登萊海防督餉布政使司右叅政
贈太僕寺卿譚公墓誌銘

天啓元年登萊闕監軍道譚公以才望推用公
至則西兵闕於登淮兵謀於萊和門晝扃邑屋
洶駭公責鎮臣沈有容曰撫方杜門謝事而鎮
縱兵誹撫撫之禍不可知鎮則何以自解乎有
容懼乃傳箭禁戢捕獲其戎首衆少定公曰登
城斗大聚卒四萬月費一萬五千餘金軍無見
糧罵呼閭作卽少定亦隔日瘡耳欲保登萊非
散兵不可乃建議請於朝曰登萊海淺多礁石
舟難載騎奴必不渡亦不能渡擊奴此地斷無
用此兵斷不能養此兵登萊之民亦斷不能與
江淮之兵相安於無事方今遼事敗壞召募金
錢俱投滄海不得獨爲江淮惜募金倘變生不
測更大費金錢以收拾登萊惜費而費滋多悔
無及矣乃以出海無期踐更抽替未一月客兵
去者過半登萊之民帖然而兵不知其被汰也
自奴酋發難建三方布置之局開鎮登萊議者

以用海爲名而坐請益兵獨公之論能如此島
帥毛文龍自詭能搗巢制虜多誠遼人首以當
虜或毒遼人之舌購譯者指爲奴俘公廉得之
繫之密室與飲食旬日舌藥甦能自言被俘狀
覈實而縱之海外俘級日侈交關逆奄魏忠賢
張大其事覬覦封爵公堅持之弗與勘覆島帥
益驕構內旨得舉刺文吏造蜚語中管餉同知
翟棟緹騎突至械翟於公座公歎曰以我故累
廉吏而不能救何以生爲憤懣不食嘔血數升
頓致羸疾亡何遂不起嗟乎用海以扼奴用島
以掣奴疆場之虛名也糜物力以奉驕卒竭功
賞以易僞俘國家之實禍也世之謀國者以虛
名則相蒙而不疑以實禍則相浴而不悔如公
之蚤見梗立卓然而不回者幾人哉公沒五年
而島帥以矯僞被僇迄於今二十年登萊之舟
師未聞以一葦涉海公之言至是而大驗然而
公之死者已不可復作而遼事終不可爲矣嗚
呼其可歎也已公諱昌言字聖俞萬曆甲午舉
鄉試第一辛丑舉進士知蘇州嘗熟縣改徽州
婺源縣外艱服闋補真定欒城縣陞南京兵部

職方司主事轉車駕司員外陞郎中內艱服闋入爲兵部車駕司郎中出爲福建提學叅議以山東布政司右叅政爲青登萊海防督餉監軍天啓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年五十有五今上御極其子貞默貞和相繼陳請 上念公以死勤事追贈太僕寺卿賜祭葬蔭一子蓋異數也公三爲令計口食俸齋廚蕭然摘奸伏養小弱省供億裁贖緩清明惠和所在治理嘗熟五年編徭有不承者出片紙與之曰若果無田無貲不應役者以此紙自榜於區中吾不汝禁也皆逆巡首服而去婺源有爭山之訟鬪殺不解公封山著禁有鑿石鎔灰者罰無赦而兩家之訟息閩江灣金竺嶺以避芙蓉五嶺之險蒸徒謳歌呼爲譚公嶺樂城荒禱民逋盜發公給買官牛躬督墾闢鑿井灌溉履畝耨穫流亡復歸盜賊衰止樂驛支八省公杖柱勢要爬搔假冒中貴人進御浴途釋騷抵樂戒僉從曰勿犯此疆項令也在南兵部不以閒曹少自假易在北駕部抗論四路出師必敗聞者咸縮頸既而皆服督閩學甲乙殿最凜如神明不發私書事

竣以尺蹠侑原函歸之閩人謠曰來一封去兩封以爲不信視郵筒公之爲吏清素方梗獨立行意茂著風績皆此類也性沈毅能剴割大事糾紛變故應手立斷機張理解非凡所知南中驟更錢法日中罷市蜂擁衢路丁司空道遇之停車下揖衆益洶洶薄暮公勅職方邏卒持白棊列炬而出縛首惡數人傳呼與大杖一曠而散無敢顧視者福藩之國 詔需馬快船五百艘船尚艤通灣待其歸修船復往水涸冰堅必不能赴而來春之國之期將復以王舟不具爲詞且有後命司馬仰屋咄咄計無所出公建議急檄止通灣船勿動遣官就彼修船計往返工費略足相當旬月而報完舟楫已具則之國無愆期之慮矣司馬如其言事竣竣藩封大典舉朝舌敝心嘔僅而得之者微公建議其不以遷延籍口者幾希公之功與伏蒲廷諍者竝矣灘令與遼將相構令謬以遼兵叛聞東撫倉皇上疏檄登兵會勦登營多遼人偶語籍籍公大言曰遼將吾將遼民吾民也誰敢言發兵者卽入營握遠鎮李性忠手令飛箭論灘營趣遣三騎

往將士皆感泣聽命東撫蒙幾激大變賴公一
言而定島帥索勦餉二十萬 詔令汰登兵那
其餉以給發公曰餉可卒那兵可卒汰乎此窘
我也兵之汰久矣餉無庸那也一月內足那餉
之數而登無汰兵之擾公在登以精勤策應援
以恩信結將士散江淮烏集之師輯遼左鷲伏
之衆數定禍亂不動聲氣始終以東江進兵爲
贖局直斥島帥爲登寇不惜身試其毒而島帥
亦嚴憚公逆自引避登人謂無公必無登萊信
也公爲人疏通樂易樸誠簡儉與人語傾倒輸
寫咳唾時拂人頤頰端居深念焚香讀書其中
湛如也通籍二十五年先世薄田敝廬一無所
增益朝鮮李侗弒其主介島帥携重賂以請於
朝故事使舟從登上公斥而拒之乃迂道繇天
津卒之日床頭文籍封識宛然箱篋空虛不加
鎖鑰含歛時如道旁僧舍士庶縱觀街號巷哭
靡不嘖嘖稱真廉吏也諱之先出於山陰承樂
間徙嘉興會祖諱起鳳祖諱可賢太學生選授
通判父諱守範贈福建提學叅議娶嚴氏封淑
人齋莊淑順具有儀法佐公以廉辨起家後公

八年卒生子六人貞默進士工部虞衡司主事
貞和貢生以蔭入太學貞易庠生貞良以五經
中崇禎壬午鄉試貞碩中天啓辛酉鄉試貞紘
庠生女三人孫男十六人女十二人葬於白苧
都一陽圩之新阡嚴淑人附焉葬之後十八年
貞默謁余請銘公令嘗熟時余爲書生揖余而
語曰吳中士大夫田連阡陌受請寄避繇役貽
累閭里身歿而子孫爲流傭者多矣君他日必
自表與以風厲流俗余嘗過公之里訪問其素
風然後知公之所以勗余者蓋信而有徵也貞
默雖然負經世之器吾畏友也銘何敢辭銘曰
公才有餘其志則窒拮据棘手酸辛嘔血公文
甚富而家則貧冰稜玉尺稱其爲人士歸赤誠
吏絕瑕謫真氣瀕洞歸迂大宅書策納棺 帝
命不假掩詩於幽以告來者

湖廣提刑按察司副使許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成器字道甫許之族出於高陽唐亡遠
孫儒自雍入江南儒孫規羈旅宜歛聞遂家宜
州語在王介甫許氏世譜祖萬相知巫山縣父
某舉進士河南按察司副使母某氏君年十四

河南公守職方閱視寧夏屬君居守邸舍君携
襆被宿於周廬邊帥夜囊金扣門君呼廬兒列
炬火闖門而叱之曰趣負去不去將繫汝河南
公歎曰兒他日亦廉吏也河南公沒哀毀幾滅
性終喪舉應天鄉試數試春官不第署嘗熟縣
教諭君爲諸生從寧國守盱江羅公講學尊其
所聞以教邑之子弟振衣升堂頌禮雖肅孝秀
競勸榎楚廢弛任滿遷翰林院孔目乙科官遷
除多州郡冗長而君自孔目陞司務歷戶部都
察院吏部陞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歷車駕司郎
中皆通班要地世所以待射策甲科者也少宰
楊端潔公署吏部楊方嚴四司官候門不得見
每獨召許司廳與語楊卒時惟兩蒼頭守舍君
庀治喪事殫竭誠信太宰富平公歎息以揚爲
知人在車駕值福藩之國舟楫銜尾烝徒宿戒
藩封不得藉口改延君之勞也陞湖廣副使備
兵辰沅拮据以詰戎備爬搔以給軍餼清嚴以
御土司思信以結蠻峒鎮草諸苗以雜處剝振
闡君禽而難之歸逋逃正疆理而蠻荆帖服平
偏四衛以孤懸偏戎索君闢而除之立營哨絕

嚮導而滇楚通道辰州守瞿君汝稷有治蠻書
極陳勦苗生事之害君奉爲律令五開土司讎
殺日聞布威信曉禍福咸搖尾聽命本君善用
瞿所著書得制馭之法也在沅三年以年至乞
致仕五谿之民皆歌思立祠歸而爲德于鄉存
問故舊收卹貧菱角中布衣契闊談讌又三年
而考終鄉之人以爲孝友淳備名行修立稱其
爲鄉先生也羣請祀之於學官君以萬曆丁巳
十二月廿五日卒年七十有二妻胡氏繼妻汪
氏子四人士恒士恂士銓士愉皆爲諸生某年
某月葬於荷花形之祖塋余少識君於廣文時
長而習君長安其爲人樂易誠篤議論依名實
寬然長者也漢世重長者史稱建陵侯塞侯張
叔皆以誠長者處官自不違古人持已用人之
法世之爲聰明立聲威者往往能傾士大夫以
干天下之譽其有訥言敏行稱爲長者固不求
見於世而世亦罕能知之也然君之潔身積行
所至樹立如此則長者之爲行是豈可輕也哉
銘曰
忠信篤敬可行蠻貊臯比蜚聲桀紂載德大冠

將將褒衣抑抑彼都人士眎此斲石

扶溝縣知縣贈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左

府君墓誌銘

君諱史字子箴西安府耀州人也曾祖諱進封大理寺評事祖諱倫贈承德郎父諱思明知永城縣陞趙州知州趙州起家乙科君起明經後先爲令中州皆以廉惠顯聞沒而其民祀之君初除光州訓導樞丞升堂頌禮甚嚴計口食俸與弟子員共之橫經講德歲時鄉射彬彬如也署遂平固始皆有異政遷知扶溝縣三月而政成五月而以官卒君之蒞扶溝也朝國人而告之曰縣多奸猾積爲民患今具有主名嚴將不治前事風告不改卽收捕致法如扣囊底耳縣中傳相悚懼莫敢相試奸民把持掾吏短長告許抵罪遂長子孫爲吏舞文作奸通行爲囊橐君鎖吏舍門盡逐去擇小史謹愿者補吏延它邑老獄吏教習律令踰月漸次通曉手定爰書吏俛首繕寫肩髀如壓巨石莫敢仰視它吏如木偶植立堂下舒鴈相望竟日不知令案何事斷何獄也民多鬪殺盜賊充斥囹圄恒滿君講

習鄉約用古教化民有壹行表異雖華門圭竇月三往拜焉立重囚于庭吏披記籍數其罪狀以次受掠血肉狼籍觀者咋舌汗下兩月月獄訟衰止人有俊心矣縣故多盜平沙百里林田彌望盜行劫輒鳥獸散莫可誰何君設法購斬盜發某保切某家保正保副督鄉兵往捕置二驛馬尅時報縣縣發馬兵八人分四路偵賊去所發兵十六人再發二十四人亦分四路要遮鈎擊賊向何路逸去則偵者以報收案所去路兵罰無赦盜賊最桀黠者用子時發不能過午時卽得彌月盜無留跡矣縣西北地庫下水潦聚馬河溢則助河爲患君行視商度疏決壅積淺者堰之深者坡之腴者稻窪者漁淖者竊家各占業人爲勸課縣北竟鄆陵尉氏地勢尤下三縣民互相穿穴或竊塞張單口惠民河則河溢如烝又或盜決秦家崗三十六陂則水決如雷君躬自相度止舍離鄉亭總計三縣病利作均水約束刻石水畔三縣共守之援邊兵取道中州所部畏其擾也檄君駐襄城鎮之君遣人入楚籍記其將領部曲某兵前驅某兵後拒車

馬芻牧各有成數乃按籍定約餽次舍庀餼糧峙器用供給資糧扉屨屨屨候鈴柝軍聲肅然援兵所至如歸自襄城歷彰衛出磁州居人按堵市不改肆入邯鄲境卽脫中大譟曰何不如左知縣好逆我大掠潰去首將自刎遠近嘆服以謂君有文武大略能當幾馭變者也君視事決月政聲籍甚旁近已爭訟不決皆願得左君按治死且無恨黠者僞稱扶溝民投牒上官冀得下左令君益自喜爲治益力晝循阡陌夜決詞訟午夜不交曉徑旬不休沐遂過勞發病以死君死之日百姓叩道慟哭相與賦斂致奠醮喪西歸民庶設槃按于路號慟聞二百里君之治扶溝與趙州之治永城相似五十年之中祠屋相望也萬曆乙卯君視篆固始仲子佩珰舉于鄉永城父老走會祠下植竿注旌大合樂以饗之佩珰後用沙河令察廉除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贈君如其官三世以循良顯所謂有作令家譜者也往余待罪國史論次本朝忠良吏附兩漢之後隆萬開徐氏九思貞明令句容山陰父子政迹茂異今又于左氏得永城扶溝何寥

寥也豈有如求初之詔所謂求之其勤得之至寡者乎抑亦勸課風厲之德意未能及兩漢而有司亦郵傳其官如所謂游光揚聲拜除如流者乎循良之蔑聞此弊吏之無法而民生之不幸也余故誌扶溝之墓詳載其法行他日以上史館君卒于萬曆己未七月初九日享年六十有五娶任氏繼室曹氏王氏皆贈孺人子三人長珮璋早夭次佩珰佩琰女二人適辛綿宗宋篤忠孫男女九人佩琰與佩珰之子重光亦舉于鄉而佩琰實來謁銘墓在某地之某阡君生七歲母安安人卒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宋至孝歷官受俸未奉母不敢先食喪至自扶溝母馮棺哀慟絕而復蘇者三最君之生平蓋孝友忠信篤實光輝之君子也銘曰

漢有良吏樂府流傳弦歌薦祀安陽亭西扶溝勤死風愛郁然我銘幽寃國史考焉

承事郎平樂縣知縣郭君墓誌銘

平樂在嶺表爲府治灘瀧險惡僞獯雜處官其地者用漢法治人而用夷法自治睢盱贍眊流官之于土其相去者幾希錢塘郭君爲平樂令

大治攝修仁亦治政聲流聞而不幸以勞瘁卒官萬里輿觀天之困賢吏也亦用資格耶嗚呼可悲也已平樂民殺人商肆前政已得主名復牽連坐羣商考問時震雷擊案者再君下車悉縱舍之越人相告曰活羣商者雷公與郭公也却美餘斤贖鰥魚疏菜茹必平價而後取養少弱惠鰥寡案治奸民猾吏奮髯抵凡越人服其廉說其慈憚其彊是以大治而其御搖撞尤有法修撞象猺相讎殺監司議用兵君曰夷鬪我何與焉謹斥候禁闌出而已永福猺鬪峒中倉皇告變魏潭至荔川數百里舉烽燧設塘報一夕數驚君自修仁還撤兵罷戍慰父老趣歸安枕竟不見一賊竟內晏然水桃村撞劫親官沒其田餉兵更沒他撞田俘其子以邀贖撞嘯險拒命君曰田宜沒何贖不宜沒又可贖質子何爲命罷遣之撞父子相率首服夷人安土重舊畏官府文法吏利其賂贖重困之夷輒服毒藥斷腸死迨君任夷無毒死者夫猺撞亦人耳罰不止清酒而贖必求餽侵擾迫脅馴至用兵是豈知山襄毅之受教于鄭宰者哉君之治

夷在西南可著爲繁令者也君諱一緯字維垣其先陝西西安人勝國時始遷于杭祖諱世賢封刑部主事父諱孝嘉靖乙未科進士貴州按察使繼妻江安人生君君少負志節布衣勤學江安人病革命婢以中箱遺君君拜而受命旋以獻其兄弗忍視也受易里中江生遂以易爲大師天啓元年用易舉于鄉署桐廬教諭以文學禮義爲官崇禎八年九月卒享年五十有九妻孫氏生三子代任僱皆弟子員卜葬于秦亭山祖塋之傍而代來請銘余初入史館得侍崇仁吳公公曰聞中評文有基于者曰是年是矣應之曰老成人不可不惜又曰是將不登甲榜曰得良乙榜亦可矣余得君於乙卷讀其論而收之良亦此意自今觀之君之所就與甲榜壯盛者未知孰多而余于崇仁所云亦可以無愧也敘而識之亦以著前輩道義相勗之意云耳

銘曰

千章之木蔽于蒿萊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材不大試實則允食銘以昭之亦以志恤

明故陝西鞏昌府通判錢君墓誌銘

鎮江有好學修行之君子曰錢君翊之以明經起家爲山東萊州府膠州州同知遷陝西鞏昌府通判以年至致仕講德譚道爲鄉先生凡十餘年以卒其子玄以戶部郎中賀君煨之狀來請銘於乎自宋以來儒者各唱師說以立門戶謂之講學而姚江之良知爲最盛世之談良知者其是與否吾不能知也以謂莫若反而徵諸其人以其人爲質的而學術之是非較然矣君少卽有志於問學聞良知之指有所契合會以貢入南雍江西鄧文潔公楊端潔公皆官留都君樞衣兩公之門往復扣擊及其官膠州楊公爲吏部侍郎檄致君銓曹署中是正所著書決歲而畢故所得於端潔者爲尤邃君居官計口食奉蕭然如老書生膠州有孟公堂宋蘇文忠公遺跡也刻後杞菊賦於石陷置壁間時時誦之以自廣焉州有軍丁戶絕者臺使者欲勾補之君奮筆署其牘曰有軍不清官之疲也以民代軍官之橫也臺使者怒甚卒不能奪君議然亦竟以此知君鞏昌通判分駐西寧逼處土番覈兵餉繕城堡戒嚴以待變而又請於監司賞

番酋就擒者以風動之諸番感誓卒以無事其去官也惟載長安石刻十三經以歸顏其堂曰石經我冠深衣與諸生端拜講貫老而不輟此君之生平也君其有得於良知之深者耶抑亦扣擊于文潔端潔而不自有其少學耶抑其進而求諸古人之學知而允蹈之而不復涉歷乎近儒之門戶也然則世之講學者以君爲質的焉其可矣君感端潔公之知遇晚年走數千里濱酒墓下其在長安故丹徒令龐君時雍抗疏忤權要交知縮頭莫敢問君獨送之國門執手而別君之剛毅特立如此其所得于問學者要不可誣也君之卒以天啓壬戌二月二十四日年七十七配呂孺人先君十六年卒年六十一孺人與君合德自學以至宦成篝火宿肉內外斬斬子一人曰玄以某年某月葬君于丹徒縣之黃漩合祔呂孺人塋銘曰

錢氏武王始開迹點簡扈蹕徒厥邑雲洲傳芳弘祖業有子七人君奕奕樸學拙宦絕藻飾元氣浩然迈玄宅厥子辭賦美金璧後如有聞訊

茲石

封監察御史謝府君墓誌銘

鄞縣謝府君諱一爵字君錫其先出晉太傅宋丞相深甫自台徙慈之香山再遷鄞之月湖祖諱瑜考諱九臯世有壹行君以次子太僕寺少卿三賓封陝西道監察御史以崇禎八年二月廿四日卒年六十有四其配孺人周氏以是年十月廿七日卒年六十有二三賓與其兄三階第三台三卿以崇禎十三年某月甲子合葬君夫婦于郡西翠山之陽三賓余門人也狀君之行來乞銘授其語爲銘曰

謝自太傅家於東中宋有丞相外屬後官自台徙鄞華胄遙送柱史卜宅食於契龜祖考載德闕其芳塵長源洪柯三世乃振君少秀出及壯砥礪枕籍書詩穿穴室疑踔厲風發作爲文章丹黃勘讎其書滿箱高冠長劔有志當世七制三略藏弃腹笥行河救荒防邊禦虜如醫有方如奕有譜隱而求志壯不逢年仲子長矣頭角嶄然君曰三賓克繼我志其已哉係遯有億三賓爲令東海之隅告誠促數嚴于簡書爾爲爾邑我爲我家如農有畔安知其佗耕則有鋤

刈則有宮朝齋暮鹽不以累汝嘉定之政吏畏民懷察廉舉允登於西臺孔賊狂獗稽登拮莛帝曰三賓女往視師君聞師命歎歎感發和其囊智以佐撻伐擐甲卽死獲醜乃還愧我老矣不從行聞我師復登賊遯浮海帝庸晉秩以勞敵懷來歸飲御燕喜便蕃鏡歌鼓吹戎車在門愷樂方獻讒言孔與君曰何傷白璧青蠅世方小往我則大歸從容燕笑飭中之時先甲三日話言琅琅尅期揮手如旅倣裝惟君平生崇智卑禮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悌悌吉人虛止靜默簾閣帷燈凝塵蔽席花下閉關竹間扃戶東阡南陌杖屨可數旁按博覽百家之書其尤精者青囊青烏醫通國能葬識地脉活彼黎庶安我兆宅翠山之陽馬鬣牛眠君所相卜今則藏焉君生五男四爲食子五幼而殤女嫁人士諸孫競爽高門有慶賓子于宣克舉于鄉君之子女皆出周氏維周淑慎作配甚似克共克儉允孝允慈制書褒美稱爲母師生而媿德死則同穴松栢允允高墳石闕史傳壹行亦載列女我儀圖之民鮮克舉旣貌蠟言流爲丹青大

書深刻慙彼幽扁述德繼言惟君有子庶無媿
辭訊于舊史舊史樸學質勝斯野掇其緒餘以
告來者

曹府君墓誌銘

崇德曹廣舉崇禎庚辰進士歸而將葬其父乞
銘于舊史氏錢謙益曰廣之先世家歙之嚴鎮
以貲雄里中吾祖逐什一行賈于潮樂崇德之
土風將卜居焉吾父生于斯長于斯念先人之
遺志命吾兄弟毋去此土也曹之定居崇德自
吾父始也吾父年十二卽代吾祖治家政有獄
訟于會城僮奴千餘指鴈鷺行列莫敢陝輸流
視市少年以殺人誣中表連染吾祖三年未白
往見錢塘令拂衣奮袖詞辨蠶涌令大悟立置
誣訟者于理吾祖自此得騎從出入閭里雍容
修長者之行矣吾父性行高邁口不道錢貨吾
祖歿執其手而語曰吾傳食伯仲間獨久恩汝
吾病汝逾月不解帶良苦也有汝母私蓄千金
以償汝父頓首謝已而瓜分之不忍私一錢也
爲邑令重客出富人以誣坐論死者其人數輦
金錢以謝拒弗與通策黠奴以盜貲繫獄獄吏

來告彼得出必致死于公請爲公殺之父笑曰
吾豈以我它日之死易彼今日之生哉奴竟得
出吾父少讀書負經濟數踏省門視一第如拾
芥萬曆甲子以國子生試南畿故人有大獄親
知縮首莫敢過其門傾身爲之囊橐奔走盡氣
病大作弗克試而歸歸而數病遂不起吾父嘗
語曰南闈之役失一舉得一友所得奢矣嗚呼
豈知其并以失身也哉吾父之才可以先人其
志與氣不能後于人而抑沒不自聊以死則天
也其歿也顧視妻子無可憐之色自述其生平
命筆志之壹似重有屬者不能舍然于身後其
可知也敢以請于夫子夫子其哀而銘之謙益
曰府君蓋孝友順祥深中篤厚之君子也其行
已也此於節其御物也近於俠要以仁心爲質
修業而息之至于子而發聞于後宜矣是宜銘
府君諱以成字王汝祖祺父弘淮先世皆葬於
歙今卜葬崇德府君之志也卒于崇禎甲戌三
月十三日年僅四十有四娶程氏子五人序廣
度修來廡女子嫁仁和鄭棋葬以某年某月甲
子銘曰

君子五人序廣長成伯仲競爽廣先序鳴廣也
英妙翱翔上京明發不寐有懷嬛嬛銜哀述德
以乞斯銘我銘既勒乃卜佳城墮山迴水叶彼
經營仁人孝子惟後之羸

明故徐府君墓誌銘

太倉徐文任將葬其父母謁銘于其友太史氏
錢謙益曰吾先世望東海吾胄于國初之福孫
公後十代吾父也福孫公自長洲徙崑山籍茜
涇里弘治中割隸太倉州曰東漁公者吾曾祖
也曰南平公者吾祖也吾父性莊強子易有氣
略其接人煦煦口出氣恐傷物有不平則肆言
折之不畏彊禦其理家囊篋細碎無所遺漏緩
急叩門手提數百金如棄涕唾州有大凶哉及
力役鈎稽之事吾父急病者事具有條法州人
賴之吾從祖御史公既貴吾祖嘗嘆曰叔也能
大吾門雖然不如吾之有收子也御史歿遺孤
漂搖如鷲之未卵吾父曰先人有墜言矣必再
立叔氏傾貲竭力屢速于訟弗悔人咸謂吾父
能子謂吾祖能知子州多高門鼎貴吾父以國
子生入貲授光祿寺署丞終老其家州之人每

舉手相謂曰猶望徐公也萬曆三十八年吾父
歿年七十九又七年吾母終年八十五吾母大
原王氏也事君姑遇子婦皆有節法吾少多四
方之交吾母宿膏火治具至老不勸生子男三
人大任光祿寺署丞尹任蚤死文任則吾其幼
也今爲國子生女子嫁顧文謨孫會孫男女若
千人將以今年十一月合葬于某地之新阡葬
宜有銘吾子辱與文任游又于辭直而不華願
有刻也謙益曰今人矧友道如糞土獨文任堅
勇自憲以交友聞于人爲難能也雖然亦其父
母成之也文任有友曰西安方應祥字孟旋年
四十未有子府君命文任相眠婢之宜子者以
子應祥夫人躬庀裳衣具膏沐教誡而遣之應
祥見于府君握衣趨隅執子弟之禮府君歿拜
夫人于堂下夫人亦闔門見焉謙益之友于文
任久矣敢不諾而銘諸東漁公諱忱南平公諱
整府君諱可久字復貞今年實萬曆四十七年
也銘曰

徐氏先世本自伯益十望其九載在史冊東海
僑郡播遷吳中必復其始羣支海東福孫之後

光祿廓之仁孝襲訓委祉來茲于德爾劬于家爾羸匪家則羸惟後之成妻江滔滔幽室渠渠隧道之石多于儲胥惟公有子謁文于友篆此銘章以告遠久

漳浦劉府君合葬墓誌銘

漳浦劉履丁以諸生應辟召擢鬱林州知州將歸葬其父母而謁銘于舊史氏曰履丁之先世自光固徙莆田元未有尉漳浦者而家焉正德甲戌會大父友仁與從叔勳同舉進士勳以諫南巡廷杖巡撫寧夏爲莆名卿而會大父歷郡守至叅政有聲跡劉於是乎始大大父諱祥鷗爲諸生祭酒年八十猶踏省門試元配鄭無子有二側室各生二子而先君與伯氏其母林也先母黃氏其父郡守公理學鉅儒與從伯父國徵介徵同鄉舉先母年十八歸于我先君二十爲諸生含英浮華蔚有譽處先母習禮明詩閨房之內朱黃研席與刀尺錯互燈火青燐儼然士友也嫡母既沒諸姑妯娌爭產速訟磨牙吮血先君分甘讓肥所自予者皆寢丘之田西益之宅先母無後言撫其子姪必先已子賓祭冠

昏皆于我乎取先母無難色先君晚而習靜好江門餘干之學焚香盥頤梯几簾閣凝塵蔽榻雙趺隱然先母儉樸靜好華髮相莊四十年如一日先君卽世家廟綽楔不能保一畝之宮揮千金復之如棄涕唾人咸以爲丈夫女也先君居嘗目二子曰癸也食子丁也收子癸之所不可知者年也先母授二子書濶翻成誦乃令就塾每誦衛詩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未嘗不流涕覆面也先君歿七年而癸補弟子員又六年而丁始應省試先母歿九年而丁應詔得授一官今將以某年某月葬先父母于某地之阡風停樹靜有懷二人養生送死無可爲者矣丁聞之石齋黃夫子惟夫子之言質而不華可以信于後願有述也余曰子之夫子吾執友也古之爲文者必有所徵余之知履丁以其師知履丁之父母以其子可謂有徵矣其忍不銘銘曰

劉氏二徵始有聞唯君金友儷王昆厥配媿德昏孔云萬曆壬子君歸神四十七齡生不辰昨生嘉靖唯丙寅後十九年配亦湮六十始壽加三春三男子子癸丁辛癸也早喪二子存二女

如王達孚尹朱孝林節播鬱芬丁也筮仕蒼梧濱立堂石闕崇高墳鬱林廉石比貞珉大書深刻鐫斯文

嘉定張君墓誌銘

崇禎六年十二月嘉定張鴻磐合葬其父母於南翔龔家浜之新阡泣而乞銘於余曰鴻磐之先世自祥符徙松江國初居南翔嘉靖中有名任者起家官開府而其從弟以軍功授陘陽驛丞以早官自著稱者吾祖也吾父少自力於學橫經籍書寒抄暑講踏省門五六不得一舉授徒百里外歲時覲省自傷貧而違親未嘗不泣下也以膏腴讓昆弟退而居於槎浦荒江白葦老屋數間二親之腆洗不乏而朋好之過從有餘歡者恃有吾母也吾父歿鴻磐生十齡後二十年爲天啓甲子吾母亦歿吾母之生於世視吾父稍贏送往事居艱苦萬狀凡以終吾父之事也鴻磐長矣而困於諸生吾母歿又數年而尚無以葬是以痛不思生而又病不敢死也癸酉之冬僅而襄事爲之側席而坐飲助窶窶之役者同里侯豫瞻大梁張子襄也以鴻磐之不

肖親死不能葬而又忍死而乞銘于夫子其不獨以昭吾親且不沒吾之所以葬吾親者也夫子其謂我何余曰子之父有高才而無貴仕子之母有令德而無厚祿子之乞銘以昭之宜也若子之葬其親則又何媿夫潔身修行不辱其親此南陔之孝子所有事也若夫顯融富貴時至而起則天也記不云乎斂手足形懸棺而封其誰有非之者哉繇此觀之世之生榮死哀傾動流俗而其爲聖賢之所非者必多矣子又何媿古之孝子祭其親也則必求仁者之粟祭如是葬其可知也豫瞻子襄今之有名行人也其助子之葬也斯亦可謂仁者之粟矣乞銘以昭其親又不沒其親之所以葬詩有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子與二子交相錫也法皆宜銘張君諱承龍字君貺享年四十有九妻王氏享年六十有八男一人鴻磐娶李氏女一人嫁嚴某銘曰

藏之固刻之深斯之謂不朽不義而富且貴鑿桓氏之槨而題原氏之阡於吾親何有也嗚呼日月有時吾亦將渴而葬其母矣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三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四

墓誌銘五

李長衡墓誌銘

長衡姓李氏諱流芳其先徽州歙縣人也其祖贈奉訓大夫諱文邦始徙嘉定文邦之子諱汝筠繼室以陳氏生長衡長衡風流儒雅海內知名者垂三十年其歿也識與不識皆聞而悲之然長衡之生平孝於親友於兄弟澹蕩於榮利而篤摯於君臣朋友則世未必盡知之也長衡少有高世之志才氣宏放不可繼羈自其兄翰林君蚤世始撫心下氣求工應舉之業以慰其父母更十餘年與子偕舉南京當是時長衡之年漸長而又以爲不逮其父雖橋禍趨時其中固已不能無厭薄之矣再上公車不第又再自免歸皆賦詩以見志自是絕意進取誓畢其餘年暇日以讀書養母謂人世不可把翫將剗心息影精研其所學於雲棲者以求正定之法未久而病作猶焚香泚頰手書華嚴不輟又以其閒寫唐宋大家詩至數十帙皆未就而卒嗚呼其可悲也長衡事母色養甚備敬其長兄撫其

弟妹若姪絕其分少皆人所難能者顧不修事
飭邊幅以孝謹取名與人交落落穆穆不以握
手出肺肝爲信磨切過失周旋患難傾身瀝腎
一無所鯁避平居不入公府譚居閑竿牘之事
輒頭面發赤家貧資修脯以奉母稍贏則以分
窮交寒士卒未嘗立崖岸之行以潔廉自表裸
也性好佳山水中歲於西湖尤數所至詩酒填
咽筆墨錯互揮灑獻酬無不滿意山僧榜人皆
相與款曲軟語閒持絹素請乞忻然應之其爲
人和樂易直外適而中介少怪而寡可其於君
臣朋友之閒大節確然不可得而犯干也歲壬
戌廣寧陷都城震驚遂喟然束裝南歸其意以
爲母老身未仕猶可以無死也以可以無死而
歸則其不可以無死而死焉必也假令世不幸
而有有唐天寶之事苟受一命如王維鄭虔之
爲我知其必不忍也丑寅之交每竊歎曰事不
可爲矣往往縱酒無聊至於注下遂病喀血不
能止病且革聞余被放撫枕歎詫亡何遂不起
崇禎二年之正月也享年僅五十有五嗚呼其
尤可悲也長蘅交知滿天下其少所與游處曰

鄭胤驥閑孟王志堅弱生故其子娶閑孟之女
而其女歸弱生之子其尤敬愛者曰程嘉燧孟
陽孟陽謂長蘅書法規撫東坡畫出入元人尤
似吳仲圭詩彷彿斜川香山晚於格律更細尤
歎賞阜亭南歸諸篇以爲非今人可及也長蘅
既亡三年以今年二月某日葬南翔之祖塋其
子杭之泣而言曰宜銘吾先人者誰乎有先人
之友程與錢在孟陽曰吾老矣過時而悲不能
文也銘莫如錢氏宜於是杭之纍然喪服來徵
銘孟陽助之請尤力嗟乎長蘅精勤學佛既了
然於去來之際矣余銘之不勝其悲其以余爲
怛化已夫銘曰

雲棲之教落日懸鼓西方爲家華嚴樓閣湧現
筆端重重開遮人世瓊碎譬大海水跳擲魚鰕
媠修介節紛然建豎猶算河沙命耶才耶簸頓
屈信其又奚嗟文章紛繪留世閒者燦爛春花
後千斯年與此銘章倬爲雲霞

王淑士墓誌銘

余爲諸生時與嘉定李流芳長蘅崑山王志堅
淑士交已而與長蘅同舉於鄉萬曆庚戌與淑

士同舉進士三人者器資不同其嗜讀書好禪說標置於流俗勢利之外則一也長蘅沒余哭而銘之今又哭吾淑士而其子又以銘爲屬嗟乎余衰遲無用久居此世天其憇遺之以銘吾友乎其可哀也已淑士初任戴冠其字曰弱生與長蘅同研席爲詩文已知法唐宋名家而深鄙嘉隆之剽賊塗墜者以爲俗學窮經辨志有古先儒者之風及官南駕部雅不欲以游聞談讌把翫日月而又謂隨俗詩文徒以勞神譁世非有志者所爲乃要諸同舍郎爲讀史社九日誦讀一日講貫移日分夜矻矻如諸生時少閒借金陵焦氏藏書繕寫勘讎盈箱堆几嘗爲詩懷長蘅曰一編餘故篋字畫麻姑細彷彿共丹鉛深夜重門閉亦自狀其居官况味如此也通籍二十餘年服官僅七載後先家居薄榮進寡交游壹意讀書而其讀書最爲有法先經而後史先史而後子集其讀經先箋疏而後辨論讀史先證據而後發明讀子則謂唐以後無子當取說家之有裨經史者以補子之不足讀集則刪定秦漢以後古文爲五編尤用意於唐宋諸

家碑誌援摭史傳撫採小說以參覈其事之同異文之純駁蓋淑士深痛嘉隆來俗學之敝與近代士子苟簡迷謬之習而又恥於挿齒牙樹壇墀以明與之爭務以編摩繩削爲易世之質的其自任最重讀書研相而窮性闡教而闕宗手寫華嚴至再著太上感應篇續傳以輔翼因果之書闡以楮柱世之盲禪而不輕與之辨駁亦此志也南駕部秩滿陞僉事提學貴州辭疾不赴用言者薦起浙江以母憂歸再起提學湖廣卒於官淑士恂恂體若不勝衣居官執法屹然如山南駕部典司勘合不以片紙假人所至守律令謝請託理冤抑問疾苦手削爰書雖老於文法者無以過其在浙也議鹽法者欲行溫州票鹽以佐餉議水利者欲盡墮諸壩客艘直達會城皆名美而實不便力陳其不可而止其奉職循理不欲爲好名生事皆此類也督楚學惇行崇禮好古教化楚士聞其公而喜觀其明而服習其反覆教誨出於至誠莫不洗心回面誓不忍負方奉 旨紀錄爲海內學政第一而竟以勤其官死嗚呼其斯以爲文學政事彬

彬文質之君子歟往長蘅語余子才高意廣近於通淑士小心精潔近於固我通不及子固不及淑士然居二子之間者必我也今長蘅之風流儒雅與淑士之東修好古皆足以傳於後世而余獨棲遲連蹇老而無成執筆而志其葬其能無愧色已乎王氏出琅邪十六世祖某爲崑山州學正始家於崑會祖諱三錫知河南光州祖重鼎贈奉直大夫父諱臨亨知杭州府母張氏生三子淑士其長也仲志長季志慶皆舉於鄉以文行有聞妻朱氏封安人子四人偲偕微皆有聲膠序而行尚幼一女嫁顧錫眉淑士卒於崇禎六年八月八日年五十有八次年十二月葬吳縣西山之真珠塢銘曰

鄧尉之山有宅一區君今葬焉空山老屋梅花千樹礪戶依然展如之人焚膏宿火落月殘編我懷君詩南園北郭竊比前賢鈞玄提要著書滿家朱黃駢闐以方水心次則石礪誰曰不然過而式者徵於斯銘後千斯年

都察院司務無回沈君墓誌銘

萬曆時杭有三士焉曰胡胤嘉休復卓爾康去

病沈守正無回奮乎流俗之中以文章志節相摩厲海內稱之如唐人所云四變者休復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踰年卒去病無回皆不第無回官都察院司務卒於官其子允舍屬去病爲行狀而謁銘於予予之諾其請者蓋十年於此去無回之歿十九年矣嗚呼去病之稱無回備矣稱其行誼則曰爲子而孝也初舉於鄉痛父之未葬衰絰而襄事不以公車爲解鄉之稱孝者歸焉爲友而信也視友如其兄弟視朋友之父母如父母視朋友之子如子鄉之論交者準焉爲舉子而廉也公車二十年不以名刺謁監司不以竿牘干縣令自守泊如也鄉之自好者觀焉稱其經濟則曰爲學官於黃巖以文墨而精吏事學田之伏匿者八百畝一昔而鈞得之台卒之謀也設方略購死士佐兵使者定變老於兵閒者莫及也稱其立朝則曰爲司務四十餘日以散寮而著風節嘗朝之日司廳應奏事者不至無回獨被糾免冠待罪口不置一喙皆得不坐人謂古大臣風彷彿錢若水欲與知州陪奉贖銅事也嗚呼無回之可稱者如是而已乎

余為舉子與休復無回方舟而北休復蕭閒淡
 漠如定僧靜女無回神宇高徹顧盼風生余居
 其間兩相得也已而與無回游處觀其所撰著
 鈞玄提要朱黃盈帙知其人博學深思而好古
 者也盱衡揚眉指畫天下事其辨博如環之無
 端其斷割若觸之能解客散辨息端居燕處若
 風之已過而水波湛如也車蓋成陰生徒成市
 道廣智周人人以為親已介性所至戒標榜絕
 依附如松栢之獨立人未嘗不望而自遠也嘗
 以宋人儼之休復似孫明復去病似尹師魯無
 回似蘇子美明復諸人其所遇斯已窮矣三君
 者之自見於後世與諸人孰多才耶命耶其可
 為歎息者不獨無回而已也今年余過休復故
 宅其寡嫂具特手之饗去病居士位允舍以子
 婿行酒炙明燈促坐譚休復無回游跡相顧涕
 洟而罷去病方罷官歸門仍蕭然意殊不自得
 而余亦已老矣允舍諄復以銘墓焉請去病助
 之允力余之慨歎於無回以謂去病稱之未盡
 者余之文果足以盡之耶天之厄無回也使其
 可稱者如是而止余與去病又將若之何嗚呼

其可悲也已無回之先自南宋已家臨安父煙
 江公諱某母某氏天啓癸亥三月二十八日卒
 娶謝氏子二人長允舍次美舍某年某月葬於
 某地之阡所著雪堂集海河防倭議行於世他
 著作皆燬於火銘曰

祿命之術通天咫煙江有識詒厥子玄黻滯灘
 發麟趾鹿鳴之秋歲陽癸有才無命一官死五
 十一年昔夢耳請視中箱尺蹠紙我作銘詩歌
 蒿里有如不信問瞽史

大中大夫兩淮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李君

墓誌銘

崇禎丁丑子有年修朱竝之獄特相設刀組以
 待道路洶駭君老且病矣輕舟走三百里追送
 於吳門淚淫於睫唾交於頤語喃喃不可了曰
 天道神明公必無恙我且死有墓中之石以累
 公再拜鄭重而別戊寅放歸君復造余山中誣
 謾如前請益力語益不可了明年己卯六月二
 十日君卒其子光垓孫鏡以少司寇朱公行狀
 來請銘余為之泣下曰君於余瀕死時祝以不
 死而且以其死累余也非余其誰銘君諱衷純

字玄白其先世建炎中自江陰徙長水遂爲嘉興人祖某父敷以君贈奉政大夫前毋徐毋張茲贈宜人君以萬曆壬子舉於順天謁選知揚州府如臯縣行取授南京工部主事轉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陞福建邵武府知府擢兩淮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致仕君少警悟六歲授曲臺禮日誦數千言父歿其兄游國學君以孤僮執喪舍殮盡禮哀毀骨立來覲者皆異之從父諸兄皆奮跡科第衣冠都雅君自傷幼孤蚤夜呼憤讀書倍文才名蔚起歸安茅順父太倉王元美皆以字呼之令其子折節事焉庚子試北闈不中館閣諸公賦詩贈行者數十人壬子放榜葉文忠公在內閣語公卿曰李玄白得舉矣萬曆中黨論鋒起潮人與東林相枝柱而君與長興丁長孺游於顧端文之門潮人深嫉之曰此操室中之戈反而內向者也如臯考最將入爲給事御史逆奄之黨羣相譏揣曰此應山虞山之朋徒宿爲黨魁者也應山謂故楊忠烈公虞山則余也君聞之急自引匿得南曹郎以去迨其後鞅掌外吏浮湛窮老而其以部黨爲人指目

則自爲舉子時已然君亦不自悔也君諳習吏事老於文法才具通明果辨傲絕如臯濱海膏腴千畝爲豪右占匿丈而歸之官邑多盜以沈命法購捕禽獮無遺種堤郭外牙橋以絕盜販飯甕土石畢具一夕而就南曹榷蕪關理街道管鼓鑄爬搔蠹弊咸有聲績在邵武申明條要齊和寬猛杉關有稅歲飽冗從之橐而守因緣爲市君請充餉以省加派不肯名一錢也兩淮鹽政蠱壞商竈俱困君簡胥史覈商賈句稽俸漁清理支借三月解冬課三十餘萬半載解遼餉六十餘萬持籌握算仰屋盡地唇舌燥蜚心氣耗潰得風病手足奇右遂移疾以歸客有過淮者余問君治狀客曰君晨起視事按治橐商宿吏伍伯林立棰棒呼晷之聲殷動墻宇抵暮入會校文書達旦不知其囊中裝云何也余笑曰淮海鹽利以商吏爲囊橐轉運使與通酒食握手啣嘔恐失其驩今放手決罰一切以威猛從事吾有以知李君之窮也君歸財逾年盡典其章服幣帛以供朝夕死而家無餘貲人以余言爲信君少喜爲歌詩多名章麗句有激楚

齋若干卷長而淹經術負經濟文人通儒也其
爲吏顧不屑爲襃衣博帶紓緩養名以廉辦幹
濟爲能事昔趙廣漢擇吏好用彊壯蠶氣見事
無所回避而張武謂梁國吏民凋敝當用往後
惠文彈治之其兄故以爲必辨治梁以君之材
力不得射策甲科欲以彊力自效一吐其偏塞
而年至慮耗精華銷奕橋首於功名之會而衰
落不振豈不悲哉此其所以重有屬於余而庶
幾有聞於後也與君卒之歲享年七十有六妻
呂氏贈宜人子四人長光陞先卒次光垣光垓
光基女五人孫三人鏡綺鏐光垓與鏡俱有文
能繼先志者也銘曰
過都之足係於籬樊剗犀之器鈍於草菅才耶
志耶比上一棺羸其子孫旣固且安

張元長墓誌銘

君諱大復字元長世家蘇之崑山祖誥父維翰
世爲儒生君生三歲能以指畫腹作字十歲講
論語至假我數年一章告塾師曰仲尼至是章
編三絕始知易道簡易本無太過故曰可以無
太過矣大當作太非大小之云也塾師避席曰

此非吾所及也旣長治科舉文詞不務爲抄掠
應目前自漢唐以來經史詞章之學族分部居
必剖根本見始終而又能通曉大意不爲章句
舊聞所糾纏其爲文空明駢蕩汪洋曼衍極其
意之所之而卒不詭於矩度吳中才筆之士莫
敢以鴈行進者文益奇名益噪家亦益落中年
不得志於有司又以哭父喪明乃謝去諸生垂
簾瞑目溫習其已讀之書有不屬則使侍者雖
誦繼之闕節開解冰釋理順絲是益肆力於文
辭若墜江河而決之沛然莫之能禦也所居梅
花草堂古樹橫斜席門蔽虧軒車至止戶屢相
錯君從容獻酬談諧間作眸子矐矐然光芒猶
映射四座久之蔬炙雜進絲肉競奮參橫月落
笑語如沸家人問晨炊有米乎曰未也相視一
笑而已壯年再游長安登呂梁過齊魯覽宮闕
之盛觀東征獻俘思奮臂功名之會晚而病廢
自號病居士名其庵曰息詩壇酒社歌場伎館
扶杖拍肩人以爲無車公不樂酒酣曲奏劃然
長歎若有不舍然者雖罵老猶未已也嗚呼其
可哀也已君之爲古文曲折傾寫有得於蘇長

公而取法於同縣歸熙甫非如世之作者傭耳
剽目苟然而已撰崑山人物志焚香隱几如見
其人衣冠笑語期畢肖而後止記容城屠者濟
上老人及東征獻俘諸篇雜之熙甫集中不能
辨也君未歿其書已行於世人但喜其瑣語小
言爲之解頤捧腹未有能知其古文者也君嘗
語余莊生蘇長公而後書之可讀可傳者羅貫
中水滸傳湯若士牡丹亭也若士遺余書曰讀
張元長先世事略天下有真文章矣蓋文章家
之真賞如此君卒於崇禎三年七月廿九日年
七十有七娶顧氏生三女無子以弟之子桐爲
子桐有文能筆授君所著書天啓五年自爲誌
文而卒桐二子安淳守淳以崇禎十四年九月
葬君於祖塋持歸昌世行狀來請銘君與先君
生同年友余於弱冠呼先君爲叔父其何忍不
銘銘曰

秋風蕭蕭兮秋露漙漙葬此秋士兮于彼秋原
我銘斯石兮千秋永安

金府君墓誌銘

嘉定唐時升叔達爲金君子魚記所居福持堂

曰子魚生百世之下而尚友百世之上自聖賢
所以和順於道德與經綸曲成之務者皆默而
識之矣古今興衰成敗得失之故莫不畢觀而
於天人之際幽明之故感應之理晚而尤究心
焉至於非法不言非禮不履與人居未嘗以其
博識愧寡聞之徒以其篤行恥浮薄之俗其中
則與古爲徒而其外則油油然不求自異於鄉
人蓋其可見者成人之美必彌縫其所不備稱
人之善必覆護其所不及導人以義若恐傷之
振人之急若恐聞之不求多於天不取盈於人
故其至行有以感動神明而聲譽及於里巷兒
童婦女之間當是時君年七十矣吳之賢士大
夫登君之堂皆以爲無愧詞君讀而喜曰他日
雖取以誌我可也又十有二年君年八十有二
以崇禎戊寅二月卒次年三月其子德開德行
葬君於界湮之祖塋屬程嘉燧孟陽爲行狀而
謁銘於余孟陽之狀君敘述其束修勵行積習
於家庭而發聞於鄉里者可謂至矣要不出於
叔達所云予又欲別爲之誌不已多乎無已則
以叔達爲徵而以孟陽之狀足之按狀君諱兆

登字子魚世居嘉定羅店鎮曾祖諱棟祖諱翊
以孝弟力田起家父諱大有嘉靖戊午鄉貢母
傅氏此君之族出也少爲文章汲古振奇大變
吳中舉子熟爛之習萬曆壬午舉鄉貢十上不
第授都察院都事以老此君之履歷也罷公車
年力方富迄不復往以有母在也年七十舉觴
流涕謝絕賀客痛父之無年也借計吏北上夜
亡其行囊有司窮治勒主家賣贏以償君憐而
舍之年幾艾生子德開人以爲冥報君之孝友
忠信仁心高質皆此類也余於孟陽之狀取其
與叔達相證明者數端而已蓋余之所以誌君
者如此君爲人深中隱厚與人交不翁翁熱皆
有終始余之下吏也君旣病矣每刺探獄之緩
急爲加損一飯病革猶數問余歸期何如也余
何忍不銘銘曰

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
曰六行最君之生平醇和粹美庶幾乎三代之
遺民使其比肩七十子揖讓於聖人之門吾夫
子不以爲君子則必以爲善人 天子方行徵
召之典玄纁備禮公車交辟而君顧老死於荒

江寂寞之濱嗚呼後世尚有考於斯文

張異度墓誌銘

崇禎十四年正月六日吳郡張異度卒於泌園
之書舍年七十有四友人錢謙益題其銘旌曰
鄉貢士孝節張先生之柩某年某月葬於花園
邨之新阡仲子奕冢孫邕泣而來告曰先人有
墜言曰銘必以錢氏錢知我者可無庸以狀也
余曰諾爲序而銘焉序曰君諱世偉字異度南
安府太守諱銓之曾孫鄉貢士贈翰林院侍詔
諱基之孫太學生諱尚友之子也君總角明惠
善屬文太學君携之游婁江奔州太原兩王公
歎息以爲國器久之其聲藉甚江廣交粵之士
有知張異度者不以名有知異度者不以姓此
君之始年也萬曆中門戶科場之議鋒起君扼
腕拊頰多所題覈裁量壬子舉順天出新城王
季木之門黨人大譁御史遂呈身排擊卒不能
有所連染坐罰三科累試不第謝公車以老此
君之生平也世居吳江之越來溪君卜居吳門
得陳惟寅之淶水園誅茅灌畦却掃誦讀清談
竟日樵蘇不爨爲古文辭取裁韓柳每一削稿

伸紙點筆不知老之將至此君之晚節也君七歲喪母朝夕上食號慟塾中書生皆為流涕其祖歿六十年未禭遺行用陳公甫例得贈官立祠事其父如其祖事其兄如其父此君之內行也吳中以名行相鏃礪者文文起其執友也姚孟長則其高弟周忠介朱德陞其後輩也忠介遭奄禍周旋經紀奮臂出入視緹騎惡于市駟伍伯如也鄉邦有大利病措紳相顧囁嚅必自君發之其歿也家無餘貲司理倪君往賻乃得發喪此君之大節也君娶徐氏男子二人長弁次奕弁早世邕其長子也女子二人嫁崑山顧咸建長洲姚宗典君嘗讀范史黨錮傳至於蘊義生風鼓動流俗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君以一老孝廉屏跡丘園十餘年來吳之吏有所規士有所做民有所賴相與俯躬抑氣曰彼有人焉文姚既歿風流益長奚其為政斯可以興矣君七十時余坐告訐下請室君戒子弟徧謝賀客罷酒不樂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所謂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者非偶然而已也為之銘曰惟孝與節古有良謚仲車二反君則有四高冠

崔嵬細行不墜介居沉冥市義若嗜輕財涕唾取無施易安居美食家無委積少不踐石老而畫宇耳非兩門孰云我賸揭德振華加彼康惠我作銘詩流詠清泌

徐元修墓誌銘

崇禎己卯正月吾師高陽公狗國報至余為位如衰而哭之是月江陰徐元修以哭母死訃亦至嗚呼居今之世忠孝之道不絕如綫天柱將恐折矣地維將恐裂矣吾師死忠元修死孝元修雖一逢掖方諸吾師是亦枝天柱立地維之一人也是可使之無傳耶元修諱時進其先公輔國初為右副元帥戰歿贈東海郡侯公輔之弟按察使公弼繇鳳陽徙江陰曾祖亮進士官知縣祖旦父某母馮氏元修以諸生久次將貢於京師而母馮氏以疾卒元修自傷為子無狀幾得微祿以養其親而不待也號呼擗踊促數叫絕越七日庚午一慟仆地其子卿麟卿麒環呼之形神離矣年五十有八遠近哀之皆致賻乃克殮葬二月某日葬於繇里山之祖塋元修長身美鬚髯易直退讓與人語惟恐傷言言如

也善飲酒與之飲未嘗不醉三爵之後油油衍衍如也矯志勵行奮乎流俗之中以師友之道爲己任遇不可奮髯掉臂必達其志決非苟然者自元修抗顏爲人師樞衣升堂收威夏楚而師道于是乎始尊自元修與其友黃介子錫余輩鐵礪文行死生患難奮身相收卹而友道于是乎始著其事親也盡志與物不以亡爲解所得修脯不下百金其父每呼盧博塞緣手而盡一夕自悔恨召諸少年酌酒謝絕之居亡何元修窺其父微瘖意默默不自聊跪請於父復召諸少年祖跣飲博其父乃大喜且而腴澤如故自是不復言戒博矣 今上下詔辟召兵使馮公徐公將以元修應固辭不可曰小人有母他日有廣文升斗在比將貢而親沒此其所以傷而死孝也余嘗爲容城孫奇逢敘其所撰取節錄曰忠臣孝子人世之砥柱也末世之人薄視忠孝名節反加挫抑焉者譬如楊焉之治河患砥柱而欲鑄之者也嗚呼兵刃鋒鏑戎伏鑄之也讒謗機穽小人鑄之也死喪禍患天鑄之也具是三者其鑄之也不遺餘力矣而吾師與元

修猶相望於世斯世道之不幸也夫其亦世道之幸也夫元修將葬介子爲行狀而以書屬余曰是當應銘法請爲之銘余曰諾銘曰
七尺者身三尺者墳後千百年視此刻文

聞子將墓誌銘

子將姓聞氏諱啓祥杭州之錢塘人也子將生而神姿高秀所至能隱數人工於應舉之業揮灑落筆雲煙月露生動行墨間馮祭酒開之方提學孟旋以經義爲一世師子將皆入其室於是子將之名藉甚武林東南一都會江廣閩越之士躡屣負笈胥挾其行卷是正於子將子將鑿敏敏品題精丹鉛甲乙紙落如飛士之側古振奇隱鱗戢羽者得子將一言其聲價不墜而走游武林者得一幸于將如登龍門之阪而子將亦傾身延納庀舟車潔酒食請謝賓客如置驛然雖後門寒士落簿無聞者人人以子將爲親已也子將性故淡蕩厭棄濁穢思出世間法雲棲標淨土法門子將篤信之外服儒風內修禪律酬應少閒然燈丈室跌坐經行佛聲浩浩儼然退院老僧也卜築龍泓清平之間將誅茅

以老焉買紅西湖做掘頭五瀉之制爲文以要
同志風流婉約爲時所傳爲諸生祭酒二十年始
舉於南京偕李長蘅上公車及國門興盡而返
余遣人要止之兩人掉頭弗顧也卒時年五十
有八祖諱鎮年九十五而卒父諱深有賢豪長
者之風子二人淡明淡成女四人余觀東漢之
李大學士數萬人嗑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
節下之三府辟召嘗出其口卒有黨錮之禍唐
宋之季亦然萬曆中子將以一書生握文章之
柄一言之褒誅近秦市而遠雞林奉之如金科
玉條可謂盛矣然而卒以無咎者何也職思其
居言不出位有古人讀書尚友之志而無今人
游光揚聲之習也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其
子將之謂乎余於子將之葬敘而銘之于稽其
世蓋俛仰三歎焉銘曰
玉輝於璞兮珠媚于流西湖之山熊熊兮與子
千秋麟傷斯哀兮鳳衰則憂西湖之水洋洋兮
閔子一丘

周府君墓誌銘

吳江周永年葬其先人於高景山之阡排續其

行事而來告曰吾父躬今德享高壽諡曰康孝
吾子以爲允若其精修密行世出世間法具備
則固非節惠所可盡也有墓中之石在敢固以
請余謹按永年之狀其書族出壽年者曰君諱
祝字季華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諡恭肅諱用之
孫國學生諱乾南之季子少而工文爲名士長
而稱詩爲詩老晚而負經濟修長者之行爲鄉
先生其歿也崇禎十三年七月廿九日享年八
十有六娶楊氏生三男子長卽永年永言永肩
其次也二女子嫁楊士修金之鎔葬以十四年
之三月其書其世法者曰君三歲而孤宛轉母
膝前能相其悲哀而慰解之母嘗謂曰汝孩幼
能慰我汝父服玩當多畀以償汝稍長果如其
言君泣淨交頤弗忍受也談文師馮開之談詩
友王百穀湯若士談經濟交徐孺東萬和甫于
中甫中年蹭蹬省試扣囊底之智爲其鄉人勾
會賦調檣爬垢病旱滂凶饑閭井恃以無恐少
孤兩世父撫之如子世父老且多難周旋扶持
不啻其子也於羣從篤愛宗建宗建忤奄考死
君歎曰得死所矣勝老人槁項牖下也其風義

激昂如此書其出世法者曰君少游衰了凡王龍谿之門知有性命之學長師事達觀可公觀神姿嚴重鉗錘棒喝如雷風之狎至口授偈頌傾寫千言侍者目瞪聽榮轉盼錯誤君聞記默誦借書於手伸紙執筆運肘如飛觀之門無兩子也觀自寶林游攝山命車中記八識規矩頌三鼓入室授以指要諸弟子遙矚之燈光煜然隱見庭戶以爲傳燈有人也扣擊日久悟門歷然研精相宗終其身不拈禪宗隻字母薛夫人蚤修淨業君聞毗舍半偈之義於本師歸爲母覆說證合於圓覺普眼一章母繇是發悟丁亥秋持佛名號三十晝夜泊然坐脫君提唱之力爲多雲棲宏公歎曰諸上善人同會一處其周氏母子之謂乎於有爲功德不以有漏之因小之復古利刻大藏立懺飯僧皆竭蹶以從事小築太湖之濱架木爲閣徜徉其間客至不裹頭不布席晚尤矍鑠憎杖而却扶臨終示微疾從容燕語吉祥而逝謙益曰府君之令德不可以悉數白樂天有言外以儒行修其身內以釋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風月歌詩琴酒樂其志此三

言者庶幾盡之矣余與永年兄弟游皆工詩文小詞孝友順祥人也君不置妻媵三子者日視膳夜侍寢十日一踐更蓋十餘年而君卒君之安樂今終亦其子之力也銘曰
億萬佛上從母往生如子赴家是母是子如清淨地生寶蓮華世出世法如寶羅網重重開遮
我作斯銘現文句身于彼塵沙

牧齋初學集卷五十四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五

墓誌銘六

徐元晦墓誌銘

元晦之卒也。爲天啓癸亥之四月年五十有一。余與西安方孟旋哭之而慟。退而與南司空張公司馬王公經紀其家事。孟旋元晦之執友也。張公王公其同里爲婚姻者也。又九年崇禎辛未。其孤璣等卜葬于橫瀝之東原。奉王公所撰行狀來乞銘。元晦諱文任吳郡之太倉人也。少有俊才。弱冠入南太學。爲祭酒馮公所知。當是時。孟旋爲諸生都講。歸然長德。元晦一旦與之齊名。登堂拜母。以交友聞于東南。又十餘年。元晦辱與余游。又進余而友於孟旋。蓋元晦之取友。始于孟旋。而卒于余也。元晦之與人交也。彊直。摩切責備。行誼至不可容忍。其爲人無所不盡。死喪契闊。靡不相告語也。諸生子弟。有來歸者。必爲之授室。授室。授餐。庀幃帳。具膏火。又爲之警其情。而勸其勤。曰。吾庶幾古人爲國家養士之意也。才智盡。涌精彊。有心計。閭里銖兩之

奸皆知之。或把其宿負。及得其死力。好爲人緩急。以排難解紛。爲務黠者。或陽以急難來。元晦以爲窮。而投我。傾身爲之。弗卹也。家本素封。揮斥數千金。緣手輒盡。亦時用居積。自救其所。不能當什一元。晦心獨自喜。以爲非他人所辦也。東事之殷也。王公奉命。經略元晦將策蹇走關門。縱觀阨塞。閭簡將帥。奮臂爲之。助會王公。召還。乃止。余在長安。每手疏國家兵農大計。相告曰。子其勉之。無使人謂詞垣無人也。應山楊忠烈公識元晦於余家。卽以忠義相期。許每遺書論天下事。必曰。元晦視如何也。其推服元晦如此。嗚呼。元晦少年時。腸肥腦滿。願與海內雄駁君子。拍擢。冒腎。以自效於國家。至其中年。身名寥落。疆圉多故。瘡痍然。惟恐不得一當。以謂不得之于身。猶庶幾得之于友。如余之不肖。元晦不以爲非其人。也。元晦沒未幾。孟旋亦謝世。而余再被放逐。衰遲連蹇。蓋已悄然無復當世之志矣。豈元晦之取友。非與抑元晦之。不遇猶足以窮其友于身後。與其可哀也。已元晦之父曰光祿公諱可久。母王氏。其家世具光祿志中。

初娶金氏今合葬于墓繼室以唐氏男四人璿璣瑤瑗女子四人銘曰

嗚呼元晦捐不貲之身爲國家事齒牙樹頤頰可以爲世之偉人扣囊底之智爲縣官理鹽鐵蒐兵食可以爲古之能吏嗟夫元晦止於如此佳城鬱鬱東海之隈潮汐往復波濤喧虺後千斯年孰知其爲元晦而悲

邵茂齊墓誌銘

嗚呼茂齊死矣銘非余其孰宜爲之茂齊少負俊聲甫壯爲諸生祭酒科舉之文傳寫海內窮鄉陋儒挾兔園一冊其中必有茂齊氏名生徒雲集至賃屋列肆以居茂齊不爲程文熟爛之習析理蘄絕匠心獨妙閒亦譚諧以出失巧其于學旁通鈞貫不名一家隨資開導學者如行大霧中不自知其沾濕海內咸以爲通儒大人不謂其猶老諸生也然卒不得志于有司以死或者曰盧攜文章有首尾韋岫知其必貴茂齊文起伏無餘地其不得貴且壽宜也嗚呼科舉進士之業誠足以相士也吾見有黜昧若頑鐵者矣有焚若亂絲折若機線者矣若契戾取科

第胥不一驗而獨茂齊驗乎今小宗伯隨州公住在左坊嘗語余曰已酉應天瑣院中幾得邵生竟不知復落者何也嗚呼豈非其命哉初余與茂齊讀書山中茂齊早起宿膏火走筆盡數紙颯颯如蠶之食葉冠盥整衣橫經列席應四方學子之叩擊從頌洛誦聲出林表午飭已偕余散步北山信足輒數里覩某水某峯乃知行之近遠閒過遜國忠臣黃公墓纍纍蓬穎中必要余斂容肅拜摩娑臥碣愴歎久之乃去當是時余方冠首茂齊折輩行與交以文章事業相期許余因以有聲諸生閒以此知茂齊之爲人風流弘長急于風義而長于善善者也茂齊竦身昂首儀觀偉然稠人衆會冠蓋駢列茂齊眉目軒出其上若踰文尋羣言沸羹鶩聲壓屋片語劈分洞中肌理四座聞然無人聲賓筵客座主賓闊疎瞪目顧視茂齊獻酬羣心譁譁閒作暄然若陽春之入座隅也達心而多可不爲崖斤表襮之行門有好事之客而不拒雜賓薄有金蘭之交而不厭微逐長裙裁冠下帷講授輕衣緩帶文酒流連山水之徜徉僧廬之禪寂歲

時伏臘烹羊博塞之宴游并日促晷應之有餘
閒酒闌燈地譚說古今人才節槩與夫經奇俠
烈之事欲奮臂出其間遇不平奮髯張目或嚙
齒大罵不少休蓋其志之所存者不得自見而
世亦莫有知之者矣此可爲痛惜者也茂齊少
意氣奔放視功名可以引手致其與余交既倦
游矣寒窻紙燈顧影擲筆撫几悲吟意欲颺去
庚戌之秋執余手而語曰余病消渴甚自此無
意于人世矣視其中若有不自得者病革之日
顧稚子在前指以屬余無甚憐之色借僧徒頌
佛號奉手而逝年四十有六萬曆三十九年某
月也初茂齊有二僮子稚而黠時誘之妄言以
爲笑一夕戲問曰我它日作何官皆對曰老教
官耳一僮子爲老儒聲咳一僮子爲弟子員僕
而前謁茂齊顧余大噓我爲鄭廣文子當時時
乞酒錢矣嗚呼豈意其老死諸生二僮子之言
亦無徵也哉茂齊諱濂茂齊其字也別字曰齊
周姓邵氏高祖曰恥齋先生某有一行門人徐
禎卿志其墓大父某父昌鉏四十七年某月葬
于北山之新阡嗚呼茂齊死矣茂齊之傳于後

者實賴于斯文而文之傳不傳亦有命焉不可
得而知也雖然天之厄茂齊甚矣不當復厄之
身後余之文其又或以茂齊傳也然則銘茂齊
者非余而誰也銘曰

九九長松其身千章臥于壑谷弗施棟梁雖然
弗施其膏爲肪化爲茯苓千年有光吁嗟乎斯
爲茂齊之藏

瞿元初墓誌銘

虞山之西麓有精舍數楹直拂水巖之下子友
瞿元初君之別墅也君諱純仁字曰元初祖曰
南莊翁布衣節挾奇君之才以爲能大其門買
田築室庀薪水膏火以資士之與君游處者君
所居北山面湖有竹樹水石之勝而其所取友
曰瞿汝說星卿邵濂茂齊顧雲鴻朗仲皆一時
能士秀民相與擺落俗慮讀書咏歌其中晴煙
晦雨春腴夏陰互見于研席之上悉收覽之以
放于文辭故拂水之文社遂秀出于吳下君才
情駿發以文章意氣自豪而累不得志於場屋
余弱冠與君游君時時顧余嘆曰吾往從尊府
先生授春秋見子之長與書案等耳豈自意今

日與子上下筆硯閒哉已又嘆曰吾祖父皆在淺土墓未有刻文而遂巡不克舉庶幾歐陽子之所謂有待者也吾髮種種矣吾少與同學者星卿仕而歸茂齊朗仲窮而死而吾猶蹙蹙不休者念吾祖之墜言也子爲我識之吾死不恨矣言已輒舉酒霑醉哀歌泣下余聞而悲之然卒快快不得志以死君狀貌豐偉如河朔僮父垢衣蓬髮不事濯盥其爲文鮮妍妙麗嫵然如時花美女見之者意其神仙中人也驟而與之語落落穆穆如不可人意者周旋久之聲氣款洽棋酒雜進談諧閒作與其居者往往不能捨去孝於親篤於友晚猶蘄然自負其有欲以見於世遇精彊少年色稍不相下必折抑之乃已蓋君雖困而文章意氣未嘗少衰也初君之祖以力田起家及其歿也僮奴穿穴其中慮君或有所勾稽謀所以困君君方清讌談笑輒相與賂譟鷄豚幾何未鹽幾何鄙猥瑣碎語刺刺不休君搖首曰我已知之矣若且去率以是爲嘗君之生產以此日挫而卒亦不以屑意也病且革屬其友曰吾死勿近婦女勿歸城市斤山居

以營齋供佛無爲俗子所溷盈吾志矣迄無他言而卒萬曆己未之十二月也享年五十有三天啓七年正月葬於寶嚴灣之先塋君有四男子忠美肅美蚤夭今之葬君者共美宣美也余觀唐未嘗錄有名儒者方干等十五人賜孤寬及第每念君與茂齊朗仲輒泫然流涕唐以詩取士如干者雖不第其詩已盛傳於後世而君等之擅場者獨以時文耳嗚呼今之時文有不與肉骨同腐朽者乎君等之名其將與草木卒澌盡而已乎當今之世有援唐故事追錄名儒者乎縱欲錄之其何所挾以附於干等之後乎茂齊歿余爲之志而今又銘君之墓余之文其信足以傳君於後世乎否乎亦姑寫余之所以哀君者而已銘曰

斐然之文散爲寒芒魁然其質歸於山岡有光熊熊珠含玉藏才耶命耶刻此銘章

何季穆墓誌銘

季穆何氏名允泓淮王府左長史諱鈞之子也年十四五則已厭薄程文熟爛之習姑爲之以塞其父之意窮日分夜發篋中書誦讀之爲詩

歌古文累數萬言長史公沒流離世故有飄薄之歎始欲以科目自奮而其學問亦日以成就蓋自唐宋以來經世大典如杜鄒馬丘四氏之書儒者多不能舉其凡例而李穆攜撫解剝窮極指要久之涵肆貫通儼然如專門名家凡古今地理官制河漕錢穀與夫立國之強弱用兵之利害上下千餘年經月緯如數一二閒有所舉正辨駁矯尾厲角若質古人於憲戶之間而與之抗論也好譚三吳水利訪問三江故道及夏周疏濬遺跡窮鄉沮洳扁舟往返嘗遇盜奪襍被忍凍以歸家人咸竊笑之遼亡之後論失地喪師之故每拍案呼憤或斬之曰遼東西是君田舍耶相與一笑而止生平落落穆穆不飾容止衣垢不澣履決不紉其遇人意有不可目直上視不交一言里人忌而惡之聞履屐聲率搖手避去嘗引鏡自笑安得渠一昔死令滿城人開口笑耶顛噫日久憂生歎世抑鬱不自聊遂發病不汗以死天啓五年之五月也年四十有一崇禎某年葬福山之祖塋季穆少於余三歲實兄事余余官宮相駸駸通顯而季穆淹

頓諸生嘗語余曰王介甫得王逢原以天民許之逢原死嘉祐中不及見介甫得政是亦介甫之不幸也余應之曰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范希文猶目爲鬼怪今逢原不死安知不爲金陵之吉甫耶今季穆旣窮死而余亦晚晚放廢追思壯年盛氣朋友相規切之語十餘年間俯仰如異世矣陳同甫王道甫之歿也葉正則立新例併志之其言曰同甫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傳而信乎古之君子悼賢人志士之抑沒而惟恐其不得而信也其用心至于如此今吾季穆之抑沒甚於道甫而又無同甫可以併誌則其可以傳而信者將何恃乎嗚呼是余之罪也夫銘曰

余哭季穆舟次界首有詩千言灑淚漬酒胸懷鬱盤鬚眉抖擻此詩可傳銘于何有嗚呼詩之與銘孰傳不傳身後之名亦有命焉哀哉季穆其又將俟之於天

王季和墓誌銘

昔者聖賢之在天下知其身之非我有而戚戚然迂其身以濟一世也席不煖突不黔身體偏

枯手足胼胝至於老死而不悔故曰舜禹周孔
彼四聖者天民之憂苦遑遽者也佛氏者出以
塵沙爲國土以歷劫爲歲年撈籠拔濟至于舍
王位弃氏髮投厓割肉而後究其所欲爲其願
彌奢其道彌廣然而有本焉吾夫子固謂博施
濟衆堯舜病諸而如來亦言減度衆生實無衆
生得減度者顏子之簞瓢陋巷淨名之杜口毘
耶彼固非超然燕處而置斯世于度外者也古
之君子退而誅歌一室非以自爲也出而驅馳
一世非以爲人也求其志而已矣吾友季和少
而服習名教讀書纘言鏃礪進士之業壯而游
于顧朗仲瞿元初邵茂齋長而游于顧仲恭何
季穆通經汲古東修厲行是是非非里中人嚴
憚之中更家難事連池和尚于雲棲稱幅巾弟
子遂以金湯弘護焉已任視伽藍塔廟猶其室
廬也視方袍圓顛猶其眷屬也視焚修講誦營
齋利生之事猶其省試應制也俗之人有欲交
關季和者必之于僧僧之徒有欲交關僧衆者
亦必之于季和迨其後也交知之獲惡閭族之
保受與夫馬醫洗劑一揖半面之人勃蹊誣誣

靡不之于季和季和亦傾身任之不辭炎風流
汗朔雪刮面旦旦而求之未嘗不在五父之衢
也日旰不食足繭不息窮年累歲率以爲嘗會
而計之一歲之中其自爲謀者百不得一焉旬
月之中其爲親朋謀者十不得一焉桴桴然戚
戚然舌敝唇乾懷憂召怨久而其人抗手不相
顧已亦自忘之矣嗚呼季和其亦天民之憂苦
遑遽而小用之者與抑其志之所存撈籠拔濟
以多生爲誓願而此生其發因與斯其可悲也
已顧伯欽以奄禍逮繫季和要仲恭冒暑走數
百里求解于要人傷暍道病歸而寢劇遂不起
其沒也不欲死妻子之手武林聞谷禪師與嚴
忍公持誦佛號撫之而絕天啓乙丑之某月某
日也享年四十有 季和王氏諱宇春山東叅
政諱之麟之子也天性孝友事其諸兄如父嘗
謂余曰吾昆弟死不忍相離也將共兆域以葬
不以家室附子爲合而誌之余曰宋張暘愛其
弟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議者非之子雖有治
命子之諸子未必從也季和沒其子昌諤昌誠
葬于某地之阡而屬余銘銘曰

吾有友譬一車朗仲軾伏以趨邵瞿蓋却泥汚
仲恭箱雜任居季穆蚤能揭持君爲輪周通塗
材器良困契需行千里敗兩鞵我爲御徒踟躕
作銘詩悲祝余

馮嗣宗墓誌銘

君諱復京世爲嘗熟人國初戍懷遠衛高祖諱
玘官御史弘治中疏請歸故籍祖諱梁父諱覺
皆不仕妻盛氏生三男子舒偉節知十天啓二
年卒年五十君強學廣記不屑爲章句小儒少
而業詩鈞貫箋疏嗷宋人爲固陋著六家詩名
物疏六十卷謂冠昏喪祭不當抗家禮於會典
作遵制家禮四卷羅舊聞述先德作先賢事略
十卷族譜四卷年四十餘始見本朝實錄謂通
紀詳而野吾學裁而疎弁山炫博妄而繆憲章
典則自節無譏作編年書駁正得失曰明右史
略草創未就而歿君形容清古風止詭越翹身
曳步軒唇鼓掌悠悠忽忽如也性嗜酒酒杯書
帙錯列几案歌嘔少倦則酌酒自勞率以爲嘗
數踏省門不得舉詠左思詩馮公豈不偉白首
不見招往往被酒高歌至於泣下嘗之白門日

肝輒登雨花臺縱飲慟哭哭罷復飲飲已復哭
人不知何所爲也死之日語家人曰吾將爲冥
官以日中上人曰須明日乎曰非也鬼神以夜
半爲日中耳及時而絕銘曰

阮籍死矣哭聲千年君字嗣宗其哭亦然唐衢
謝期後善哭者君亦何爲有淚如寫遺書滿家
子孫繩繩先號後笑請斯銘

李緝夫墓誌銘

吾先君之執友曰李文伯樗篤學好修人也伯
樗每過先君攜其子緝夫以來先君教余呼緝
夫爲兄曰安得若能文如李家兄乎是時緝夫
長于余三歲余才十歲耳余稍長卽與緝夫同
硯席余居城東緝夫居城西緝夫晨來而暮去
風雨明晦足跡可數也余少踈躑自喜好越禮
以驚衆緝夫故淳謹及與余游則亦蓬跣跳號
類余里閭閒相與訾警之弗顧吾伊稍閒輒與
緝夫譚霸王之大略評詩文之得失放言極論
不爲町崖緝夫听然而笑以余爲知言也居數
年有婚宦之事各自解去余幸取科第而緝夫
治曲臺禮專門名家屢不得志于有司緝夫自

念祖父爲儒者百年單家寒素未可以旦夕振

起遂從事于宮宅地形之術忘廢食寢杆肩風

雪以爲功名富貴可以戾契致也終歲所得束

修羊不足以市方丈之地則假諸倍稱之息以

故緝夫之遇益左志願益奢家亦益貧而其勞

瘁拮据亦益甚卒用是以死嗚呼其可悲也已

緝夫少有大志中年爲儒生低首樞衣顧好學

天官士遁家言閉戶握算以爲天下方有事是

兵家所必用也丑寅之間逆奄煽禍余惴惴懼

不免緝夫過余私語曰歲在甲子七月五星聚

講于張王室必再興子其無憂 上卽位更始

緝夫喜而相告曰吾言有徵矣子必勉之吾窮

且老復何恨哉其語意感慨一似重有屬者別

數日而病未幾而死崇禎元年之四月四日也

緝夫諱胤熙卒之年春秋四十有九明年余罷

官東歸其子象璧葬緝夫于興福祖塋之側而

泣來請銘嗚呼緝夫意氣抑塞有尊主庇民之

大志不能自出旣窮且老矣則沒汲汲然冀一見

之于其友而余又未有以慰其望焉誦白樂天

贈友之詩所謂待君贊彌綸者千載而下可爲

隕涕也矣銘曰

歲在己巳陽月日吁嗟緝夫返此室有山如堂

形氣密青烏告祥龜襲吉宜爾孫子世朱紱

繆采壁墓誌銘

采壁姓繆氏名純白故宮諭贈詹事西溪先生

之次子也西溪初與余定交采壁已能文章有

聲諸生聞矣以父之執事余捧手樞衣俯而納

屨余安之弗爲止也西溪遭閹難徒跣告哀相

向而哭西溪不使他子而使采壁以其習于余

也已而鈞黨益急余有抱蔓之懼采壁有完卵

之憂執手踧踏不敢出氣痛定思痛喜極而涕

未嘗不相顧霑裳也西溪之歿十有七年蒙

天子之恩卹十五年矣而弗克葬今年五月余

過江上召諸子面數之其語切直不可聞采壁

閔默不語退而深自刻責咄咄嘆詫若無所容

未幾屬疾七日不汗而卒采壁之子皖擗踊而

號曰天乎吾父之不得葬吾祖以死也有諸父

在而吾父獨死皖之不得葬吾父也皖之責也

皖其容有死所乎於是卜以十一月某日葬采

壁于未安之新阡母徐氏附焉哭而乞銘于余

公羊子不云乎不及時而日渴葬也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過時而不葬則比于慢葬矣謂之不能葬則亦君子之所隱也余之有隱于西溪者蓋亦公羊子之志而采壁乃以余之一言而死治以不能葬之罪則采壁可以免矣公羊子又曰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若采壁者豈特免于罪而已其亦可以爲孝子矣乎晚之葬采壁也不得爲渴葬當時而不日正也其此之謂乎若采壁與晚也斯可以爲西溪之子孫矣采壁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數試京兆將以明經歲貢而死死之年僅五十有七娶徐氏繼室張氏子六人晚啣啖啞哇畸女九人采壁讀書好古卓犖有志行余皆不備書書其所以死者則其生可知也銘曰

身死而父不葬吁可誠也身死而以父之不葬亦可喝也余之於繆氏也隱其父閔其子刻斯文以志焉昌黎有言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趙靈均墓誌銘

君諱均字靈均姓趙氏父宦先毀家葬父偕其配陸卿子隱于寒山之丙舍世所謂趙凡夫者也家世在凡夫誌中靈均娶于文諱徹字瑞容其高祖父衡山公徵明會祖父文水公嘉祖父虎丘公元善父爲貢士從簡字彥可彥可以名行世其家靈均少而受學遂以其女娶焉靈均從其父傳六書之學又從燕山僧見林授大梵字并諸國字母變體形聲譜韻之奧指畫形聲分署部居移日分夜父子自相講習瑞容明詩習禮既饋而公姑贊賀謂靈均曰此我之賢婦而汝之逸妻也寒山一片石可以無恙矣凡夫歿靈均家益落賓客益進其弛置自便視流俗如糞溲日益甚瑞容性明惠所見幽花異卉小蟲怪蝶信筆渲染皆能撫寫性情鮮妍生動圖得千種名曰寒山草木昆蟲狀摹內府本草千種千日而就又以其暇畫湘君禱素惜花美人圖遠近購者填塞貴姬季女爭來師事相傳筆法靈均入而翫其妻施丹調粉寫生落墨畫成手爲題署以別真贋日晏忘食听如也出而與賓客搜金石論篆籀問奇字訪逸典長日求

夕無所但賴閒託于虞初諾畢以耗磨光景陶
 陶款款如也酒食祇飭旨蓄庀具晨夕百須靡
 不出瑞容十指中靈均不知其所絲辦也以是
 得蕩滌情志隱居放言者十餘年崇禎甲戌六
 月瑞容卒年四十有一又七年庚辰五月靈均
 亦卒年五十靈均無子以從弟之子錕為後一
 女曰昭嫁平湖馬氏撰其父母事狀使錕來請
 銘余嘗讀李易安金石錄序嘆其伉儷之賢才
 藻之美而惜其不能終也如靈均夫婦者其才
 可以耦其窮亦可以老而天不與之壽且斬其
 後何耶生同志死同穴視明誠所得不已多耶
 先趙氏之金石今獨其目在耳小宛之堂芸蕝
 縹帶亦如所謂連爐累舳散為雲煙者有無聚
 散不可重為嘆息耶凡夫之有靈均許叔重之
 有昭也靈均之瞞蔡中郎之有琰也有女而能
 傳其父其遂可謂之無子耶嗚呼其可悲也已
 靈均夫婦以某年某月合葬于寒山附祖父之
 阡而余為之銘曰

臺傾池涸兮寒山之廬灰飛煙燼兮寒山之書
 粉繪剔軸兮金石蠟車長夜不瘞兮光氣有餘

子祝類我兮女歌弃子銘以告哀兮弔彼幽墟

張孟舒墓誌銘

異有君子曰文文起姚孟長周景文名行為一
 世所宗而張異度朱德陞以孝秀奮袖其閒與
 相下上孟舒異度之兄也諸君之交孟舒也以
 異度而其重孟舒也則自以孟舒孟舒之父益
 之先生於先君為執友余之交孟舒而重之也
 猶諸君也癸酉之秋余訪孟舒于越來溪登素
 心堂夾憲助明凝塵栖几經史列左旁行度右
 知其人修然自好讀書尚志者也堂之失也六
 十年而復又以其閒葺祖墓梓家集庀三族之
 葬昏皆度身量腹以有事焉知其修古六行尊
 祖敬宗而收族者也越三年丙子孟舒年七十
 異度屬余為記以稱壽孟舒讀之而喜是年七
 月病卒異度哭之慟退而作為行狀率孤子梈
 請銘于余狀言孟舒孝于親信于友恭謹狷潔
 內行淳備而尤稱其慷慨慕義周旋景文于逮
 繫之日人以為難景文者忤闈考死所謂忠介
 公者也孟舒嘗語余景文削籍屏居每指窻下
 小池曰有此水在吾何憂被傲促別顧而語曰

疇昔之夜夢池中荷花盛開與兄執手談笑其猶有生還之望乎柩車北歸權厝池上顧視荷花爛然不覺噉然而哭孟舒儒者晚而好佛其亦感景文之正夢悟死生夜旦之故與孟舒之葬在巳卯之某月異度悲諸君之奄逝知人世之不可把翫欲及其身以章厥兄也渴而謁銘余爲之愴然嘆息故敘孟舒之生平而以夢終焉孟舒諱世俊世爲吳江人曾祖諱某歷官南安太守祖諱基鄉舉不仕今上用按臣言追贈翰林院侍詔父諱尚友爲諸生祭酒母袁氏副使尊尼之女妻陳氏布政使鑾之孫女皆明德之後生一男二女葬吳縣西花園邨之祖塋

銘曰

越溪之宅老桂數章有堯有桔幽幽空堂衡門剝啄軍持澹囊霜空月駕禪誦將將經營塋廟護持金湯如賈欲贏如旅倣裝楞伽之巔雀離回翔後千斯年配此銘章

張叔子墓誌銘

秀才陳式來告我曰崇禎壬午五月東陽張叔子覲省其父中丞公于濟上而式與之偕病暑

疾增劇六月三日卒于臺莊舟中生十六年矣叔子名世鶚字峙君少警悟與其二兄競爽筆騰墨飛風發泉湧文人才士弗如也治毛氏詩及尚書戴記穿穴訓故證據今古嵩門老師弗如也其爲人孝友順祥無子弟之過能使其大母安于家中丞公安于官成人長德弗如也卒之前一月誦出師表祭十二郎文琅琅有金石聲戒儻從勿以病聞詒大人憂舟次清口夢旌幢從空下有夫朱衣援筆點其額挾以上升卒之時彩雲壓舟如幔移時而散將反葬中丞公撫棺而慟曰兒知讀書卽好虞山夫子所馬古文誦夫子贈余詩發兵頭白憂國鬚絲之句未嘗不涕漬于簔也今其死矣假寵于汝師乞夫子之一言以葬汝而有知庶不悼其不幸于土中而亦可以慰汝祖母于堂上式聞之不自知其泣下霑襟也爲論次其事以請于夫子嗚呼中丞昔保釐南國功德在人南人聞叔子之喪巷不歌春不相如喪其昆弟也閱叔子之亡而憂中丞之失其愛子而盡傷如憂其父母也余于中丞有一日之長猶其州民也銘何忍辭中

丞名國維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工兵二部
侍郎總理河道朝議推擇爲大司馬銘曰
生而趾美命弗長也沒而修文夢告祥也我刻
斯銘以童汪錡之例書之可勿殤也

何仲容墓誌銘

余少學舉子之文知里中有何仲容者彊學橫
文好鏤版以行世長與諸名士爲文會仲容亦
與焉余方壯盛觀仲容衰晚婆娑筆墨擊憂捐
楮然取次爭長頗目笑之久之仲容以窮死聞
其人內行修整不苟取予悔向者之意輕之也
仲容諱德潤爲嘗熟甲族父諱鏞通內典工小
楷修布衣長者之行仲容訟襲素風食貧自守
泊如也性好潔焚香布席書帙井井隣富翁欲
并其居倍價以請仲容固不可乃爲高樓下瞰
食罷敲骨雜擲屋瓦颯拉積不能堪一夕自徙
去僦居荒郊外忽忽不得意以死其卒以天啓
二年十一月年五十四娶秦氏生子五人述禹
述稷述契述臯雲女四人葬宣家村之先塋雲
吾徒也既葬來乞銘銘曰
土一棺墳四尺儒衣冠載管嶁草茫茫風蕭然

讀書聲林木間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五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六

墓誌銘七

明故整飭遼陽等處海防監督朝鮮軍務
山東按察司按察使蕭公墓誌銘

萬曆間東師久不決中外攘臂主戰以梗壞封
議而石司馬所遣說士曰沈惟敬者頗能得倭
要領我師老將驕志不在戰陽欲殺惟敬以傾
司馬而陰又欲委惟敬以弭倭當是時蕭公以
遼海道監軍朝鮮制府一見卽以惟敬屬公南
原之役我師大勦總兵麻貴謀棄師走鴨綠公
單騎赴王京趣惟敬詒書退倭而制府乃以大
捷聞公再三力爭謂倭之退以惟敬手書青山
稷山不交一矢若詭詞奏報功罪錯迕不惟欺
罔朝廷抑且貽笑外國制府自此大恨公矣
先是惟敬已奉 旨逮解及王京解嚴公卽繫
惟敬抵遼陽制府欲以稽留欵犯罪公至是口
噤不能發而兵垣承制府指飛章上聞遂併徵
公下獄論戍嗟手惟敬法在必死倭不退固死
倭退亦死倭退而人知其出於惟敬尤速死也
公督惟敬退倭熟知弭倭情事而又與力爭奏

報彼不營公將安歸乎當制府屬惟敬時公固
已入其彀中矣南原之事公卽嘿不發一詞彼
其能舍我乎公志在徇國義不旋踵解王京之
危急爭南原之功罪功高不賞而蜚禍從之公
之自爲謀則失矣其於謀國不可謂不忠也公
去東事益壞贊畫丁君應泰上書列其狀并極
訟公寃丁亦坐免官居久之奉 恩詔自嶺南
赦還居家十餘年乃卒嗚呼公弱冠負膂力盜
五十餘人夜劫公父公獨身奮挺與鬪盜舍父
父遁去身被創十餘癩痕如刻畫舉進士繇刑
部郎考滿出守東昌親擒劇賊散其黨數千人
備兵潼關固原臨洮所至有聲跡其在臨洮火
落赤萬東寇邊盛暑擐甲張疑設伏虜望風引
去海內皆以邊才目公及東事孔棘開設遼海
道司馬深倚辦公公亦思一有所奮成功名而
竟以此敗當公受事時封事已壞司馬爲舉朝
射的人皆縮頸却避公勇於爲國不顧利害觸
冒坎窞望塵受誣雖與司馬共填牢戶固甘之
也此豈可使庸人小夫容頭過身者評議其短
長哉公修髯偉幹彎弓躍馬意氣驍湧歸田以

後簾閣據几奕棋窮日夜漠然若無所事者起
 自田家與夫人對噉麤糲或譏其儉嗇一旦相
 擇形勝建浮屠於巽地揮斥數千金如棄涕唾
 以此知公真奇偉變化不測人也公諱應官字
 某世為蘇州之嘗熟人舉萬曆甲戌科進士卒
 於萬曆辛亥八月廿八日年七十有三娶龐氏
 封宜人勤勞共儉配君子無違德後公十三年
 年八十三而終有子曰可繼先公二年卒其孫
 廷舉等卜以崇禎二年十月葬公於曹庄之新
 阡以龐宜人祔焉往余在長安與奇士馮仲纓
 全相輩游詢問東征事并公得罪狀與邸報所
 流傳大異已而遇丁贊畫之子出其父手書東
 事始末首尾斷爛字畫幾不可辨相與釋而存
 之視兩生之云若合符節比分纂 神宗實錄
 欲以其書上吏官不果今獲志公之墓謹撮其
 槩而存之亦以信余之志他日有徵於國故焉
 其不獨以悲公之遇而已銘曰

東師遷延貽國恥毀封飾戰共調抵雄唱雌和
 惟一揆陽戰陰和廟堂指將帥懼伏如浮螳公
 監九軍杖尺筆介馬并日馳敵壘辨士飛書射

枉矢倭人退舍鮮人救捷書露布亂朱紫掩敗
 攘功公所鄙奮髯駁辨怒抵几彼讒劊肉成痂
 疥膚公弗奏誘盈甌荷戈瘴鄉魑魅喜終然歸
 耕牧羊豕哀哉司馬卒究死埋骨牢檻流妻子
 國有實錄寡惇史据拾朝報撫故紙浮石沉木
 盡如此枯竹腐骨誰能解舉復 我鏡公墓橋骸
 飢信史可徵百世俟有如不然視遼水

貴州布政使司監軍都清道右叅議兼
 事贈亞中大夫貴州布政使司右叅政陳

府君墓誌銘

萬曆四十五年冬黔師有事於勺哈府君以右
 叅議分巡都清往監軍事所向克捷閱四月而
 振旅以入賀行則君之病亟矣次年六月二十
 二日舟抵蕪湖遂卒事聞 詔贈君官右叅政
 階亞中大夫褒勤事也先是以按察司僉事備
 兵川南長珙羣盜田虎熊林輩警牙連歲禽豪
 會良弼作言起事通行為囊橐諸夷酋皆蠢蠢
 騷動君至補卒乘築城堡廣置閒謀明設購賞
 募壯士搏戰殺虎林聞於奢氏俾誘殺良弼又
 移檄諭降凉山酋石波等萬餘人先後四年羣

盜弭散流亡來歸其蒞黔也黔撫張公議勦下
衛一見語合遂以勦事委君君偵知下衛諸苗
倚平定爲謀主誘其酋至勾反接而斬之趣分
兵四道竝進丁巳嘉平拔養總戊午正月破乾
河馬蹄二月克擺沙高寨凡二十一寨馬蹄有
洞阻險賊敗北者聚爲窟穴用火攻殲焉墨石
封尸鏡其石曰天焦紀功而還是役也斬首二
千三百餘級獲生口牛馬無算撫安降夷二萬
四千餘人君以一監司專師旅之寄宿將悍夷
悉稟紀律獷如崇明狡如邦彥鞭箠使之若叱
畜狗君沒而奢安踵叛兵連禍結迄於今未解
黔蜀之人謂西南之禍起於招撫駕馭之非其
人相與揆手詭罵而尤追歎君之云亡爲可恤
也府君諱禹謨字錫玄刑部右侍郎謚莊靖公
諱瓚之長子君胚胎前光敏而好學莊靖公以
爲才子莊靖公表著清德老而不替君孝敬祥
順僂俛繼述所謂晨昏之助蓋有賴云者也莊
靖公歿君始舉於鄉累試不第僂就選人再居
學官歷踐郎署視躬者事所至皆有名蹟無忝
莊靖公之遺訓焉當君少壯時以貴公子有盛

名於時厚自貶損補衣徒步默默如有所不自
矜者及其潦倒場屋晚而無子皆爲君歎息以
爲日暮途遠君則信眉抵掌激昂以赴功名之
會若騁騏驎於修途愜然未知所稅駕也勾吟
之役年已七十矣寅緣篲箒扶曳下上手足駢
瘃衣袴弊裂氣息憊憊不少衰止師還之日磨
犀染翰沾沾自喜庶幾有據鞍裹革之志焉嗚
呼其可壯也已君博識強記貫穿經史尤好擔
撫四部中僂事駢語比類相從如古人所謂蒼
葦枝瘼者閱卷有得輒放筆大噓以爲娛樂蓋
其生平學殖如此官兵部司務謨左氏兵略若
千卷以左氏爲經以羣史用兵制勝相比類者
爲緯書成具疏上之 神宗命留備御覽君以
書生談兵其所譏亦蒼粹之屬耳而卒以兵事
顯昔杜牧之注孫子自謂上窮天時下極人事
乃不獲一試於行閒其視君何如哉君又輯駢
志說儲經言枝指廣滑稽志若干卷補北堂書
鈔若干卷皆傳於世君之卒也年七十有一後
四年始得贈卹之典爲崇禎三年九月附葬於
莊靖公桃源之賜阡娶秦氏繼娶劉氏皆贈宜

人秦生一女嫁湖廣行都司斷事蔣國球庀君
葬事使其子來求銘君與先君交相好也莊靖
公之喪先君疾使乳媪劔余往拜君與劉宜人
撫之而泣蓋傷已之無子也今君有賢女實克
葬君而余執筆為之銘死生俛仰四十餘年於
人世何如也銘曰

出自北門山墮水旋顯允莊靖賜瑩歸然豐碑
翠律石磴屈盤君所經營沒而耐焉橋梓鬱鬱
松栢丸丸龜趺螭首愍綸載宣桃花之源文以
潤泉過者必式游者或歎我銘幽竈大書深鐫

禁彼樵牧後千斯年

故淮府左長史何公墓誌銘

萬曆初江陵執政以考成法計天下吏吏惴惴
救過不暇而何公以平陽奏最再上計賜金褒
異當是時何公自以不得志於公車思導力吏
治以自振發世亦知公果可以有為而終以不
遇年至慮耗抑沒於庸人之中後生小子或不
知其有志於天下者公歿乃稍稍傳道之悲夫
公諱鈞字子宣父墨以貲為郎贈浙江平陽縣
知縣公中嘉靖乙卯科舉人謁選知溫州之平

陽縣考六年滿陞南京錦衣衛經歷久之陞淮
王左長史致仕歸歸二十二年而卒娶許氏後
娶顧氏男三人世滋允澄允泓女二人公以嘉
靖乙酉生卒時萬曆癸卯也後卒之十五年而
葬墓在覆釜山之新塋公之治平陽也當江陵
初政公奉行功令允慎法寬惠不刻始至慮因
平反幾千人晝夜視爰書目盡腫平陽東竝海
南距閩西連括土曠而民勞歲輸永嘉及蒲門
所二倉凡千五百餘石涉江踰阻公悉以漕例
議折民兩便之平陽之南有江江南有大溪南
北相貫穿是為東西江灌田可四十萬畝而閩
括之山犬牙相騰海水出焉北流注於溪水則
田為斥鹵公築復宋嘉定中鳳浦疎佐附以礎
并疎上流八閩月而舉百年之廢永嘉侯一元
記之江東西之田界閩履畝握算得漏田七萬
畝平陽民去水禍增歲食不復轉徙他邑矣公
行視甌閩防倭要害自金鄉衛抵炎亭珠明海
道歎曰嘻信國之築而積溪之守其可以弗念
乎乃築石堡二為營房百有二十以居戍卒繕
置守備焉歲再饑積穀備荒所活數萬人贖鍰

之輸官者一如憲令給粟自填方江陵政行時郡邑騷動齒牙相搤然奉行如公者實寡居平陽六年計口受俸錢毀家爲邑以櫛爬蘇醒爲能事故其事跡可記如此然公少卽好譚侗儻節槩及經世大略既上公車與光州劉黃裳海鹽王文祿以豪傑相命之平陽過瑞安卓侍郎祠感黑虎之事求問所謂寶香山者而望祭焉其在南錦衣旣倦游矣謂康靳公有開國屯田功力請兵部復其後錦衣千戶游燕子磯指示振武營兵變時與黃裳醜酒譚兵之地停杯歎息低迴不忍去歸田後徐尚寶貞明開畿南水田詒書詢公公報書言國家兵屯鹽漕四大政皆表裏水田田邊地之法四曰清舊屯重邊引廣招募隆賞功田內地之法四曰貴力田更納贖准徭役定流配田畿南之法三曰近山用闢人級泉法近河用楚人障陂法近海用吳人引潮法鑿鑿數萬言皆可施行而又謂設官行事文法便宜一切掣肘深慮夫底績之不易旣而果如其云尚寶議旣格所著潞水客談盛傳而公書則僅有存者嗚呼其可悲也公晚年以文

史自娛命觴顧曲談宴終日時時悶默不自得嘗酒間歎息語余甲戌罷公車海鹽王生年七十病臥猶搖手相戒勿低頭就選人丁丑上計生素髮垂領婆娑堂前從衆中疾聲呼余郎吏皆驚余至今猶愧王生也公不得中進士第而俛首一官齟齬不得意以老公所爲歎歎感歎或在於此然世方囊帛積金以傳遽至於公卿而公慨然懷古人趨赴功業之意以爲有道路可指取斯已諄矣卽射策甲科其遇合亦豈可期哉以公視尚寶抑又可悲也已公與先大父同舉於鄉以猶子字我先人而余因以童子得見知公爲審乃撮季子允泓所次公生平著公之志以質於幽竈銘曰

覆釜之山對峙海門公卜新宮于此高原惟公之德施而尚屯如彼海波演迤飲吞雖則膏屯渙其後昆鍾水豐物注茲有源勿謂覆釜其丘如敦刻此銘章千載有聞

明故陝西按察司按察使徐公墓誌銘

天啓中逆奄方用事而秦撫喬應甲追比故刑侍王之案賊以鉅萬計期旦夕取辦以說閹是

時吾邑徐公為按察使心薄喬所為且憐追比之寬也不欲急竟其獄喬故有心疾恃鬪益張搥袖攘臂狂易如瘖狗公俯仰不為屈退而歎曰此不類人所為吾其無如矣鬱鬱不得志憤惋屬疾遂以不起嗚呼公不死於奄而死於奉奄之人猶死奄也公不死禍不可知得死為幸雖然公豈自知其不免而祈死乎抑亦自知其必死而不祈免乎假令公不死其肯造祠廟頌功德望塵拜祝為奉奄者之所為乎公歿未幾喬以賊敗秦人皆噓其名而公之死至今猶為歎惜嗚呼孰謂三代之直道不在斯民也哉公諱待聘廷珍字也侯大父也懋德父也樹德本生父也其世系封贈具於余所撰先塋碑不再告也進士公所起也知樂清上虞分宜三縣以刑部主事改工部歷正郎陞湖廣按察使分守荆南終陝西按察使公之所閱官也公為令廉辨惠和爬垢剔蠹三邑皆有遺愛在郎署斤斤守職芟節慎庫勾稽出人洗手不名一錢在荆南黔蜀寇旁午釋騷繕兵庀餉荆南晏然蓋公之歷官聲績可紀者如此嗟乎公起家為令十

一年為郎十二年栖遲淹久坎壈失職人皆為公扼腕顧坦然若無所事於世者晚晚遲暮乃有秦中之行人謂公精已銷亡矣意有所不可耿介於懷之死而不可掩沒此公之所以為君子也此余之志公所以謹謹書之而不敢略也公晚年與余游最密每從公契闊談讌酒肴嘉美情懷披豁主不告疲客亦忘去以為有古人嘉賓式燕之風溫文令辭恭而有禮雖小夫狎客長筵末坐未嘗有厭薄之意狎侮之色每竊歎以為盛德之事鄉邦所未有也韓子有言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公之亡也余不勝東阡北陌之感今其葬也又何忍不為之銘哉公卒於天啓丙寅正月初七日享年七十有二娶陳氏贈淑人崇禎四年某月合葬於徐墅之阡公有子四人錫祚錫胤錫雲錫全女三人錫祚錫胤皆與余交好錫祚後公五年亦沒錫胤實來乞銘銘曰
 椽人作威亂紀網有夫負恃虎翼張公欲柱之惜莫當載筆入地翹上皇天晶日明公不亡彼哉腥腐聞穹蒼我磨斯石刻銘章微顯闡幽厥

義長

明故沔陽州知州徐君墓誌銘

徐之譜系出自南州其在吾邑至司空始大司空之弟曰徵仕郎俊徵仕之子曰太學生一德太學生三子而君其季也徐自司空貴盛其子姓多輕衣肥馬左絃右壺以游閒靡麗相放效而君之父獨以讀書修行勅戒其子招延名人魁士爲之師友以鏃礪其問學君甫弱冠已赫然有聲諸生間矣萬曆丙午君與余偕舉於南京同年生私相指目曰此故善曲臺禮徐生也其見推服如此然君當是時感其年之漸長而悼親之不及見也每慨然太息泣下霑襟累試於南宮不利遂俛首州郡之職沒沒然欲援一命之榮以及其親而卒不可得君之志蓋之死而未已也嗚呼其可悲也已君爲教諭在徽之婺源曰此子朱子之鄉學也其敢弗共端拜拱揖示人推程簡習孝秀講貫經籍闢四通之衢以達學宮鄉先生司農汪公太宰余公鏡石以誦焉五載擢知沔陽州沔兼受漢夏諸水水瀦悍而岸善朋君乘小舟行視築堤疏門走漲杆

流明年水大至民以不害沔承荆下流有堤界荆沔間沔壅則病荆荆決則病沔沔君相度而中分之兩州之民皆曰于我有德楚藩之中涓徵租於沔白晝殺人吏莫敢何問君捕置之法相國之子侵沔民田產君視其質劑立返之豪右皆拱手奪氣君治沔二年米鹽酒脯皆取諸其家從兄分守荆南以令甲當改調沔人遮道挽留不聽發遂以病卒於官舍州人巷哭柩車之歸也男女老壯致奠醴者相望於道舟舡下上聲呱呱然蓋所謂聞於古而親於今也君爲人和平樂易飲酒溫克遇不可必達其志雖強有力不能奪與人文寡言自可無握手指示肺肝之狀其待故人亡友雖一揖之交終不相背負也君於同年生最善余及嘉定李長蘅長蘅嘗序君之交以爲其人與文清堅沉厚皆合福德相而惜其不遇時也君卒長蘅哭之過時而悲今長蘅亦歿矣嗚呼長蘅之所謂福德相者其信耶否耶以其言爲信則君與長蘅其窮與不壽也已有徵矣以爲不信則世之貴且壽者雖三公吾猶以爲隸人雖百歲吾猶以爲殤子也

然則如君與長蘅者其遂可謂之窮且短耶否耶必有能辨之者矣君諱待任字廷葵卒於萬曆癸亥之九月享年五十有八娶潘氏先君而殂享年四十有三生子曰錫祺某年某月合葬梅里之新阡而來請刻辭曰先人之志也銘

曰
譬之車馬器工材良可規可為養陰齊陽狝膏棘軸馳騁四方行數千里如庭與堂閉門不試小試輒傷負轅長歎嗟我郵良嗚呼哀哉視此銘章

廣西平樂府同知致仕進階朝列大夫陸君墓誌銘

國家設資格用人分進士舉人爲甲乙科而近世輕乙科彌甚郡邑官內徵得臺班者乙科纔一二人而此一二人者又必其精彊蘊氣揣摩揮闔游光揚聲乃懂而得之不若爲甲科者端拜詳視便文無害安坐而致津要者十人而九也世既輕視乙科而乙科之自視亦以爲支子贅婿爲吏而不自力自力而鮮克有終卽自力且有終矣而往往連蹇不得意爲甲科者相與

心非而手笑之於是乙科之自視亦日益輕而吏治益以窳敝甚矣資格之爲吏病也往嘉興譚太僕好抵掌譚吏治每爲余言桐鄉令陸君之賢而惜其困於資格濡滯以老陸君者名枝字達卿嘗熟之單澤鄉人也祖某父某少力貧好學以萬曆丙子舉於鄉謁選知桐鄉縣事陞夷陵州知州遷廣西平樂府同知致仕歸君治桐鄉懲前政數以墨敗布衾无器妻子同甘菜茹勅丞尉各自底厲助尹爲治勤聽斷勸農桑杜請託明購賞貧弱尉安獄訟衰止其治夷陵大指如桐鄉不以隨牒平進稍自衰沮皆以廉平爲天下最此吾所謂乙科爲吏能自力而有終者也桐鄉滿考不當得州守夷陵滿考不當得府佐且在遠方當事者亦知其賢以其爲乙科且憫愍吏姑置之耳此所謂連蹇不得意困於資格者也君旣致仕歸以孝友爲政於家以仁厚退讓爲德於鄉角中布袍規言矩行爲鄉人子弟矜式者二十年天啓二年九月卒春秋八十有三崇禎八年四月葬單澤圩之新阡君桐鄉之政譚太僕言之甚詳在夷陵勒碑記之

者雷簡討何思也。荆宦家把桐鄉富民之急以廢宅荒田易其美田宅富人子訟之權要爭焉宦家地君曰無傷也使各復其所稅闕增將抵荆也故王少宰篆醪金往迎之以請於君君曰闕至吾當以死拒之其可往迎乎。閩瓜牙吏恣爲姦利率州民追而沉之江閩不敢問也君之爲吏其大事可記者如此。銘曰

君之同時蓋有起乙科登西臺聲執氣焰傾動鄉里者矣不及百年高臺傾曲池平門無遺券墓有牧豕視君之所得孰侈君之八十也。余述斯言以稱壽今又銘之於此嗚呼非夫人之銘以告閭史

明故浙江溫州府平陽縣知縣陸君墓誌銘

君諱崇禮字孟敦其上祖洽在勝國時始居嘗熟君之五世祖諱潤爲浙江溫州府太守祖諱一鳳福建泉州府同知卒於官父重科娶張氏女生五子而君與中子大叅君問禮皆成進士君家世仕宦高閩綽楔峻峙里門祖父老於諸生門戶單薄君與大叅君蚤歲矜奮互相磨切

寒窻宿火燈影爨爨敲筆砥墨聲擊屢相應君既決起射策君歿而大叅君克趾厥美以蔽君事君之兄弟所謂能起家者也君初令閩之龍溪據案判讀颯如風雨辟名橋令不洩而辨表民謫吏皆捧手縮舌中貴人權稅於閩邑長吏造門傳呼伏謁君譙訶門者趣入具賓主禮中貴人心慙於君而邑中豪街君執法飛謀釣誘具草劾奏撫臣爲傳遽沮止其事得解而君行意自如也已調溫州之平陽平陽當兵燹之後歸流人復侵田畫饋運計算弊餘夜以繼日君故有心悻疾遂不可爲卒於平陽之官寢萬曆三十年三月十二日也年三十一娶王氏子四人曰某某女二人大叅君以天啓元年某月葬君於虞山先人之兆次走書京師屬余以銘余先世與君家比鄰突煙縷縷相接余王父舉嘉靖己未進士逾年而卒而從祖祖父憲副公復以乙丑舉進士後四十有餘年君家兄弟如之兩家門第廢興慶吊錯迕俛仰里門陳跡宛然故老過之無不愾歎憲副公之孫某實爲君壻而大叅君與余篤厚不可以辭以志兩家之故

傳於閩胥亦余志也銘曰

倚陸氏美汾郁趾機雲比金玉君先鳴振前躅
歷巖邑作明牧罷民蘇闈尹服屐危疑移墊沃
名已飛身則伏大厥家宜式穀虞山宮龍湖曲
於萬年志陵谷

誌銘
誥封中大夫廣東按察司按察使孫君墓

孫氏世居中州勝國時千一公官平江路錄事
司主事遂家嘗熟弘正閉西川先生諱艾攻詩
任俠為沈啓南高足弟子鄧韞文度贊其畫像
曰開門延千里不羈之客赤手鑿百仞未闢之
之山里人至今傳之艾生小川先生諱未未生
三川先生諱七政亦以攻詩任俠有聞於時而
府君其中子也府君諱林字子喬與其弟諱森
字子桑羈貫成童夷朗王立三川本秦川貴公
子自皇甫司勳王司寇以下莫不造門君兄弟
周旋杖函吐屬如流酒酣樂闋分韻賦詩刻燭
又手倚待立就客無不停杯擊節以為二陸兩
潘復出也稍長攻制科之業蹕厲風發文采爛
然而又得一時通人若無錫顧端文里中趙文

毅為之師聲名籍甚省試榜出三川必問甲乙
云何過此不復省視以為不足以辱吾子也數
踏省門不見收三川家益落嘗為詩曰割宅留
松徑開門借酒家被酒悲歌意若有不自得者
君兄弟視形聽聲竭心力以娛老賓客日進詩
酒不衰人皆曰幸哉有子也三川沒子桑與君
之伯子恭甫相繼舉於鄉君以諸生祭酒授高
郵州訓導會恭甫舉進士以刑部考滿君遂膺
封典如其官又十年少子光甫亦舉進士君以
恭甫三品晉封益榮顯矣又數年而卒當君盛
壯之時謂甲第可以契辰取已而數困鎖院家
貧親老人以為君憂君肩宇軒翥龍蓋人上奮
髯樹頰里中少年莫敢陝輪視君者及其晚年
聲華烜赫于公之門日高翟公之客復至君自
念不逮其親抱枯魚靜樹之感歲時伏臘涕承
於眶而墨瘁其色也君天性孝友既貴削衣損
食以收睦賑卹為事甓道路成橋梁汲汲然如
有所不足者以其閒時花藥斥園圃親知故舊
岸幘談讌門徒業使鞬轂上壽偃仰極意者二
十餘年斯可謂高朗令終備具五福者矣君既

辱與先人游而余與子桑同舉交在紀羣之閒
恭甫既第先甫始見知於余余亟稱之君過余
而歎曰毅也食子難也收子君之知我子亦猶
我之自知也恭甫歿先於君一年而君之喪先
甫自泉來奔泉之民號咷歌思至於今未已君
之能知其子豈偶然哉君卒於崇禎十年四月
享年七十有四娶陳氏贈淑人子三人朝肅廣
東布政司右布政朝諧國子生朝讓福建泉州
府知府女三人孫男女十五人某年某月葬吾
谷之新阡往余有母之喪倒囊入息於質庫莫
有應者君呼恭甫之守藏者命趣與之余每讀
史至平原君母死無以發喪之事未嘗不潸然
出涕而歎君之能急我也今余離告訐之禍幽
於清室而先甫之乞銘也哀曰微夫子之言無
以葬吾先人也俯仰君父子閒存亡今昔良有
足悲者故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虞山大宮谷林小霍新阡之記姚史所作君每
讀之解顏盤礴今歸於斯兔魄所樂絳樹錯繡
丹丘塗艱從而父祖長游冥漠

東昌府通判王君墓誌銘

君王氏諱宇熙字伯明其先嘗熟之石塘里人
也會祖諱寶祖諱萬齡父諱之麟歷官山東布
政司叅政君之祖中縣役家圮依婦家於無錫
叅政舉進士始來歸焉叅政娶蕭氏生四丈夫
子君其長子也君爲兒時子身就傅鄰塾才孿
掉書囊失足墮河水中鄰翁沒而揪之乃得出
長益自力問學以國子生選授山東都司經歷
陞東昌府通判左遷魯王府審理致仕天啓二
年二月卒年五十有六妻譚氏子九人某年某
月葬於叅政橫瀝阡之昭穴叅政廉辨長者其
卒於官也東人巷哭以過車君初至父老皆歡
迎褰車帷相指目曰此故王大夫之子也君於
吏治精壯果敏曉暢法律署四縣曰章丘陽信
齊東堂邑署一州曰濮所至興利櫛垢若營其
家東人遮道邀留不肯聽去旣去而歌思之曰
真吾王大夫之子也通判職治河是時黃河南
徙漕運梗咽議者紛然以復舊河爲言君極陳
加溝之利當每歲疏濬以全力從事若分治
黃彼此牽掣則舊運必不可復而新河亦坐廢
此兩敵之道也于是開加之議始定又移驛加

口以耆潛事至今賴之蓋君之歷官其能績可
記者多矣而此其大者也君罷官歸斗粟尺帛
必與諸弟共從父弟死念仲弟之貧也以其子
為之後君多男子衣食百須枝梧拮据而能推
以與弟人尤以為難也君於諸弟恣其友愛而
尤愛季弟宇春宇春好佛君亦晚而學佛疾既
革修西方儀軌堅坐正定以求所謂往生者蓋
決日而後沒銘曰

君初病噎鄭重謁余致幣肅拜携一卷書云將
死矣念子相於敢乞銘章以當楬集死趣安樂
若禪定餘浮屠道人有弗君如顧視人世蟲蝗
唧蛆盥饋沐浴撒手來去孰愚孰賢夢與幻與
嗟我勞人未忘歎譽斯言贅矣以刻幽墟

天河公生瘡誌

歐陽公記洛陽牡丹以謂天下真花獨牡丹花
之鍾其美而見幸於人者也雖然鍾其美者天
也王於姚妃於魏荆棘叢生於丹延褒邪之間
雜然而品敘之則固繫於其所遭矣今天下獨
重進士科以進士起家者譬如洛陽之花一出
於畦塍則已享朱門幃帟之奉其繇它途者則

不能也夫進士之才美未必姚魏而它途未必
皆荆棘也而世之品敘若是何哉天河公文翰
端麗字尹旁達其所鍾美矣鏃礪枯羽戰術藝
之場掉鞅先登其見幸於人也不難矣然而遷
延三北以年資人貢為廣文於高郵於蕭為令
於廣西之天河卒致其事以歸斯非所遭之蹇
而叢生於丹延褒邪之間者歟公在高郵御史
檄署寶應縣湖泊多盜咸自首服十旬而城成
其在天河四堡久沒於那夷馳片紙叱之侵疆
來復嗟乎公遠牽蠻縣窮裔一隅猶能奮臂共
閔今得受疆圉之寄其肯喪師失地而以城與
虜乎國家逼遊資格使人才抑沒如此此不徒
為公歎也公今年八十筋力方剛博奕談嘯濡
翰盡數紙偃僂俯躬不告勦勸子孫服儒攜嬰
坐膝還視同學少年射策甲科驟至通顯而奄
忽物化有逸若隔世者矣洛陽之花棄置於丹
延褒邪之間尋芥不及或以久延而朱門幃帟
之中其萎落滋早人之見幸與造物之所護呵
固不可同日而語也公自為壽藏穿墻於先人
之墓側而狀其行以屬余曰及吾之身願有述

也公殆古人所謂達生者將與趙邠卿司空表
聖同游於千載之上余言之喟噫何足以發其
一笑乎噫亦以志余之感而已矣公諱志學字
希之姓薛氏稱天河從其官也今年萬曆四十
八年也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六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七

墓誌銘八

浦君鎔先生墓誌銘

吾邑自唐宋以來人才輩出而流寓亦多賢者
王處一之風節周仲美之經術陳敬初鄭季亮
之詞章流風餘韻浸淫成俗賢者之所居若此
其重也世道交喪而舊老遺民邈然不可以復
作蓋百年于此矣如浦君君鎔者其亦近世之
寓公也與君諱大冶君鎔其字嘗之無錫人也
父諱應麒舉進士入翰林官至左春坊左贊善
娶于陸生子三人而君其少子也君少穎異攻
詩文楷書法毆陽率更適勁有骨法十六補博
士弟子員代宮贊公屬筆札宮贊公以爲類我
當是時君方少年爲秦川貴公子其托寄已絕
出流俗好書法名畫及雌彝兒敦之屬傾囊解
衆一無吝惜所與游多高人辭客名僧逸民廉
閣梯几焚香掃地清談竟日凝塵滿座庸夫俗
子望之自遠不待閉門謝客也宮贊公歿君徙
家虞山虞山多故家遺老而君之外家爲孫氏
以風流好客聞于江左嘉靖中有崑山人周詩

者客于孫氏死葬孫氏之吾谷山人少不婚官所至以藥囊詩卷自隨孫氏子孫歲時漬酒于其墓君聞其風而說之遂老于虞山其風致蓋與山人相彷彿云君天性孝友先人生產推以子伯仲獨身徙虞山蕭然旅人也性嗜讀書不

喜泛濫于子家喜老莊于集家喜陶韋外是則

旁行四向之書手鈔句讀朱黃儼然評論書畫

考正鐘鼎彝器款識專門名家多有弗逮葛中

稅杖游行山澤閒城市之中足跡可數積雪拒

門突煙不起彈琴商歌聲出金石晚年教其子

世彥尉爲名士所得東修羊一以奉君君以是

能安貧味道老而不辱也天啓元年君八十有

二卒之日沐浴危坐命其子蘭點書冊中履若

將遠適者合掌念佛端坐而逝是年之三月十

九日也又四年其子將葬君于虞山之阡而以

銘屬余曰先人之志也余少爲文章無所覈避

君讀而亟稱之庚申之秋余將還朝君踏門而

拜曰願以身後累子嗚呼余何敢愛其荒言不

以慰君也哉銘曰

世之盛也族墳墓聯朋友煖官室同衣服如周

官之所謂本俗者舉世而皆是風俗淳美士大夫澹于榮利遺民寓公幅巾談笑蓋無往而不得其所止焉今之世感塵靡所聘辟地去國適彼樂土其孰適爲之主乎召彼故老徵諸閭史吾邑之傳僑寓者其將至君止乎嗚呼唏矣

張義卿墓誌銘

吾鄉趙文毅公之未沒也故雲南巡撫陳公用賓妻病禱於金碧山之神神傳語曰嘗熟趙公爲閻羅王以明年三月某日上弗可爲矣至期陳夫人果卒文毅亦沒於家其日時俱合而張君浩字義卿者文毅之及門弟子也君力學修行博通古今以宿學碩儒自負年三十餘始爲諸生累困鎖院食貧仰屋鬱鬱不得志萬曆癸卯以病卒享年四十九沒之前數日喑不能言一夕忽語曰趙公辟我爲記室已表於上帝須命而往耳自述其七世往因在宋爲池州權守趙卯發德祐初殉義者語訖復喑越三日又曰趙公已得請矣拱坐而逝君沒家貧益甚其妻錢氏撫其孤孫履端食荼攻蓼備所不堪後君二十八年年七十五而終君初沒時錢病不知

人兩日而蘇曰見君冥府甲第中冠服都甚與
爲期曰待孺子立而來錢及見履端舉鄉試而
沒實崇禎四年也又四年乙亥履瑞舉其柩合
葬於君西山之阡而謁銘于余余惟神怪之說
孔子所不語而儒者多諱言之雖然以文毅之
剛強正直抑於羣小而君之深中篤厚老於諸
生屈於生而申於死亦理之不可誣者且夫生
而貴厚者其日短而死爲明神者其報長然則
爲善者可以不懈爲文毅與君之徒可以無憾
也三世之事信而有徵爲文毅與君者靈響昭
灼儼然明神則世之一夫九首凌厲恣睢者度
不能無死其亦可以思懼矣乎爲世教計者惟
恐神道之不章也何爲諱言哉余爲兒侍先君
側識君修髯長身儀觀甚偉年十六七讀書山
中君僕而過余以丈呼曰吾丈於今日爲絕倫
于千古爲名世鄭重肅揖而去余少心易其言
至今猶愧之履端又余門人也其忍不銘銘曰
生無貴仕沒有神流光燾後趾厥孫來世可徵
訊墓文

虞逸夏君墓誌銘

君諱時中字庸父少從景陽秦君游而與少補
蔣君竝爲童子師秦君家故饒于貲風流博雅
善度曲鼓琴尤喜藏書朱黃丹白開卷爛然從
人得秘書多用行書好寫篝燈勘讎老而不倦
蔣君尤貧不能購書人閒多有之書皆手自繕
寫盈箱溢几尤爲專勤君與秦君游讀其所藏
書幾遍又與蔣君是正六書之學故里中言小
學者繇蔣夏規言矩行儼然爲人師五十餘年
余歸田訪問遺老秦君蔣君皆前沒矣獨夏君
在乃備禮請與相見欲延致家塾不果又十餘
年而卒其子士瑚將葬君以余爲知君也請爲
其銘自國初吳文恪公言里中宿儒有陳伯麟
陸子善衛伯京鄧仲瑒之徒迄於今遂不能舉
其名氏不及百年如君者豈復有知之者乎夫
布衣修行白首耆艾之士國之老成鄉之祭酒
世之布帛菽粟而人之元氣也世之降也宿素
衰落後生小子無所師範詩書牆壁五經掃地
沈風本俗罕有存者鄉井若此朝廷亦然故曰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君山嘆息于子雲文舉
流涕於伯喈豈徒以其人也哉余爲夏君誌於

秦君蔣君牽連書之庸告於鄉之士友以識吾
憂云耳銘曰

君爲人邁叔季身人師腹經笥性孝友寡求伎
壽八十闕其二癸酉卒丙子建墳三尺土一簣
作銘詩詞無媿後千年樵牧辟

龔府君墓誌銘

龔氏自唐宋以來世居嘗熟之小山國初有諱
瑜者徙居大河瑜之曾孫耀侗儵智略起家
素封耀生垓垓即君之父也君諱用賓字國光
少落落負奇氣學儒不成爲農歲比不登乃辭
於父母輦往服買嘗自淮上抵江陰江陰令方
試士袖筆入試已事而歸歸數日江陰人夜扣
門告君補博士弟子員家人怒其誑欲歐之君
笑應曰是也君之祖卽世家產中落田不足三
百畝君四分之擇其一以養父母而推其二以
予弟操持門戶稍得枝柱久之復嘆曰吾去農
而賈去賈而儒今爲儒復不足賴其長焉老農
乎盡棄所授田躬耕沮洳之地稅衣率作築場
穫稻釀酒召客縱飲盡醉歌田彼南山之詞以
終老焉君爲人峭直不容人過不爲厓岸斬絕

意闊如也又好平亭曲直扶弱禦強人以此多
歸之海忠介公撫吳性嚴重長吏見者皆頭搶
地君謁見白屯田利害及邑胥吏不法狀昂首
抗辯忠介爲之俛首曰龔生經濟才也怨家訐
君於提學御史御史扶而遣之是日有村巫降
神走數里撫君背曰母恐事已得直君初不知
也鄉人驚相告曰龔秀才不獨能面折海都且
驅使鬼神矣君好手鈔古書尤嗜春秋左氏傳
以謂能疏通其義邑令有不禮于君者人嗾君
首其陰事君曰無庸將自及未幾令以墨敗富
人子奇其孫立本欲以女妻之君曰齊大非吾
耦也竟謝去焉其稱述經義好自引重多此類
也君年八十以萬曆辛丑歲八月卒配范氏少
君一歲先君十七年卒君卒之次年其子復澄
合葬於官蕩之新阡後三十年立本任爲崇德
縣知縣屬其所與游者彭城錢謙益志君之墓
銘曰

龔氏五世聚族而居有唐龍朔景才表閭曰識
曰沂世乘高車阜學府君學不純儒高視闊步
佩玉長裾曼曼良相鵠鶴蓬廬嘯歌長寢其樂

晏如明德之後必復其初我銘匪諛以質幽墟
龔府君墓誌銘

余與龔子立本游數年而始識其尊人仰峯君
戊午之六月立本邀余侍君汎舟荷花蕩余聞
君故游于酒人觥籌交錯糺逖促數往往能困
其坐客則亦巧爲令章以當君君嘖感曰無多
酌我君當恕老人也余少寬之則又引滿舉白
賈勇而致師酬酢竟日數告困亦數求困人至
於回舟秉燭談笑極驩而罷余退而語立本曰
子之尊人非酒人也向者之游士女駢填絲肉
亂作吾觀其振襟危坐蕭然若屏居燕處此豈
非昔人之稱夏仲御所謂吳兒木人石心者哉
立本曰吾父孝友敬恭內行淳至每聞談人過
惡輒掩耳而走嘗糶粟於人價浮一金亟封還
之信使未發爲之申且不寐其介獨不苟皆此
類也晚年有未疾不良於行扶復輿坐南榮偃
曝之暇與親知舉杯輒復頽然露醉天啓丙寅
三月卒享年七十有六君諱復澄字清之祖塋
父用賓先世具余所撰厥考誌中配朱氏少於
君一年勤勞恭儉與君媿德後君一年卒是年

十二月合葬於官蕩祖塋之次葬之後七年用
立本崇德知縣考滿贈官而朱爲孺人子三人
長立本今官南京刑部主事次務本正本銘曰
賦詩不求工資以寫真飲酒不辭醉用以全神
爲德不近名樹德不敢贏畜以遺其子孫虞山
之陽大河之濱尚其挈榼載酒以澆君之古墳

陳則輿墓誌銘

陳君於余二十年以長余少伉儷不可人意君
拚輩行與游嘗語余曰里中貴人遇我多繆爲
恭敬時具酒食啗我我輒掉臂不顧公等多狎
侮人善嫚罵我願喜從公等游不知其所以若
此者何也居久之君益窮落魄不得志以死余
時時念君輒省記其語君歿三十有四年其子
夢鳳葬君於虞山而請余爲銘於手余何忍不
銘君也哉君諱三吾字則輿少孤貧爲諸生好
訪求里中耆舊故事殘碑齧翰一一撫榻藏弃
以資見聞賓筵客座遇故家子弟輒盱衡抵掌
劇談其祖宗譜牒羣從姻婭坊曲鄰里無不愕
眙聳聽性滑稽多智委巷瑣碎與閭里銖兩之
奸不出門屏能周知之稗官小令村歌市語雜

出唇吻閒無所差擇輕薄少年爲風謠歌曲諷切時事或譎傳出於君君亦欣然以爲能事初不曰非我爲之也然君之爲人孝友易直不牟利不宿怨知君者以爲有長者之行焉少夢前身爲寒山寺僧每避不入寺已酉春舟過寺門友人強之登焉入亡僧之室窻櫺床几宛如所夢詢其卒之日則君以生意慘然不憚而出遂以是年四月卒年五十三君之生也父方爲令客令以父之年命其小名曰五十旣而悔之曰奈何限若子以年乎更之曰百壽而君竟不登下壽卒如今之始名君生平好傳述齊諧夷堅怪異之事而此二事亦甚異後當有傳之者銘曰

生無所羸騰厥口死何所傳視其友書此哀石告永久

陳府君墓誌銘

余邑有兩明醫曰似虞周翁襟宇陳翁皆與余厚善周翁翁晚而却杖徒步行里中見他醫乘肩輿盛儻從必障面唾之曰鼠輩惡薄吾何會見顧愛否如此顧愛否者嘉靖中良醫也陳翁家

世通顯有爲侍御史及推官者二子皆登賢書比封君矣其爲小兒醫村童里嫗篝燈扣門未嘗以昏夜爲解長身偉衣冠遇葦門圭竇僂僕而入繩床土銚兒呱呱啼敗絮中便溲狼籍視顧顯察乳哺腥臊垢穢未嘗感頰掩鼻也爲人溫良樂易語言姁姁兒知孩笑應和人者皆暱而近之故其所治療爲多以其所得具甘脆買拒枚以奉老母時時效人家嬰孺啼笑以相娛說五十餘年如一日也崇禎八年翁卒年八十三次年九月其妻范氏卒年八十一其子啓元調元合葬于湖田之新阡而屬余銘其墓翁之生平爲孫順爲子孝爲兄友睦嫻任恤內外無間言二子仕爲邑令詒書戒之曰醫誤殺一人吏誤殺一邑又曰我有十指以糊余口無以盜泉爲鼎養也其嚴于家訓如此錢子曰周翁陳翁皆好行其德修君子之行王介甫之稱淮南杜君所謂寓于醫者也周翁善金吾凌君凌老而貧故舊皆亡匿不見周翁獨厚遇之凌每言周翁輒泣下陳翁之鄰兒瘍而危中夜炷香而祝曰天寧使貞婦無後乎周翁年九十三危坐

而遊陳翁享高年有賢子孫天之報施善人可
以觀矣銘曰

扁鵲聞秦人愛小兒卽馬小兒醫秀眉黃髮誰
無嬰攜鳩車竹馬以邀以嬉天之報之亦既勤
止壽考令終又多男子我銘好德敬告閭史

繆君墓誌銘

君諱某父曰道山翁以孝友世其家君讀書奉
親時藥灌竹凝塵蔽榻道山安其養年九十餘
乃終君好西方之教病革賦七言詩如所謂偈
頌者瞪目趺坐而逝萬曆四十六年也年六十
有四娶於顧先君七年卒天啓三年合葬於虞
山君之母吾外王父之從孫女君與余皆顧之
自出也銘曰

死生大矣彌留之時孰能言笑如旅告歸生而
爲善死則考終吾言若此以銘幽宮

王府君墓誌銘

嗚呼天之生斯民也其將使之蝗梁黍爾居室
封已而自爲乎抑亦欲其有補於斯人也古之
聖賢勤身以憂世如列子之所云天民之窮毒
憂若危懼遑逮者其不自爲而爲人也天之所

使也若夫百年之閒一介之士有離立崛起而
食報於後者亦必其爲人太多自爲太少者也
當其經營拮据之時途窮而道廣智蹇而願奢
家無擔石妻子凍餓而恒思三族之人待以舉
火窮年盡氣欲奮臂以與造物爭天雖閔之必
重困之重困之而不已則天又不勝其閔時至
事達若交手而相報焉北山愚公之謀平山也
河曲之智叟聞而笑之操蛇之神告之於帝帝
感其誠而遂焉繇此觀之世之所愚未必非智
世之所智未必非愚也而封已自爲之徒矜其
目睫之智欲以沮止天下之爲善者而唯已之
從可不謂大愚也哉君諱嘉定爲吾邑甲乙族
有顯宦而君獨以孤貧起家計君之生平復先
墓儼故廬養孤嫠振危急凡所奮臂而爲之者
未嘗操奇贏權緩急量其力之可否以故舉事
輒大困少與其配陸孺人典衣縮食龜勉有無
孺人沒生計益落則仰給于子錢家債以倍稱
之息閒嘗仰屋竊嘆人謂君且悔是矣而君顧
爲之益力蓋君之二子皆有儁才君之勇於爲
人窮老而不已者以有二子也天啓甲子仲子

牧齋初學集卷五十八

墓誌銘九

陳孺人張氏墓誌銘

應山陳愚字元朴故楊忠烈公之友也元朴少與忠烈結交以其女妻忠烈之長子之易忠烈誠急徵元朴攜其壻間行荆郢吳越間過余而泣曰親在不許友以死吾兩人皆有老母其若文孺何文孺忠烈字也元朴既除母喪率忠烈二子謁銘于余已而稽顙涕泣以母之誌為請今年之易書來曰婦翁自公車罷歸抱病且死遺言以其母及吾父之誌為囑再三鄭重而卒余發書悲不自勝泣下沾襟蓋余有母之喪亦將禫矣初忠烈為嘗熟令語余曰子不可不識吾元朴元朴亦以忠烈知余遂定交于長安邸中當是時余方少年豪舉元朴面目稜稜有不可犯干之色見而知為端人正士也及忠烈官省垣余在史館皆侍從近臣而元朴老于公車余兩人每慰勞元朴不以不第為元朴憂而憂其無以將母未嘗不相對閱默也忠烈被禍元朴傾身經紀其家邏者交跡于門母告元朴曰

夢寐舉於鄉君年六十一矣又三年丁卯伯子夢鼎亦舉而君以是年八月卒又八年崇禎乙亥仲子既舉進士出宰烏程歸而與伯子合葬君夫婦於北山之新阡而謁銘于余嗚呼君之所為窮遠託大落落難合世之為智叟者孰不環而笑君且用以為誠而君顧不自悔而為之益力而卒以食報於後君之為人則已太多矣其自為未可謂之太少也君之父夢神人詒之兩壚曰以是為而孫遂以名其三子君之為善不已而食報於後神相之矣操蛇之神之告于帝也固曰懼其不已也夫為善而不已神將懼之又遑恤夫環而笑之者乎如君者斯可以立教矣夫銘曰

君之喪母牆嬰敝穿帛者二人足音蛩然今之葬君冠蓋至止柩車首塗觀者罷市累累先壙兔穴狐丘負畚荷鍤保此一杯菟彼新阡開道樹碣旁置萬家中有雙闕詒而孫子告以兆語飛鼎及燕帝用錫汝勿謂善小天鑒在茲大書深刻著此銘詩

汝不記與文孺升堂拜母之日乎文孺爲忠臣
汝能爲文孺死斯爲吾孝子汝勉爲我自力汝
以我故負文孺我亦無用見汝矣元朴跪受教

屬其二子而行余閒以白吾母且言忠烈母妻
譙樓露宿狀吾母爲泣數行下也天啓六年七

月元朴母卒崇禎元年忠烈之繼母卒余再罹
黨禍杜門養母又五年亦至于大故元朴歸楚

聞吾母訃爲之噉然而哭而今元朴亦死矣嗚
呼十餘年來死生患難如旋風怪雨三家母子

六喪其五獨余頑狠偷生視息天罰以不得即
死之苦其欲久居此世者何也孺人姓張氏貴

州府學訓導陳公諱一極之繼室也訓導之爲
人端方質直不愧古孝廉而孺人與之媿德妯

娒八人皆富貴家女裙布操作與之游處無閒
言撫訓導兄弟之子如其子兄子無賴謀要元

朴殺之孺人亦無違言元朴束修自好人曰真
孝廉亦稱其母曰孝廉之母也享年七十有六

生一子卽愚萬曆己酉科舉人孫男女共若干
人以某年某月附于訓導某山之阡銘曰

子不許其友以死母許其子以死忠臣良友賢

母孝子嗚呼斯銘庶幾久而不泐者恃後之有
良史也

秦母錢太宜人墓誌銘

無錫秦君弼葬其母錢太宜人手疏其內行而
謁銘于謙益謙益讀之仰而思俯而慟容曰何

慟也謙益曰吾有慟于吾母也甚矣太宜人之
似吾母也謙益之述先太淑人也其德有七曰

順莊貞勤儉仁慈秦之述太宜人也其德有十
曰恭敬誠孝慈仁正勤儉介比而觀之無弗同

也述太宜人之孝而誠也旣饋而公姑交賀華
孺人歿事其舅蘭湯公盡解衣裝以供腆洗歸

于秦十三年事其父真定公與周恭人晨夕在
左右也周恭人病剗股肉以療之里中稱孝女

焉吾母之孝而誠猶是也述太宜人之敬也生
二十年而歸奉直公歸三十八年而奉直公歿

奉直公讀書負大節流連文酒不事家人生產
太宜人朝齋暮鹽黽勉仗助數踏省門不見收

從容慰藉閨閣中宛如賓友奉直公歿訓其二
子言稱先君十八年一日也吾母之敬吾先君

猶是也述其仁則宗婦之悽嫠者比屋而炊臧

獲之貧窶者分羹而食述其貞則言不出閨閫
足不出廳屏目不觀優舞身不近巫尼述其勤
儉則少而操作老而執勤寢門之內機杼軋軋
然刀尺琅琅然也不耀珠翠不施薜澤陳永之
夕醢醬猶在閨裙布猶在桁也吾母之貞仁勤
儉猶是也以言乎太宜人之恩其似吾母也滋
甚秦君之述太宜人也曰置于懷者五十有四
年謙益之述吾母也曰置于懷者五十有二
年天下之母有慈焉如二母者乎天下之子有五
十餘年而免于慈母之懷如二子者乎秦君以
休沐歸養謙益以罪免歸養二母之安之一也
秦君之養其母也長筵版輿班白稚齒雍容燕
喜以終其天年猶愾然有風停樹靜之悲而况
于幽憂兇懼以壯子累慈母如謙益者乎又欲
其以未死餘息強顏而志太宜人墓不已過
乎嗚呼河上之歌同病相憐秦君之念母與謙
益之念母一也因秦君之請敘其母之令問淑
德以昭管彤而吾母之生平亦得以附見焉詩
有之孝子不匱未錫爾類其不獨以昭秦母之
賢亦可以徵其子之錫類已矣太宜人先出

吳越武肅父曰真定守諱某母曰周恭人嫁秦
君諱某誥贈奉直大夫福寧州知州生二子長
綱壬戌進士今官戶部雲南清吏司員外次坊
貢士孫男七人孫女五人曾孫男女三人庚辰
某月朔葬于奉直公軍將山箬塢之新阡銘曰
自劉子政之傳列女有母儀婦道賢明貞順之
目而後世之述婦德者相沿而未已我稽錢媛
及吾母氏婉婉德音上配圖史猗嗟秦母幸哉
有子福壽康寧考終哀死小人有母未嘗甘旨
驚憂辱親志士所恥嗚呼才不才亦各言其子
也執筆而銘秦母之墓終古之慟沒世而已矣

誥贈宜人陸氏墓誌銘

萬曆閒長洲文文起以孝廉特聞與其妻廬居
於竺塢三十八年四月文起下第歸而其妻卒
九月權厝於竺塢之丙舍文起之甥今詹事姚
君孟長爲之狀而其友故職方劉君靖之爲之
銘皆曰真孝廉之妻也後十二年文起以狀元
及第又十年爲今上之五年文起輟講筵奉
使過家改葬宜人於新阡於是文起不遠百里
謁銘於其友錢謙益且曰吾妻歸我凡二十三

年首不耀珠璣之飾身不御執殺之衣嘗欲易一故藤枕須五十錢無從辦而止妻處之怡然也疾革屬以嫁時衣欵且曰無美木無厚葬念我貧也今茲之葬也有宜人之贈有孝婦之褒天光下賁綽楔歸然庶可謂備禮矣撫今而追昔吾能無腹悲已乎吾妻少讀書識道理其生平尤知文章爲可貴吾探其志雖歿而奉天子之慈綸其終不能忘有道之一言也吾是以有請於子子其勿辭謙益曰宜人之行不可以一二舉舉其大者以衛輝公爲之舅而廟見之訓詞奉爲師保易簣之夕始啓篋衍而出之也可不謂賢婦乎以文起爲之夫而閨門之相助儼若執友似續之計至脫簪珥以圖之也可不謂令妻乎吾徵諸文起又徵諸其甥與其友其可以示於今與後也亦明矣而何有於余言乎雖然宜人之於文起非猶夫人之夫婦而已靜之所謂天作之合以相文起者也相之於鴻鵠未孚之日迨其毛羽豐矣六翮成矣中道弃之而不及見其退舉此文起之所以腹悲而未已也若宜人則知其夫爲孝廉而已知其爲孝

廉之妻而已文起登上第官禁近宜人曰吾知吾孝廉而已浸假而操化權衆大政宜人亦必曰吾知吾孝廉而已惟文起明允正直以道事君批鱗指佞後先一節宜人必听然曰此真竺鳩文孝廉哉宜人之相文起蓋夫婦而朋友者爲息之精陰慶而鮑叔之寬默舉我知其亦若是則已矣孟長之狀靜之之銘固曰真孝廉之妻也余惟有謹而書之以昭於管形而已其又何加焉文起拜手曰唯唯宜人姓陸氏鄉貢士再閏之女卒年三十有九文起名震孟今官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衛輝公諱元發仕爲衛輝府同知其上四世皆有名德載在國史宜人生一女嫁舉人嚴棊子曰秉太學生宜人沒時秉甫匝歲宜人所置側室生也文起又舉一子乘及二女皆在宜人沒後其葬也以四月之六日銘曰

有二美玉判而中分一爲鎮圭服御大君五采五就繅籍續紛一爲蒼壁以禮天神神既降止乃瘞乃焚雖則焚瘞不隕乎尹竺鳩之阡王符魂魂後于斯年鬱蔚慶雲

封太孺人趙氏墓誌銘

封太孺人趙氏贈文林郎慈谿縣知縣李府君諱可教之妻工部主事逢申之母也其卒以天啓七年二月年八十八其葬以崇禎八年附府君之墓趙為松江甲族其父母愛憐長女不忍遠嫁故府君受婚於趙氏之室及趙生二子太孺人趣府君曰可以歸矣趙富而李貧太孺人安之恭柔專勤以為婦妻其舅曰吾婦若習為貧家婦者其姑曰吾婦也乃若吾女其妯娌諸姑皆曰吾女兄弟也府君教授生徒歲致修脯太孺人紡織佐之使有中人之產以安其子於學卒以成名逢申舉進士出宰慈谿太孺人誠之曰人知母之慈不知母之廉天下有慈母而無子之衣奪子之食者乎母慈則必廉官廉則必慈汝勿謂不習為吏以我為師可矣逢申視事筆楚稀簡太孺人喜出而迎之屏內微聞呼奉聲則否逢申每以此為候逢申罷慈谿歸邑養太孺人者二年而太孺人沒及官工部以數言事觸忤世罔遺書問銘于余自傷為子無狀不得大葬太孺人也余為之黯然傷悲嗟乎世

之惡子冥很遺老母憂固有如余者乎才如逢申猶自傷為子無狀不能自解免而況於余乎又況欲以余之言解逢申之悲而慰太孺人于地下乎余于太孺人之德不能以徧書書其為婦為妻為母及其訓詞之大者以示永久若夫君臣母子之間身世無窮之恨余與逢申不能自解免者茲石可泐茲文可朽悠悠終天曷有窮乎銘曰

贈孺人黃氏墓誌銘

封戶科給事中姚君之典之配曰贈孺人黃氏黃氏世家歙之黃川與姚為比鄰孺人少孤及笄喪其母歸於姚不及舅姑事其夫子嚮言指使若嚴上然君病瘥惡藥孺人跪床下手捧藥盃進之其恭順如此君僑居淮陰游學廣陵之白沙孺人免身生一男子眩運悶絕移時而卒萬曆丙申八月二十二日也年二十八卒三日君負芟來歸惟堂儼然瓦燈青熒以為孺人猶在蓐也後一年丁酉君舉於鄉明年十月十五

日權厝孺人於歛之祖塋後三十年崇禎戊辰孺人所乳兒思孝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又六年以戶科給事中覃恩封父如其官而母贈孺人思孝奉使節還歛焚黃墓下而爲文以告鄉人故老聚觀傳誦相與歎歔流涕以爲美譚而思孝之志不但已也奉其父所述事狀詒書謙益俾志其墓思孝之祭文曰子以成生母以亥死是以子之生趣母之死也死者不復生者不速死是以母之死貫子之生也傷哉斯言其有能爲思孝解者乎嗚呼吾母之棄養也十年於此矣以終天之痛言之吾母之棄我於艾也猶姚母之棄其子於乳也其短與修無以擇也吾母之生也不獲安其子一日之養端禮之碑同文之獄洵洵者垂二十年殆不如姚母之安寢於巨室也思孝諷議瑣聞抗論殿陛爲天子之諍臣其所以榮其親者未見其止也而余也爲慘人爲惡子乃欲以不孝之辭慰孝子之思而解罔極之慕不已慎乎無已則爲敘孺人之存沒與思孝之所以毒痛念母者以質於幽窆以傳於後世而并及余之所以媿不能文

者庶假辭以告哀銘曰
夫存婦逝圭御而璧廢母隕子孤珠產而蚌枯
天胡不食 帝用申錫有光熊熊我銘幽宮

封安人吳氏墓誌銘

故禮部儀制司主事武進鄭氏諱振先字太初與其子翰林院庶吉士鄭皆弱冠取科第又先後以抗疏敢言顯名天下而吳安人者儀部之妻鄭之母也儀部官長安鍵戶草疏安人從夾窻窺之端坐奮筆須臾蜩張嘆曰夫子其將有爲也出而告之曰夫子無辟我我爲弱女時諸父學士公以論奪情拜杖血肉狼籍私心已知壯之其敢違夫子之志乎夫子勉之脫有不測老親稚子乃吾事也疏入請求寧壽中考功法荒邨小築夫婦偕隱以終其身儀部盛年貶謫能無居隱畏約爲萬曆完人安人有助焉鄭舉天啓二年進士入史館未踰年亦抗疏歸安人喜謂儀部幸哉君有子矣逆閹之難作急徵考死者相望安人曰無恐將自及已而戒鄭曰虬雖死其螿猶在子無謂閹敗可安枕也安人生五歲通孝經列女傳其父簡討公以謂非凡女

才儀部而歸之事其尊章以孝相其夫以勤以廉教其子以學字其庶出之子以壹而至於忠孝大節凜然不二讀書通理沉幾遠識則學士大夫有弗如也蓋嘗論之神宗之世以廢藉爲苦海譬如寒宵噩夢纏綿淹抑能使人精銷慮耗而安人之夫妻處之裕如當此之時養其末節不傷其暮氣爲萬曆之臣於是乎有終矣熹宗之世以鈞黨爲死府譬如震雷暴雨錯運秀午能使人心悸魄奪而安人之母子處之疑如當此之時違其氛稜不害其朝氣爲崇禎之臣于是乎有始矣伯宗之妻之致戒其夫也善矣然猶有智名焉豈若安人之遂其夫之志乎范滂之母之無恨其子也賢矣然猶有俠心焉豈若安人之安其子之節乎夷考安人之終始君臣之際夫妻母子之間可以觀可以風矣又豈徒閨門圖史之故也哉儀部與安人晚而信西方之教捨居第爲寺柴門蔬食然燈相向如所謂淨侶者儀部以崇禎元年辛酉九月十八日安人病革自起盥漱誦楞嚴呪呼子女續之而逝享年五十有九安人之父翰林院簡

討諱可行其諸父翰林院學士諱中行事見國史子五人鄭邴邴邴邴邴邴皆庶出女五人將合葬鄭具事狀走虞山請銘于謙益謙益方有母之喪拜而辭焉至于再至于三鄭曰丙丁之交並遭閹難互以老母爲託公其忍忘諸乎嗚呼閹旣敗謙益不知戒懼再罹網羅以憂吾母馴致大故誦安人戒子之語有深痛焉敢假茲石以告哀遂哭而受命銘曰
維崇禎六年某月甲子孤子鄧啓先君之墓祔其母氏忠孝賢明夫妻母子萬曆終崇禎始吁嗟刻石信青史

誥封恭人顧氏墓誌銘

恭人顧氏故雲南布政使司左叅政黃公諱時雨之妻十三而歸十五而成婦七十而卒萬曆某年某月也天啓某葬于某地祔其夫之阡叅政公少食貧恭人朝齋暮鹽辛勤仗助叅政公舉進士官刑部郎出守惠州歷官藩臬恭人皆從官舍蕭然內政肅穆養其舅姑甚孝姑之沒也叅政方上公車帷堂附身悉合禮度事其舅至于篤老洗腆之奉晚而益勤叅政公六子

而第五子庶出也家嘗被火恭人從烈焰中出而復入以幼子免恭人卒幼子哭之慟曰夫吾母吾不生也未幾亦卒余讀周南之詩所謂爲絺爲綌采采卷耳者皆尋嘗閨闈女子之能事而詩人咏而歌之先王被之管弦以爲房中之樂豈非以其克相內治有助於王化也哉叅政公起孤貧爲顯官恭人恭儉專勤經緯孝慈有相之道焉斯亦詩人之所歌而女史之所傳也與叅政公於先人爲友而余與其諸子游最舊乃爲銘曰

士生窶貧以有車馬如木扶寸至于拱把天既生之亦有相之黽勉室家聚鍼蓄絲匪勤匪職匪其匪德匪孝曷承匪慈曷植婉婉恭人實相黃公令妻壽母賢明考終蜿蜒龍山萬木如茨往從夫子爰契初龜

徐孺人墓誌銘

孺人徐氏父諱佶母周氏嫁錢氏夫諱某故工部侍郎諱恪之從孫女而江西叅政贈光祿寺少卿諱泮之婦也光祿備兵漢中孺人歸於我錢氏方貴盛孺人裙布操作無驕汰之色光祿

死倭難風雨漂搖家計零落孺人哀以喪其舅勤以相其夫黽勉以教育其子孫以一婦人操持門戶逾三十年子若孫皆死於諸生再世不競而家聲不墮於光祿時孺人力也卒於萬曆辛亥年七十有六子某先卒孫顯忠亦卒於是孺人久未克葬今年十二月諸孫卜日襄事而抱顯忠之遺言請銘於余嗚呼可哀也已余少則聞里之先生故老稱工侍之賢必推本其父敏叔之家教敏叔之先避亂居吳猶行喪禮以勵俗敏叔服習舊德又叅以臨川陸氏浦江鄭氏之家規每晨朝其家人婦子訓之以肅睦登之以善敗皆相與傳勅教誠而後退故其家之婦女皆有儀法如孺人者其流風餘俗久而不替蓋不可誣也嗚呼世德不衰而珩璜之節圖史之教其不著於閨門久矣以徐氏之教家者推而行之先王之治其有興乎今之君子塗飾一切急功利而緩教化競邪侈而薄廉隅國多罷民家鮮淑女園土之聚不恥而罪隸春臺之刑相望職此之故嗚呼憂世者其可視焉細故乎余故於孺人之葬表揭其先德而系之以銘

銘曰

泉豈無源木則有芝義門之女蔚爲母師煌煌
管彤千古爲儀昧昧我思銘以昭之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八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九

墓誌銘十

秀才孫舍妻王氏墓誌銘

吾師少師高陽公之第四子曰鎔字咸若喪其妻王氏排纜行事數萬言函書四千里而乞銘于余其言曰鎔之妻故山東布政司右叅議王公諱興之女保定之博野人也王公與吾父同舉於鄉聞其賢故委禽焉年十五歸於我歸之日吾母方在殯去笄而髻以庀喪事蓋三年而後成婦自虞及禫每祭必哭悲其不逮事吾母也以不逮事吾母而悲則其事吾父者夙夜敬共其可知也歲辛酉虜陷遼陽巨家多盡室南奔王氏曰我少婦也其可以流離道路爲旅人手指其所居之室曰此吾死所也吾父在關門邊吏有致餽者聞而嘆曰翁手握重兵關方有晉陽之慮此何爲者得無閒以嘗我乎鎔斤其書而還之入以相告而後喜可知也已已之役吾父聞召卽行鎔從而後每相視輒攢眉嘆息鎔將取海道而東趣爲辦嚴曰今而後不敢以君爲不丈夫矣孺子浣牽衣而哭妻含淚撫之

而勉向鎔曰觀孺子于君知君之爲孺子矣吾能爲君撫此兒君行矣君自了爲兒事耳其性識明而知道理類於古之賢明貞順者如此其它婦德未可悉數也鎔欲以文墨自奮不就尚寶廕又不幸屢困鎖院妻壹以勤儉自將帷堂而歛猶用嫁時之衣補綴之跡斑然其生時可知也妻以崇禎七年十二月卒年三十有一八年二月葬于西原先夫人之墓側生男子三曰之浩之渥之浚生女子三殤其二既葬吾父命鎔曰吾老矣過時而悲不忍志也吾門人唯錢氏爲銘文取信來世汝以屬之其可鎔是以請於子子其無辭謙益曰吾師以朝典治其家其居處雖燕必嚴子弟無敢妄舉足發聲生子之妾每晨見必扣頭退而却立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皆有嘗數王氏女既賢又服習其儀法故珩璜琚瑀之節動而合禮至於以大義相夫敦迫之以將父龜勉之以報國慷慨倜儻雖須眉丈夫有弗如斯可以爲難矣抑之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人知王氏之賢雞鳴交儼以

成其夫而不知其夙興夜寐修子婦之職於吾師之戒戎作邊蠻方實有取焉古之君子敘次閨門圖史之事往往舉細以徵大由近以稽遠吾爲斯銘以謂因其婦之賢而吾師之所以自家刑國者庶幾可以觀可以興也銘曰

瑯邪之媛兮高陽之子顏如舜華兮車服有輝髮鬢莪莪兮紛而去纒蒙麻始歸兮裙布沒齒軺車燕山兮樓船遼水送君長征兮不悲而喜一歌陟屺兮再賦如燬冠裳中惻兮孰與彼美德首孔嘉兮昭示無止我誦抑詩兮敬告彤史

江母金孺人墓誌銘

崇禎丙子六月初三日錢塘江生之浙之母金孺人六十初度浙之從兄浩爲文以壽孺人讀之而喜退而手一編命之浙曰我甲子一週矣念兒輩俱長大漸望成就而我精力日衰一生辛苦兒輩多未悉偶爾錄出使汝等知我立心無欺成家不易益敦孝友努力向學以副予懷言雖不文字字真切汝等念之我父文學公歿時我纔八齡母爲胡端敏公孫女母子相依榮瑩孤苦辛卯正月初六日歸於汝父是時我年

十五汝父三十有三汝前母郭孺人有女少我二歲汝父才名藉藉交遊頗盛氣豪性剛我以年少不更事女子事之賴長女恭敬純孝有若親生嘗維持左右我此亦我之幸也壬辰生女大九姑甲午生一子未彌月殤乙未又生一子未週歲復殤丙申汝父置妾成氏是冬長女出閤遂無維持我者我又連喪二子心碎腸裂苦難盡述丁酉汝父中順天鄉試成又得孕我心稍寬戊戌成氏生子之淮我心甚喜提携懷抱不知其非已出也壬寅生女定姑丙午成氏生女小九姑丁未定姑殤大九姑出閤戊申生子之浙己酉成氏生子之漢庚戌三月汝父病劇九月初九日遂遭大變我痛苦幾絕每欲從之地下念兒輩俱襁褓只得苟延餘生甲寅成氏病歿以荒親俗例爲淮兒娶許氏媳浙兒已七歲亦能服齊衰哭庶母隨兄行禮我治成氏喪不敢薄薄成是薄汝父故不敢也辛酉淮兒分居癸亥浙兒入泮小九姑出閤甲子浙兒娶虞氏媳丙寅分居丁卯始得觀場我心稍有望矣是年漢兒娶姚氏媳戊辰亦分居汝父所存房

產不敢纖毫有私他日見汝父于地下庶幾無愧已已陳氏甥女隨婚赴京以家事托我甥女視我猶母我安得不視之如子二載南還分毫無失如未嘗出門者亦我盡心之一事也是年冬汝父始得葬地此我二十年未了之願我不信堪輿之言將汝前母合葬淮漢生母附葬左肩之下他日入地可稱骨肉重聚矣庚午浩姪携家入橫山浩自幼失母我見其蚤慧德器非凡愛之如子是年復發猛如此我尤驚喜亟令浙兒入山同學城中諸事不待浩請力爲任之今六年於此矣乙亥冬浙兒補廩相孫入泮是我極喜之事獨念漢兒攻苦未得同遊學宮殊爲不快倘浙兒秋闈得雋當好料理汝弟之浙再拜受而藏弃之未五旬而孺人卒丙子之七月十六日也將葬之浙屬浩述孺人懿行謁銘於余嗚呼孺人之自述備矣浩之言何以加諸余又何以加諸孺人之言曰言雖不文字字真切天下之文章孰加於此余讀晉史至夏侯孝若庭誥諸弟規摹五典未嘗不爲之失笑也故於孺人之誌詳舉其誥子之文不易一詞不獨

昭於女史亦以具訓於世之文士焉耳孺人祖諱鍾工部員外郎父諱湯邑庠生其夫諱鑒宗伯文昭公五世孫也葬以十月某日在妙因山郭孺人穴右如孺人之言銘曰
文昭之文詰曲聲牙孺人矢厥詞作誥厥家端敏之端閨壺著教孺人循厥軌厥聲彌劭舊史考德敢告彤史克昌厥後是在其子

顧母張太宜人墓誌銘

張太宜人者故南京太嘗寺卿顧公諱雲程之少室陝西副使贈太僕寺少卿大章國子生大詔大夏之母也太宜人本吳中名族徙居嘗熟父母奇其祿命欲以予貴人太嘗已登賢書元配周淑人無子遂以歸焉學生太僕兄弟家貧不能僱乳媪淑人與太宜人交乳之人以爲難用太僕刑部覃恩封太宜人加封太宜人崇禎庚辰七月十八日卒享年八十三十二月十五日附葬於虞山北麓之祖塋太宜人溫恭敬順動有禮法太嘗居官所至省廚傳節供億太宜人在諸姬中靜約性成不煩鐫譙太嘗備兵蜀州太僕南閣捷書至材官健兒撼門謹賀家人

儻從呼罵蹴蹋太宜人頷之而已太僕之遭奄禍也邑屋危懼一日數驚太宜人督課婢妾篝燈夜織怡怡然無有所事者太僕歿太宜人享二子之養早起晚食堅強暇豫又十六年而歿嗚呼斯可謂之考終也矣余讀晉列女傳周顛母李氏冬至置酒謂爾等俱列顯位吾復何憂其子嵩以謂兄弟抗直俱難免於世惟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後果如其言太宜人之事太嘗與李夫人所謂屈節作妾爲門戶計者何異再膺封誥命服在躬與李夫人冬至置酒時何異及太僕遇禍卒依二子以老未知伯仁之母安嘗委順能如太宜人否要其家門隆替暮年晚景約略有相似者余家與太嘗父子祖孫交三世矣余與太僕同難僅而不死於太宜人之葬執筆而爲之銘有餘痛焉銘曰

有特者夫周冕殷母有壯者子碧血青史於惟宜人不震不驚白髮素襦壽考康寧我作銘詩俛仰永歎媿彼周母管彤有爛

孺人趙氏墓誌銘

崇禎十二年春長洲蔣鑽公鳴謁余而請曰吾

妻之亡也在石埭廣文之學舍吾不復視舍也其葬也十年矣吾將謁銘於子逸巡四年而子有縲絏之禍甚矣吾妻之窮也今子既免矣吾妻之墓木已拱而吾亦已老矣及我之身而得銘焉以慰吾妻於地下庶其有辭於慢葬乎嗚呼子忍不銘孺人姓趙氏家世嘗熟人吏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諡文毅諱用賢之女母陳淑人文毅之後妻也公論江陵奪情杖闕下孺人年四歲悲啼宛轉爬搔血肉公委頓中顧而憐之陳淑人教子女頌禮甚嚴公獨憐愛孺人時特抱著膝前也年十七歸公鳴公鳴才名籍甚其舅憲副公喜曰兒能讀吾書婦能持吾家吾老人可以安枕矣公鳴數踏省門不見收晚又數困南宮孺人嫁時裝送甚盛龜勉數十年故永敞中僅有存者孺人怡然曰為貧士婦當如是也公鳴性閑達少厓岸孺人規之曰先文毅腊肉至今藏弄匣中君其勉之母負男子七尺也公鳴感榮立節歷郡縣皆有聞而孺人已前卒矣孺人年四十有二生一女嫁王德三子沈澧皆生孺人沒後長子汾孺人所抱也葬在

堯峯魯瑀宋春官侍郎賜瑩之旁余少與孺人兄弟游因得交公鳴知孺人內行焉詳公鳴為諸生赴舉孺人典水治裝行信宿矣一日之別墅則公鳴方召博徒挾妓女呼盧浮白祖跣酣叫見孺人來皆驚走問囊中裝曰盡矣孺人泣下脫頭上簪質錢更遣之余與公鳴談讌輒舉以為笑然亦可以觀孺人也銘曰

妻道有終匪曰無成風雨寤歎契闊死生旨蓄御窮亦有故舊雞鳴傲戒亦有朋友辛勤黃土容華一丘雖有姪姜嗟命不猶忠臣之女才士之妻敢告管彤我銘在斯

翰林院編修趙君室黃孺人墓誌銘

崇禎辛巳十二月翰林院編修趙君景之葬其妻黃氏於桃源澗祖塋之左手疏其內行而來謁銘曰吾妻故廣東左叅政諱時雨之孫女也年十八歸於我既饋而公姑交賀長釋之閒斷斷如也先大夫以宦減產不能保吾祖文毅公之故第士春析居窮巷衡門兩版黃氏怡然處之歲莫稱責典庫書奭滿箱篋指而笑曰此累累者與君所課業孰多士春每下第必好語相

慰藉甲戌歲北歸迎而歎曰君故當上第我命薄累君耳我死君必速飛然我之病病矣累君不久矣言已悽然而泣乙亥五月十一日卒年三十有六又三年而士春舉進士及第詩有之以我御窮追思吾妻之言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少工楷法讀書通曉大義庶出之子病窮百術以治之已子殤弗恤也鄰媪來唁曰二子病一子殤妻謂之曰獨不曰二子病一子差乎先大夫宦不達士春又倦游里黨有加於先大夫者士春恨欲死之黃氏從容語曰君父子兄弟家庭相告語何如一旦欲爲是人死乎天道不遠必有以處彼君無代大匠斲也已而果然其識明而知道理皆此類也先大夫命士春曰汝妻從汝於艱難不可忘也高祖墓傍崖勢蜿蜒而下吾母陳夫人權厝焉其歸汝妻骨於斯今黃氏葬有日矣而先大夫已棄諸孤惟夫子哀而賜之銘不獨以慰亡者於地下亦先大夫之靈所陰慶也諫益曰余與趙氏交三世矣知其家世爲詳文毅公之拜杖也剖股肉如掌陳夫人積而藏之以示子孫曰此忠臣腊也景之妻

雖未見景之之甲第與其言事然直臣淑媛再世相望今得相從地下道家門之世美頌人主之寬恩知其必執手而相幸也陳夫人權厝之地茲惟墨食若有待焉豈偶然哉孺人生二男一女男曰延先萬林女嫁某庶出子曰瑞南女字某銘曰

桃源之阡北山麓山墮岡迴翁穆卜稿衣棊中冕所服展衣闕狄神爾穀

湯孺人墓誌銘

新安之富家行賈多在武林其丈夫十九居外買田宅置家室治生產與其家等其習俗然也於是商山吳長公諱某娶於畢無子復娶仇於武林已又助之以蔣以孫蔣與孫皆抱子矣孫之子次公諱某娶於黃舉二子畢母得晨夕弄孫自娛而三母之在武林者莫適爲婦也次公游吳門聞湯氏女賢不肯配凡兒逮委禽焉既饋而專家政內庀甘旨外應賓客專柔共勤無不順適爲三姑之婦交口而稱之皆曰事我者當如此也次公病革孺人顙天請代若病狂易次公忽焉而語曰我以某日死若亦從我去矣

仇母號曰若孺子何張目曰若是則期以三年
俄而凶問至後三年崇禎戊辰十二月孺人果
卒享年三十孺人生三子長維祺次維藩維則
皆爲諸生維藩後孺人十年卒孺人教其子有
儀法維祺維則皆束修好古有聞於時將歸孺
人之喪於新安厝於山東之月角而謁余爲之
銘余聞諸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
人也以言受命范武子以謂臣子受君父之命
婦受夫之命也太史公論妃匹子姓而歸本於
孔子之罕言幽明識性命則益難言之矣孺
人之賢也而助蘧氏之蓮詩所咏實命不同者
乎次公之馮而語也以言受命也婦之受夫命
侷於天矣君臣之際何獨不然有子而賢又能
謁文以示永久斯所謂成子姓而要其終者歟
方諸日月茱萸之詩其又可勝歎哉葬以崇禎
辛巳十二月朔余之敘而銘也惟十月朔銘曰
吳門生武林死葬新安返宅里風蕭蕭旌靡靡
竟搖搖渡野水天星迴月角起欣樂康承靈祉
述墓文訊女史夫人兮有美子

張母黃孺人墓誌銘

崇禎九年仁和張秀才岐然之母終於內寢先
三日訣別諸內親以學道相勸勉先一夕具沐
浴焚香然燈聞早鐘聲扶掖起坐項背山立雙
趺儼然及大斂手足柔輒容顏香潔四衆炷香
頂禮謂杭城有善女人住生西方得未曾有次
年附於其夫之阡于是岐然撰行述而乞銘於
余曰先母故江西叅議黃公諱汝亨之長女也
六歲喪母六年不茹葷血事繼母至孝撫弟妹
如成人十六歸於我而先君病甚母割股肉食
之良已遂茹齋素以終其身先君沒岐然生十
三年每夜跪而祝曰吾不願是子富貴願是子
長大親近好人岐然稍長好徵逐游戲痛飲叫
嘍母苦禁之不可爲之擇婦命之取友更數年
痛刮磨豪習折節讀書而後母喜可知也祖母
思念先君時時撫岐然而泣母慰解以西方之
旨遂通彌陀金剛楞嚴法華華嚴涅槃諸大乘
經因悟禪家直指見性之旨外祖以文章意氣
自豪左官家居悒悒不得志母勸以性命之學
以爲言語思惟所及之道理不可以破生死之
障感槩奮激所暨之名行不可以斷生死之流

凡世間文人才子詩酒花月纏綿駢蕩之氣息與夫名場怨府是非人我恩讎鬪諍之結習皆流轉生死之根一切掃除淨盡而後可以了生死一大事外祖驚歎曰此吾晚年師資不徒畏友也母身無鮮衣篋無長物恭敬莊強終日歛容危坐處妯娌訓女婦御婢妾必教之損水樽節儉素以爲兒女子淫佚驕痴童心積習未可驟去姑以世法籠挫曲坊而徐殺之然後誘掖牽勸漸入佛智臨終正定脫然於夜旦之際蓋得力於此也母之知夫子久矣每以岐然食貧素居不得事夫子爲恨得夫子一言以銘不惟母之節行賴以不朽且使末後一著有以勘辨證明知夫子所不辭也余嘗論之女子之有節纒笄總袷縵綦屨之制箴管檠裘具有儀則卽佛氏之律也其有左右圖史珩璜瑤瑤之訓德容言功昭於管彤卽佛氏之教也賢明貞順婉婉柔則其守律守教也不啻金科玉條吾儻其修習可以漸而趨淨烈婦孝女斷肌截鼻其護律護教也不惜頭目腦髓吾判其決定可以頓而之禪要其指歸豈有異哉今之女子亦間知

求出世法其執相而求之膜拜禮誦耑勤布施蓮花其口柴棘其心一切女人相宛然在也何況生死其破相而求之脫落儀範剽竊文句掠婆子之機鋒拾團藥之語話此入地獄如箭射者也何況於出生死繇張母之道女律卽佛律也女教卽佛教也繇是以趨禪而之淨一切教相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譬之首千里之修塗母旣導其前路矣又何患乎南轅而北轍哉嗟乎今之魔民狂禪矢口喝捧影宗而背教者皆是母之發明心地不知以何因緣要自大棄諸經漸次悟入此末法中現女人身具正知見者也其外行則守教而護律其內心則趨淨而之禪此現女人身而爲女人說法也其生平則顯教而隱禪其末後則閱禪而示淨此現女人身而爲男子說法也然則母之往生何疑求往生者其當以母爲導師又何疑余又何愛其葛藤之言不一爲勘辨證明也哉岐然之述不具載母生卒之年月與其葬地子姓之詳如母者生無生死無死以舉邦爲國土以法喜爲眷屬是故岐然無事於迷而余亦不得而詳之也系之銘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

墓誌銘十一

隨州知州贈太僕少卿徐君墓誌銘

曰
在世間法女宗母師出世間法禪教律師優曇鉢花示現世間甚難希有一昔而萎我言無愧諸佛在茲附諸往生之集後五百年其尚弗迷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九

崇禎十四年獻曹二賊攻陷隨州知州事徐君死之君將行戒其子肇森肇樑曰賊隳突襄鄧及隨隨三破之餘然郢之肩背也守隨所以衛陵寢也樑也行扞牧圍以佐守森也居斥冢貲以益軍吾必死于此無返顧矣十三年十月莅隨朝國人而警戒之歃血於關壯繆廟要以必死修城濬濠拓羊馬墻抽壯勇庀礮石卹饑寒平振糶府庫匱乏則捐家財給之民和而奮威有固志繕南城譙樓寢處其下慨然謂僚屬曰身與公等枕戈待敵以此樓為死所矣明年四月賊陷襄陽瞞德安購獲細作要遮捕斬賊知有備棄疾于我悉眾力攻間使三走郢告急巡道趙某抵其章于地弗顧巡撫發一遊擊率兵援隨趙勒之守郢留弗遣君不食二日不解甲五日再盟于壯繆大臨以告哀二十五日賊急攻南城潛師八道隳北城以入君遣肇樑埋州印解後東墻下勒馬巷戰矢貫於頤刀屬于

頰眼鼻橫斷墮馬左手掣佩刀右手握印箱鋌
悅銜于袖賊棧之不得鉞刀交下陷胸斷股而
死肇樑趨至拊尸頓踊哭且罵賊驅至老營殺
之且死疾呼州人告以埋印處妾趙氏王氏臧
獲十八人皆死賊驅趙出不可先殺其所抱幼
女申姑斷其八指罵益厲賊刃之推土石碎顛
而死君死之三日吳人石琳求得其屍斂之趙
氏屍與申姑相抱不解胸著布囊函金剛經三
寸許遂併棺以斂而肇樑屍卒不可得巡道以
阻援自諱也欲沒公死事狀荆西道力持之楚
撫按乃上其事肇森亦詣闕陳請 天子贈君
太僕少卿賜祠祭廕一子入監視天啓中張興
文振德例而少殺焉惟守隨之事與睢陽異睢
陽江淮之前障也拔雍而扼睢則可以通南北
隨承天之後翼也越隨而保郢則無以蔽 陵
寢相必死之身委必破之城俾其專力致死陷
隨之後兵鈍氣單橫折而去而 陵寢晏然無
恙君之志遂矣後二年賊再至漢東無藩籬之
限原廟震驚然後知君之以死據隨與南陽之
據睢一也嗚呼護 陵之功守隨爲大失隨之

罪絕援爲大令也賞斬于守死罰佚于擁兵國
論偵錯而盜賊滋不可撲滅則豈非謀國者之
咎哉君諱世淳字中明五代時始祖崇自海州
徙淮安三傳南唐左嘗侍鉉徙廣陵唐亡入宋
二傳翰林學士適徙盱眙其二子從高宗渡江
徙越雜居山陰海鹽洪武初諱土金者贊嘉興
之白苧鄉遂爲嘉興人六傳爲雷州府同知諱
學周生南京兵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諱必達而
公其冢子也尚書偉望碩儒爲時明德公胚胎
前光沈浸經史食息孺染不離典訓萬曆戊午
以春秋薦于卿累試南宮不第署永嘉縣教諭
修學宮闢講堂劉香餘孽出沒海上建關隘絕
勾引颺越底寧方略多自君出除重慶府推官
居官計口食俸禁誅求省廚傳所至不知有官
猶大奸折大獄斧劈理解奏成于手中雖賁育
不能奪也督師徵餉萬斛過五日以尚方從事
括倉穀僦舟船咄嗟立辦民不告病督兵勒資
簡諸酋水陸並進弓刀相啣歸師過峽班馬之
聲蕭然滿考當內召蜀人疾君彊直以隨爲絕
地陷君其卒以成君者天也隨饑士就食粥厥

君曰可使士以饑餓失禮乎分粟以賑之士皆感泣潰兵過隨索餉鐔鉞震地君援兵登陴單衣入其營執帥手語曰軍之不供給守之過也殺守足矣無已則械守以見於督師監紀乎帥氣奪欽衆而去其從容應變如此君為人孝友順祥內明外柔尚書久宦雷州篤老君晨昏娛侍雷州忘尚書之不在側也尚書病將析產君請以分諸弟尚書頷之終喪籍以告于几筵終其身未嘗有德色于諸弟也君長不滿六尺退然如不勝衣耐勞苦甘淡薄補衣蔬食如後門素士經術之外兼通象緯數學叅同悟真家言博鑿祕戲無不通曉與人居陶陶未夕飲酒至一石不亂確守家法重規疊矩稱心而言擇地而蹈蓋温文樂易深中好修之君子也其所成就奇偉激烈乃如是君遇害時春秋五十七娶恭人戴氏生三子肇森高才生以尚書廕入太學肇樑肇彬學生子也肇樑奉詔祔祭隨嘉二祠與肇彬俱廩生繼室包氏生一子肇榮女二人孫男六人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廿四日賜葬于東荒之新阡而戴恭人附肇森奉其宗

老司寇公所撰行狀及排纘行略哭而請于余曰夫子在先朝草張興文制詞載在冊府先人闔門殉義與興文等而愍綸或後焉惟夫子哀而賜之銘是先人與興文俱不死也余喟然歎曰興文事聞高陽公掌樞部召見其孤撫而哭之手自題覆請于先帝峻秩世廕度越彝典迎柩于蜀給符傳而遣之其所以崇獎激厲若此之至也今之當國者政以賄成厭薄仗節死義之事惡其疥吾畢牘君之獲斯典者亦幸也觀于興文與君可以規國矣敢不志而銘諸銘曰

江漢迴復拱趨 顯陵天造地設萬靈式馮漢東之國隨馬後蔽如人肩背心膂是衛烈烈徐君效死守隨隨亡身隕寇戈北迴如隄受水捍禦奔敗岸啣隄崩水勢亦殺煌煌 顯陵原邑 撫臚空曲鬱盤王氣自古衣冠月游陵樹葱青 帝眷南顧慰我先靈父子肉糜婢妾屍枕闔門到屠以保 陵寢 帝曰念哉女卹女祠功崇報夷過在所司賀蘭環顧始興不作陷巡莫問議壺誰駭下有青史上有白日假彼貞珉奮

此直筆疇司戒律疇秉國成義則竊取讒鼎之銘

張昭子墓誌銘

君諱余之字昭子兵部左侍郎堂邑張公鳳翔之孫威縣知縣幼安之子也崇禎十四年六月十八日卒年二十有二既葬司馬公自長安詒余書曰吾有四孫奔之其叔也生有奇表巍然異凡童始教方書受甲子矩步規言無子弟之過從吾戊于潼關歷少室度嶺函上太華絕頂登高望遠志氣廓然所謂鴻鷄鷓子有青雲之意也家世受春秋從西華里先授詩焯掌燎髮六十日通曉六義於羣經皆然嘗病劇醫教之輟書三日恚曰人可三日廢學耶晨與扃戶啓東憲炷香迎日而拜退而篋之小楨曰某日告某日不告知其日必告天也年十三補博士弟子員從其父于威戍寅威陷于奴痛其父之歸司敗也蚤夜呼憤願以身代已而喪其母食無鹽酪居無爪剪踰小祥不勝喪而卒痛乎天之祝余也奔之好讀薛文清之書修容整襟如見其人天不假年而使之不得有成天其無意于

斯文乎余之死矣非假諸名筆無以留其生面且以志吾悲也敢以墓中之石請幸無辭焉余嘗聞唐人陳元敬之言曰幽觀大運賢哲生有萌芽時發乃茂古之合者百無一焉堯與舜合禹得之四百餘年湯與伊尹合五百年文王與太公合四百年幽厲版蕩賢聖不相逢也老聃仲尼淪溺溷世不能自昌彌四百餘年赤龍以來迄于我明三百年貞元周復之一會也天既篤生昭子又從而芟雜之天之意其可懼也昔者王仲淹十歲而侍銅川知其憂王綱不振生人勞于聚斂而天下將亂也遂有元經之受昭子之告天也其此志乎離經辨志尊師取友其銅川歌伐木之年乎元會休明君師道合坤師之占不當兆于斯世昭子用是短折嗚呼其又可幸也以此志昭子而解司馬公之悲其可乎昭子娶蘇氏生遺腹女曰慰家蓋昭子死踰年而威縣之獄得白銘曰

有明崇禎龍集癸未葬張昭子于梁水之原獲麟之後二千一百三十餘年嗚呼奈何乎天

鄉孟陽墓誌銘

李長蘅苦愛武林山水歲必一再游其游也以
鄒孟陽爲湖山主人花時月夜晴雪煙雨扁舟
幅巾茶壚筆床未嘗不與孟陽俱長蘅高人朗
士秀出人表歌詩圖繪與湖風山雲互相映發
孟陽釣簾據几隗俄其閒山僧舟子皆能指而
識之長蘅于畫矜慎自娛不受促迫顧獨喜爲
孟陽畫西湖江南臥遊冊凡三十餘幀孟陽所
至必攜之以行曰長蘅與江南山水皆在吾篋
箇中矣長蘅買山西蹟下環山三十里皆梅花
花時千邨萬落漫山炤野欲構小閣臨之名曰
六浮孟陽過而樂之許代卜築焉長蘅爲詩曰
十年山閣不得就却負青浮日夜浮故人一見
豁雙眼何日三閒銷百憂百年有錢作底用一
朝卜築偕行休長蘅卒孟陽家益落閣竟不就
擘舟吊長蘅還登鐵山酌酒痛哭而去歸而祀
長蘅于小築生平師友附焉春秋佳日採蓴剪
菊山僧故人取次助祭其崇尚風義絕出流俗
皆此類也晚年山水之情彌勝偕老僧游天台
軍持漉囊居然兩衲子也訪余拂水輒留連旬
月攜臥遊冊索題曰吾遊天台挾此冊與俱長

蘅有知當偕我越檜溪凌石橋耳其託寄如此
孟陽名之擘其先世元末鎮撫海寧居東門外
至今地名鄒家渡四傳徙錢塘東溪以貴雄里
中至孟陽讀書好修爲知名士不事生產老而
貧困以死崇禎癸未六月某日卒年七十子曰
某某年某月葬于某地之阡昔盧簡辭遊伊水
別墅霰雪微下忽有篔簹牽蓬艇白衣與衲僧
同坐炊桐飯烹魚煮茗泝流吟嘯使問之乃白
傳同佛光往香山每遇親友無不話之以爲高
逸之情莫及余誌孟陽詳書其與長蘅游跡如
此世有簡辭其可以知孟陽也銘曰
猗鄒生標美譽儒行修內美具通經術函雅故
慕節俠鄙章句萬卷書籤軸互手朱黃自題署
師雲棲奉檀度友檀園共毫素攬湖山寫情悽
生寂莫死遲暮神之游非丘墓西蹟趾石橋路
抑菴姚君墓誌銘
君諱以高字汝危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諱思仁
之第三子娶項氏故襄毅公之孫女鄭端簡公
之自出而中翰臯謨之女也姚世爲嘉興人洪
武初始祖成一奉直粧鑾司諫匠籍生二子曰

聰曰明遂分南北支聰子敬有女諱妙莊生有異徵嘗見盥水中日月雲霞爛然五色羽扇夾兩旁 憲廟選妃江南妙莊在選中髮短不任髻渡松江髮忽長八尺故地名八尺生 皇第九子壽王冊封瑤懿安妃官其弟福員世錦衣百戶是爲北支明之孫諱緯緯生烈烈生履道履道生太傅皆以太傳貴贈宮保是爲南支君沈厚精敏咨稟教飭不縱爲子弟華靡遂放事項孺人生於盛族恭柔專勤佐君以事其親鷄鳴宿戒廩廩如也君少與伯仲二兄掉鞅詞壇久之伯仲皆以父任爲郎君數踏省門以乙榜謁選當得郡倅奮欲以制科自見不肯就從太傅游兩都諳曉臺閣故事訪求兵農利害邊徼阨塞以儲備有用之學太傅守南京兆君檣舟江干徒步郊關問得都市奸猾惡少主名及其根株囊橐太傅立遣使掩捕論治奄忽如神京兆以此大治天啓中 皇極門告成有旨庀三殿工太傅仰屋咄咄君從容請曰大人不見甯兒媪息佻佻拌拌以將作爲市耶竭帑藏盜名爵張奄踐在此役也大人且休矣太傅大悟

立抗疏請停止無何遂得請歸已而復交關與作 先帝彌留之日猶用殿工拜官濁亂朝著太傅顧君而歎兒之免我多矣君之喪母唐夫人也念無以報罔極痛不欲生孺人曰盍盡出先姑鏡奩費用以廣母慈資冥福乎編茅於三塔寺側食餓者衣寒者樁埋死且殮者合掌謹呼祝姚夫人升天聲與浮屠下上於太傅之壽也亦然太傅年益高伯仲皆宦游君孺人聽聲辯色損飯益衣太傅甘寢燕息神明太和崇禎四年太傅奉 詔存問扶掖駿奔燕勞贈賄禮無違者是年八月孺人卒閏十一月君亦卒且死皆以老人爲念語不及私君生二男子長曰澣郡諸生孺人出也次曰溥國子生庶陳出也女子三人皆庶出也於是以癸未十二月甲子合葬於嘉興縣三宿字圩之阡而澣奉其婦翁譚工部狀來請銘在昔東京楊袁爲漢名族華橋以謂能守家風衰不及楊唐房太尉瑄以德行爲相世號其門爲太尉家啓爲鳳翔參軍人咸曰真房太尉家子孫也太傅博大傑魁爲時虎臣君握文矯志晨昏有助夫婦媿德厥子趾

美雖楊房之子弟何以加諸游游吾門以材稱
葬其父母乞銘以圖長存可尚也已銘曰
君年四十有一繫之易得河圖四面之四十而
餘其一孺人年三十有七繫之皇極得邵氏之
三十六宮而亦餘其一餘一為奇餘二為偶歸
餘於二子以昌厥後嗚呼吾非瞽史蓋聞諸姚
氏之史

金文學墓誌銘

武林金子漸臯以崇禎十六年八月幾日葬其
父而為狀來請銘曰君姓金氏諱某字某祖諱
某生四子長為君父諱某舉癸卯鄉試為邳州
守次則御史某也君少孤束髮為諸生不事生
產邳州老于公車將之官嚮其居于御史以治
裝風雨之夕御史家奴促令徙居君之伯兄臥
病其妻徐孺人與其長姒負墻匿門扇後行無
燎火彳亍泥濘中比至旁舍乞容榻之地以置
伯兄而身與徐孺人露坐以待旦未幾伯兄夫
婦相繼歿邳州久宦不歸送往事居庀治喪葬
歲遍除突煙不起與徐孺人相對空案而已邳
州在官時為兩幼叔娶婦為兩大母卜改葬甌

勉有無備所不堪及其歸而析產田取其磽瘠
者器什取其利敝者又舍故居而別僦居于市
曰吾不欲遠發婦弱弟傷老人心也其孝友篤
摯好行其義若此君自以不得志于場屋督課
漸臯甚切然嘗正告之曰士君子以立身為本
功名富貴非所急也御史為人飛章劾王耀州
至今以為諱可不戒哉漸臯既舉于鄉卓然以
名行有聞君之教也君卒于崇禎辛巳五月享
年幾十有幾子三人某某某女三人孫五人墓
在仁和之南山漸臯言君故有大志易簣之時
執漸臯手而語曰民窮矣盜益起吾欲以七事
上于朝而未龍也汝為我成之漸臯問七事云
何瞑不復言矣銘曰
有美一人婉清揚目管四海滯堵牆彌留之言
何琅琅載筆入棺告上皇啓爾後賢繼述長安
寢巨室無盡傷

朱府君墓誌銘

君諱萊字左元其先自雒陽徙崑山貴州按察
司副使諱熙洽之次子也君少於其兄懋四歲
副使以授易為大師多君之才令治春秋遂以

春秋名家副使舉進士宰潛江清田築城簿籍
叢劇君手自繕寫勾稽會較首尾鱗次副使歎
曰助我理潛者是兒也副使自閩歸罄橐中裝
買舍旁廢宅君兄弟舉倍稱之息斥而新之副
使縣車歸老華堂燕寢俛仰極樂不知其所繇
辦也君遂棄去舉子與伯氏晨夕子舍娛侍百
方山川登涉歲時燕賞畫船游屐周流數百里
閒廚傳供張皆取給于稱貸城南數頃盡折入
於子錢家而不使其父知也伯氏病困收責者
塞戶副使聞狀大怒命君出其所有謁親知爲
率錢會期一日盡償長子宿負人或謂君若他
日寧有避債臺乎君歎曰我豈不自知非計哉
顧親老矣今又不樂忍令知兩子皆廢產損老
人眠食乎君且休矣副使沒君以其田廬按籍
子債主一夕而盡歲大侵瓶無儲粟撫其子曰
燦笑曰此萬金產也與二三故人契闊談讌修
隻鷄近局之樂及見其長女婿王志堅舉進士
與日燦舉鄉書而卒君少卓犖負奇氣從副使
宦游江楚江山鬱盤登臨吊古作爲歌詩曼聲
高歌投其稿於江流而去嘗語日燦曰古之學

游江楚江山鬱盤登臨吊古作爲歌詩曼聲高
歌投其稿於江流而去嘗語日燦曰古之學者
爲人致君澤民是也今之學者爲己榮身肥家
是也其托寄不偶如此君以萬曆甲寅十二月
卒年五十有九妻徐氏勤勞共儉共養舅姑饋
醢酒醴芻羹必躬必親於孝養有助焉後君十
年卒年六十有九子二人長日燦工部營繕司
員外郎次日燦某年某月葬某地之阡日燦涕
泣來告曰日燦狀吾先人之行事十有三年矣
思得一命以慰九京而後謁銘於夫子奉職無
狀身爲僇人幸得湔洗奉先人之丘墓不及今
乞銘以葬豈歐陽子之所謂有待者乎夫子其
何忍辭余曰諾銘曰
半通者綸四尺者土壺行孝友之傳片牘而已
矣嗚呼其孰與千古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一

墓誌銘

顧端文公淑人朱氏墓誌銘

故光祿寺少卿歷贈吏部侍郎諡端文無錫顧公諱憲成之配曰封淑人朱氏年九十有五崇禎十六年某月某日考終於涇里之內寢其年十二月某日祔葬於端文之阡次子南京戶部主事與沐踏門而請曰願有述也余年十五從先夫子以見於端文端文命二子與淳與沐與之游今老矣白首屏廢實與東林黨論相終始淑人之誌非余其誰宜也端文少而貧淑人父處士才而字之贈公以一豚肩一束帛納朱處士顧大喜端文舉高第官吏部淑人食脫粟衣補承戒其家人閨門操作曰夫子猶故書生也我知爲書生婦而已端文砥柱國論再起再謫淑人曰夫子猶故書生也我猶故書生婦也脫粟補衣故自若也吾何患焉端文闢講堂於東林朋徒歛集學禁黨禁謠誣洵涌端文歿諱熒滋甚淑人教戒子孫謹守先業安以待命今上卽位黨禁乍解端文首見伸雪淑人身登耄

耄晨昏炷香膜拜禮佛祝聖天子萬壽優游令終五福咸備嗚呼可謂難矣端文爲人虛和閉止不關世事凝塵委衣危坐終日淑人庀治家政廳屏內外傳教不絕子姓僮奴廩廩如也洒掃澣濯酒食米鹽井井如也端文晚多病宿外舍淑人處方藥視席薦瑾局塞戶夜分而後卽安及其爲大母稱太夫人春秋高矣辯色而起必先其家人篝燈補紉穿針引線小女子弗如也端文終身爲老書生淑人終身爲老書生婦勤勞恭儉九十五年如一日也端文教子不甚督課淑人時加譙責予大杖二子每畫紙爲碁局隱帷幔中惟恐淑人刺得之也與淳才而天淑人哭之慟教與沐及諸孫益勤與沐爲郎有聲其子樞及與淳之子柄皆登賢書端文之後滋大嘗觀萬曆天啓之際鈞黨之小人其所以斬艾賢才股削國家之元氣者可謂至矣幸而祖宗德澤深厚小人之股削不足以勝之如端文之一身生而禁錮死而昭雪天開地闢在反覆手之間而淑人從雲霧晦冥之餘再見天日令妻壽母高明顯融國家之元氣勾萌甲拆

引而未艾於淑人有徵焉余志淑人之墓因而著國家有道之長所以殊異於漢宋者謹而書之亦庸以信於國史銘曰

唯淑人之德叶於圖書得其良夫以相碩休唯淑人之福稽於皇極詒厥子孫類以永錫何以謚之端文之端節其一惠其誰曰不然

旌表節婦李母沈孺人墓誌銘

嘉定李君名芳字茂材舉萬曆壬辰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踰年而卒妻沈氏年二十有六截髮自誓撫三歲孤宜之底於成立天啓七年巡按御史上其事于朝 詔旌表其門在所居之南翔里崇禎十三年六月初八日卒享年七十有三十六年十一月合葬于南翔之稱字圩宜之具書來請銘初茂材既第入翰林太公攜孺人母子入京乘官舫擁符傳蒼頭驛卒傳呼蠶涌比入都門茂材病彌留矢柩車南還幼孺委練孺人頓踊叫號與舟舫下上道路皆咨嗟流涕自時厥後送往事居恭老慈幼握冰履霜辛勤痺痺凡三十六年而得旌旌二十四年而歿孺人之爲婦也太公朝夕洗腆必洗手而薦之

不以委僕妾太公歿庀治喪事伯叔曰婦發也 不宜先孺人曰未亡人家婦也不敢後比析產伯叔咸讓孺人孺人取均焉君子以爲順孺人之爲發也臥起柩旁者百日不茹葷血飯精鑿者三年不易笄服非喪祭不出戶限者十五年推髻繩髮斤鈴華不御不赴燕飲觀里社者四十七年如一日君子以爲貞孺人之爲母也宜之少長負劍而誨之曰汝父雖不祿有伯叔在猶汝父也有父之執友程孟陽鄭閑蓋在猶汝伯叔也汝能讀書修行不愧汝父有餘師矣宜之以孤僮自奮數踏省門不見收軟語慰諭黯然神傷而已君子以爲慈茂材有弟長蘅多方之交宜之有見焉則引以見于先生長者皆曰孺人有子長蘅久困公車或勸其就祿仕孺人曰叔性有皂白傲世而不喜俗人此非可以乙榜入仕者也買山而居奉母偕隱不獨可以全素尚亦所以藏拙也長蘅感其言遂終身不出其賢明辨通皆此類也孺人生子男子一人卽宜之女子一人孫男女七人其先世崑山之名族也祖諱某早卒祖母王氏撫其子象賢以

節婦旌門李太公繼娶于崑與象賢相好也知其女賢故委禽焉茂材初往女氏王節婦見之不澤曰此子才當早貴然而不壽已而撫孺人歎曰我固謂兒似我天命之矣其可若何父老至今傳道其語以為節婦亦有種也銘曰
烏頭雙闕南翔之里有幽新宅瘞銘于此旌門之銘以俟太史

太原府推官唐君墓誌銘

萬曆庚戌進士舉南宮者三百人軒蓋嗔咽車塵人面冥蒙合沓有兩人焉軒軒然傑出眾中永昌石應萬光甫宣城唐公靖君平也光甫長九尺餘昂首聳肩胸背豐碩巋然如天神甲士君平長八尺餘修髯等身談笑風發洒然如羽人劍客兩人所至輒隱蓋數百人都人走卒相聚指目余嘗語同年生此兩人者遠不如王威寧韓襄毅近不如梅麻城李長垣吾不復相天下士矣兩人聞之交相得也荏苒三十年兩人皆仕宦不達前死而余亦窮且老矣君平之子允甲謁余虞山泣而請銘其墓嗚呼余何忍不銘君平初名一相後改公靖君平為人孝友誠

信樂易倜儻輕財重義不侵為然諾雖為書生屢脫人于阨不矜其功人以長者歸之萬曆乙酉舉于鄉年五十猶困公車攜家居長安矜名節迥輕俠肝衡抵掌傲睨公卿閒長安諸公盡出其下又八年舉進士除太原府推官太原省會叢劇奸利盤平案治決遣奮髯抵几豪右莫不懾服三娘子款塞君平捧檄往諭宣布朝廷威德反覆數千言聲如殷雷大虜羅拜幕下呼為天人君平謂虜雖強餌不可饜我雖弱條不可弛宜有以伐謀伐交不當朝夕憐憫竭天下以奉西北上備禦三策慨然有試屬國係單于之志邊吏忌其能中考功法罷歸僑居白門結廬雨花臺下杜門縱酒酒酣捋鬚嘆息曰此于思者如故髮則種種矣忍效碌碌者蘇而後上哉甲寅四月某日卒於寓舍年六十有幾卒之日摒擋箱篋敝衣數襲而已當君平去太原時光甫亦以江陵令謫調靈寶坐譙樓指揮躍馬掩殺礦賊數千人遷南庫部郎築浦口城以勤事死兩人既死余屏居田里追念疇昔相期之語輒沈瀾太息久之嗟乎同籍之士蓋有壯盛

遇合枋樞筦擁牙燾者余固嘗目笑之而決其無成也謂余言皆不驗何其不幸而中也謂余言而驗其於兆甫君平又何如也豈士各有命而余言亦偶驗偶不驗與抑余固目論而其言之驗不驗亦不足參與不然則人才世運兩相折除使余之言不驗于才臣志士而獨驗于輿尸折足之徒與嗚呼其可嘆也已君平爲宋叅知政事質肅公之後四世扈從南渡徙歙宋季徙宣城十二傳爲處士汝奇君平之父也某年某月葬于某地之阡子三人曰允甲允年允中孫幾人允甲博達有父風固於是乎在銘曰鬱鬱者髯髯如其身堂堂者身身如其人兼資文武漢之朱雲平陵東郭丈五之墳孔明有言取以銘君未若髯之絕倫逸羣

中憲大夫四川敘州府知府趙君墓誌銘
余弱冠則與趙文毅公之二子叔度季昌游叔度激昂自喜眉宇軒然籠蓋人上季昌敘州君也沈實恭謹刻苦於學嗛然如有所不足皆所謂佳公子也文毅公剛腸直節獨立當世沒而謗焰騰涌門戶漂搖君兄弟叫號呼憤蓬跣赴

愆而叔度又早夭君獨身措柱茹荼攻蓼垂三十年人皆曰文毅有子 熹宗卽位請闕上書具陳先臣當國本危疑請建儲爭竝封擁右先帝宜見卹錄大臣鄒忠介趙忠毅諸公主其議君得蔭入監越三年請補給文毅公吏部考滿再贈太子少保蔭一孫中書舍人推以子叔度之子於是文毅公之卹典大備而其遺忠益暴白於天下罷敘州歸七年其子士春士錦同日而舉南宮閭里聚觀嘆息父老有泣下者人咸歎善人之有後而君之勛躬燾後爲難能也初以文毅公恩補太嘗寺典簿遷太僕寺丞升刑部貴州清吏司主事轉福建司員外郎出爲四川敘州府知府君治官無大小不苟簡不屑以任子爲人蹈籍信眉矐目重自矜奮所至以廉辦稱敘古戎州地鎮雄烏撒烏蒙東川四夷府偏處皆以水西爲大府自奢崇明逃死水西與安酋連結謀窺全蜀而敘爲兵衝君莅郡下教屬邑聚鄉兵以數千計募僧兵五百人搏力勾卒分戍設守次年兩酋擁衆大至君腰刀跨馬部署僧兵營於翠屏山柵壘屹然烽火相望

賊惘疑不敢進。初，謙斂兵守江城。君曰：「舍門戶而守堂奧，示賊弱而縱之入，非計也。」命長槍強弩列水渡，戒陸路勿與戰。稍隄陁折礮石銃礮自上而下，賊屢進皆重傷。建武之戰，斬酋首數十級，遂改攻永寧。遁去，監軍劉副使于賊營獲二圖，一先下敘州，截江門一攻永寧。監軍歎曰：「敘州不堅守，全蜀其如何矣？」夷府目把以買鹽布爲名，宿留內地，爲水西間諜。君出令募投充伍，三日不上，以奸細論。諸目把憚夷法嚴，潛渡江引去，督健卒驅其伏匿者五百人，賊無內應，不敢復窺。敘矣君條善後諸事上夷府。鹽布議曰：「國初制給夷府鹽布，鹽出嘉定大洪井中，布買之民間商人，給引從永寧路輓輸，夷人不許出境。奢崇明敗，永寧關稅絕，上臺謀制水西，優假各夷府題許入境叩領，又刊定額數鎮雄、烏撒、鹽十萬，勛布八千疋，烏蒙、東川次第減損，以爲各夷府自贍，有限將不暇轉給水西。此一奇也。然而行之數年，卒蒙其害，何也？夷人不能入境叩領，中國穿室發冢，髡鉗亡命之徒，竄逋爲僕虜，一旦充使沐猴而冠，竊入內地，傳相勾

引，四出罔利，富順各井販鬻鹽勛，不復拘大洪之舊布，則村巷機杼聽其收買鹽，曰：「十萬實驗百萬布。」曰：「八千實八萬不止矣。」朝廷用各夷府爲爪牙，象氏一女子加參藩職，街各漢把俱驕子視之，每鹽布啓行，捺持兵刃公然運輸，吏卒不敢仰視。況詰問乎？此今初起，各夷猶以黃蓮茯苓之類入內貿易，迨其浸淫在內，奸民反出銀買其文書支領，謂之紅錢，于是夷地鹽布愈多，價亦賤，且掄捆狼藉而不可計，能禁其不入水西乎？今日欲清奸宄，杜邊釁，必守高皇帝夷人不許入境之令，而後可。國家制水西當有長策，不在區區鹽布，卽欲鹽布勿入水西，必申明商引絕，其闕出使各夷府，貴如珠玉，而後可。是數者較之舊制，利害懸殊，職愚以爲復舊制誠便議，上當事者置不省，是年外計中考功法罷歸，君治郡廉平，當得上考，不知其所坐。國家有事西南夷，思得公忠彊幹之吏，宣力疆圉，而以無罪黜免，此可爲歎息者也。官刑部時送奄竊政發憤草奏，以使行不果，上士春登，上第。官吏局論武陵相起復，謫歸君，以特羊告家廟。

喜極而泣曰文毅公拜杖時腊肉猶在孺子盈
吾志矣川貴敘功准復原官遂不復起其卒以
崇禎辛巳之三月年六十有一君諱隆美季昌
其字考文毅公諱用賢其先世具文毅公神道
碑娶何氏子六人女六人孫男女十九人癸未
十月初七日葬羅墩之新阡君長于余一年實
兄事余煦濡仗助久而彌篤每誦蘇明允之言
曰知我者惟我父與歐陽公也輒拊掌太息者
久之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少長憂患晚猶契需心怛怛若危弦眉感感其
不舒臨沒之言一何欹歛蓋終其身盤回于羊
腸九折而未嘗開顏騁足自放于九達之衢嗚
呼其斯以爲仁人孝子之準的而勞臣志士之
權輿

湖廣行都司斷事蔣君墓誌銘

君諱國珣字公韞福建按察司副使蔣公諱以
忠之次子出後于其弟御史公諱以化者也副
使篤學好修寬然長者歷南北郎署出守廣平
君皆從囊篋細碎有晨昏之助御史精強饒心
計晚而無子君遂巡不欲往曰嬰相氏之圖爲

人後者勿入我何人哉其宗老強之而後可田
廬畜積多所推讓人以爲難以國子生謁選除
湖廣鄖陽都司斷事攝今于鄖潔身首事鄙人
懷之無何致其事而去居里閭之間恭大慈小
履順考祥凡八年而卒錢謙益曰吾里中縉紳
之後有子克家者人于君無閒言而借其不獲
射策甲科以光大其家世予之論則不然夫甲
科之在一鄉其賢則祥麟威鳳也其不賢則構
柅獬豸也彼且憑藉高華倚恃氣勢布桀黠爲
爪牙修竿牘爲鋒刃朝篡取一人焉藉其家墓
墓取一人焉侈其帑怨謗弘多寃對叢集而猶
軒然自喜以爲無如我何也惡貫滿盈福澤垂
盡鬼瞰其室神奪其算乞兒販婦莫不交口而
咀嚼之爲賢士大夫者亦何樂乎有是子孫哉
馬少游有言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
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如君者孝友順祥遊
巡退讓爲佳公子爲賢子弟爲淑人君子視世
之射策甲科漁食鄉里以蹶躄自豪者其賢不
肖奚啻霄壤而世之目論者顧猶重彼而輕此
則亦僥矣吾志君之墓蓋執筆而三歎焉牽連

書之以告于閭史其亦有不得已也夫君卒于天啓丙寅年十月享年五十有七妻陳氏刑部左侍郎莊靖公諱瓚之孫貴州右叅政諱禹謨之女服習家訓撫庶出之子廣生如已出病革語廣生曰汝父賢而未有聞也吾聞錢先生爲銘辭取信天下吾先夫子既得請矣汝不忍汝父之死而沈泯也必求先生銘吾亦可以見汝父于土中矣於是廣生以崇禎癸未臘月十日庚午之吉合葬于平墅之新阡奉其母之墜言以來請銘銘曰

附也合之既固旣安我篆斯石比于張圓後千斯年尚知其妻之賢也

毛君墓誌銘

吾有布衣之友曰繆希雍仲醇國之高義不侵爲然諾者也應山楊忠烈公爲書熟今問邑之耆老於仲醇仲醇首舉毛君以對歲大水屬耆老分賑君載官粟益以私困扁舟掀舞白浪巨門北返則突煙四起矣石塘之役君爲植土實石堅滿悍遠徙楊公迎而拜焉勞以酒帛請以遺八十老母楊公歎曰今之毛義也君娶戈氏

於仲醇爲彌甥婿仲醇數爲余稱君因遣其子鳳苞執經余門故知君爲詳君少讀書諳曉經義內行修謹彊力耆事指麾風發其中寬然長者也母七十斷右臂垂死君頓踴哭禱日中有人持雄冠雞華門疾呼曰傳其血可以療媪如其言而差不知饋雞何人也兄久客歸臥疾上兩旁風穿漏床席趣僦工新其廬病起兩榮翼然負日而歎吾弟之暄我多矣天啓四年六月君卒年五十七楊公哭之慟爲文以祭以仲醇之言爲徵崇禎二年十一月戈孺人卒年六十三君歿而二親未葬戈襄事有加禮臨穴慟絕日移晷而蘇其純孝如此君諱清字叔連祖父居東湖之濱以孝弟力田世其家君尤精於農事重湖複陂隄塍相輻爲漑爲陸百穀蕃無鄉邑有鑿鼓之召急病讓夷望君如望歲焉毛於是乎始大萬曆間貴溪徐貞明建京東水田策其議實自仲醇發之當是時戚將軍欲藉南兵願農者以實屯而仲醇謂當辟召南人善田者量能授官課最實效徐公去國事遂寢今天下多故軍興繹騷天子采用羣策設專官建節

鐵慨然舉行矣誠令踵秦定之蹟考徐公之書
宋仲醇之議放漢人趙過蔡癸以農爲大官之
意得如毛君者數輩布列爲農官周官大司徒
教稼穡樹藝制地征之法可舉漢二千石遣授
田器學耕稼養苗之制可放前元海口萬戶之
官可復屯種可興漕輓加派可漸省而今也馬
人擇官不爲官擇人畢牘書生置之田畝不知
南東何屯政之爲也天下之事利害相蒙而名
實不相副也可勝歎哉余志毛君之墓追思徐
公仲醇故事俛仰太息而系之銘曰

國初立法經界既均乃立巨室以聯細民惟蘇
沈氏以方毅聞 高帝召見錫予便蕃卓犖毛
君奮跡力田聯事急公鄉黨歸仁賈其材略芻
牧興屯通侯虎符何足以云戈莊之阡昆湖之
濱禾黍芄芄達於墓門德則富有請考斯文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一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二

神道碑一

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贈資德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諡文毅趙公神道碑銘

趙文毅公之卒也七年而克葬葬二十三年而
褒卹贈諡彝典始大備又八年而崇禎六年距
公卒三十有八載而謙益始書其墓隧之碑謹
按趙氏其先宋簡國良顯公仲談之後其子中
大夫士鵬守江陰軍遂家焉曾祖諱實徙居嘗
熟祖諱玘父諱承謙廣東布政司叅議嫡母蕭
氏母張氏公諱用賢字汝師中隆慶五年進士
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簡討萬曆六年江陵張公
當國父喪有 詔起復公抗疏請聽終制杖六
十爲編氓家居六年以原官召用陞右春坊右
贊善久之遷司經局洗馬管國子監司業又遷
右春坊右庶子十五年以詹事府少詹事管南
京國子監祭酒明年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十九
年召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教習
庶吉士二十一年改吏部左侍郎兼官如故未

幾移疾歸里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卒于家年六十有二葬羅墩之阡公應廢嘗選名在第四穆宗皇帝拔置第一事 神宗皇帝爲史官長身聳肩議論風發突兀班行中人望而識之江陵之起復也公與編修吳中行刑部郎艾穆沈思孝進士鄒元標後先拜杖 闕下削籍里居江陵威權日盛人咸謂禍至無日公闔門誦讀意氣自如公有女許御史吳之彥之子鎮之彥懼及坐鎮于其第下曰婢子也用以辱公公返幣告絕之彥乃大喜公亦不以屑意也壬午江陵卒朝政大變 上始召用公當是時吳縣申公新安許公執政江陵舊人未汰除者猶布滿九列見公等驟起田閒不能無內慚且忌而公與吳公起家詞林執政者惴惴然懷應侯蔡澤之恐會御史李植江東之故以攻江陵擢用不快於吳縣連章侵之新安大怒遂攘臂攻江李而其疏所謂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自負以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誣上行私者蓋專指公等也江陵威震人主奪情議起舉國保留若狂慧星出西南長亘天道路以

目公等出萬死不顧一生爲國家計網嘗何謂偶成一二事江陵之餘黨蠅管狗苟皆護惜之如頭目而獨以朋黨坐公等新安於是乎伎而偵矣公抗章請罷極言朋黨之說漢宋小人所以去君子而空人國者慮開讒賊之端過仁賢之路騁報復之私洧是非之公長諂諛之風來壅蔽之漸其詞甚辨而直忌者無以難益深恨公太倉王公亦以忤江陵起甫入朝上八不平之疏力攻江李其意亦未嘗不在公等也自時厥後交口沓舌明與公等爲難而公知必不見容求去不得遂引而南矣公之南也執政畏備心倖其稍遠及其久次于南也海內望公旦夕枋用爲之接手扼腕其語不絕于耳則又志而苦之吏部郎趙南星抗論時事謂不當以畱署棄公朝堂爲之大闕執政雖責譴給事郎署之右公者終不得已而召公比太倉再相有三王竝封之命公極論其不可且曰錫爵初至之日慨然以冊立爲第一事引而身任之乃御札之密封揭帖之獨進閣臣禮部咸不與知一旦諭從中出道路籍籍謂默有啓告致成此舉數

千里應召而來會未決月踰旬而已蒙不韙之疑錫爵之心亦豈能安於此哉疏上事得寢而公旋進貳冢宰與部郎顧憲成辨論人材以進賢退不肖爲已任物望益附公公故所絕婚吳之彥者太倉人也遣其子鎮飛章許公當國者主之蜚語流聞中外洵洵公抗疏力辯求去章三上得請舉朝大閱訟公者章滿公車咸報聞御史大夫李公世達御史吳弘濟吏部郎安希范刑部孫繼有譚一召皆相繼去行人高攀龍力排宵人鄭材楊應宿希風吠聲又得重譴去於是善類一空朝右持清議者嗷喑莫敢發聲當路相慶數年來黨局妯騷自今幸少得隸泗矣當時之傾公與慶曆中以孤甥女子之獄誣歐陽公略相類歐陽終得白且大用而公一去不復此可爲歎息者也蓋嘗論之公之見逐在癸巳而其械成于癸未甲申兩年之間不獨公生平用舍之局決于此而壬午以後四十餘年之朝局亦懸于此何也江陵既逝執政之精神才術不用之以反舊政圖國恤而專用以枝柱公等吳沈江李樹的于前鄒趙顧高俠毅于後

裁量執政水火薄射而公爲之魁難乎其免矣始坐公以朋黨既逐公以婚姻竝一機牙也故曰公生平用舍之局決於此也執政既疑公舉不信海內賢士大夫于是乎燈傳鉢授爲雷中水錮之法以壅過清議消磨人才公沒之後正人皆不見登用用亦不久而所謂鄒趙顧高者遂與黨議相終始故曰壬午以後四十餘年之朝局亦懸于此也公爲人孝友誠信公忠強直未嘗一日忘君父未嘗一念不在天下國家雖嬉遊燕笑酒酣樂作偶語及之未嘗不側席而嘆投箸而起也拜杖之日刲敗肉如掌陳夫人腊而藏之公意有所不可嚙齒奮臂輒從容奉饋進曰公且休矣盍亦爲餘腊地乎公爲之斂容嘆息而終不能改也東南財賦甲天下賦斂日增而科派無別徵輸日急而隱漏多端公訪求悉其利弊在官坊延進士袁黃商權四十七晝夜條陳十四事上之執政不說以謂南人不當言南事終寢閣不行在南雍修國學舉遺賢復勛舊送監之制斥豪右侵占之地郭文毅奉爲紮法在南五年亟請建儲早教元子及宥

言官李沂斥閹鯨最爲劄切令公得行其志竟其學君子必進小人必退國本必早定生民必又安而神熹之際國家必無鈞黨之禍公之不用蓋昔人所謂蒼生無福者而豈一人之故哉公強學好問老而彌篤午夜攤書夾案燃巨燭窻戶洞然每至達旦其爲文章博達詳贍尤長於奏議書牘有文集若干卷晚年撰三吳文獻志國朝典章因革錄未就而卒公初娶張氏早喪又娶湯氏能爲五七言小詩又娶陳氏子三人琦美刑部郎中余嘗表其墓祖美國子監生倜儻有父風隆美敘州知府以廉辨聞女七人皆歸士族孫男女若干人曾孫男女若干人琦美隆美皆公沒補廕先帝思公有功國本又隆祖美之子士履爲中書舍人諸孫皆競秀而隆美之子士春舉鄉書公之沒也小人希當國旨數尋聲吠公子第凜凜懼禍以故卹典遼緩墓碑亦久而未立觀於公之身後則公之剛腸直節頓頷於當世者其又可思已矣銘曰

龍淵大阿剌犀截龍過彼柔蔓純其鐔鋒暨暨江陵蛟龍豹虎禮變金革權傾宮府公奮巨手

刺其狂顛陽劍一麾有光屬天江陵以後盤互杖杆便文自營載鬼一車葛藤蔓草孰斧斯之水刃霜鐔將安所施國家多故黨論椽揭天不祐助人與奚孽白日行天大星隕庭元氣渾顛惘然上升死爲閻羅司彼姦魑金碧之神尅期來告讒邪螟特職競作羅治鬼斯克治人則那虞山熊熊江流如帶朝濟夕潮公赫斯在徵于史策質諸鬼神凡百君子貶此刻文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安邑曹公神道碑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君子之進退關於世道之盛衰以吾師安邑曹公徵之豈不信哉萬曆中之黨議播于庚戌而煽于辛亥二三小人飛謀釣誘以一網盡東南西北之君子公以吏垣掌內討佐太宰富平孫公稍斥其渠率其黨相與磨牙爭之久之公與富平相繼引去公退而班行一空萬曆末年之黨局成矣泰昌元年公以太嘗少卿起家屢遷都察院僉都御史吏部左侍郎未幾逆閹之難作公進而旋退而天啓之黨禍烈矣今上卽位召公爲左都御史

未幾閣訟又起公據法守經力爲糾正久之以
年至乞身而公之生平遂與黨論相終始矣嗚
呼俛仰三十年間黨論三變雄唱雌禍黨同伐
異以官府爲城社以婦寺爲窟穴馴至于朝野
震動衣冠塗炭而人以之國爲孤注然而丁卯
之閣禍卽辛亥黜幽之伏戎也戊辰之閣訟卽
丁卯媚閹之遺種也公剪其勾萌撞其機牙措
柱于三十年之前而其滋蔓潰決不可禁禦乃
在三十年之後公之進也若南山之起于隴蜀
天下仰爲維首其退也若黃河之沒于勃碣天
下猶用爲砥柱而其進而旋退退而不復進也
山川沸騰穀洛交鬪夷虜寇盜亦相挺而起蓋
自公之進退與黨論相終始而世道往復之際
有難言者矣此可爲嘆惜者也公之爲人孝弟
忠信明允篤誠如墮山喬嶽未嘗有意自高而
登假者仰企焉如和風暄日未嘗有意近人而
披拂者暉就焉立朝務持大議當事務存大體
論人務取大節主張名教扶養風義愛惜善類
其素所畜積也而其于小人也有所彈劾處分
未嘗不惻然如傷也一言之可採寸長之足錄

未嘗不引而進之也其或反唇相稽操戈入室
未嘗不引咎自責退而忘其誰某也與盱眙馮
應京同舉進士以聖賢之學相鏃礪居家老屋
三閭不蔽風雨席門葦簷含菽飲水端居叅究
羣萃扣擊春星秋霜移日分夜壯而仕老而休
終其身于學問之中而已爲諸生時講求兵農
錢賦邊防水利之要與應京訂經世實用書強
半出諸腹筭授淮安府推官護陵寢禽劇盜爬
搔淮泗閒利病其舉而措之者也在省垣論奏
皆天下大計萬曆閒推六科人才如先朝之推
葉與中也居憲府雙藤倚戶外百僚肅然有顧
大康之風遲重寡言人或以衰晚目之及奴薄
都門諭札日數十下條對商權不移漏刻詰奸
警備旋至立應精彊少年皆斂手嘆服知公爲
有用之學也薄嗜慾勇辭讓進禮退義不失尺
寸少宰之推也越關中馮恭定公而用公小人
設械欲藉是兩基之公固讓不可不旬月堅請
去小人卒無以傷公其沉幾先物不俟終日皆
此類也蓋嘗論之公之學惟仁與誠而已騶虞
之不殺鳳皇之不搏仁也春風之解凍夏雨之

解賜誠也仁則無我好賢疾惡皆一體也何惜乎黨議誠則無偽方內直外皆天則也何畏乎學禁易曰天之所佑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惟仁與誠天佑之矣公之完名全身好德令終豈偶然哉若公之始終黨論不得究其大用則斯世自有任其咎者而于公何與哉公諱于汴字自梁平陽之安邑人也曾祖諱庠祖諱司民父諱希舜世有壹行皆以公貴贈左都御史而妣皆為夫人公以崇禎庚午致仕歸里甲戌正月十九日考終于正寢壽七十有七夫人侯氏子曰良以公任為南京戶部郎中丙子三月曰良奉 天子之休命大葬公于安邑北郭之賜塋後三年戊寅貽書謙益俾書其墓道之碑萬曆庚戌公與高陽孫公分試南宮謙益實出其門自是廁名部牒實與公相終始閣訟之興謙益為黨魁公之晚出不為時所容者亦以謙益故也追惟今昔君臣師友之閒有餘痛焉故敢牽連書之庸以徵于國史云耳銘曰

晉水吳山有唐遺民參晉之區篤生異人龍宗有麟鳳集有翼天生斯人以斥王國介圭不琢

精金有聲貞心匪石直筆如繩始登天垣卒踐憲府首櫻宮隣載蹈金虎羣陰繁興孤陽一綫覽此風德介彼龍戰水火煎逼風雷喧逐正直是與厥德不回公之在朝頌然元老國有元龜士有師保公之在野瞻瞻壽考讒消南箕譽象北斗 天子命我角中西歸 上帝命我師中待期耀靈晝晦經星夜落浩然元氣還歸磅礴民思冬日士嘆長夜誰能畫筆雕繪造化節其一惠媿彼兩賢文中文清季益之閒白首門生纏悲安仰斲石刻詞未做天壤

資德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憲高公神道碑銘

今上御極更始首僂逆闖言者始上故資德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高公死狀 天子曰噫是吾守正捐生之臣也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曰忠憲崇禎三年某月公之子世儒始奉天子之寵命大葬公於錫山之阡俾謙益書其墓隧之碑謙益謹按我 皇祖神宗皇帝久於其位天下恬熙小人近倖孽牙其閒一二君子奮起下位以措柱國是而朋黨之論始出所謂

一二君子者高邑趙公無錫顧公其尤也公舉進士實出趙公之門萬曆癸巳趙公忤時相被逐公以行人奉使還甫三日卽抗疏分別忠佞極言閹臣不當陰除異已鋤善類以空人國奉旨詰問侃侃不少鯁避遂降揭陽縣漆註典史而顧公亦以言事罷歸無錫故有龜山先生東林書院公與顧公修復遺址講學其中久之東林之名益高海內清名之士淹久不用者其應和益廣而羣小疾其厲已爭相標目遂譁然以東林爲質的天啓初大起廢籍公與趙公相次枋用羣小滋不說會應山楊公疏擊逆閹魏忠賢而公以考覈回道御史褫閹之私人崔呈秀於是羣小合謀嗾忠賢曰東林必殺公忠賢怖且恚亦曰東林殺我然不知所謂東林者何等也甲子冬假會推事盡逐公等乙丑戊趙公逮楊公等殺之丙寅又逮公等七人公不辱死于水嗚呼朋黨之禍至於斯極矣然其所繇來久矣公與趙公實與之終始豈非天哉公初聞有使收捕與家人處分燕語若將治嚴就徵者夜分闚其室爐香拂然也封題宛然也及諸河

形神離矣裳衣戍削口鼻未嘗少沾濕也湛淵潔身不以苟生辱國北向叩頭不以垂絕廢禮結願來世不以其死忘君從容就義守死善道嗚呼難哉公爲人齋莊閑靜不苟訾笑淵停嶽峙如也東修立朝其發念未嘗不歸君父其持議未嘗不本名節其幹旋護持未嘗不在世道人才故以一散曹得譴去而天下以大人長德歸之其自田間起家也 熹廟幼冲婦寺中外盤平爲窟穴公慨然以斥遣奸清國本爲已任抗章極論前後三四上羣小激怒 先帝謂訟朕不孝欲以危法中公又請禁講學以撼公公弗爲動也御史大夫閔僉言推公公固辭不可公居恒謂此衙門得人可以救世申憲綱舉臺規察守令確有成畫受事之日雙藤倚戶外風采肅然逾月而報罷當是時外庭攻閹急羣小依閹亦急公欲外輯外廷內齊政地中渙羣小爲彌縫匡救之計而亦莫能聽也嗚呼公之不能久於位者天也其不能救閹禍者亦天也公何與哉公生平學問以誦法程朱真知實踐爲主揭陽之行發憤窮究所至登臨吊古雲水孤

清益恍然發悟家居二十餘年水邊林下洗心
退藏尤於靜中得力湛淵之時內不獲身外不
見水皆我之靜境也委順而去與聖賢之曳杖
易簣夫何以異嗚呼如公者斯可謂學斯可以
講矣公諱攀龍字存之世爲嘗州之無錫人祖
諱材父諱德徵妣陸氏實生公材有弟曰較任
黃巖知縣壯而無子遂以公爲子其後皆以公
貴贈太僕卿妣皆淑人妻王氏封淑人子三人
世儒世學皆任子世寧邑諸生公之沒也世儒
請于 朝得贈三代如公今官公卒于天啓丙
寅三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五其世次官爵及
所著書若干卷誌于墓譜于家者皆不具書嗚
呼近代朋黨之禍烈矣其始則宣政之碑也其
中則淳慶之禁也最後則延熹建寧之獄也彼
方立黨籍公則爲溫爲蜀其如公何彼方禁僞
學公則爲雒爲閩其如公何彼方逞黃門若盧
公則爲膺爲滂其又如公何精金之鍛百鍊良
王之火三日張羅布網蔓衍三朝愈變而愈毒
適以完節畀公彼小人者冰山既傾腐骨猶臭
徒爲海內所咀嚼唾罵傳之無窮令其轉而自

計當亦知其不可也雖然公之忠君愛國死而
彌篤靈修美人之思有餘恫焉何樂乎與怡淫
謠詠之徒比長絜短于身後也然則嬋媛太息
攄幽憤以告來者其亦吾黨之爲而無乃非公
之志也與謙益不肯附公臭味之末懂而不死
敢因公碑首竊述朋黨梗概而系之以銘銘曰
唐虞世遠麟鳳憂出非其時來何求高冠長佩
芳澤稠珩璜瑤珞紛相摻回翔延佇經九秋虹
蜺揚光白日雫蘭芷不分蕙爲茅先君後身衆
所離一夫九首擇肉投 帝閭高高靈瓊幽死
暴都市生纍囚天地爲籠逝何繇清冷之淵水
滔滔塞裳抗跡依前修崖山巨浸清淮流公非
水解乃天遊皎如白日臨中洲扈從 三后參
前駟雲旗掩靄衛九旂手援斗柄駕龍翰騎鯨
被髮覽冀州俯視人世股戈矛蜩螿沸羹爭嘲
啣靈不言兮心豫究乘風載雲過帝丘

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贈太中大夫賚
治少尹太僕寺卿周公神道碑銘

天啓元二之間逆閹忠賢已居中用事周公爲
御史因盛夏冰雹論內臣爲害訟言攻之當是

時閻猶未改名公疏所謂魏進忠者也公既首發閻奸而後先言乳母不當入宮近侍不當與兵皆以剪閻之翼而過其機牙迨癸亥內計極論閻與其私人郭鞏交關亂政狀鞏大慚且懼諸與鞏潛附閻者聳聽喘汗人自以爲麗公白簡遂聚族而謀公矣乙丑閻徵楊魏諸公考死鞏小脅閻曰必殺周某遂嗾吳江舊貪令曹欽程飛章告公公喪父里居坐削籍追贓獄未上而檻車徵矣公之下詔獄也以丙寅四月十三日其畢命也以六月十七日年僅四十有五越七日始得出暴尸都市肢體斷爛其慘毒視楊魏一也公被急徵後織閻又飛章誣奏傳言將孛公之母以驚死所坐賊多不能償其子廷祚廷祉亦旦夕祈死會今天子御極途竭屢詣闕訟寃天子嘉公首發奸逆贈太僕寺卿褒卹有加又詔所司定鞏等罪狀於是天下雖芸夫牧豎無不稱公之忠爲之嗟咨嘆泣而咀嚼鞏等恨不得嚙其肉也嗚呼公又何憾哉公爲兒時聞其父談楊忠愍事輒抵掌曰好好念其祖之死於寃也燈窻誦讀流涕覆面甫入

臺卽疏請昭雪焉其言事傳旨廷杖者三比其得免言笑舉止無以異也下獄考掠逾兩月無屈詞且死以老母爲念無怨言其死於忠孝蓋天性也公少雋傑廉悍遇事風發舉進士益自刮磨飭理以時聲業釋褐爲武康知縣視篆德清調煩仁和別宿蠹斷疑獄三邑皆以爲神明其在西臺諳熟典故曉暢法令慷慨發舒知無不言東事之殷也議恢復計兵餉責成中樞執政皆鑿鑿可施行巡視光祿歲覆冒破二萬餘金閻王體乾以郊廟享用爲言公据會典駁正閻亦爲屈服鞏被彈猶信信不相下公曰今劉朝典兵行邊鞏能出片紙過朝吾請爲洗交結之名鞏噤不敢應其善抗辯屈人皆此類也公每昌言于朝謂士大夫當持平心淡黨議無使國家爲熙寧紹聖之續其言論風旨於世所指目賢人君子亦不盡相附麗而魏公在諫垣尤爲抵牾及內外勾連中旨數出慨然知國事日非而是非邪正不可假易也于是大臣言官相繼放逐遂不惜傾身願與之同去與之同罪而卒與之同禍嗚呼公可謂忠諫特達致身授命

之君子矣公諱宗建字季侯蘇州之吳江人也
 會祖諱用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恭肅祖諱
 式舉人父諱輯符母顧氏太僕寺卿諱存仁之
 女祖父皆以公贈太僕寺卿而妣皆淑人妻申
 氏封淑人子男六人廷祚以蔭為國子生廷祉
 邑諸生後公卒次廷禧廷祿廷祺廷禛廷祚以
 崇禎五年十二月葬公於叟字圩之賜塋惟公
 與魏公爭論故僉院王公德完遂相擊排魏描
 畫其末路而公護惜其初節所謂相爭如虎者
 也及糾輦疏出魏公亦聞而嘆焉魏周之爭舉
 朝幾分左右袒既而隸黨藉死闖禍白首同歸
 閩棺論定闕之煽虐殆天所以成公等與余於
 墓隧之碑重複書之不獨使兩家子弟通知二
 父志亦以信于後世云耳銘曰

國有椽人金虎在旁羣小蠅附厥翼始張雄唱
 雌和設陰施陽公首奮筆扶摘附璫譬如迅震
 破彼蟄藏飛謀釣謗俾刃以償筆筭之籍始於
 魏揚瓜蔓及公討捕刊章身填牢戶寬復桁楊
 腐肉安逃枯骨何葬明明昊天云何弗愴 神
 熹之際黨論拒撐分部立墀涕羹揚湯填河

濁流焚王崑岡勞臣志士同歸一坑送熖焚如
 顯此忠良孰云長夜天晶日光嗟我于公同籍
 同方我為黨魁懂而後亡悼往撫今有淚盈眶
 刊文碑石過者盡傷

牧齋初學集卷六十二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三

神道碑二

嘉議大夫太嘗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贈禮部右侍郎諡文恪傳公神道碑

嗚呼吾師太原文恪公既沒之三十二年而門生錢謙益始書其墓隧之碑曰公諱新德字明甫太原之定襄人也世為農家祖汝楫父應期始為儒生母樊氏夢月光四射星斗文字粲然光屬於腹驚呼而生公甫能言輒能記太公所讀書信誦於懷中七歲屬文如風雨驚驟時以為聖童二十登鄉書明年己丑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教習三年請假歸又三年盡讀經史子集之書近窮掌故旁撫釋典鈞連穿穴而後其學始大就甲午除翰林院簡討又六年遷南京國子監司業三年滿考復任又二年始陞右春坊右中允丁太公憂喪葬用古禮墓祭徒步五十里哀動路人終喪將不出樊安人固命之乃強起丙午主南京試歷本坊右諭德庶子又四年始陞太嘗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詞林覲望還拜不樂居兩雍公嘆曰養賢造士國家之

急務此官非冗長也南陳北李彼何人哉後先條奏主於崇教化考德行謂從祀不當專重文學宜推廣許讚之議進張巡文天祥等以風厲人心在南雍申明條約作八勗以聳善作八誡以抑惡晨夕集諸生堂下勸誘如誣謔訓戒如誓命反復惜怛如家人父子孝秀簡習榷楚廢弛滿考及遷授業遠送望慕嗟咨唐之陽城無以尚也在北雍講貫教督不懈益勤故有弱疾寢劇辛亥七月十四日卒於官舍年四十有三疾革命授几焚薶擁被南北向扣頭而沒同官合聘之乃克飲 上賜祭葬給驛以歸贈禮部右侍郎諡曰文恪娶閻氏三子庭詩以蔭為刑部郎中庭禮庭蘭皆諸生葬於定襄城東南十五里高長山之原公生而短小文弱手足皆纖細異嘗人順祥和雅聲出金石見者皆心醉曰真翰苑人物也明內柔外恭大慈小足布武惟恐先人口噓氣猶恐傷人其於進退泊如取于介如也南司業滿考旦夕當遷四明謂曰此官無肯往者盍再借一二年乎公謝曰與南諸生殊相安倘不即幽黜亦不願去也四明有意遠

公公亦心喜其遠已而不見詞色福清雅知公
公不能作意近之敘遷平進而已久於南雍詞
林有嫁老女之嗤公笑曰縫衣裳暮酒漿老女
亦有微長終不能顧千金之求百兩之迎倚門
而相招矣福清當國公語所知曰痞癩病深須
大承氣湯疏解猶悠悠泛泛用補中之劑令人
轉思王山陰耳公之生平立身持論此其大端
也公在史館與南充黃昭素會稽陶周望深研
性命之學嘗謂昭素人議趙大洲學禪大洲直
任不辭騰諸奏牘視陽明改頭換面更進一格
又謂周望二程闢禪語錄中却多妙義是從儒
宗中透入禪宗暗合而不自知若東揜西護陰
用而陽斥之此禪門五宗技倆非吾儒立誠之
行徑也公內闕心宗外修儒行重規疊矩不染
狂禪氣息人以爲學佛作家吾以爲吾儒世適
也蓋嘗論之賢者之生於世也譬諸商彝周鼎
陳宗廟而後尊干將莫耶試剗割而後利此其
恒也其有合章履和閒世而一見者如麟趾騶
虞雖異類知其不踐不殺也如譽星卿雲盲者
知其爲祥明玕良王愚者知其爲寶也天之生

之固將置之明堂東序王瓚黃流之閒世莫得
而垢氛人亦莫得而軒輊也吾所見偉人碩儒
亦多矣若是者非公不足以當之至其微言精
義聞儒釋之牖戶出死生之津流者固非未學
之所識而豐碑亦不可得而詳也公嘗授天官
律曆於范禮部授幾何數於西人授青烏於平
定李生授黃白於胡叟其書皆不傳其藏於家
者有文集二十卷大事狂談四卷總集類書千
餘卷銘曰

嚴嚴紫宮執疏禁訶睥睨斗柄鞠轡雷車帝曰
豎子汝下無苦乘風躡雲送汝帝所雖則下譴
不在塵寰何以置之瀛州道山中秘之閣列仙
所居紅藥當堦青藜炤書出入金門迴翔顏宮
劔佩參差禮樂肅雍朝市熏灼火聚炎蒸清秋
蕭辰冰壺王衡名利喧啾吞腥啄膾閉房燕處
靜嘯清絃觀化而來限滿而去東觀西清累蘇
何處英聲八區遺書千軸雲過太虛燈傳空谷
聖人之山河曲湯湯山宮水襲公魄所藏白首
門生恒化無極敬譔蕪詞以篆好石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蕭公神通碑

天啓五年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宣化蕭公引年乞休 詔進光祿大夫子一品誥命馳傳歸七年二月以疾卒于里第年七十有四 天子念先朝舊學遺祭賜葬恩禮有加公薨後十有二年爲崇禎十一年 天子維新大政臨軒御殿更定館制親簡閣員海內喁喁想望治平而謙益方頌繫長安遇公之任子鴻襄鴻禛相與伏地而泣踰年釋歸乃獲論次公事狀書其墓隧之碑謹按 神宗皇帝時天下無事 天子富於春秋與公卿大夫率繇 祖宗故事慎重館閣之選儲侍人才爲異日用而儒學文章端方雋偉之人出公諱雲舉字允升姓蕭氏其本出自宋蕭叔大心封于蕭遂以爲氏繇漢迄梁代爲侯王唐季有諱殷者爲馬殷判官避亂江西之泰和再徙瀘源國初適戍廣西爲南寧之宣化人曾祖諱蕃祖諱滿考諱棟以公貴累贈如其官妣皆一品夫人公生于其父高要令之官舍高要公夢五色雲捧日覺而公生因以名焉生七年母朱夫人卒擗踊叫號人呼孝童二十

舉鄉試萬曆十四年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授蘭討公少負才藻風發泉涌在史館深思下視刊華落實爲勤問學魯人弗如識者卜其有公望矣自蘭討陞左贊善凡十年自左贊善歷國子監司業右庶子陞祭酒詹事凡九年 在詹端四年陞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又一年改吏部右侍郎充經筵日講官三品滿六年以繼母羊太夫人里居乞省覲伏殿門泣三日乃得請天啓初召用陞禮部尚書未一載遂致仕歸公篤誠祥順行安節和爲東朝講官齋心被慮敷陳善敗 先廟嘆嘉焉事 神廟撰進講章篝燈整衣肅如對御不以人主靜攝少自假易 神廟深知之欲枋用而未果也萬曆之有黨論也甘陵汝南之議不欲附君子故去天啓之有奄禍也黃門北寺之獄不忍附小人故再去回翔詞垣棲遲衰晚不以容悅持祿不以擊排植黨不以年至曠節不以時危易行其不終大用也斯以爲端方雋偉始終一德之君子與嗚呼國家史館之制所以儲才養相計安軍國可謂至矣拔自草茅置之禁近體優則其氣

舒句冷則其志澹枕藉經史無簿書期會之役則其神簡優游年歲無傳遽拜除之競則其智恬三百餘年謀王體而斷國論有若金陵之議升祔新都之阻封爵莫不援据編帙取携腹笥固未嘗薄館閣為乏材強翰墨為無用也謙益登朝時佐吏禮則公與崇仁吳公掌院則耀州王公掌詹則晉江翁公祭酒則定襄傅公此五公者金聲玉色質有其文出入殿廷朝右改色或或手彬彬乎盛世之詞臣也詩有之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繇今思之萬曆四十年間豈非成周卷阿之盛際與謙益論著公事而及此者庸以著 祖宗養士之仁彰

神宗久道之化贊颺休明昭示後世亦公之遺志也夫公前娶鄧氏後娶何氏皆贈一品夫人有子八人曰鴻圖鴻業鴻襄鴻靖鴻慶鴻祐鴻譽鴻振鴻業萬曆丙午舉人鴻襄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鴻靖太僕寺廳主簿所著有青蘿集五十餘卷別集若干卷公主萬曆庚戌會試為謙益座主殿試讀卷又首拔焉所以教誨期待甚厚衰遲坎陷老而無成公之二子不以為不

肖有點于師門也以公碑諉焉故不敢辭銘曰於穆 神宗如日方中王多吉士翺翺雖有美蕭公奮跡粵西道山蓬閣來游來儀焯彼民譽壽為國寶公于斯時麒麟朱草乃晉坊局乃教成均如袞掌誥如贊考文明廷開憲細旃納牖公于斯時王鉉大斗東觀再游西京出祖哀此官隣傷彼金虎布袍歸里飭中待期公于斯時夏鼎商彝丁年俊英白首魁艾祀梓明堂楮柱昭代孰培養是 神宗之仁豐水有芭詒厥子孫蒼梧之墳喬木千章 帝命顯融豐碑煌煌有君有臣是保是師我銘不忘 神祖之思

慈溪馮氏先塋節孝碑
天啓元年有詔追錄 光宗皇帝東宮舊學贈故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馮公為禮部右侍郎子祭葬蔭一子越九年已巳公之季子爾達奉公與太宜人兩世之柩返葬於慈溪葬之後十九年其門生錢謙益乃為論世考德銘諸麗牲之碑謹按慈溪馮氏叔和往五代之際仕吳越為尚書叔和二十世吉亨末樂中為給事中吉亨四傳為淳淳生時桂時桂生四子其

叔爲孝廉府君諱讚卽公之考也府君初娶於沈執昏長安遂占籍錦衣衛嘉靖甲子中順天鄉試繼室以劉氏生公公諱有經字正子五歲而孤劉年二十有二萬曆丁酉劉年五十公上疏言母劉苦節 詔旌表其門爲節婦又九年公五品滿三考贈府君如其官而劉始封太宜人太宜人之歸也府君已舉於鄉府君性至孝負笈策蹇授詩恒山孤竹閱所得修脯封題以遺二親不敢名一錢太宜人勤勞共儉黽勉有無不以闕府君也府君疾革拮公以屬太宜人曰孺子之生也夢老人劔以畀我曰以節婦子爲而子夢如可踐也吾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太夫人勞面絕食忍死襄事藁葬府君於外家墓旁而依其母以居府君之伯氏持太公貸錢券責諸遺囊太宜人盡室以償而身自忍餓日旰未炊抱孺子而泣宗人欲奪其志作輓詩以諷太宜人拜而泣曰宗人勗我矣敢不自力公六歲以舅氏爲外傳太宜人丙夜課讀刀尺與吾伊聲朗朗相應公閒持尺蹠搏弄藏匿袖中太宜人偈而奪之則所私屬程文也乃大喜悉

發府君遺篋子之兵農禮樂之書部居粲然公得以諳曉爲通儒府君之遺教也年二十舉鄉試又三年己丑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甲午除編修戊戌陞右春坊右中允庚子充 東宮講讀官一日講官進拜 皇太子偶不爲起公奏曰臣等承乏春宮輔導無狀致 殿下失起立之禮敢請其罪 光宗改容謝焉是年請假歸葬府君藁葬三十年棺不能受梓治木更欽貌如生人汗津津浮頰額公一慟悶絕嘆血漬面傾瀉如洮頰已而奉太宜人扶府君櫬歸葬於夏臺之原哭踴如初喪感動行路公疏請廬裏行服三年 上不許 皇太子臨講數問馮先生還否吏部勒限趣就道乃還職公在坊局九年繇論德洗馬歷庶子皆不輟講讀霜天雪夜太宜人未嘗不夙興曙戒公每進講念母師之訓靜共齋慄著見於進止之間 皇太子恒目屬之曰馮先生孝子也公念太宜人老不樂仕進時方鈞四明之黨多所連染遂抗章移病疏十上乃得請閒居奉母修白華之養者七年而太宜人考終公哀慟致毀誓不欲生踰小祥

而滋甚劉宜人病脾絕而復蘇髮髯見太宜人爲護持公拊心哭曰死者果得相係於地下乎

吾死不復返矣奄然無聲痛入黃泉竟以不勝

喪而卒乙卯十月十四日也年五十妻李氏繼

妻陸氏劉氏皆先卒子三人爾偃爾發爾達皆

諸生爾偃早夭爾發承蔭後公十年卒謙益以

天啓初哭公於近郊之殯宮退而謂爾發曰日

月有時方隅未靜返葬則未遑慢葬則不可子

將謂何爾發曰先人居恒謂太公三世反葬於

周爲不忘本易簣之夕口喃喃扶襯南下爾發

所不以兩世歸葬棄先人之墜言者他日亦無

以見吾子矣甲子試鎖院不中填塞呼憤一昔

而卒爾達以一孤僮繼父兄之志柩車累累舳

艦相銜跋涉水陸誓戒徒旅閉關四千里克襄

大事嗚呼艱哉恭惟太宜人之節綽楔歸然與

觚稜相望而揚宮庶守勤課公行狀於歷官之

下繫之曰孝子本朝館閣大臣以孝子特聞者

吾未之見也然則公之爵位不能傳遽至於公

卿固可以無憾而馮氏之先塋視世之周閣高

門象所連而署京兆者其崇庠何如哉謙益敢

竊取史氏之義大書特書刻其碑曰慈溪馮氏節孝之阡而爲之銘曰

惟府君之孝夭折是悼如草傷於春弗逮雨膏

惟母師之節如山有截如澤堅於冬霜清冰栗

雖啄鷄哺再世而滋哀哀藐孤奮爲帝師入

侍銅輦山奉版輿封有紫誥旌有漆書母生而

生母死而死承華無人重泉有子兵燹驚疑關

河修阻孤僮反葬神實相汝鄆山巖巖慈水湯

湯節婦孝子千秋之藏匪山則墮匪水則迴天

地元氣歸藏在斯思皇多士馮翼孝德永錫爾

類以胙王國文慙懷鉛誼重負土螭首龜趺敬

告終古

南京刑部浙江司郎中封資政大夫兵部尚書李公神道碑銘

今上十三年卽家起大司馬李公於南京叅贊機務司馬之父刑部公年八十七矣呼司馬而詔之曰汝母以我老偃蹇朝命留都吾舊游夢寐未能忘也吾幸健杖屨逐子而行汝以服官吾以就養不亦可乎司馬頓首奉教公居留署三月曰可以歸矣司馬送之江干伏地慟哭瞻

望弗及乃還都人聚觀感泣以爲是父是子忠孝一門斯可以教世者也八月二十七日公考終于里第司馬不俟奏報見星而奔卜以某月某日大葬于松林塘之祖塋走使四千里俾契家子錢謙益書其隧道之碑謙益曰諾焉序而銘焉序曰公姓李氏唐西平忠武王之後有憲者觀察江西游刺史袁州子孫家焉再傳徙吉水之谷村有桂者入明與梁寅諸名士爲友桂生京京生吉吉生威威生貴爵貴爵生贈兵部尚書秀即公之父也公諱廷諫字信卿少負穎異十歲以才筆雄里中萬曆癸卯與司馬同舉于鄉旣歌鹿鳴動色相戒曰壯而舉如日出之明晚而舉如燈燭之光有以自厲無相辱也累試南宮不第除廣德州學正遷南京國子監博士再遷南京大理寺評事久之陞南刑部山東司主事改浙江司郎中內計鐫級調用遂不起用司馬貴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再封兵部右侍郎以逮今官公之爲人齊莊易直明允篤誠自其鄉舉時補衣蔬食父子徒步鄉先生鄒忠介公會恭端公聞而歎曰吾江右素風不墜矣

其爲學正也視諸生如其子弟教其不及而肯其非辜諸生之佻達者莫不始而憚旣而服久之矍然而顧化也直指使者檄祀其師于名宦集諸生公議得其暴橫狀力寢其議直指心志公卒無以罪也在國學一如其爲學正當省試時國子先生之室戶屢恒滿公惟衡門兩板而已三年不遷縣廷評量移比部小大之獄必以情本倫嘗依法比不爲深文周內叔姪訟產不決廉知爲外家所唆執而懲之諭以至情慟哭相讓而罷廬陽盜殺人竄匿南都反以盜首被殺家欲連逮相抵公曰此必有異繫其人于獄已而廬陽來告果逋囚也乃服辜督撫之子僞爲省郎符傳執送法司督撫懼遣人來殺之公曰父子天性也况殺人以媚人乎命縱之其人不忍去復自歸服城旦督撫竟發憤死而省郎亦用是敗人咸以平允歸公司馬繇邑令徵入西臺正色讜言爲黨人所擠拜以考功法中之公與司馬環堵蕭然講道論德諸子鴈行執經以侍父子間自爲知已也司馬遭奄禍緹騎四出公不色變其再起也公不色喜惟勉以知幾

順命忠君報國而已家居十餘年無求田問宅之事無梯山架壑之舉無煦嘔散之態無崖岸嶄絕之容誠敬以孝享悖睦以善俗以戰兢慎獨砥後賢以躬行實踐矧偽學神明堅悍老而不衰端坐隱几坦然委順蓋篤實光輝好德令終之君子也世之衰也士皆好圓而惡方豐表而啻裏姚江之良知佐以近世之禪學往往

決藩踰垣不知顧恤風俗日以媮子弟日以壞有如公者豈非古之師儒也與豈非鄉先生沒而祭于社者與司馬奕世載德光而大之規言矩行不越尋尺父子之間有潛耀而無崇庠本朝稱江西士大夫家法先河後海必歸本于公嗚呼可謂盛矣公娶周氏累贈夫人繼劉氏萬氏累封夫人子五人長邦華即司馬次邦英雲南曲靖府推官邦藻邦著邦蔚皆邑諸生而邦著貢于廷孫男十五人家孫士開邑廩生殉弟溺死奉 旨旌表公之家訓徵焉銘曰

於惟李公如玉有瑞百行既圓五福斯備公為書生巋然長德及焉師儒威儀抑抑樞衮升堂頌禮有嚴春絃夏誦朝齋暮鹽再為法官不詭

不諫矢其素心視我丹筆蕭然虛止歸老紫荆澹庵之澹誠齋之誠國為元龜邦為胡考教義模楷匪山伊斗五福維何福壽考終有子駿發高明顯融皇天何私荷此百祿箕疇有徵惟德作福司馬受命匡我王國文武吉甫中興是式源深流長爾哀爾思玄堂有擢寵章鼎來勒詩螭龜作頌是似老猷來式敢告悖史

通奉大夫湖廣布政司左布政使王公墓

碑

天啓元年蘭酋陷重慶圍成都朝議推兵部武庫司郎中王某通知兵略宜山監軍事公慨然銜命以往賊聲言將趨荆門犯留都仕宦入蜀者皆攝舟夷陵踰踏盼望川東道徐公如珂奮臂不顧乘單舸入峽公則繇漢中走棧道單車輕輓冰雪塞路六十日而抵蜀蜀人驚而相告吳中一時乃有兩王尊耶公既受事戒將士簡師旅灑血以誓眾曰所不滅賊以報 天子視此血矣二年二月復江安縣五月復瀘州六月復納溪合江仁懷諸縣三年春率師搗其穴冬入龍場破土城斬獯獩闖諸苗奢酋父子殺母

妻夜遁遂平永寧而公之復瀘州也徐公亦以是月督四道兵蹙賊重慶城下禽張樊二酋奢賊失氣遁求寧我師合而蹙之最平蜀之功公與徐公爲多捷奏加陞二級賞銀四十兩仍命與徐公皆遇巡撫缺推用徐公以久次入爲京卿而公僅循資量移蜀之爭功者至于飛章抵調檻車逮繫而公悛悛不自明人皆以公爲長者也師之渡瀘也公命縛葦爲船繫之江岸我師乘風雨夜進賊驚潰爭蘆筏以渡溺而殲焉搗巢之師繇仁懷達落紅一夫負米四斗板崖下上顛頓絕壑公令緣溪伐木造船以濟日運可三百石士皆宿飽遂以集事公在行間三載躬擐甲胄冒矢石中箐之役長寧納溪二師俱覆昏夜歸瀘整師斷後矢屬于鞍者數矣事平之後開府建牙者相望而公獨浮湛藩臬自此遂無意于功名之會以年至乞休此可爲長嘆者也公諱世仁字元夫世居太倉之龍市以賢雄于鄉富而好行其德曾祖拭鴻臚寺署丞祖燾父嘉言皆諸生母錢氏舉萬曆辛丑進士除漳州府推官父喪服除補南昌府推官入馬

兵部車駕司主事歷武庫郎中以參政監軍于蜀陞右布政于福建尋改湖廣致仕公居官廉平愷悌官司理以平允稱官樞曹以勤敏稱官藩臬以治辦稱生平無先人之心無封已之行不崖岸以立名不徑實以營利隨牒以進奉身而退休休如也寒寒如也天性孝友內行悖至厚親黨篤故舊收悻妻卹饑寒皇皇乎如有所著也汲汲乎如有所追逐也致仕歸田修閑居遂初之樂親知過從契闊談讌賓至則命觴賦詩詩就則徵歌度曲感西征之勞苦演爲傳奇使童子登塲按拍以相娛樂酒闌歌闋客有爲公愾歎者公笑曰大地皆戲場吾與君皆觀場之人也何容置欣慨于其閒哉有別業在吳淞之濱公之子應徵春秋佳日載酒速客奉公遊燕其閒畫船簫鼓酒旗歌扇出沒于漁灣柳渚之中公顧而樂之丁丑九月酌酒芙蓉花下曰勸汝一杯酒從此別矣歸三旬而疾作談笑訣別倏然若羽化者嗚呼公可謂五福渾圓高朗令終之君子矣公卒于崇禎十年十月朔日享年八十有一娶溫氏繼室魯氏並贈夫人子應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四

神道碑銘三

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贈副都御史梅公神道碑銘

神宗皇帝在位二十年文武恬熙北虜貢市邊塞人不知兵壬辰春二月寧夏鎮將哱拜子承恩劉東暘等殺巡撫党馨據城以叛攻下四十餘堡許朝土文秀辨髮胡服分道勾虜虜數犯玉泉花馬閔約五六月大舉應賊中朝大震議緩師招撫以苟不用兵為貴梅公為監察御史昌言於朝以謂賊勢已成畜謀已久遷延一日則禍深一日外勾大虜內引叛人聲勢愈大風聞愈遠脇從愈眾人心愈疑為今之計非力勦無以定禍亂非詔赦無以攜黨與非特遣無以重事權非破格無以庸豪傑非便宜無以中事機非重賞無以作士氣寧遠伯李成梁父子威名素著諸子家丁驍勇慣戰賊降夷雜種出入邊徼心輕中國獨憚李氏耳請以西事委成梁

釋文臣知兵者監其軍天威既臨不敢四出魚游釜中勢必自亂附近營路恃以無恐他方觀

徵應徵應行皆國子生十五年十一月葬先福之新阡公我錢之自出于余中表兄弟也余之論次於其細行及歷官行事皆不得盡載特詳書其西征之功狀與其有勞而不見庸者如此

銘曰

公方羈貫頭角鬢鬢雍河決江大放厥辭鵲起射策釋褐牽絲麟仁不履鴻漸有儀寇訶西南欲裂坤維井絡路塞劒閣羽馳公出監軍灑血誓師我疆旋復賊巢遂夷瀘河潛渡菁路窮追船回礮及馬旋矢隨 帝記厥勩冠于西陲回翔滋久角中東歸瘡瘡勞人脫此 馬羈法曲幼眇洞蕭叅差官移羽換絲奮肉飛戲場何樂戰場何危當筵一笑拊手大歸公膏雖屯厥有愁遺藹藹孫子以奮以苗西山之阡冢木蔽虧鄧尉朝雲震澤汐池胄子危誦秀眉遺思過者必式眎此豐碑

望憚而自戢失此不圖吾不知其所終也 神廟深以爲然朝議方憚兵又憂李氏跋扈不宜假以兵柄衆懼恂恂給事中王德完惶遽自列曰臣所謂收錄豪傑非爲李氏也異時有變幾得無連坐公歎曰人臣謀國不忠一至於此乎復抗疏極論中朝果疑李氏當在遼東握兵之時不在廢閑罷鎮之日李氏卽有異志亦在危疑不安之時不在 明主洞察之後伏望 陛下斷自宸衷可疑卽別爲調遣可信卽立加委任臣願與成梁馳赴寧夏同心討賊賊知歸命則臣爲 陛下之使奉揚恩赦以安反側負固不服則臣爲 陛下之將披堅執銳爲士卒先事平之日臣與成梁卽日還朝止求自明不敢言功若其不捷軍法具在不敢以臣之罪貽累他人也 上以成梁老姑徐行命公監如松軍以往公初謂總督魏學會遲頓玩寇意殊薄之繇紅山渡河不與相見久之乃知其忠誠爲國傾心相信誓以其死甘肅巡撫葉夢熊自請討賊駐師靈州思掩學會功代其位而忌其倚公以辦賊也飛謀釣誘間阻百出公旣受事而西

事益難言矣六月公自領精騎二百與如松分兩軍壓城而陣公跨馬督戰飛礮碎從騎弗爲動諸將咸顧望不力焚南樓取火箭弗應城中射帖約內應匿弗報賊磔之城上公憤盈上疏自劾言諸將用兵不及兒戲從前報功盡屬欺罔臣身先士卒激使僇力同心以報 陛下不能協和反致疑忌事至此臣不得不言臣有言人不得不恨請下臣於理若秋冬閒西事不大壞卽斬臣都市以爲欺罔之戒 上已先入夢熊蜚語得公疏震怒逮問學會遂以夢熊代非公疏指也夢熊旣得代忘公滋甚監軍權輕無賜劔又奉屢旨申誠侵越公以忠赤風勵將士以敢死率先行陣以老謀指授方略以誠心感動攜貳以機權籠駕狙詐諸將始而狎中而畏既而感激踴躍願爲公死夢熊見公豁達推置亦少安之旋而受繯鏃於公公所畫制賊之策三曰絕勾虜曰攜脇從曰用水攻至是而其局大定鎮城三面阻水壅其北而決之賊將安往賊不能突出虜不能闌入是我以堤爲長圍也七月堤成凡千七百餘丈決水灌城城東西崩

各百餘丈賊守陴者皆哭拜乞降堅守以待虜虜數萬騎從李剛堡渡河去鎮城三十里公夜舉火趣李如樟邀擊如松尾之遲明兩軍夾擊虜大敗繞賀闌山遁去用木筏衝城竿虜首以示之曰此而所勾著力免也賊絕望虜至梯城而下願見梅監軍面陳歸順拜承恩東賜及濠望拜而去許朝躍刃踰濠如將及公壯士張進朝欲前公跌止之披襟而與之語朝遂巡納刃屈脚下拜城上下礮石焰天鼓角殷地公神觀安閑進止自如咸咋指歎曰梅監軍真天人也八月八日夜二鼓三人縋城來告賊以重陽入大城置酒南城可得也諸將莫敢信公曰往我任之及城諸將讓登總兵牛秉忠年七十賈勇而上公緣梯大呼老將軍先登矣乃畢登降人殺守者血流活活有聲公踞坐血營中籍記功次傳呼止殺男女然燈夾拜謹呼再生南城下賊據大城以守謀知賊黨馮貳遣南關民李登往問啁氏殺劉許自贖會劉東賜先疑土文秀僞病誘殺之承恩殺許朝畢邪氣并殺東賜城中解甲焚香以迎王師十六日整師而入不膠

一人或說公盍殺降人以應封率公曰事定矣妄殺何爲馘劉許俘拜承恩以獻闕下括賊帑以補軍興籍降丁以實營伍此吾所以蕙西事而報天子也夢熊聞之乃自靈州馳至封賜劔下令盡誅降者承恩方從公出獵遂就縛拜闔室自焚軍士大掠骸骨撐柱金帛狼藉道路公卽日襍被就道題詩驛亭長謠歎息而已東賜朝首級皆燬夢熊將函他首以獻使人示意於公公曰有一首可代其人喜而問公笑指其頭曰此是也遂不敢言公入朝據實奏報曰諸將可以欺臣臣不可以欺 陛下也朝右皆右夢熊以首功論公陞太僕寺少卿遇邊撫推用陰一子錦衣百戶而諸將士從公效死力者多不得叙嗟乎西夏之事難言也督師駐二百里外置酒高會遙制成敗監軍身在城下腰刀袴褶親受矢石成則督師總其功敗則監軍專其罪無聞外之事權有朝右之謠詠左枝右梧前顧後視不察睨眊不動聲氣陽就其籠挫陰隲其機牙王誅以成國體以全斯爲難之難矣明旨戒侵越也公奏疏曰人之侵權必有所爲或

爲貪功或爲尊大或爲受享以臣爲貪功事定之日首叙督撫次及大將次及行間之人監軍之官卽自居其功欲何爲耶以臣爲尊大臣與士卒爲伍倉卒聞警躍馬疾馳將領效力則下拜而謝之士卒有謀則執手而問之可謂之好尊耶以臣爲受享日夕饋糜自買柴菜居處營中累土爲榻以蒲代瓦風雨時至擁氈自蔽木版爲几案瓦盆爲類器夜無然燭引燎自炤可謂之受享耶臣所以奮不顧身甘冒賊鋒者蓋見人情時勢之難寧死於賊以明報主之心不死於讒反爲任事之戒臣之微軀誠何足惜恐豪傑之士見臣受禍皆懷明哲之思沮効用之氣非所以風示天下弘濟艱難也賊平之後抗疏爲舊督臣伸雪曰攘其位掩其功又欲殺其身乎吾願與魏同罪不願與葉同功不然他日何以見魯衛之士乎南城之役與將士緣梯蹴踏右手傷大指血沁佩玦酒閒慷慨循玦而歎幸哉七尺無恙其不爲此指者幾希矣公之辭恩蔭曰角中歸里口不言功使天下後世知臣一念朴忠非有所爲則臣榮多矣公以一指視

一身以一身許君父雖通侯胙土視之如浮雲而貪功攘善之徒顧欲以腐鼠嚇之不已遠乎西事甫竣我師有東征之役兵往禍結首尾七年而西陲晏然我得以一意東略公之功於是爲多天子心知公能有意大用明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又五年陞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鎮又三年以父喪解任歸未起而卒故吾謂萬曆中龐臣碩輔庸公杆城之臣以公爲首而公之得以成功者以神宗之明知之蚤而任之力也公諱國楨字克生湖廣麻城人大父諱吉弘治癸未進士爲惠州太守有惠政夫婦皆百歲父諱汝觀母陳氏生六子兩世皆以公貴贈兵部右侍郎妣皆淑人公生四歲雄傑異凡兒十四補博士弟子二十六而舉於鄉再試落第孳家居長安長安中戚里豪貴都市輕俠鄒魯文學燕趙奇節一旦盡出公下閑拉宿將健兒遨戲近畿貰酒呼盧走馬角射衣短裘長髯巨鼻望之如羽人劍客識者以爲郭元振張詠之儔也癸未與仲弟國樓同中進士國樓選爲庶吉士公知順天之

固安縣刊落教條，蠲除贖錢，闊略簡便，務得民和中。官操豚蹄餉公，請徵責於民。公愷然烹豚置酒，曰：「今日爲公了此。」中官大喜，職而牒追民。至公奮髯怒罵，趣鬻妻償責人，債出今日死杖下矣。中官益喜，少選戒吏，僞遣人持金買民妻，追與偕入。公持金付中官，叱僞買者挾婦去。民夫婦不知也，哀慟訣別。中官亦慟，不願得金，公固不可，曰：「小民償責誰不鬻妻子？顧可令貴人折閱耶？」叱去益力。中官與民夫婦叅立悲咽，卒毀券而去。其御輦轂貴人多所操縱，捫闔不名一端。其大都如此。公之母臥病，國樓邸舍，公自固安跨馬入省，鄉人固止之。公流涕曰：「吾豈以一官易吾母乎？」入侍湯藥者匝月，良已而後去。人亦無以難也。暇日輒較射，每就射所，決訟錯落數語立遣去。歲爰書奏上，才三四通。入覲乘駿馬，插弓矢從，蒼頭廬兒，沿途射生逐兔，箭聲叫空如餓鳴。他邑令引車匿避，問知爲公，乃大驚。其儻曷闕達，不拘細碎，皆類此也。公爲人奇偉，變化權譎，機警曉暢，物情聞合。兵法軍抵寧夏，遁賊法嚴，城堡皆晝閉。公大弛禁令，軍中與

民相貿易，米鹽騰涌，軍實不乏。公曰：「吾平夏州，惟此可以言功也。」初視師，聞城頭砲聲，地濛濛如乍雨，著塵一將曰：「此砲所至也。」急牽公避之。公曰：「子母砲中必有母，是砲皆子，豈舉砲者不肯爲賊殺命使乎？後果有內變，南城下命急塞北門，賊果從大城來攻，不能奪角樓，火發砲矢兩下。」公曰：「無恐，我軍誤焚火藥耳。」許朝能賺我死乎已，而果然我軍疾攻大城，賊縛南城人妻子親戚，寘長竿上，居民皆痛哭。公使人傳呼曰：「監軍已往取許朝之妻，劉東暘之母矣。」賊遂解縛南城始安公在雲中，虜王方欵塞，一日忽大出獵，縣令關揚諫曰：「秋成多損稼，公弗爲止。」後數日得虜謀，虜欲大入以有備中止。縣令乃服扯會送精鐵數十斤，曰：「虜中某山忽產此，公笑受之。」命工製爲劍，銘曰：「順義及虜來市，求鐵鑊，公禁諸邊勿與出劍，示之曰：「前者虜王所遺鐵，中國所未有，爾何用此頑鐵爲也？」虜衆大譁歸，怨扯會。扯會詞詘，遣人首服謝罪。公曰：「我以至誠待爾，無爲也。」仍與之鐵。王畢邪氣者，虜中知文法爲聞者也。同諸夷來見公，謾之曰：「汝非王

畢邪氣也何得僞來王扣頭自陳非僞公笑曰人言汝爲閒虜中我久礪斧鑕以待汝汝故馴謹如此幾令我誤殺好人王扣頭感泣自是輒輸虜情以告公以恩信待虜時其撫賞恤其凶饑每延見虜酋傳呼聲尊嚴若神已而離立偶語媿媿如家人虜爭獻嘗所服毳裘以明身待公側亦請公冠服歸襲而拜之曰猶見我公也他鎮虜聞公名皆呼大人延鎮帥挑釁襖兒殺其講事八十三人虜大殺掠延撫王用賓媯之不聽曰必得梅大人言爲信公命使至遂立解其爲諸虜敬信如此公在兩鎮弓矢皆親督製虜中號曰梅弓梅矢每燕會以寒具爲的與賓僚共射召諸將較獵不及者罰大觥比耦而射易器而飲弗問也張進諫者萊人也力能碎鐵石執槩不去左右每變服夜巡城壘暗中遙辯人影必進諫也公死進諫哭曰進諫自今無死所矣未幾亦死總兵張臣道經固安公致餼加禮張異而致問公曰捧槌崖之捷殺虜數千人我物色公久矣張拜伏大哭曰某血戰一生受文吏抑沒今願爲公死矣公之能知人得士

奔走豪傑非偶然也溫陵李卓吾道人也好譚王霸大略西事起歎曰天下之兵始矣旣而曰克生往矣必能辦賊公次女澹然早寡爲尼從卓吾問佛法微言扣擊公亦參預焉人謂龐公靈昭後身也公呼公安袁中道爲小友中道客長安以學道求友爲言公遺書曰貫城之旁有日中之市焉雖無奇瑰異物而抱所欲者各恣取以去求友亦若是耳顯靈宮古栢婆娑委地作虬龍形東便門外奈子花如錦幄可容二十許人晉陽庵有唐鑄觀音像沙窩井水葛道士毳順城門老中官射此余十年所得友也公儻欲之便以相贈袁嘗語余海內有偉人二一爲公一爲通州顧司馬養謙而惜余之皆不及見也萬曆三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公卒於正寢享年六十有四訃聞贈官賜葬如彝典某年某月甲子葬於三湖之原公之配曰封淑人劉氏子男二人浩然早卒次之煥女六人第四女適吏部尚書李長庚公歿十餘年猶子之煥繇諫垣歷邊撫功名志節赫奕相望之煥道公行事爲詳又言之煥之稱爲公子也之煥書來請曰先

公橫身許國勞深賞薄進不爭功退不言祿先
 公之志也夫復何憾惟是夏州之役先公曰堤
 水葉曰填土先公曰急攻葉曰緩師先公冒死
 以戡亂葉坐制而殺降截大虜下南城賊羣賊
 皆出先公隻手葉無一焉而萬曆稗史記三大
 征者見聞單薄援据錯互舉艱危者定之績胥
 歸甚閒害成之人如信史何如國論何且夫先
 公既口不言功而叙功之典遂因而欺枉失次
 無功者乘軒而世賞血戰者負戟而長歎功罪
 倒置豪傑解體至今疆場之上有朝廷負人之
 歎在此役也先公墓木拱矣有麗牲之石在惟
 夫子哀而賜之銘所以表國功正穢史修廢典
 胥於是乎在夫子其無辭余曰諾乃叙而銘焉

銘曰

神廟初年四海乂安風清浪偃如海安瀾西陲
 雜種負鄙為災魚鰕跳擲海水羣飛 皇曰往
 哉汝監軍事戎服督師惟汝之志堂堂梅公矯
 矯如龍星馳城下決策軍中師圍蔽烏虜援絕
 螳長堤雍河賊在釜底狼搏豺吞交口并齧整
 兵頓馬我刃不血奏囊橫飛血指沁漉手提銀

夏以還九服錫盾雕戈鈴柝萬里名王入侍穹
 廬外徙於皇 神廟德侔蒼瀨擾畜羣龍在我
 池沼養其頭角資以雨雲俾舒鱗爪以蕩稜氛
 譬彼騎人天吳罔象鼓舞相碰不越沅澧清廟
 有頌麟閣即圖邈矣 神廟遠猷訐謨河山有
 窮碑石不改梅公如龍 神廟如海

牧齋初學集卷六十四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五

神道碑四

資政大夫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申公神道碑銘

國家休明昌大之運自世廟以迄神廟比及百年可謂極盛矣公卿大夫際昇平而樹鴻駿者不可勝數其在我吳則申文定公父子為最著登於世廟之朝迨神廟而大拜者文定公也仕於神廟之朝迨今上而大用者司馬公也先後六朝父子一德譬之作室墜茨資於後昆譬之種樹梓漆食於易世祖宗養士之効豈不大哉司馬之歿也其子騰芳濟芳請於朝詔贈太子少保給祭葬錄一子入冑監崇禎十三年十月大葬於靈巖鄉之新阡俾謙益書其隧道之碑謹按故資政大夫兵部尚書申公諱用懋字敬中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定申公第二子也母封一品夫人吳氏公為諸生文定在館閣折節讀書如後門寒素文定賢而愛之閒嘗蒐討掌故講求邊務以

佐文定於政地不獨囊篋細碎有助於晨昏也萬曆癸未舉進士除刑部主事明習法比吏無以欺改兵部車駕司主事陞武庫司員外逾年移疾請告文定公亦致政歸里補職方司員外陞武選司郎中公在車駕覈馬政清郵符提約明故具有條理在武庫闢給布花刻期省牒內庫不稽營軍叫謹在武選勾稽覈替按考冒濫部居課第咸著牘聿潔廉以奉公勤敏以成務諳練部故曉暢物情大司馬有所舉厝必問申郎中云何嚴重於諸曹矣神廟留心疆事遼東總兵久缺奪職方郎中以下官咸謂非公不能副上指遂以武選調職方司郎中公謂遼左惟李氏世將知虜虛實所畜夷漢丁能捍虜死戰李氏守遼實自守其家以李氏委遼以遼委李氏而後遼可保也即家起故寧遠伯成梁及其子如松上大喜乃釋然無東顧憂武弁陞除壹以督撫薦剡為準薦不及格者不輕用用必人與地相宜于是名將杜松董一元兄弟麻貴麻承恩張承胤竝建旗鼓邊徼改觀屬國之役兵久戍不解公謂鮮人仰兵食於我而我

遠給鮮人以自困非策也請勅督撫酌議進止
 諭鮮人不得專倚中國坐觀成敗公題覆東征
 事宜多矣其老成持重動中肯綮皆此類也久
 之告歸侍文定於里門三年始赴闕一特謂職
 方卒無以逾公邊鎮奏捷屢荷敘賚士寅以寧
 夏捷功加五品京堂銜管事 神廟召至隆宗
 門問襖兒都司奴兒干都司杜力良部落三事
 公條對精詳若出笏記 神廟傳旨歎嘉郎中
 九年考滿疏上不下癸卯 上手詔陞太僕寺
 少卿仍管職方事明年冬始奉 旨回寺先後
 歷兵部諸曹十九年守職方八年餘荷 上知
 遇益侃侃自發舒稅監楊榮通阿瓦緬夷開道
 蠻莫遠監高准私置兵都城外請復鎮守皆抗
 疏糾劾兵部敘安南繼襲功請支周寺馬價公
 謂夷方繼襲本非血戰軍功欽州內訌即是交
 南流賊渠魁未獲釀賞謂何疏罷其賞舉朝以
 為知體念文定老疏請侍養家居六年奉文定
 諱又八年 熹廟御極以原官起用三年陞南
 京太嘗寺卿是時遼左淪喪畿輔震驚公上言
 建四輔以鞏神京京東南建城於通州高米店

之閒為左輔西南建城於良鄉蘆溝橋之閒為
 右輔西北建城於鞏華城功德寺之閒為右輔
 東北建城於密雲順義之閒為左輔各宿重兵
 統以元戎監以知兵使者虜蹂東北入左輔出
 兵以扼其衝而右輔從左左輔從右各分兵夾
 擊如假道三衛右輔出兵以扼其後而左輔從
 左右輔從右各分兵追襲如直薄都城下則京
 營堅壁合守無輕出擊四輔各設長圍以坐困
 之又補三面外羅城設民堡練鄉兵令郡邑正
 官參預武備疏上不報南太嘗入賀上恢復遼
 疆疏主高陽樞輔三方聯絡之策而以奇正因
 敵漸規進取亦下部議覆乙丑陞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巡撫順天公至鎮訪問故戚大將軍繼
 光建置遺跡單車東巡周行三千餘里亭障幾
 何墩軍幾何蘭石渠答幾何口疏手指歷歷如
 甲乙險要阨塞窮歷老將退卒所不至者方病
 足不良於行兩健兒掖而登沙石盤屨履鉤
 裂喘息支綴不但已也事竣上東巡八事 上
 優詔寵答焉鎮軍十六萬闕餉至八十餘萬拊
 循慰諭宣布恩德迄公任無敢譁者 今上初

起兵部左侍郎三品考滿加右都御史新城王公總督宣大請款挿以制奴公力主其議王公病免三十六家東不的未受款王公薦公自代不果公歎曰禍未艾也上薊昌修攘大計疏釐爲八事進九邊圖說以續許襄毅之後高目邊事如不終日已巳六月東酋果以議婚爲名導奴大入十一月奴犯薊東 上震怒下本兵於獄命公署部事越四日 詔公爲兵部尚書即日抵任而奴已薄城下九門晝閉人情兇懼執政莫敢言公從容爲上言請弛一日禁以通煤宋中外始安督師之繫也部帥祖大壽鷄恐颺去 上手詔樞輔追止之公據案草檄大壽感泣旋師越數日援兵大集公分撥信地隸各大帥分兵爲六營以南面外羅城永安左安右安三門爲中營滿桂主之隸以宣大兵萬餘廣寧東便兩門爲左翼祖大壽主之隸以遼兵九千廣渠西便兩門爲右翼馬世龍主之隸以京營兵八千東則朝陽東直兩門爲東營黑雲龍主之隸以關寧兵二千西則阜城西直兩門爲西營孫祖壽主之隸以密雲兵三千聯絡布置壁

壘一心自是京師可固守矣滿桂者曠惜宿將受命總理急欲一創奴不奉師期與奴戰敗沒公引罪自劾 上溫旨慰留奴自是遂拔營去明年正月奉 旨解任奴在城下五十餘日上數御便殿賜茶菓召問退虜方略辨色而入乙夜而出傳宣接道軍書刺閭覆奏批答取辨漏刻震水枕藉食飲錯互稍聞則周行城陴俯察營壘履聲犖犖然與僵徒瘞卒更相踣蹙解嚴浹月始還邸舍 上知其忠而閱其勞公雖去每敘賚未嘗不及公公忠勤謀國未嘗詭詞激諫如良醫之診治鑿鑿皆有左證天啓初建四輔之議人以爲迂已而奴披薊北鞞畿南狼突豕竄無一尉一候能少窺其角距者此公之言驗於事後者也高文襄在隆慶中有請儲邊才之議公援以入告留中四年矣 上取文襄原疏進覽立見施行此公之言行於去後者也公嘗憂漕運梗咽撫採丘文莊衍義及元人朱張故跡議復海運聞者噤莫敢應今歲 上遂採吳人議舉行此公之言行於身後者也公爲人易直溫厚周詳曲密言笑煦煦然憂主辱念

國愾攢眉折肱如恐不及病且革嘔呻歎噫以
 奴寇未滅為慮語不及私 神廟時儲位未安
 文定從容調護誼不得如疎賤小臣踞呼歎鳴
 激聒 上怒言者不察譎為將順流傳膏節久
 而滋甚公先後拜疏伸雪瀝血管剖腎腑四易
 世而始白昔人有言此陛下家事東朝之事
 神廟與 今上親為證明豈可動哉使文定羽
 翼苦心不致抑沒而因以發皇 兩朝慈孝充
 於國史其為忠孝也大矣家居三十年平繇役
 賑凶饑急病讓夷是人倚為司命歲時伏臘問
 遺親知故舊雖惻嫠老孤馬醫洗削無不逮及
 歿之日質劑書契填塞篋衍行道皆為歎泣公
 之存也人知其好施不知其貧其歿也人知其
 貧不知其好施而貧也此於公為細事亦可以
 觀公矣公蘇州吳縣人會大父諱某大父諱某
 皆以文定公貴贈如其官配贈淑人欽氏繼室
 封安人楊氏封淑人顧氏子男六人承芳授試
 中書舍人聯璧庠生皆早卒傳芳蔭尚寶丞以
 哭公卒騰芳授中書舍人薦芳濟芳皆蔭國子
 生崇禎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卒於里第享年七

十九謙益件右公行事事謂然歎曰人言古今人
 不相及殆古今不相及耳天下士何可盡誣也
 本朝稱名本兵者遠則劉忠宣近則王襄毅忠
 宣起孤生受 孝廟特達之知獨力行一意無
 所聞榮公以貴游子弟困黨論之謫謫脫胸交
 集顧視滋多視忠宣難也襄毅肩貢市當新鄭
 專斷之日拱手受成議無所鯁避公以孤危寡
 援值政地之闕茸方圓互畫柄鑿相入視襄毅
 難也以兩已已之役比而論之內無團營之兵
 外無亨彪之將資捍禦於禁近寄廟社於堵墻
 使于忠肅當之猶將斂手却步賴 主上神靈
 錫奴奔逆身名顯融豈非尤難之難者哉語有
 之為臣不易錄異代視公必有為之累歎而太
 息者系之銘曰

文定作相我祖惟 神惟文定有子惟我有臣
 公之知兵厥有家譜服官樞曹早歲籌虜幽薊
 偏處雜種羯胡禁門條對聚米畫圖 帝曰汝
 懋乃父是似我其試哉以詒孫子蠢爾奴酋薄
 我神京突如焚如勢如建瓴 帝庸震驚爰命
 圻父張皇六師齊以鉞斧分兵六營設守八面

厲兵秣馬戒以不戰奴知有備潛師夜逃 帝曰念哉惟汝之勞公拜稽首 天子萬年角巾東還白首歸全議卹祠官議諡太嘗復土之祭天語煌煌高墳石闕邦人拜之惟忠惟孝神祖是思生榮死哀是父是子刻詩墓門以詔無止

南京刑部尚書沈公神道碑銘

公諱演字叔敷湖之歸安人也以鄉進士諱端者爲曾祖以封南京尚寶司卿諱塾者爲祖而工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諡端靖諱節甫者之子也端靖後以其子文定公諡灌之貴追贈三世至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公文定之弟也而於端靖爲叔子與文定鄉會試皆同舉文定選入翰苑而公自引居留曹其歷官也於南歷工兵二部於北歷工禮二部以端靖家居移病省侍十餘年服除出爲參議於福建於江西爲副使於山西轉布政於福建爲右於陝西爲左入爲順天府尹刑部侍郎天啓中削籍 今上起侍郎工部陞南京刑部尚書予告歸年七十三以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卒於里第葬於某地之某阡 天子賜祭葬如甲令以樹寵其家公有子樺殤以伯兄之次子榮爲後於是榮之兄中丞公榮以公之胄出位序行治爲書請余銘其墓隧之碑余讀而歎曰士君子之用於斯世也有得其位行其志而爲其所欲爲者矣亦有得其位行其志而不得爲其所欲爲者國家之事任與其人不相值而其人遂不得極其設修以赴國家之急是可歎也公在郎署都水董織造以庀婚禮主客謹繹索以御貢夷者事數典知國大體數歷外服兵荒旁午催徵繹騷江右之改折閩之加額秦之藩工藩祿勾稽羨盜擿爬伏匿括額外銀鉅萬以抵正額而儲備以備非嘗復數萬雖有大役不病加派川餉初解京後給陝積通四十餘萬請仍以京運給陝川餉給川京邊各還其額而川餉不得通其縫紉調齊融通濟變皆此類也閩海市場移於呂宋不近北港洋缸未泊嚴檄巡徼而通倭接濟者絕矣謂許瑞善用林容湯克寬不善用曾一本後事之師也收其魁桀使勦捕自效貪賞構怨勢不返

顧海寇新附閩將沈有容務登萊議令簡其桀
黠者以光登得共用而閩安布政司火燬金於
燬燼還庫金三十餘萬而籍其羨以新室庫厥
後殿工浩煩敲剝日急公請暫借閩庫三分之
一以紓民困逆奄藉口於公盡數起解未久而
公以忤奄去人乃知空闔庫以進奉非公本指
也南刑部諸曹郎濫受詞訟符牒四出叫囂隳
突雞狗不得寧公受事一切禁絕都民炷香祝
誦歡呼更生讀律精詳筮仕時手自箋注諸所
平反覆案老獄吏捧手瞪視每有執奏申律意
叅條例 上未嘗不稱允也公歷官四十年諳
曉典故周知土俗披文相質輔術而行所至治
理所謂得其位行其志而為所欲為者也然而
國家之患莫大乎東奴西寇而公之所深憂而
熟計者亦在於此在客部奴兒干部貢夷工李
羅怙衆騷然公給衆賞革三人賞以申罰迄不
敢譁遺書執政謂奴已并南關當陰求其部落
合北關以翦之母使蔓而難圖也越十三年而
有撫順之事遼事之殷也公多所建置請以遼
民復遼土以遼土贍遼民興復屯墾盡天下力

以強遼即用遼以蘇天下堅左右輔以固神京
屯臨清上下以護運建民堡以衛近畿通海運
以佐屯牧其後昌濼固守遼永復宇而山東以
無備被贖公之言無一不左驗其策流寇也以
為不在調兵而在集民不在窮其往而在過其
來勦以經略不若督撫勦以督撫不若郡縣勦
以郡縣不若團結鄉鎮人自為守又謂江南地
勢不足制中原扼要惟江北孫曹梁魏所爭皆
在合肥徐邳宜設撫鎮宿重兵以開屯護漕倣
曹操之開芍陂孫權之立濡須塢以足餉倣謝
玄之堰呂梁樹柵立七堞以護運屯田既開流
人土著如水得堤其流自止今安慶設撫亦用
公議也公歷官錢穀刑名拮据職守不得東捍
奴西盪寇奴比年長驅寇蔓延殘破楚豫而公
則已老矣此所謂得其位行其志不得為其所
欲為者耶公里居畫江南守禦事尤詳謂江南
之守在鄉鎮不在城在水戰不在陸戰采石蕪
湖為陵京門戶四安東壩為江洲咽喉福山為
通泰路徑按圖畫形諄復告戒汲汲乎若家戶
之鍵鑰也開館舍庀薪水招延四方奇士伙飛

蹶張舞劔刺擊風角測占一長一枝靡不望走其門網羅延攬莫得一二人以效一臂於國家見謾而不怒數亡而不悔窮老而不倦觀公之晚年則其所欲爲而未得者其可知也嗚呼士大夫當壯盛之時策高足騁長馭奔赴功名之會迨其老也蝓蝻景促鍾漏智短其不消縮而頽廢者亦鮮矣若公者何其壯也子囊遺言城郢宗澤長呼過河公之憤盈竭廢死而後已其用心亦何以異然則世之公卿將相以朝廷爲傳遽玩日而視蔭者獨何心歟公謂吳中積貯盡在城外宜築外城以爲備量工度址願斥數萬金以代經始而人莫之應也四安之復城也公實始事以潰于成皆不可以不書銘曰

蔚矣沈氏再世其昌父子兄弟有公有卿溫溫端靖暨暨文定公居其間金春玉應縱橫智刃富有腹笥卷如囊括出則川委俯給軍興仰佐縣官均輸鉅萬轉幹毫端麗水舊金陸渾新火禪竈或信祝融相我旬宣滋久乃陞京尹鳩功方僞邦禁克允引羊息馬致事懸車管此菟裘樂彼桑榆公曰吁哉我心荼苦奴寇未滅敢恤死所魂魄離散憂心忡忡歿而猶視鬼神所洞刻詩墓門載以龜趾豈曰激贊以告臣子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錢公神道碑銘

錢公之葬也閣學遂安方公誌其窆詹端曲沃李公表其墓祭酒山陰倪公狀其行三公之文銜華佩實固已勒諸琬琰流焉丹青矣公之二子梅棻相與謀曰陰道之碑宜有刻也有虞山之宗老在跣而來請謙益謹据三公之文撫其族出歷官行治而序之曰公諱士晉字康侯出吳越武肅王之後元至正間嘉興侯國馮徙家嘉善嘉興侯後世爲汝寧府同知諱貞貞生吾仁吾仁生繼科娶陸氏生二子長爲東閣大學士士升次卽公也祖考皆以公贈中大夫山東右叅政妣皆淑人再以閣學贈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惟錢氏遠有代序公侯復始汝寧方州著績譬岷山之濫觴祖考逢掖劬躬若昆岡之韞璧條葉發祥伯仲競爽公與閣學鼓吹文筆則墳笈叶奏鏃礪名行則韋絃交微雲間蔚其聲華沛國稱其友愛矣萬曆癸丑舉

進士釋褐授刑部主事儲宮以挺擊震驚朝右以風癩需獄深心抉擿破晉優枯菟之謀昌言柱檣折趙虜桐木之禍威晚屏息宵小怵心刑曹之羨書誣州犂為上下工垣之抗疏疑馬融之飛章大計射整懂而獲免鈎黨牽連從此始矣出守大名繼督津餉絕權相之問遺裁逆奄之支附如山如岳不吐不茹乃有緹騎監奴蒼頭養子擅開府署橫行屠修公禽其爪牙落其角距案徐宣之家屬棄市東海捕侯覽之賓客陳尸濟陰於是閹媼竝憎宮府交構李膺之錄牒無不逮捕張儉之考辭多所連引遂與趙忠毅諸公除名禁錮嗟乎震之來虢國有大東小東之論夷之初旦朝皆我公我母之徒 聖人御極宇宙昭融三案燔燒四凶誠截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公等之謂歟公內仁外義崇智卑禮廉辦持已博大御物腹笥富有則春華秋實並器而奔藏意匠經綸則箕風畢雨竝時而發作其守大名也遼瀋初陷畿輔釋騷括贖錢以抵加派閱車馬以給軍興簡六郡之良家募三河之年少搏力勾卒擐甲裹糧此則魯公之所以

守平原也其擢副使督餉天津也河西再陷饋運梗塞覈關寧之萬旅量時日為三運道通子午之谷師無庚癸之呼近饋渝關遠輸島帥此則虞詡之所以通下辯也 今上初以山東右布政使督漕也句會敏給號令精明單柯編歷於江淮飛書絡繹於齊楚債弁悍卒肅如負霜暴漲湍流夷馬平陸五月而萬艘雲集八月而千倉露積此則韓滉之所以輸東渭也三運告竣當宁歎嘉擢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雲南公以為六詔天末夷漢雜居蜀道旋通滇寇未慙李德裕之扼西山先城柔遠韋城武之制南道必復石門建師宗暨板橋十城控引震燹通需益至永寧十站襟帶蠶叢興鼓鑄以制錢貝疏海道以洩滇洱多積穀以備軍實建營壘以束軍伍罷貢金以蘇困踣築夷館以防閒謀音孽怙力囊橐岑懷公於是朝發兵符暮衝蠻峒雷轟電掣東蠻斷瀘水以乞盟陶酋挾詐扇動交廣公於是百道長圍一面解網神禽鬼縱南人效丹漆以輸誠媻櫛滋勤掬刈斯舉事煩食少志決身殲崇禎乙亥十二月十日寢疾終於官

舍春秋五十有九軍亡葛亮吏哭祭遵婦女髻
首羗夷斃面長子梅引柩卽路次子菜見星號
奔哭而問故忍死謀事以庚辰某月某日葬於
嘉興縣仁都之新阡元配 淑人祔焉嗚呼年
極中身實昊天之不弔物忌太盛亦鬼神之害
盈惹茲之謗何傷松栢之墳已閉公之二子件
繁生平文孫曰默作馬家傳草索詣闕竟靈梁
松之讒金秬顛天終辨岳飛之枉謙益叨承論
讓敢傳溢言敬刊樂石之詞以俟愍綸之典銘
曰

駟馬華胄錦樓弘文圓珠方玉光氣翕淪中丞
之生昇弟媲美二龍長衢雙驥千里公之大節
介石堅冰清如朱弦直如玉衡強項爲郎翼我
東朝持憲畿輔折彼左貂公之彌綸陰擎陽煦
噓氣成雲膚寸致雨津門阻海轉餉東方遼師
萬喉仰吾饑糧江淮萬艘飛輓神京儼五致一
水梗陸毅公督漕餉芻騰粟翔士喜宿飽國歌
乃倉建牙萬里控帶六詔遏彼蠻方如視堂突
普岑竄伏燹爨按堵氛消銅柱勳高玉芥公水
陸屋漢民巷哭柳晏悽悽歸於淞西歛無金錢

有緹十兩翡翠徒聞明珠安往忌盈鬼謀鑒德
天咫尺上有白日下有青史墮山蜿蜒宰樹參差
悠悠終古視此豐碑

南州徐氏先塋神道碑銘

今天子卽大位肆命臣下贈封其祖禰又以
兩朝霽恩凡京朝官遇遷擢得以新銜補給於
是工部都水司郎中徐君侍聘叅政湖廣贈其
祖侯父懋德爲中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右叅政
兼按察司僉事祖妣吳氏妣過氏皆淑人君將
之官過家上冢奉制書以歸焚其副於墓上退
而請於謙益曰吾祖父之葬也幽宮隧道咸有
刻文今待聘備官三品攷諸令甲墓門之石應
用螭首龜趺之制願有述以昭示子孫無忘
天子之休命謙益以不敏辭者再請益堅乃爲
論次之謹按徐氏蓋南州孺子之後裔宋建炎
中于十四公徙居嘗熟遠祖瓊馬李將軍贅婿
人呼李墓徐氏以將軍葬地名也瓊之後又十
世曰鯤鯤之子曰天民父子皆有隱德樂義而
好施天民有四子季曰棊舉進士歷官南京工
部尚書以兵部右侍郎考滿贈祖父如其官侯

則其長子宇世卿所謂鳳唐府君者也君形貌魁碩重遲不戲及長貫穿經史譚說古今世務衮衮如決河父老獨身應繇役對獄訟厚其修脯延經師以教子弟尚書曰拭之仕學得濟於咸元兄之教也君閎達多知善治生歲大祲發粟掩骼惟力是視鄉黨歸仁焉正德末內江李康和公治水三吳君家枕白茆之涇熟知利病條數事上之李公歎嘉亟命相視白茆之役內江爲最君有助焉卒年六十八葬於李墓之先塋君生三子次曰懋德字勉之是爲虹江府君尚書之兄子也而長於尚書一歲少而同學長相優也以國子生謁選爲光祿寺監事 肅皇帝升遐護從山陵明年 莊皇帝謁永陵轉典簿廳錄事典司道路駐蹕供張之事先後賜寶鈔金幣又明年以覃恩賜其父遂致仕歸君在官能舉其職餘姚趙端肅公稱之以厲其屬其爲人惻悞不華坦率無他腸而好面折人過人憚而服之卒年六十七葬於李墓思政鄉之新阡君無子以弟樹德之子爲後卽叅政君也徐自尚書以來族大寵多輕肥綺紈雄長閭左

君築圃舍旁簾閣據几課子弟讀書其中而已叅政君被服儒素傳德襲訓寵光及於三代豈偶然哉嘗攷古金石之例至金元之間而始有先塋昭德之碑蓋倣唐人先廟之文而爲之者也用以紀追命表先德莫此爲宜然而讀其文往往多頌而寡志略死而諛生君子譏焉謙益承叅政君之命謹條其族系世德著 國家之所以申命自天徐氏之所以劬躬燾後者刻之樂石垂示無忘而綴之以銘詩其詩曰
栢翳之後是始有徐十望其九繼跡史書遙遙華胄出於南州強幹修枝深源濬流尚書奮跡錫命煌煌介受福祉如河濫觴叅政趾美必復其始如河導源一潤九里於推叅政有祖有考奕世載德惟善爲寶祖柔而嘉考剛而塞是穠是芄肯播肯獲綿綿之慶發於書詩于蕃于宣皇帝命孔時石麟蒼蒼玄宮久闕天光昭回愍綸下賁匪善奚積匪德奚遺蒿若悽愴如或見之岌峙豐碑過焉必下深刻銘章用示來者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六

墓表一

故工科右給事中臨安王君墓表

萬曆己酉御史鄭繼芳疏糾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巡視廠庫姦臧以鉅萬計王君具疏慟哭於朝盡出其篋衍囊橐昇置國門縱吏士簡括罄身辭去以擅離職守降刑部簡較天啓初趙忠毅公起君謫籍稍遷至工部營繕司主事旋以奄禍削奪今上登極議起用為王永光所扼不果於是君漂泊東南不得還滇中者十年所矣崇禎癸酉七月死於南都之客舍年六十有九死之日其友范少實鳳翼數輩為買棺以殮傷哉貧也向所謂金錢鉅萬其將化為飛塵蕩為冷風耶已而屢變其說以為奇頓藏窖者其將寄之天上埋之地下耶故書盈篋蔽衣周身生無以為家死無以為殮然後君之冤狀始大白於海內聞者為之傍徨歎泣而君已不可作矣君舉進士為萬曆辛丑四明沈公奇其才選入翰林為庶吉士四明自喜謂王生遂出我門下君心弗與也久之出為給事中四明當國

久根株盤互護法弘多山陰歸德正人之脉不絕如一綫君抗章首劾四明次及紹興晉江以渝除其衣鉢三公者皆相繼引去又以其閒糾劾六卿督撫之為私人者在諫垣五年朝右皆不能帖席而君之禍遂不可解矣君天才穎發言語妙天下所彈治皆勞肌中理人無以自解免又能曉暢事幾鈞索情偽鷹擊毛舉所發必中故一時臺省推君為職志而羣小恨君為獨深其初攻政地也如疾雷震風使人望而却避已而漸及其私人也如決癰潰疽使人偏而自危及其論建漸廣又將挾撻其所擁戴接手之人引繩批根羣小知無以自容也嗾繼芳以發難而君卒用是敗嗚呼富難發之初小人之輩語詆調盡力而排君者數人而已君子之盱衡益孥盡力而援君者亦數人而已此數人者皆知君之深者也自茲以往吠聲之小人交口詈君而不能知其所以然循聲之君子亦交口惜君而不能知其所以不然悠悠惘惘耳語目論遂使君之一生如入霧霧如冒荆棘展轉晦蒙而卒以窮死客死然則知君之深者固在君子而

未必不在小人其卒至於窮且死者雖阨於吠聲之小人而尤困於循聲之君子也夫阨君而至於窮死客死以爲至於此極矣而君之冤狀反用以大白於身後則小人之齟齬君子以爲骨離血怨咀嚼而後快者竟何爲也哉君諱元翰字伯舉其先鳳陽人也 高帝時有諱珊者從征六詔有功遂家滇中居臨安之寧州祖尚綱父案皆修長者之行有子曰開爲應天府庠生以崇禎丁丑十月葬於江寧縣太白鄉吉山西南後四年庚辰虞山錢謙益爲文以表之使鏡諸墓上

王季木墓表

昔有宋慶曆之時國家休明老成登用而雄駁彊直之士如石守道尹師魯蘇子美之徒比肩而出方其信眉揜腕橫鶩而離立蓋所謂千人而亦見百年而一遇者也然其不幸而爲世所指名奸邪小人相與出力擠之惟恐其不困而天之於斯人也恒使之齟齬連蹇邑邑不得志以死天之意殆勇於阨君子而巧於助小人也嗚乎吾友季木抑亦其流也歟季木姓王氏諱

象春濟南之新城人也嘉靖以來其門第最盛祖父諸兄皆爲顯官而季木少負逸才其所爲文出輒驚人自其爲舉子已隱然名動天下矣萬曆庚戌舉進士第二季木每歎詫奈何復有人壓我諸推轂季木者亦云而科場之議適起士子分考順天言者亦用科場事抨季木季木所取士才而貧且無雅故所司具獄上竟不能有所傳致然卒坐降級以歸居五年補上林苑典簿又五年陞南京大理寺評事遷寺正久之陞南京工部營繕司員外郎歷兵部車駕職方二司轉吏部考功司郎中當是時黨論已成凡南北部魁海內所指目爲東林者季木皆與聲氣應和侃侃然以裁量賢佞別白是非爲已任其在南曹當大計京朝官慷慨爲主者言之或移主者之怨於季木弗顧也逆奄用事季木坐東林削奪奄敗諸隸廢籍者皆起或起而旋逐獨季木一斤不復而無何遂病且死矣奄禍之方殷也小人謀死季木死之易耳而不死及奄之敗也小人謀錮季木卽錮之亦良難矣而竟錮錮且竟死嗚呼死季木者亦小人耶所謂勇

於阨君子而巧於助小人者然乎否耶季木奇偉有大志時發憤悶於歌詩似蘇子美遇事無難易勇於敢爲似尹師魯指切當世賢愚善惡無所諱忌似石守道若其科場之擢拾則監院之一網也奄禍之牽連則饒州之俱貶也謗議喧然死而未息則發棺之詩禍也三子者之禍以一身兼之奮乎百世之下可不謂豪傑之士哉世之惜季木者以謂意氣太盛肺腸太熱善善惡惡或溢而爲加膝墜淵以貽小人口實嗚呼此其所以爲季木也士生斯世遇而爲韓范富歐不遇而爲石尹令韓范諸公終老頽頽亦所謂一班鬼怪耳人徒見石尹之窮死也挾奴婢小人之論妄相訾警豈足道哉季木卒以崇禎五年十二月年五十有五子與仁生十二年矣走使於吳門屬張子異度爲行狀而請余表其墓異度名世偉季木壬子所舉士也余曰歐陽子之哭守道不云乎待彼謗焰息也異度曰雖然安知吾師之謗焰不待子而息乎余曰諾遂書之

宋比玉墓表

金陵顧與治來告我曰夢游與莆田宋比玉交夫子之所知也比玉歿十餘年矣夢游將入閩訪其墓醉而哭焉比玉無子墓未有刻文敢以請於夫子興化李少文亦比玉之友也巡方於閩屬表其墓而刻焉夫子其謂何嗚呼比玉之死吳門也余與程益陽引延陵羸博之義欲寔之虞山而余家以其喪歸孟陽期余往弔久而未果與治之爲余與孟陽之志也其何忍辭比玉諱珏姓宋氏莆之甲族也比玉負才藻蹕厲風發少爲諸生不能俛首帖括以就舉子尺幅志意高廣不屑與鄉里衣冠相隨行鬪雞走狗滅沒里巷間自其年三十餘負笈入太學僑寓於武林於吳門於金陵滯淫不歸卒以客死其爲人也以文章爲心腑以朋友爲骨肉以都會爲第宅以山水爲園林以詩酒爲職業以翰墨爲娛戲故其雖窮而老老而病病而客死而浩浩然落落然如無有所失也比玉好爲詩橫從穿穴信其手腕出之於心賢猶無與也善八分書規撫夏承碑蒼老深穆骨格斬然畫出入二朱仲圭子久不名一家泛愛施易不自以能事

不受促迫或卽席賦詩或當筵染翰或伸紙滌硯從容揮灑或書窻流壁淋漓戲劇當其酒闌燈地興酣落筆若風雨之發於畢牘若鬼神之憑其指掌或醒而求之以爲不能加也或旦而視之忘其誰作也其神情軒舉開顏談笑可使愠者平悲者喜讎者釋蕭閒迤逦不爲崖岸庸奴賤隸人人得至其前意有所不可雖王公大人不與易也嘗從人便面得孟陽荔枝酒歌寤歎慨慕必求得其人而後已兄事孟陽久而益共其歿也孟陽撫之瞑而受含程宋之交君子以爲有終始也嗚呼京兆之阡北邙之塚高墳石闕歸然九京者多矣松楸鬱然碑版相望樵人牧豎行歌過之而士大夫鮮有回車太息者比玉一老書生歿無三尺之息一坏之土沈埋於陳根墮樵之中乃有如與治者訪求其墓乞文以表之董相之陵下馬之名猶存白傳之墳漬酒之土嘗潯以今視昔豈不然哉百世而後風人志士義與治之爲必有過比玉之墓回翔而不忍去者其益以此知比玉已矣與治往謀於少文伐石而志之曰是惟莆陽宋比玉之墓

虞山錢謙益爲之表崇禎十五年三月

琅邪王府君墓表

府君諱臨亨字止之吳郡崑山人也中萬曆己丑進士知西安海鹽二縣遷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知杭州府未行而卒祖諱三錫光州太守父諱重鼎君爲其次子出後於叔皆以君贈刑部員外母皆宜人妻張氏生三子志堅湖廣提學僉事志長志慶俱鄉貢士癸卯十月十五日病革自草墓誌與家人訣別談笑而逝享年四十八葬崑山之祖塋君令西安歲大侵設粥救荒乳哺其捐瘠而閒施不測於猾胥豪右調海鹽益治理不能斲散事權要數上書當道請罷去不許卒爲所中量移刑部鞅鞅移疾歸家居三年日夜召故人酒徒箕踞歡飲賣負郭之田以償酒債貧不自聊復強起奉命恤刑廣東故事當減殊死百人而君減二百餘人吏抱故牘固爭君弗爲動之高涼御史行部還道遇君屬曰中使傳致高涼採珠獄論死六十餘人吾請之而不得也公往亟出之勿與相關則六十餘人皆生矣君自念中使不可與抵觸徒敗乃事

吾以舌柔之易與耳乃往好謂之曰公天下之賢中使也豈徒中使吾儕士大夫弗如也中使蹴然曰何謂也君曰天下苦中使久矣公開採粵南富人燕息而貧人得衣食其中粵南如無礦使也不愛金錢從民間買珠入貢而寬採珠之禁粵南如無採使也故曰公天下之賢中使也中使色喜君又曰公振廩發粟道路無流傭公之仁也有乞媪貌類太夫人歲給粟帛令朝夕祝太夫人萬壽此會閔之孝也又能禽治大盜不以驩虞小仁弛國家之法故曰士大夫弗如也中使益喜移坐近君君乃進曰公非好殺人者羣盜亦首服死無所恨但苦無賊耳願爲公按驗縱舍此六十人之家父母妻子親屬不下數百人咸炷香祝太夫人萬壽與其以一媪祝無寧以數百人祝乎中使起而拜曰惟公之所命之諸囚得引盜珠律減死御史歎曰非吾所及也入領雲南司司掌治都下獄緹騎縱橫箝網盤互君一切平反都人謠曰遇蘇州人則活謂君與同舍郎嚴激也出知杭州過家而疾作飭中待期猶呼所知劇談浮白慨然曰吾少

而不惠好粘竿風箏面具之戲勒羣兒列行陣以爲樂十六七始折節讀書中更家難頗頹窮餓今仕宦至二千石亦足以豪矣壽則彭殤等也何所損益銘曰止之捐者乃與酒親生有大恨鬱而弗伸量約興奢負此葛巾華我陶側真我後人五齊三雅樂哉長春君之自誌云爾而志堅則曰君之志文不加點略而未備乃擬拾其治行斷察疑獄論殺奸猾推跡盜賊如古神君健吏之爲件右數十端屬其同年生錢謙益使表君之墓謙益曰君之自誌備矣古之人有所論次往往舉一節敘一事以槩其生平譬之傳神寫炤得其精神所在而已如君之從容引辨搏弄中使於頤頰之間此一事可以傳矣而君亦媿媿述之以是爲精神之所在也賈生有王佐之才不用於世其爲鵬賦也遂能一死生齊得喪君之死而不亂宜也余將据君之志而表之子之書錄之爲別傳焉其可矣志堅曰善余旣諾志堅之請未及爲而志堅卒又十年志慶亦卒悲夫人世之不可以把翫而亡友之諾不可以負也書以遺志長使之鏡諸墓上崇禎

癸未正月表

廣西布政使司左叅政沈公墓表

於乎是爲鄉先生廣西左叅政沈公之墓史官錢謙益作石以表碣曰沈公諱應科字獻夫嘗熟之芝塘里公所生也岳大考也學累贈某官考也進士公所起也知山東兗州府之沂州陞南京兵部員外至郎中出知廣東之廉州府陞福建興泉道副使廣西左叅政此公之所閱官也公爲人仁孝長弟方質有氣與人交有畛域其爲吏所至民皆曰于我有德在沂州當凶饑之後招集流民五千餘家五種俱熟旣庶而豐時賦均徭鄰壤取法沂大水嚙城舉城惶怖公豫具薪稿戒民勿動不終日而定在南兵部奉詔條汰冗卒莫敢讙呶在廉州陶甕而城役不踰時座主江陵公子弟戍廉人縮頸莫敢視公獨省問有加公服官潔廉居沂不知沂有曠居廉不知廉有珠池其在濬臬人推淑人長德以哭其子移疾歸家居三十年闔門掃軌撫其孫春澤於孤孩享年八十有六以考終此公之生平也惟公持官持身內外斬斬敬慎堅悍老而

不衰表其大者其細可略也然公晚年賓筵客坐輒疊疊譚沂州事蓋公之守沂也故御史大夫涇陽李敏肅公於屬吏中獨賢公涇陽撫山東蠲積逋折馬價著爲甲令多自公條上涇陽議蠲所屬稅銀二千餘兩免牒旣下而沂故有餉邊銀經數相當公私于涇陽曰沂之民殫矣姑無蠲是以紆沂困可乎涇陽曰然然格之數日不下已復下牒徵之如公請曰寧使東人詛我毋令詛沈沂州也費縣典史以賂聞公廉知其枉爲言之涇陽涇陽驚曰已註下考矣奈何公進曰吏有大小官評無大小也涇陽爲揭銓部得免膠河議起涇陽檄公輟州事行河而聞語公曰勅理小司空公里人也公在河可從容言膠萊利害故以屬公耳公言河事雖中格然涇陽之用心如此公守沂三年上計藩司銜公無加禮寢其文旬日江陵綜覈吏治踰一日不得考涇陽特疏爲請亦竟不得也而公之遷南兵部同時得遷者四人涇陽下教兗州太守沈沂州廉而勤事恐無以治行夫廉宜倍他屬吏聞者愧服焉涇陽每推擇故吏以公爲舉首余

侍公几杖公時時爲余言涇陽也余嘗語公涇陽有甲乙簿紀錄天下人材甚富公在簿中當歷卷矣公笑曰子其爲我志之居史官乙簿猶勝御史大夫甲也余以春澤請表公之墓追憶公所言沂州事輒論次於篇嗟乎計吏如江陵馭吏如涇陽而州邑之吏潔廉勤事如沈公天下何患不理平也哉雖然此在萬曆初年未遠也余表沈公墓乃詳記涇陽事知涇陽斯知沈公所謂牽連書之也以信於後後之君子過而問焉者也

中憲大夫廣西按察司副使張府君墓表
國初以還吳中風俗淳古藩臬之大夫仕而歸於鄉者大人長德黃髮危齒東阡北陌杖函却迎則有若僉事陳公祚劉公珏叅政祝公顥姜公昂遺風餘韻互相映帶父老至今稱之數十年來人艷膺仕俗趨澆僞而先正之風流邈然不可以復作以余所親記如副使張公者殆其人歟公諱文奇字元正家世鳳陽人勝國時平江總管占籍長洲某州知州諱汴者其祖封奉直大夫諱材者其父也舉萬曆丁丑進士除工

部主事出知寧波府量移知貴陽府屢遷至廣西副使謝病家居十六年而卒公爲人孝友篤誠無崖岸靳絕之行視躬居官節度淺深斤斤守繩尺在工部拒中涓之請託裁金吾之濫恩大司空不能奪也出守斥貪墨抑豪右爬奸蠹有冷面寒鐵之目中遭顛蹟牽連左官而孤立行意自如也在貴陽與於征播之役鷲諸酋以斷賊援督楚餉以給饋糧卒蕨播事在嶺西平島夷之構扇斷土司之爭襲嶺海咸以此公之才略累試而輒效者也最公之生平彊直自遂貪吏望風似陳永錫伉厲守高十年不遷似祝惟清馴行恭謹嗜學不衰似劉廷美廉能刻勵魚肉不給似姜恒煩其生平風操與四公略相髣髴未老懸車優游田里好德考終亦與四公相似蓋神宗中葉猶有成弘盛世之風吳中賢士大夫爲邦人子弟所矜式者猶有人焉世有孔文舉猶不至流涕於虎賁也嗟乎賢人君子國家之元氣也觀於在野在國可知也觀於老而致事則彊仕服官可知也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鄉之有老成人如樹之有碩果如

松之有茯苓樹之蕃而松之茂必徵於此有如公者在一鄉豈可多得而在斯世又曷可少乎公病目眇數載遇異人一昔而復明每游佳山水與親知契闊談讌輒引鏡自笑听然竟日晚益健視履無疾而卒數夢游貞山之善塢旣卜壽藏中車往視松楸雲物歷歷如舊游公之觀化而度世也豈偶然哉公葬之後十有六年公之子某筮仕中翰謁余請表其墓於是伐石而志之曰於乎是惟先正副使張公之墓韓子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也過者尚式之哉

刑部郎中趙君墓表

神宗之末年建州夷躡我遼左趙君官太僕寺丞有解馬之役匹馬出山海關周覽阨塞要害遇廢將老卒從容訪問我所以敗夷所以勝者感激揮涕慨然奮臂出其閒歸而上書於朝條上方略君之意以謂天子將使執政召問從何處下手庶幾傾囊倒庋以自獻其奇僅如例報聞而已君自此默然不自得以使事歸里用久次再遷刑部郎中裝徊久之過余而歎曰已矣世不復知我而我亦無所用於世矣生平好

兵家之言思以用世好神仙之術思以度世今且老而無所成矣武康之山老屋數間度書數千卷吾將老焉子有事於宋以後四史願以生平所藏供筆削之役書成而與寓目焉死不恨矣是年八月君還朝寓書於余者再明年其家以訃音來則君以病沒於長安之邸舍天啓四年之正月十八日也君諱琦美字玄度故廣叅議諱承謙之孫贈禮部尚書諡文毅諱用賢之子君之歷官以父任也天性穎發博聞彊記落筆數千言居恒厭薄世之儒者以謂自宋以來九經之學不講四庫之書失次學者皆以治章句取富貴爲能事而不知其日趨於卑陋欲網羅古今載籍甲乙銓次以待後之學者損衣削食假借繕寫三館之秘本兔園之殘冊刊編鑿翰斷碑殘壁梯航訪求朱黃讎較移日分夜窮老盡氣好之之篤摯與讀之之專勤蓋近古所未有也而君之於書又不徒讀誦之而已皆思落其實而取其材以見其用於當世諸凡天官兵法讖緯莫歷以至水利之書火攻之譜神仙藥物之事叢雜蓄最見者頭目眩暈君獨能聞

記而悉數之官南京都察院昭磨修治公廨費約而工倍君曰吾取宋人將作營造式也陞太嘗寺典簿轉都察院都事釐正勾稽必本舊章及其丞太僕印烙之事人莫敢欺君曰吾自有相馬經也君之能於其官於所讀之書未用其一二而世已有知之者至其大志之所存如戊午所上方略君所慷慨抵掌以冀一遇者其不迂而笑之者亦鮮矣嗚呼其可悲也君生爲貴公子而布衣惡食無綺紈膏粱之色少年才氣橫鶩落落不可羈勒而遇旅人羈客煦嫗有恩禮精彊有心計時致千金緣手散去盡損先人之田產不以屑意也尤深信佛氏法所至以貝葉經自隨正襟危坐而卒享年六十有二歸葬於武康之塋而君之子某狀君之生平屬余爲傳余嘗以謂今人之立傳非史法也故謝去不爲傳而又念君之隧不可以不表也蓋世之大入得志而顯於後者名在國史信於金石雖不表可也若夫庸下薄劣之人富貴赫奕死而其人與骨肉俱朽雖大書深刻猶泯泯耳表之無益也如君者其爲人魁雄奇偉而生不獲信其

志死或困於無聞則不可以不表也嗚呼表其墓云

鎮遠侯勳衛顧君墓表

君諱承學字思敏以封鎮遠侯贈夏國公諱成者爲八世祖以贈太傅諡襄恪諱溥者爲曾祖以贈太子太保諡榮靖諱任隆者爲祖榮靖之長子諡榮倍諱寰無子以弟宇之子承光爲後故承光得嗣侯而君以次補勳衛帶刀侍衛賜雲肩飛魚服與春餅之宴宴之不舉者三十年所矣暮年卽乞歸以萬曆二十三年卒年六十六夏國公者揚州抓籬灣人也其墳墓世世在揚州故君之子大猷旣葬君於金陵之魏村社矣後三十四年復卜地於江都之甘泉山而改葬焉君少治易爲博士弟子員師事徐棻先生奉手樞衣不敢出聲氣旣謝環衛以歸補衣疏食屏斥輿馬退而修士君子之行簾閣據几栖息文史中稍閒則以棋酒相娛樂而已其爲人也孝於親友於兄弟信於朋友敦篤於故舊終其身循牆視影以寒素書生自刻勵人亦曰顧君猶故書生也君好聚書尤講習國家典故

居嘗稱引 高皇帝御奉天門訶問散騎舍人
永新衣事以勅戒其子弟君既沒大猷嗣守環
衛不半歲而歸學文修行一如君之爲於是君
之家教始顯聞於天下崇禎二年余再罷官南
歸道出廣陵大猷求余文以表君墓余往識大
猷奇其爲人訪問其家世語之曰子他日當爲
郭忠武子之先人亦猶忠武之有景南也大猷
心識其言二十年來毀家爲國窮老而不悔者
徒以予言也嗟乎以琬琰之書考之君之生平真
無愧於景南而世或以余言爲然矣大猷雖窮
老而志氣不衰其爲忠武也豈可量耶余之言
雖未徵於今其有不信於後耶爲論次之如此

張益之先生墓表

吾先君之執友曰吳郡張先生尚友字益之以
萬曆二十七年卒於家年五十八天啓三年十
月其子世俊世偉葬先生於吳縣西郊之花園
邨又十三年屬謙益表其墓嗚呼余小子忍表
吾先友哉余小子少受春秋於先君先君詔之
曰吾少師事陸汴先生益之之辱與吾游也先
生爲介自吾與益之分門教授而兩家之弟子

日進益之之徒爲董儀部嗣成吾之徒爲翁給
諫憲祥給諫又以經授益之之二子於是吳中
治春秋者皆名爲兩家弟子而吾兩人皆窮老
不遇其矣吾兩人之有待於後人也余小子志
之不敢忘先君事母至孝間嘗稱先生之孝曰
益之之父靜孝先生壯年謝公車杜門養母晚
而彌堅者以益之爲之子又能代之爲子也靜
孝病革刲左臂和糜以進人有欲上其事者益
之怒曰是欲我以死父取名乎狀苟上我必死
之小子識之他日郡志中立孝友傳無遺益之
也先君慷慨負大志酒後耳熱輒譚與先生同
硯席時事曰江陵奪情之后長星亘天吾兩人
瀝酒盃潑墨潘竟夕望北斗且詈且詛當是時
趙汝師抗疏拜杖顧叔時不與禱咸愛之重之
恨不奮臂出其間也嗚呼吾兩人之不得爲汝
師叔時者命也夫先君又曰吾生平坦懷疎節
不能與深中多數者游處惟于益之無間言益
之性畏暑夏月坐臥一小樓每扣其門必曰須
吾著衣而出及啓門僅單裙繫腰聞耳輒相視
大笑其真誠脫略忘形相與皆此類也先君爲

聲陽子自傳敘其友六人曰顧吏部叔特張太學益之而先生有遺文六卷首載送趙汝師欽召序汝師者文毅公用賢叔時者端文公憲成以字稱從其舊也余小子之表先生也徵其事狀考其遺文而皆本先君之言以爲端先生既沒而其言立二子名成而行修士之稱家風者歸焉謙益衰遲放廢老而無聞無以光大前人之訓先君之所謂有待於後人者如斯而已乎愚不自量竊取柳氏石表先友之義以表先生然不敢附贅一辭其亦以志吾愧而已矣

姚處士墓表

姚處士名鶚河南西華人也少從太康人高守忠游守忠以方術得幸世廟世廟晏駕守忠與王金陶世恩等當殊死論獄甚急處士傾身職內橐籥久之得減死守忠故武當山道士也遂偕入武當盡以禁方授處士一夜別去不知所之處士還長安公卿貴人爭徵致之處士意不憚閒行游江南金壇人莊生斂之察其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處士坐臥一小樓不妄交接獨好斂之與其友康生文初處齊療病不問

貧富意有不可雖千金不與易亦不肯以授其子曰吾師戒如是也處士老矣其色理若四五十時人問處士年幾何輒漫應之崇禎二年已處士病自疏其生平時日以問射決者其年爲正德辛未蓋一百十九年矣其卒也斂之爲治後事葬於金壇之某地先是戊辰余被召北上因文初延見處士問養生之術故文初屬余表其墓焉余嘗觀國史讀王金等獄辭載守忠進三元太乙丹及吹氣補腦之法與處士言膈合文初稱處士爲守忠弟子信不誣也守忠不自隱閱技術以干人主幾伏柳泌之誅處士見幾蜚遯身享上壽其有懲於師矣乎熹廟之登遐也亦有進藥之獄追論者猶謂守忠等有佚罰焉余表處士之墓牽連書之亦庸以著戒云

李德遠墓表

歎人李德遠病革自草貧士傳屬其子春逢曰我死爲我大署其碣曰貧士李仲明之墓死不憾矣春逢余門人也奉其遺傳以謁余余讀而悲之嗟乎仲尼有言曰貧而無怨德遠怨矣且

死而屬其子所以志怨也人生斯世貴富貧賤之不齊如粟之雨於天而塵之飛於地也令貧者必怨而怨者必志之不忘則是天不可勝問而南山之石不可勝泐也夫貧而能怨怨而能志之不忘者是其人必有踔厲不可御之才結

遠之爲人若是斯可以貧斯可以怨矣余所爲表而志之不忘者也

吳君俞墓表

轆不可茹之志與夫兀傲不可貶之骨而坎壈失職約結無以自見至於將死之日長算既訕短造斯盡吮愁銜恨無所復之而嗚其怨於片言冀後世猶有明之者也後漢趙嘉年三十餘臥蓐七年爲遺令勅兄子曰大丈夫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德遠之怨猶嘉也嘉之勅兄子累數十言而德遠之屬其子一言而已於乎其允足悲矣余故徇春逢之請伐石而表之曰有明貧士李仲明之墓仲明名也德遠者其字也稱貧士者何如其志也德遠少負異才有名諸生間館於郡太守太守賢而禮之歲莫歸盜瞰其室其妻方戛釜待炊突蕭然無煙也盜相顧語曰今夕入呂蒙正破窬矣失笑而去德

浮屠正願自西湖主虞山之福城嘗稱新安吳聞喜字君俞之賢而惜其早世也問君俞之賢何如則曰君俞家世素封折節讀書鼓篋入咸均成均之士長者造門輩行避席人人以爲國士也佳辰勝日出游佳山水閒琴書鼎彝錯置左右軍持漉囊參列杖屨見者歎羨以爲神仙中人急難赴義髮直如竿古之義人俠士無以過也君俞之爲人如此而又能歸心法門以明宗護教爲已任其沒也士大夫與之游者泣聞其風者歎浮屠道人焚香然燈者徧塔廟也君俞不幸無子其婦程服金屑以死有烏頭綽楔之旌而君俞將抑沒不傳某竊悼之君俞之生也以不得一見公爲恨安得公之一言以慰君俞於地下乎余曰子之言信因子以信君俞其不爲無徵也已昔蘇子瞻嘗謂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以此賢惠勤而序其詩以謂勤得列於士大夫必

不負公吾以爲勤惟老於浮屠無求於世故能終不負公使其得列於士大夫功名勢利驅於前而貴賤死生變於後負不負未可知也今君俞以一書生夭死非有歐陽公噓枯吹生之勢可以奔走天下而願之交於君俞也非有三十年餘之久其涕泣不忘欲得余之文以慰君俞也如此之切則願之不負君俞其必爲子瞻之所賢而爲君俞者抑又可知已矣今世未必有歐陽公之好士而今之士大夫其善叛人也甚於歐陽公之時聞願之風亦可以少媿矣乎余竊取蘇子之義大書以表君俞之墓後有觀者其必曰因浮屠之言以表人之墓而後世不以爲無徵也自余之表君俞始

張季公墓表

直嘗熟治城之北背城而面山洄爲清池其中有燕亭閒館舟夜過之燈火出林藜觥籌笑語之聲達於水涯問之曰此張家荷亭張季公召客燕游地也余先公與季公好數從季公飲歸輒曰季公召客客不過三四人羣子姓羅列坐隅奉觴壽客促數紉逖父子昆弟不相假辭率

飲衍衍而與與以其讎會之良知季公之合族者善也子長識季公魁形而豐下嶷然長德又識其子秀才紹慶溫文安雅出於輩流閒從季公飲如先君之云不十年季公與其子相繼歿矣所謂荷亭者子以閒過之池館如故燈火青熒猶可指而觥籌笑語之聲達於水涯者若墜若抗引而爲弦誦子以此興歎於公父子閒而尤幸其有後也季公沒鄉之人聚而語曰季公善父母執喪以情居瘠善兄弟仲兄沒其遺孤孩衣食百須皆已出長而使復其所家故多貲削衣貶食頒施之內外親曰此吾貲也於手季公誠一鄉之善士矣周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本俗云者猶曰鄉之舊俗云爾吾鄉舊俗醇美如周官之所謂族墳墓聯兄弟師儒朋友與夫州黨之相賙相賓百年閒猶有存者若季公者蓋亦其遺民故老也舊俗日壞而鄉之善人從之于是手情僞誼呶閭井煩促而東阡北陌親串送來之地步武錯迕契契不能以相從於乎是豈獨繫於一鄉也哉公諱某字某以博士弟子員入貲爲太學生其孫某以某年某月

甲子葬公虞山之新阡卜既食謁余而請曰願有述也以余言之不美不足以章季公而其不習爲文飾則或可以碣於隧而不慙也書之以慰其孫之孝思且以告於鄉之人云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六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七

墓表二

南海黃夫人墓表

嗚呼是爲南海黃氏夫人之墓夫人故贈某官吳公諱某之妻今江西道監察御史光龍之母也萬曆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餘干其子之官寢越某年歲在庚申御史奉 上命巡鹽淞江屬其部民錢謙益使表夫人之墓是年 神宗光宗相繼登假 天子初登大位以萬曆四十八年八月朔爲泰昌元年謙益復官京師乃按夫人之行而表之曰嗚呼易稱臣道婦道皆曰無成而代有終又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此爲處嘗言之也非所語于危疑屯難之日也若夫人者女而婦婦人而夫子不可以不表也夫人之未嫁也其父死于浙夫人以其喪歸以一衽弱待年之女子扶輦設旒輦輦返葬歷三千里如堂適庭故曰女而婦及夫人之寡也一子易一子嬰夫人操持門戶生產滋殖御史長家所畜玩好聚而焚之曰以壹其子于學也初夫人將葬其夫其兄林之曰地不食母以豎子

卜也夫人不聽乃克葬及御史以孤童顯人曰
卜兆惟夫人能故曰婦人而夫子嗚呼婦人者
秉利貞之情含幽吝之氣者也聽謙從顧私親
尊巫史信鬼而好譏其恆性也而又當死喪頻
仍危疑屯難之日而夫人卓然如此謂夫人爲
丈夫女可矣謂世之丈夫舉若是吾不敢也嗚
呼國家當主少國疑死喪屯難之日能人勢要
其謙從也中官阿母其私親也飛章騰說其史
巫也身家妻子死生禍福其鬼與譏也當此之
時猶欲雖頌進退緩步低首以養體持祿爲事
一旦權移于婦寺禍成于禁近而後呼天而悔
之不已晚乎夫易稱無成未嘗不言有終也曰
婦人吉未嘗不繫之曰夫子凶也則夫宜女而
婦宜婦而女與夫宜夫子而婦人者皆見戒于
易者也謙益深有懼焉用敢表夫人之行鏡諸
墓上匪夫人之表以詔臣子嗚呼是年十月晦
日癸酉史官嘗孰錢謙益表

澤州王氏節孝阡表

余在史館承乏外制凡孝子節婦與被推恩贈
封之典者必謹而書之不厭詳複以謂國家崇

臺綽棧做古表厥宅里之制然或有及有不及
惟其發聞于子孫田里婦孺家人蔀屋之事無
不茂著于 朝廷之典罔庶幾見且聞者嗟咨
愾嘆轉相告語猶有所感勉而相勸也今歲南
臺侍御王君允成屬余表其父母之墓余讀憲
使張君光縉所排纘事狀嘆曰此所謂應古旌
表之法而發聞于其後者與余從事外制表章
天下孝子節婦湮沒幽鬱者多矣今于侍御父
母得表其隧道之石猶前志也其何敢辭府君
諱簡字汝賢會大父嵩大父仲名父武母任氏
兄弟五人君于倫次爲叔子王氏以耕治起家
代有隱德府君之大父始教其子弟業儒府君
爲郡弟子員有名于時以孝死而侍御卒以儒
術顯云府君父歿時纔舞象耳母任慟哭不食
欲從死府君哭而告母曰大父母老矣五男二
女累累未有室家母死是重死吾父也又哭而
誓兄弟曰所不惟母之語言是訓是行者生無
以事吾母死無以見吾父矣于是任孺人乃食
而府君以孤僮上事大父母中事母下飲長兄
以掖諸兄弟喪葬盡禮歷五十年內外斬斬門

屏晏然府君沉塞有氣形貌魁碩仲兄解囚囚中道逸去府君挺身見大府慷慨白事大府奇而釋之伯仲與人無崖岸邑屋少年易而侮之府君在坐人無敢陟輪視伯仲者兩季弟病疫省視湯藥不避垢穢人或以謂府君府君泣曰我子視諸姪稍長卽有傳染猶愈于死吾弟也府君念母勤以立身揚名爲已任下惟矻矻不少休母與二季相繼病府君窮百道治之形神殫瘁母病良已而府君遂不起卒之日隣里巷哭行路之人皆歎有泣者萬曆戊子之四月也享年四十府君配任孺人家人呼之曰小任別君母也孺人事其姑備有儀法姑性嚴重孺人獨得其歡心嘗侍姑疾踰月不解衣姑喜謂孺人若孝事我天當以孝婦報若生平布衣蔬食不好刺繡不事宰殺尼師巫覡不登其門相府君二十餘年以及課侍御兄弟篝燈宿火熒熒如一昔也府君疾革孺人遂不食妯娌固止之孺人曰往吾病瘍幾殆夫子撫我曰若死我必不再娶今吾忍夫子獨身地下乎時侍御兄弟亦病侍御哭父失聲氣息支綴或謂孺人曰若

孺子何孺人曰吾兒病必愈愈且大吾門吾徵之昔夢矣無相溷也竟不食而死後府君卒蓋兩月衣裳甫絰肩鑄完好視其封題皆府君卒之日也享年三十有九初侍御以邑令考最贈府君如其官任爲孺人 今天子卽位覃恩海內府君得贈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而仍贈任爲孺人府君與孺人以其卒之歲葬于浪井川東原祖塋下至是三十有六年矣惟孝與節國之元氣天地之所與立也世道交喪士大夫以頑鈍苟免爲能事波流茅靡餘風未殄降將累臣填塞囹圄 天子盱衡動色以風厲之而未止也府君夫婦死孝死節應古旌表之法而湮沒幽鬱發聞于其子侍御當鼎革之際公忠骨鯁其風節議論竦動天下淵源弘長所得于家庭者多矣歐陽子表唐子方之先墓以謂子方方進用于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侍御固今之子方也論次其家世而原本其節義之所自則其可以表于金石而信之後世者蓋已不一書而足也豈待考諸後日而徵其顯榮之未止也哉

初封安人丁氏墳前石表辭

安人長興丁氏光祿寺大官署正諱某之子歸安茅氏廣東按察司副使諱坤之婦工部都水司郎中諱國縉之妻也封孺人再封安人皆在萬曆中天啓二年某月某日卒其孤元儀映以其年十二月十一日附安人于都水公之阡元儀有文名知兵略國家方用兵元儀慷慨應辟既葬弁絰帶而從戎事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碎禮也于是元儀以墓上之石來請曰願有述也謙益曰諾其辭曰太公之後是始有丁條葉被澤望于長興是生安人夙有多譽從父服官大官之署維都水公有室再捐朝于京師乃委禽焉茅爲世家族大而貴揭揭都水爲時職志安人歸之和鳴鏘鏘如圭有邱如金斯相變彼諸姬爰居爰處有攜有嬰累累孤女衾綯敘進襁褓錯交如姪如娣孰裏孰毛皇舅鹿門聞而歎曰此雖女子何愧巾襪都水報政最于山東其新孔嘉命服在躬疾瀕于危誓以身先強起再覲寄孳畿甸盜生近郊白晝洵洵懷刃衷甲僅而卽戎出爲辨強非婦之義土填左闔

古也有志都水嶽嶽擢居西臺瞻望父兮豈不懷歸安人曰噫將子無顧短衣禿袖以率媪御歸就子舍婦後夫先異糧宿肉扶持有年回翔再任爲令于浙勞其晨昏以尉遷謫浙人凶饑亦孔之憂珥脫衣穿調彼瑾流廣置姬侍以弗無子亦旣抱子而進未已相乳更抱莫知所生同仁均養協氣交并量移郎署周旋南北相厥蠶益共其蠶織皇舅壽考老苕雲閒衣冠賓從儼如神仙腴洗克共曰婦有助杖屨閒閑燕笑飲御居皇舅喪情文折衷相夫有聞蔚爲禮宗都水行河以死勤事舟楫下上哀徹水滙報夫地下撫孤匱前撫膺陷胃臨絕之言鄉里游饑道瑾相枕指麾孤童傾倒困廩大築幽宮都水是安工作聚業做于周官安人之爲節度卓犖燕及惇嫠施于嫻族安人之教夙夜齋咨無念爾祖先君之思寡居以還布衣蔬食奉彼戒法以欣婦職年五十四寢疾而但冢子韎韞羈于南都安人喟曰吾可以死父有墜言庶其是在是吉祥而逝容儀委蛇譬如旅人日暮赴家元儀自南見星而赴遇使于涂哭而問故徒跣號呼

與弟庀喪卜耐先兆龜食告祥安人之命都水之室豈曰渴葬王事孔亟曰元儀暎誕惟二孤元儀暨暨暎也與與有女七人二實已出長而有歸哀哉蚤卒維彼五女三女之存擗慟臨穴哀感行人元儀念母銜哀罔極實來求詩以斷墓石大書深刻阡表之辭庸詔來者過而眡之

封恭人孫氏墓碑

今上之元年建州夷不悔禍決辰之閒陷我藩遼順天府府丞新安畢公懋康銜使命將行言者謂公精曉兵事宜留治兵公奮然上疏請募江淮閒鹽戶漁丁殊死敢戰者束以部伍身自訓練幸得一當奴酋天子壯其議下所司覆奏行有日矣而母恭人之計適至余往唁之公掐膺呼曰天乎懋康進不得死于奴也退而不得死吾母也懋康自是無死所矣有麗牲之石以請于吾子子母辭焉嗚呼余聞恭人少磊砢有丈夫之槩故少保績溪胡襄懋公以功高被逮恭人夢伏闕上章慷慨數千言如劉向谷永之訟陳湯者至老猶能記憶之余嘗敘其事以壽恭人以謂恭人之爲女子也可以愧世之丈

夫其夢也可以愧世之視而醒者當此時建州之難作矣余自度無所用于世猶冀以區區筆札憤盈叫呼庶幾有動乎世之君子今又三年禍益烈矣日夜拱手燕笑幾幸其不渡河不航海舉中朝之命聽于必不可恃之西虜世之所謂丈夫者與夫視而醒者其果如何也府丞事雖未行其膠力疆圉爲國家雪感地喪師之恥固有其時而恭人之大志亦可以無憾獨余以不肖之軀浮湛死局疾呼大號吻燥筆枯瞪目顧視化爲瘖啞猶執筆而紀恭人之葬其能無媿色矣乎恭人姓孫氏性通敏誦詩百篇貫穿經史好爲歌詩有和平麗則之音事舅姑孝嘗刲股以療姑疾撫庶出之子莫辨已子婦道母儀靡不純備舉其大者其細可知也恭人嫁畢氏爲江西南昌府武寧縣主簿封中憲大夫順天府府丞某之妻有男子子七人府丞及二季恭人出也享年八十有二卒于天啓元年之四月某甲子葬于梅山之新阡實某年某甲子銘

曰

娶女之精下爲人彼美淑媛維降神明詩習禮

被質文躬服櫛縱志矜紳夢提封事排帝闈援
忠噓枯叫穹旻九關虎豹爭僉僉弭首睨視弱
女身帝曰女歸大女門畀女美子從以孫歸來
閭闔開嶙峋有子法冠侍帝晨狡夷作孽白水
津陳屍漂血遼海殷 皇赫斯怒雷霆震爰命
整旅江淮瀆甲光襲日戈攖雲習流背鬼張吾
軍將星高高發星昏棘人素冠哭且奔爲母起
冢黟山垠象彼祈連樹麒麟旁置萬家何足云
我作銘詩託貞珉百爾中慟眎刻文

房母左太宜人墓表

封太宜人左氏故太中大夫陝西按察使益都
房公諱如式之副室而南京太僕寺少卿可壯
之生母也少卿與余竝中萬曆甲科並事 神
光熹三廟以及 今上竝坐閣禍閣訟牽連再
謫崇禎九年五月太宜人卒少卿卜以次年十
二月葬于雲門之新阡而屬余表其墓少卿之
狀太宜人備矣其事按察公也婉而恭其承信
淑人也卑而理撫嫡出之子婦字而敬教其子
威而孫御臧獲它家事肅而寬廉而不剝古所
稱賢明貞順之德斯已兼舉矣余之文何以加

諸而余於少卿母子之閒有深痛焉余與少卿
兩尊人先背棄皆有老母罷官歸田里互相問
訊曰太夫人無恙乎開械酌酒交相慶也先太
淑人沒少卿哭之而哀太宜人年八十少卿奉
英蕩之節過家上壽余告於母殯拜而遣使不
自知其伏地失聲也吾母知少卿爲余謫官每
愴然曰少卿之爲朋友亦已足矣其若念母何
太宜人則軟語勞少卿曰若所爲牽連謫官者
海內大人君子也吾爲若母有餘榮矣兩家之
母言猶在耳兩家之子交頌母言以相慰藉其
簡牘至今錯互篋衍而二母者今安在也詩不
云乎有母之尸穰嶺封人曰小人有母聶政曰
有老母在此子之念其母也趙太后稱婦人異
甚嚴延年之母不忍見壯子受刑僂此母之念
其子也嗚呼父母之念其子一也丈夫識道理
重名義猶能挫情割愛若婦人之愛憐其子毛
裏而已矣渾血而已矣介子推范滂之母不數
見而搔臂流乳之痛凡爲母子何獨不然余與
少卿不幸而繫籍黨部觸忤權倖以憂老母雖
二母之賢明貞順無惡於其子而母子之閒雍

容服豫開口而笑者其為時日固已少矣仔細
之教門閭之望銜哀茹恤終天而已矣曷有窮
乎余既諾少卿之請傷心漬淚每執筆不忍下
旋被急徵下吏少卿請之不懈益勤曰非子之
過也太宜人望子言久矣創鉅痛甚志憑氣塞
假絃石以告哀余之為此言也猶烏獸之巡過
其故鄉翔回鳴號躑躅而踟躕也猶燕雀之啁
噍之頃而後乃能去也後之仁人孝子過而視
焉其亦為之徘徊歎息也夫崇禎十年九月十
七日

劉氏兩節婦墓表

劉氏兩節婦者上林苑監左監丞劉可敷之嫡
母徐氏生母侯氏而贈監丞劉君體性之室也
劉君為諸生下帷攻苦兩節婦篝燈佐讀黽勉
有無妯娌先後如也劉君沒兩節婦截髮自誓
以撫藐孤辛勤四十餘年克有成立可敷克邀
天子之休命以顯其親烏頭雙闕 旌門有
闕方此時母子相泣閭巷聚觀太息又數年而
兩節婦沒既葬可敷以事繫請室泣而謁余請
表其墓嗟夫苟息有言生者不愧死者復生不

悔忠臣節婦其道一也兩節婦芳年令姿齊心
共命捐生以殉其天誓死以立其子比其子成
立有以下報所天兩節婦之事畢矣豈知其生
前天日晶明榮及其身又豈知其身後風雨漂
搖憂及其子也哉子之才不才親之所與被也
若憂喜禍福之不可知則天也今日之事是亦
生者之所不愧而死者之所不悔也假令為人
子者躬虧體辱親之行為世之所指名親之沒
也太中大夫侍御史持節護喪事中千二石治
莫府冢上玉衣梓宮東園溫明如乘輿制度復
土之後 天子賜上尊養牛手詔敦趨赴都堂
視事此亦人世之極榮矣而於人子之誼奚當
焉今以可敷之為人子夙興夜寐以求無忝所
生而不免於縲絏之患可敷雖自傷為子無狀
痛不欲生然生者之不愧可知也兩節婦地下
有知亦必曰非吾子之罪死者之不悔又可知
也夫兩節婦之高行宗伯旌之國史書之後有
劉子政范蔚宗者必有取焉余可以無述也述
兩節婦之所以生不愧死不悔而因及可敷之
所以無憾於其母者以表於其墓用以知天道

之必復而兩節婦之遺祉未艾也姑伐石以待焉

瞿太公墓版文

余年踰壯與瞿子元初讀書拂水山房雞鳴風雨篝燈刻燭住住爲余道其家世及其祖太公事行曰瞿之先世居河南徙通州之海門宋末避兵來嘗熟有諱達者受元將旗號狗未下城邑授百夫長遷轉憐口提領有孝子曰嗣興宋文憲方正學爲撰誌狀者也孝子之子諱莊官至福建左叅政高皇帝賜手詔獎諭載在大誥者也莊之後六世爲吾祖吾祖之生也會祖家中落長子爲諸生賣田入賞國學益大困吾祖年十八代父應繇役給公上老胥宿吏莫敢以僮子假易御臧獲課耕耨勤情勞佚部分井然中外數百指嚴憚如家丈人也曾祖病革謂曰伯以入貨鬻產吾將減其分以償汝吾祖泣曰大人以兒故減兄嫂產得無減兄嫂淚乎兒生有命大人柰何爲此言曾祖歎曰吾固知兒之無所藉吾產也生平不信機鬼曾祖母病不知人巫降神於庭吾祖自外人問之不覺腳屈

下拜神援筆判曰以汝純孝夜半當蘇汝母至夜分大聲發床前母遂蘇又五十餘年乃終吾祖亦六十餘矣每新燕來時仰視屋梁周走而呼曰孃孃安在乎嗚嗚啜泣與燕語相下上家人咸相顧泫然也吾祖撫羣從子姓及故人子弟收卹教誨具有恩禮其人始見德久之或操戈相向已而又以好來吾祖厚遇之自如少能洞悉情僞老而彌熟人有相欺者陽受其滿翻而陰識之其人終身以爲能欺吾祖也其治生未嘗俛拾印取以心計釣奇田畝錢布藏棄腹笥每謂吾家薄藉在十指伸屈中傳別書契經目而已未嘗省視曰何待人之薄也閭左有大議邑宰及鄉老刺刺私語移日吾祖至輒一言而決退亦不以告人邑有大繇役及大禮傾身爲人先費輒數百金其所爲多疎闕迂緩會有天幸家益起嘗曰人何苦爲善不力天未嘗虧負人也吾與瞿星卿顧朗仲爲文會諸老人相率諫吾祖若孫日夜從諸狂生衣袖反接兩眼生頂上不早禁絕之且破而家吾祖笑曰吾縱吾孫與之游恐其不得當也而願欲麾之門外

乎其後諸子皆為名士拂水文社遂甲天下明
 仲嘗曰知我者惟吾父與太公也朗仲許為吾
 祖誤事狀吾子他日採而誌之為吾祖之宋與
 方也吾死不恨矣言已涕泣沈瀾悲不自勝余
 心識之不忍忘萬曆丁未朗仲卒又數年元初
 衰經過余再拜而請曰歐陽子之言曰非敢緩
 也蓋有待也吾每誦斯言未嘗不彷徨歎息繼
 之以泣也今吾老矣無可待者矣朗仲且死猶
 以不及狀吾祖為恨吾之不忍死吾祖也與其
 不忍死吾朗仲也胥以累吾子子其無辭余諾
 其請遂巡未及為而元初又歿迄今二十五年
 矣嗚呼人世之不可以把翫也一彈指之間已
 三世矣而孝子慈孫之思不死其親也重泉之
 下窮塵之後其耿耿者何時而已乎余故撰次
 其語以遺其諸孫使樹石太公墓門并以告於
 元初之墓太公諱依京萬曆丙申九月卒壽八
 十有一元初者吳之名士瞿純仁也銘曰
 司徒三物以教萬民二曰六行與賢禮賓萬曆
 之世熙和如春萬萬瞿公際此昌辰孝乎惟孝
 德必有鄰睦婣任恤安富恤貧國有大故奮袂

墊中大冠如箕視其齒齷國有大役馨鼓振振
 守閭待令敢有弗虔叶國有大裁我無逡巡傾
 箱倒庋指其廩困春秋讀法祭醕諄諄德行道
 藝誰與比倫世教下衰醜類頑嚚奇衺相及觸
 撻斷斷鄉老云邈本俗不存安能汲汲彌縫使
 淳墓木已拱宿草載陳作為銘詩以詔斯人崇
 禎癸未五月契家子錢謙益造

牧齋初學集卷六十七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八

塔銘一

慈山大師廬山五乳峯塔銘

我神宗顯皇帝握金輪以御世推慈聖皇
太后之志崇奉三寶以隆顧養上春秋鼎盛
前星未耀慈聖以爲憂建祈儲道場於五臺
山妙峯登公與慈山大師實主其事光宗貞
皇帝遂應期而生於是二公名聞九重如優曇
鉢華應現天際妙峯不出王舍城大作佛事而
大師有雷陽之行其機緣所至橫見側出固非
凡情之可得而測也大師之遷化於曹溪也大
宗伯宣化蕭公親見其異爲余道之已而南海
陳迪祥以行狀來謁余表塔余曰有吾師宣化
公在他日請爲第二碑又明年乙丑其弟子居
廬山者曰福善奉全身歸五乳而留爪髮於曹
溪走書來告曰大師東遊得子而喜曰利竿不
憂倒却矣燈地月落晤言疊壘所以付囑者甚
至塔前之銘非子誰宜爲余何敢復辭謹按師
諱德清族蔡氏全椒人也父彥高母洪氏夢大
士抱送而生七歲叔父死屍於牀問母從何處

去卽抱死生去來之疑九歲能誦普門品年十
二辭親入報恩寺依西林和尚內江趙文肅公
摩其頂曰兒他日人天師也十九祝髮受具戒
於無極某公聽講華嚴玄談至十玄門海印森
羅嘗住處悟法界圓融無盡之旨慕清涼之爲
人字曰澄印從雲谷會公縛禪於天界寺發憤
參究疽發於背禱護伽藍神願誦華嚴十部乞
假三月以畢禪期禱已熟寐晨起而病良已三
月之內恍在夢中出行市中儼如禪坐不見市
有一人也雪浪思公長於師一歲相依如無著
天親嘉靖丙寅寺燬於火誓相與畜德俟時以
期興復師旣歸然出世而雪浪卒爲大論師修
治故塔稍酬誓願焉師嘗聽講於天界厠溷清
除了無人跡意主東淨者非嘗人也訪之一黃
面病僧目光激射遂與定參訪之約質明則已
行矣卽妙峯登公也師以江南習氣軟暖宜入
冬冰夏雪苦寒不可耐之地以痛自摩厲遂飄
然北邁天大雪乞食廣陵市中曰吾一鉢足以
輕萬鍾矣抵京師妙峯衣褐來訪須髮鬢毳如
河朔估客師望其眸子識之相視一笑叅徧融

貞公融無語惟張目直視又叅笑巖巖問何方
來曰南方來巖曰記得來時路否曰一過便休
巖曰子却來處分明遊盤山至千像峯石室見
不語僧遂相與樵汲度夏時萬曆元年癸酉也
明年偕妙峯結冬蒲坂閱物不遷論至梵志出
家頓了旋嵐偃嶽之旨作偈曰死生晝夜水流
花謝今日方知鼻孔向下峯一見遽問師何所
得師曰夜來見河中兩鐵牛相鬪入水去至今
絕消息峯曰且喜有住山本錢矣遇牛山法光
禪師坐叅請益法光發音如天鼓師深契之送
師遊五臺詩云雪中師子騎來看洞裏潛龍放
去休且曰知此意否要公不可捉死蛇耳師居
北臺之龍門老屋數椽在萬山水雪中春夏之
交流澌衝擊靜中如萬馬馳驟之聲以問妙峯
峯舉古人三十年聞水聲不轉意根當證觀音
圓通語師然之日尋緣溪橫約危坐其上初則
水聲宛然久之忽然忘身衆籟聞寂水聲不復
聒耳矣一日粥罷經行忽立定光明如大圓鏡
山河大地影現其中既覺身心湛然了不可得
說偈以頌之遊鴈門兵使胡君請賦詩甫構思

詩句逼塞喉吻從前記誦見聞一瞬現前渾身
是口不能盡吐師曰此法光所謂禪病也惟熟
睡可以消之擁衲踟躕一坐五晝夜胡君撼之
不動鳴擊子數聲乃出定默坐却觀如出入息
住山行脚皆夢中事其樂無以喻也還山刺血
書華嚴經點筆念佛不廢應對口誦手畫歷然
分明隣僧異之率徒衆來相勸已皆讚歎而去
嘗夢與妙峯夾侍清涼大師開示初入法界圓
融觀境隨所演說其境即現又夢登彌勒樓閣
聞說法曰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依識染依智
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自此識智之分了然心
目也師既建祈儲道場遂遠遁東海之牢山
慈聖命龍華寺僧瑞庵行求得之遣使再徵不
能致賜內帑三千金復固辭使者不敢復命師
曰古有矯詔賑饑之事山東歲凶以此廣 聖
慈於饑民不亦可乎使者持賑籍還報 慈聖
感嘆率闔官布金造寺賜額曰海印師詣京謝
恩爲報恩寺請藏 上命師齋途因以便歸省
父母寺塔放光累日迎經之日光如浮橋北度
經在塔光中行也師還以報恩本末具奏曰願

日減饜羞百金十年工可舉也 慈聖許之歲
乙未而黃冠之難作師住山十三年方便說法
東海彌離車地咸向三寶而黃冠以侵占道院
飛章誣奏有旨逮赴詔獄先是 慈聖崇信佛
乘勅使四出中人讒搆動以煩費爲言 上弗
問也而其語頗聞於外廷所司遂以師爲奇貨
欲因以株連 慈聖左右并按前後擅施帑金
以數十萬計拷掠備至師一無所言已乃從容
仰對曰公欲某誣服易耳獄成將置 聖母何
地乎公所按數十萬在縣官錨鉢耳 主上純
孝度不以錨鉢故傷 聖母心獄成之後懼無
以謝 聖母公窮竟此獄將安歸乎主者舌吐
不能收乃具獄上所列惟賑饑三千金有內庫
籍可考 慈聖及 上皆大喜坐私造寺院遣
戍雷州非 上意也達觀可公急師之難將走
都門遇于江上師曰君命也其可違乎爲師作
逐客說而別師度庾嶺入曹溪抵五羊赭衣見
粵帥就編伍于雷州歲大疫死者相枕藉率衆
掩糞作廣薦法會大雨平地三尺癘氣立解衆
政周君汝登率學子來扣擊舉通乎晝夜之道

而知發問師曰此聖人指示人要悟不屬生死
一著耳周君憮然擊節粵之孝秀馮昌曆輩聞
風來歸師擬大慧冠中說法構禪室于壁壘閒
說法華至寶塔示現娑婆華藏涌現目前開悟
者甚衆居粵五年乃克住錫曹溪歸侵田斤餽
舍屠門酒肆蔚爲寶坊縑白全集攝折互用大
鑒之道勃焉中興甲寅夏師在湖東 慈聖賓
天詔至慟哭拂剃返僧服又二年念達觀法門
死生之誼赴葬於雙徑爲作荼毘佛事箴吳越
禪人之病作擔板歌吊蓮池宏公於雲棲發揮
其密行以示學者自吳門返廬山結菴五乳峯
下效遠公六時刻漏專修淨業居四年復往曹
溪天啓三年癸亥宣化公赴召來訪劇談信宿
公謂師色力不難百歲更坐二十餘夏如彈指
耳師笑曰老僧世緣將盡幻身豈足把翫哉別
五日果示微疾韶陽守張君來問師力辭醫藥
坐語如平時既別沐浴焚香集衆告別危坐而
逝十月之十一日也 溪水忽涸百鳥哀鳴夜有
光燭天三日入龕面頰發紅鬚髮皆長鼻端微
汗手足如綿僧徒驚告謂師復生蕭公語余衰

老赴闕跋涉二萬里何所爲哉天殆使爲師作
末後證明耳嗚呼知言哉師長身魁碩氣宇堂
堂所至及物利生機用善巧如日暉雨潤加被
而人不知山東再饑師盡發其困親泛舟至遼
東糴豆以賑旁山之民咸免捐瘠稅使與粵帥
有隙啖市民以白艚作難羣噪圍帥府師緩頰
諭稅使解圍不動聲色會城以寧珠船千艘罷
採不歸剽掠海上而開礦之役釋騷尤甚採使
謁曹溪師以佛法攝受徐爲言開採利害絲是
珠船罷採不入海而礦額令有司歲解制府戴
公詒書謝曰吾乃今知佛祖慈悲之廣大也師
爲余言居北臺大雪高於屋數丈昏夜可鑑毛
髮堅坐待盡身心瑩然遲明塔院僧穴雪以入
相攜行雲洞中里許乃出當詔獄拷治時忽入
禪定榜壘刺熱若陷木石逾年在雷陽郡丞以
礦事被逮侍者惶遽傳告毒楚卒發幾無完膚
此楞伽筆記所絲作也東遊至嘉興楞嚴寺萬
衆圍遶有隸人如狂易狀搏穎不已曰我寺西
仲秀才也身死尚在中陰聞肉身菩薩出世附
隸人身求解脫耳師爲說三皈五戒問解脫否

曰解脫竟憍然而覺師之樹大法幢爲人天眼
目豈偶然哉師世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九前後
得度弟子甚衆從師于獄職納橐籥者福善也
終始相依於粵者善與通炯超逸通岸也貴介
子弟剝臂然燈以求師道現大士像於蒼茄中
而坐脫以去者卽墨黃納善也粵士歸依者馮
昌曆爲上首御史王安燁孝廉劉起相陳迪祥
歐文起梁四相龍璋皆昌曆之徒也師所著有
楞伽筆記華嚴綱要楞嚴懸鏡法華擊節楞嚴
法華通議起信唯識解若干卷觀老莊影響論
道德經解大學中庸直指春秋左氏心法夢游
集又若干卷嗟乎師於世間文字豈必不逮古
人有不逮焉亦糟粕耳師於出世間義諦豈必
不合古人有不合焉亦皮毛耳惟師夙乘願輪
以大悲智入煩惱海以無畏力處生死流隨緣
現身應機接物末後一著全體呈露後五百年
使人知有一大事因緣是豈可以語言情見擬
議其短長者哉是故讀師之書不若聽師之言
聽師之言又不若周旋瓶錫夷考其生平而有
以知其願力之所存也謙益下劣鈍根荷師記

萌援拮年譜行狀以書茲石其詞寧繁而不殺者欲以示末法之儀的起衆生之正信也銘曰人生出沒五濁世閒生死之涂屹立重關重關峻復誰不退墮師子奮迅一擲而過濟河焚舟縣車束馬一鉢飛渡誰我禦者冰山蟄伏雪窖沉埋冰解凍釋水流花開光明四炤上徹帝闈榮名利養匪我思存震霆赫怒我性不遷桁楊木索說法熾然覺範朱崖妙喜梅州雷陽萬里謂我何求軍持應器橫戈杖錫毀形壞水古有遺則大鑿重徽靈炤不昧屈眴之衣如施畫績師之示現如雲出谷觸石膚寸雨必待族雲歸雨藏山川自如孰執景光以窺太虛福德巍巍文句璀璨視此肉身等一真幻匡山不來曹溪不去塔光炳然長炤覺路天啓七年丁卯九月朔嘗熟幅中弟子錢謙益謹述

聞谷禪師塔銘

聞谷禪師印公以崇禎丙子十二月十七日示寂於瓶甸之真寂禪院明年丁丑九月初六日弟子奉全身塔於孔青之陽師世壽七十有一僧臘五十有八主叢林二十五年建道場二所

度弟子千有餘人得戒弟子萬有餘人師之沒也傳戒弟子鼓山賢公千里赴弔補師住處爲其塔上之銘旣葬而其上首弟子大堅等扣余山中復以勒銘爲請以余於師有支許之好假世諦文字演說實相爲賢公疏通證明焉亦賢公之志也余其忍辭謹按師諱廣印字聞谷嘉善人周瑯之子母趙氏夢玄武神仗劍領甲士擁門而生師爲兒時左眼角嘗見一浮圖住空中稍長父攜觀大勝寺浮屠訝曰我眼中嘗見此此後遂不復見年十三祝髮於杭之開元寺見壁閒法界圖問其師曰十界從心生心從何處生師不能答往扣西蜀儀峯和尚於清平峯教看雲門露字師直下挨拶至忘寢食峯舉丙丁童子來求火話詰師舉拳揮按痛罵驅出門白汗津津浹背益發奮力叅年二十四入雲棲進具二十六從介山法師習台宗期年而臻其奧雲棲大師開法淨慈特舉師爲維那數年來晝則聽講夜則縛禪叅無幻禪師乃謝去講肆攝靜於西溪法華山單丁四年或數日不食或一生連朝叅請漸多乃曳杖而去上雙徑結茆

白雲峯下影不出山者六載看亮座主叅馬祖因緣疑不能釋一日見黃瑞香花忽然大悟從茲礙膺之物咸冰釋矣出山至雲棲受菩薩戒朝夕請益盡得雲棲之道至宜陽叅龍池幻有和尚池謂師曰何不承當此事共相唱和師不肯池曰更欲如何曰視圓悟大慧爲多愧耳池憮然曰當今學者未會先會那能得不自肯如子者乎老僧當避一頭地矣北游五臺還至徑山時海內禪席寂寥乃與鬢峯諸師初禪期於蓮居永慶儀峯老人復來自蜀因得重徵玄奧印明臨濟宗旨峯歸師隱湖之菁山瓶甸馬雙徑兩目孔道行脚往來無一茅蓋頭師捐衣鉢創數椽爲接待之計法施雲涌鬱爲寶坊遂移真寂廢寺舊額名之事旣竣杖笠南遊隱建州之廢寺凡三載浙僧始物色得之迎請絡繹掉頭不顧會主院者相繼遷化師不得已復歸視事四方衲子叅請雲集衆至五千指禪淨雙提規重矩疊橋江南法席之最久之復南游棲建州之寶善四載年七十乃歸老於真寂次年臘月八日說戒畢示微疾逝前一日手書與徑山

長老送仁王經勸其展誦報國索紙書誠語泊然而逝蓋賢公之銘師如此嗚呼萬曆中方內有三大和尚紫柏可公雲棲宏公憨山清公各樹法幢爲人天眼目三公入滅魔外橫行喝棒錯互吳越之閒人如中風狂走當此之時真修退藏密傳三老之一燈者禪師一人而已師痛夫世之盲叅瞎悟者以狂易之病飲塗毒之藥窮老叅究終不以悟自居學者少逞知解必深錐痛劖期於爆斷命根而後已師之砥柱末法者一也師痛夫世之上堂登座者以俳優之場演沐猴之戲堅辭僧衆不許開堂晚歲正告諸宰官孀居久矣復肯傳粉墨求嫁耶師之砥柱末法者二也師痛夫世之架大屋養閒漢榮名利養市賈相求者真寂告成之後數年退院七載南游腰包杖錫飄然於荒山野水之閒師之砥柱末法者三也師器宇冲和神觀閉止導迎善氣被褐懷玉有儒者閭然之風其持身衛道苦心危行如冰之凌霜而益堅如玉之煨火而愈栗指柱大法於衰殘充塞之餘孤行獨往賁育不能奪也賢公所謂蒙衆誚而弗恤犯衆怒

而弗顧者信乎其知師者矣師之七十也余爲文以稱壽曰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以佛門觀之益信師讀之爲之破顏微笑今師之葬已三年矣踵賢公之後而銘其塔慨利竿之日媿媿金湯之無人俛仰法門有深感焉乃爲之銘

曰

單傳教遠禪席寥寥師起其衰如風鳴條禪風漸扇魔民蜂起師屹其敞如坊止水師不以禪置律與經歷然光明如谷傳燈師智愈圓其心愈密閱悟顯修如燈在室寶炬不然金鏡式微誓揮我戈以指懸車風霜剝落冰雪崔嵬窮冬氾陰孤陽獨回樓閣千閑雲堂一宿何處是師本來面目雲棲爲師永明是宗巋然一塔坐斷虛空闔山浙水吾師在焉明明如月嘗炤百川

洞聞禪師塔銘

古之得道者以死生爲如幻三昧故有謂坐脫立亡尚未夢見先師意者世衰聖伏盲師瞽說各自稱尊則非末後一著不足以勘辨之蓋亦末法使然也天啓三年七月洞聞禪師示寂於破山之禪院是時天方溽暑流金鑠石越三日

余趨視之垂首跌坐若入正定蚊蚋却避膚理瑩潔四衆觀者莫不歎異師行解未知其何如以余所見亦可謂甚難希有者矣師吳江李氏子少出家入華山爲默庵和尚侍者舍而歸紫栢大師大師改名法乘號曰洞聞馮祭酒開之送似塵洞聞游方序云二上人一脫逢掖一逃外法俱奇男子體質文弱不耐勞苦一旦以紫栢師鼓策遂迸裂牽纏給侍瓶錫方出門時已無萬里此師行脚因緣也初居虞山之三峯徙天目之中雲庵卒老於破山師慈和樂易具大人相所至住山誅茅束薪偕其徒雪庵拈拈庀治師優游兀傲飲石泉而蔭松栢不及汲□於榮名利養其視世相輕也斯其臨終所得力者歟師世壽七十二僧臘五十墓在破山寺之南

凡若干步銘曰

師之叅訪踵決履穿小扣大擊如石出煙歸而住山叅粥飯禪一坐廿夏不震不騫開堂說法千偈瀾翻究亦何有空谷窅然破山差峩龍潤蜿蜒殘燈初日師或在焉

鶴林法師塔銘

嘗熟縣治之巽隅建聚奎塔久而未潰於成衆君子聚而謀住持咸曰鶴林法師其人也師邀跡北山之藤溪幡然而起率其弟子仁方往蒞焉師律行精嚴四方歸仰仁方能捐水去食伐木輦土以專勤者事不逾年塔工大興崇禎三年七月師示疾於塔院說偈別衆堅坐而逝又一年仁方亦逝其徒知通等奉全身塔於拂水巖之西嶺以仁方耐焉師諱大寂嘉定趙氏子甫卅出家得度於護國寺永敏和尚受具戒於雲棲大師學經論於紹覺法師單丁行脚凡十餘年縛禪於廬山游少林禮五臺歸廬山而老焉師質貌樸愿志氣專壹其尊嚴毗尼也如法吏之守三尺謹凜科條而已其講習經論也如舉子之窮六經穿穴章句而已繇定以發惠因相以契性遍叅諸方扣擊宗旨久之於心地漸有所發明然不敢高其舉趾輕言向上事曰吾株守吾經律而已說法爲人必提唱念佛法門曰吾所學於雲棲者如是而已坐廬山數夏空林荒樾午夜施食鬼嘯噓吟與梵唄相應和日不重食夜不脇席篋行無一錢之藏徒忤皆化

之仁方病亟求一故絮籍體竟不可得諸方皆曰此真鶴林之子也師之葬實崇禎五年十一月其上首弟子曰智妙卽仁方也墓在師之左方十餘步銘曰

柳子有言儒以禮立仁義佛以律持定惠去律小經佛道斯替生死海中風波淫裔孰是船師亂流而濟師之執行豈曰滯泥涉生死流回翔鼓柁盲禪魔民橫奔狂獺讀吾之銘其亦思察裳而揭厲也耶

牧齋初學集卷六十八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九

塔銘二

華山雪浪大師塔銘

昔梁肅之論荆溪以爲明道若昧渙然中興聖人不作其間必有命世者出焉我明正嘉之際講肆獨盛於北方無極和尚起自淮陰傳法於通泰二公具得賢首慈恩性相宗旨歸而演法南都而其門有雪浪恩公慙山清公出焉一車兩輪掖無極之道以濟度羣有而法道煥然中興向非命世而出則何以臻此謹按慙師所撰雪浪大師傳而序之曰師諱洪恩姓黃氏金陵民家子爲兒時雖隨戲弄遇佛禮足塾師以句讀課之頷之而已極師講法華規矩於報恩寺師年十三從父往聽傾耳會心畱旬日不肯去母使父趣歸師袖剪刀禮玄奘大師髮塔自剪頂髮手提向父曰以此遺母父慟哭師瞪視而已爲小沙彌頽然具大人相一日設齋往踞第一座首座呵之師曰此座誰坐得座曰通佛法者坐得師曰如是則我當坐座曰汝通何佛法師曰請問座舉座上講語師信口肆應無不了

了一衆驚異曰此郎再來人也慙師少師一歲竝得度於西林長老同叅極師比肩握手如連珠珥玉見者以爲無着天親也師年十八分座副講佛法淹通乃畱心義學聽極師演華嚴大疏五地聖人於後得智中起世俗念學世間技執涉俗利生嘗言不讀萬卷書不知佛法博綜外典旁及唐詩晉字研朱益丹惟燈晝被不知者以爲滯淫世諦中也慙師從雲谷和尚縛禪天界寺師見其枯坐呵以聽講曰用如三家邨土地作麼慙曰古德有言自性宗通回觀文字如開門落臼耳師曰果如此則我兄也慙師苦南方軟暖決計北游師苦畱之慙詒師入城辦嚴冒大雪攜一瓢長往師還寺痛哭久之游嵩少入伏牛抵京師上五臺覓慙師於冰雪堆中腰包餐飯誓共生死慙語之曰人各有志亦各有緣兄之緣在弘法以續慧命不當終老枯寂江南法道久湮當上承本師法席荷擔囑累爲人天眼目庶不負出世因緣也師然之相與鄭重而別極師弘法以來三演大疏七講玄談師盡得華嚴法界圓融無碍之旨本師遷化次補

其處游沫藏海囊括川注單提本文盡埽訓詁稱性而談標指言外恒教學人以理觀爲入法之門先是講肆糾纏教義如抱椿搖櫓略無超脫及師出世炤遮雙顯總別交光摩尼四現一雨普霑學者耳目錯互心志移奪如法雷之破蟄如東風之泮凍說法三十年黑白衆日以萬計閒游杖錫四衆圍繞徧山水爲妙聲化樹林爲寶網東南法席未有盛於此者也嘉靖四十五年報恩燬於雷火師與愍師三日哭誓以興復相肩荷愍雖在臺山東海未嘗頃刻忘報恩也愍罹難赴南海師見浮圖露槃歎傾浴門持鉢行乞都市高門縣薄金錢雲委凡三年而竣事塔高二百五十尺安三輪處高七十尺架半倍之樞木從空而下如芥投針不差紮黍當塔心未下師嘔血數升塊然趨定風鈴彫角如有鬼神護持萬衆驚歎咸以爲願力冥感也晚年接海衆於望亭草菴日則齋飯晚則澡浴夜則說法二利並施四衆歛集未幾示微疾集衆告別弟子乞師垂示師曰中空如花本無所有說箇甚麼問滅後用龕用棺師曰坐死龕子臥死

棺材相錫打瓶且莫安排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萬曆戊申十一月十五日也俗壽六十四法臘五十一弟子奉全身還葬於雪浪山師高頽朗目方頤大口肌理如玉講演撒座方丈單床默修壁觀嘗於長城山中正定二日林木屋宇皆爲震動心下如地坦無丘陵不立崖岸不避譏嫌論詩度曲見聞隨喜鮮衣美食取次供養已而飯惟羹豆臥則芻秆捨茶則擔水出汲飯僧則斧薪執具人以爲闕現少異而不知其行已有嘗也嘗駐嘉興楞嚴寺愛其池木清嘉作精舍三楹經營浹月手自塗墍落成三日飄然而去終身不再至焉其逍搖擺落皆此類也紫栢可公精持毗尼心頗易師愍師以出家因緣告之可公悚然曰殆窺基後身也余自毀齒卽獲侍瓶錫丁未偕李長蘅扣師望亭瞻嚮之餘心骨清瑩始悔嚮者知師之淺也傳法弟子耶法明宗三明歸空格空瑞林先逝覺法終隱匡山歿後講演者巢松浸一雨潤在三吳蘊璞愚在都下若昧智在江西碧空湛在建業心光敏在淮南南北法席師匠皆出師門信乎中興之盛

也蒼雪法師徹公潤公之法子闡法吳下者也
追惟祖德請余爲塔上之文余何敢辭繫之銘
曰

法道下衰如世中否誰其振之命世蔚起極師
南來記蒞儼然賢首慈恩二燈竝傳有兩駒齒
化爲龍馬拏攫碧落蹴踏天下愁往曹溪經星
南流浪駐江表斗柄斯昭智炬高明德瓶云侍
經江論海逢原會委帝綱金相利海鑑光華嚴
法界涌現堵塙講樹敷花談叢落實舍利腹貯
狡狴口出以其緒餘莊嚴相輪雀離浮圖示見
蟲雲歌樓酒坊禪燈法席三車一乘鴻爪牛跡
大布而衣一床而居霜降水落白月空虛禪律
對待經論繁興密師四戰人無得名法懂歸然
義天嘗朗窺基非來雪浪不住

一雨法師塋銘

師名通潤字一雨姓鄭氏蘇之西洞庭山人兒
時晝夜啼哭抱入寺見佛或出門見僧卽止嬉
戲大樹下累塼成塋指爪禮拜稍長辭家入長
壽寺去氏削髮究心大乘經論旁通義學宵禮
大士額墳起不休寺長老源公從雪浪大師講

楞嚴於無錫以書招師師曰此經奧義十師盡
之買菜求益復何爲乎源怒移書譙責乃往與
雪山杲公巢松浸公同叅於華藏寺南北講肆
楞嚴則會法華則要如老塾師墨守兔園冊口
耳之閒傳遽而已浪師埽除注脚敷演妙義頓
呻咳唾光明熾然聞之如檣馬奔馳風濤回駭
破除宿物得未曾有合掌涕洟向源首座懺悔
向者得少爲足以大海納牛跡中也浪師法道
烜赫學人慕羶因熱輒思炷香分席爲榮名利
養之計師與雪巢夫心執侍金陵之花山京口
之焦山江山高秀雲水孤清侍浪師往來棲息
歷十餘夏相依如形影愁老聞而歎曰好學人
吾兄一網打盡矣大師遷化雪公亦沒師友淪
亡灰心埋炤以傳燈續命爲計置鉢於廬山北
秋水菴將終老焉已而應天界之請休夏於斷
臂厓睡覺聞遠寺鐘聲如殷勤啓請賦詩曰豈
謂帝城虛講席却將脣舌累知音自此遂慨然
出世與浸公分路揚鑣大弘雪浪之道諸方皆
曰巢師講雨師注又曰巢雨二法師雪浪之分
身也師每慨法相一宗玄奘傳之西域自賢首

清涼唱華嚴人皆畏數逃玄習者益少本師唱
 演華嚴實發因於唯識龍藏具在教海方新時
 節因緣其在斯乎先有此論標義藏弃篋衍王
 翰林宇泰求之靳而弗與翰林購得副本箋為
 旁注如西明圓測隱形盜聽以敵窺基其為法
 良苦矣師乃復殫精搜緝作為集解積十年而
 削藁首披宗鏡斬關抽鑰徧探楞伽深密等經
 瑜伽顯揚廣百雜集俱舍因明等論及大經疏
 鈔與此論相應者靡不疏通證明昔者纂鈔盛
 行輩流首伏以謂基師正炤太陽忠也旁銜龍
 燭求之今日慈恩中興庶幾當之矣師嗣雪浪
 出世說法利生者十有六年講法華楞嚴楞伽
 華嚴玄談唯識者十二座初從浪師於金山衣
 不掩骭履不納足臨江喚渡囊無一錢自視泊
 如也卜居鐵山為瓊禪師故菴面太湖負西蹟
 眠雲臥月絕影人問者五載除夕自芥枯樹罩
 火煨芋高足弟子夾坐賦詩雪消門啓人徑宛
 然則發春已十餘日矣日過經二十紙上首白
 請少減師呵之曰汝看我甕中米多少其精嚴
 孤詣皆此類也師狀貌古樸風規閒雅方內名

士如程孟陽李長蘅邵茂齊鍾伯敬文文起趙
 凡夫朱白民撫塵希風樂與游處嘗自警生生
 世世居學地與士大夫相見人言師有三有一
 無三能耐一不能耐有德有言有情理然無因
 緣耐學耐窮耐交游然不耐俗此可以知師矣
 師自稱二楞主人改鐵山為二楞庵於此疏嚴
 伽二經故移住花山又移中峯浹辰出一紙示
 眾皆囑累語遂以是日示寂天啓四年九月十
 八日也世壽六十僧臘四十六崇禎元年葬全
 身於中峯者法子明河讀徹也註經二十餘種
 約法性則有法華大窾楞嚴楞伽合轍圓覺近
 釋維摩直疏思益梵天直疏金剛經心經解梵
 網經初釋起信續疏瑠璃品駁杜妄說辯謬若
 干卷約法相則有唯識集解十卷所緣緣論論
 釋發矧因明集釋三支比量釋六離合釋釋若
 于卷師沒後河徹二公繼師之席弘法吳中而
 繼師主中峯者徹公也實來請銘銘曰
 師之說法弘演三車金山粥鼓金陵雨花秋水
 鐵山師之幻住古木千章梅花萬樹花山別院
 中峯古墳經傳雪浪論續慈恩如吳舍桃舍利

二七毫端塚中涌現則一

汰如法師塔銘

賢首之宗弘於雪浪其後為巢雨為蒼汰皆於吳中大補說法瓶錫所至在花山中峯兩山雲嵐交接梵唄相聞四公法門冢嫡如兩鼻孔同出一氣但有左右耳巢兩遷謝蒼汰與余法乳之契益深而汰復以崇禎十三年十二月四日順世而去於是蒼雪徹公作為行略而請余銘其塔曰汰如法師明河號高松道者揚之通州人姓陳氏母夢道人手法華經一卷來乞食而生師年十餘歲善病父母送州之東寺依一天長老剃度寺習瑜伽師究心大乘方等諸經兼工詞翰年十九腰包行脚徧參諸方見一雨潤公如子得母不復捨離隨師住鐵山繼師住中峯既而說法於杭之阜亭吳之花山白門之長干寺藏海演迤詞峯迥秀遮炤圓融道俗交攝識者以為真雪浪之元孫也從上諸師未講大鈔蒼汰二師有互宣之約師首唱一期羣鶴遠空飛鳴圍繞訂來春為三期與蒼踐更未幾示疾怡然化去惟自念言心不知法法不知心誰

為作者亦誰受者直知譚倦欲眠聲息旋微耳世壽五十三僧臘三十餘夏遺言建塔於中峯所著有華嚴十門眼法華楞伽圓覺解績高僧傳若干卷徹公之論曰舉世求一悟人不可得其惟解人乎悟解之在人如水之於味響之於聲解豈有乎悟豈無乎舍甲認乙遂有多名迴面一呼應聲立至解有先乎悟有後乎師嘗云念佛人一意西向叅禪人只顧南詢置東北兩方于無用之地又自言不通禪不習教無位於法門亦不知無位真人為何義解乎悟乎吾安識其庭宇之所際哉又曰師事業福緣未能如古人亦未可與今之不教不禪欺世盜名者比嗚呼知汰者莫如蒼信法門之益友矣銘曰雪浪如龍蟠拏教宗支分蜿蜒化為高松孤塔亭亭坐斷中峯刺海涉入帝網重重然則師之說法固未嘗止而大鈔之講肆其可以為未終乎

竺璠禪師塔銘

師諱圓淨蘇之長洲人姓陸氏九歲出家居瑞光寺師曰寶月祖曰藍園十八歲落髮為僧卒

于崇禎己卯之八月年五十二爲僧四十一期
歸骨于寺之西偏師爲兒時樂易順祥運重不
戲稍長知衲衣下事壞衣揣食發憤叅究腰包
行脚偏扣諸方瑞光頽圯百年幾爲廢寺師然
香佛前捨身修復日則呼囂唱緣夕則閔默跪
禱歷江湖窮寒暑專勤精一人鬼叶從天啓甲
子建七佛閣崇禎己巳修天寧浮圖閣成建法
華梁皇懺期講演摩訶止觀法席雲委延頂目
禪師住持不以私其件先後建立感塔光天眼
之異癸酉修浮圖露盤市木歸遇風于荆江巨
木離筏轟立號號有聲師呵之曰汝材中塔心
他日應人天瞻禮何爲興妖作怪耶言訖若有
物縛之下者明年塔工成師病日劇三年遂不
可爲亦所謂以死勤事者也卒之日與其徒侶
問訊以宗語相提唱蓋其平生得力如此余年
十六寓瑞光後院師少于余六歲短小類侏儒
余狎之墨其面以爲戲已而拉之游寺經行廢
塔破壁瓴甃圯墁兀艱歷人相與狂奔而返崇
禎初聞瑞光之修復訪問所謂竺璠和尚者追
省兒童時事相見一笑爲刻記于石余有急徵

之難師結壇以禳長跪右遶涕淚悲泣迨余歸
而後解余歸未一年而師順世此其徒所以謁
銘于余也嗚呼師戒法精嚴慈悲攝受刳心盡
智專精道場曰未嘗有取拔毛布髮崇構塔廟
曰未嘗有作招提闍闍總是禪關錢刀土木誰
非般若世之盲師瞽說互相鼓唱不曰授某師
話頭則曰經某老印可始而問影鏤空既而中
風狂走師方悲愍之不暇而顧欲希風逐臭尤
而效之不亦愚乎不亦誣乎余故歷舉其行履
而於其徒所載叅訪發悟之語皆削而不書銘
曰
善易不易會禪不禪塔廟樓閣說法熾然我作
塔銘糞掃藤葛瑞光西墳孤縣缺月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

傳一

呂講經傳

呂講經者名智壽字松巖北平宛平縣時雍坊
 呂氏子也始為童子辭父母出家慶壽寺依惠
 禪師學浮圖法洪武元年年十六出游山東之
 齊河縣建定慧寺十五年領符牒於京師遂主
 其衆庚辰歲靖難兵起 太宗幸濟南壽朝見
 請從軍自效奉勅募兵五千人號敢勇忠效軍
 累陞都指揮同知神武中衛帶俸從征橫刀躍
 馬身先士卒所至功為多靖難兵罷悉繳上欵
 賜銀幣鈔錠請返僧服 詔同衍禪師住慶壽
 寺管北平府僧綱司副都綱事永樂元年召赴
 南京陞僧錄司右覺義旋陞右講經 詔住持
 能仁雞鳴天禧三寺齊河定慧寺燬於兵壽請
 重建 詔工部為庀治六年扈 駕巡守北京
 詔修廣薦法會度白溝河五處陣亡將卒九
 年母馬氏沒於齊河追封都督夫人賜墳地五
 十畝葬具錢物皆內府優給十一年奉命住持
 慶壽寺 詔以月朔望陞天王殿法座說法勸

誘四東十七年三月衍禪師示寂於慶壽寺

上臨問者三命壽治葬事起塔於寺祖墳之西

九月二十日無疾端坐而逝異香滿室如衍禪

師化時士庶皆驚歎 上為文命禮部員外郎

鄭復言致祭起塔祖墳內與衍相望衍禪師者

故贈少師榮國公諡恭靖姚公廣孝也贊曰余

嘗道齊河信宿定慧寺豐碑歸然載呂講經事

從寺僧訪得其事狀一卷皆國史所不載遂舉

其略為立傳寺之後院供榮國及講經畫像榮

國樂易頌秀似文人老衲而講經相奇偉巨目

方頤面如沈鐵英姿颯爽閃動影堂燈火間想

見其身領忠效軍衝鋒酣戰時也余蓋為之歎

容肅揖久而後去云

工部右侍郎贈尚書程公傳

公諱紹字公業山東掖縣人也永樂初占籍德

州左衛曾祖賢封懷慶府推官祖瑤舉進士歷

官江西右布政使父訥贈工部右侍郎公生十

歲能屬文二十七舉於鄉次年舉進士除河南

汝寧府推官廉明仁恕多所平反從賑荒使者

巡行河雒單車徒步與殘民相勞苦民擁道泣

曰微公吾儕小人無子遺矣行取擢戶科給事中當是時 人主深居貂璫四出大臣環私植黨舉朝貿貿然如行雲霧中公在諫垣以別白賢奸澄清世道爲已任白簡屢上皆彈劾執政私人挾撻其票擬踏駁執政心銜之礦稅之使奏速有司錄璫桁楊道路狼籍公再三論救危言抗論觸冒忌諱 人主優容之山西礦使劾知縣韓薰公特疏申理遂除名爲民或曰執政假以修怨非 上意也公歸奉太公里居晨花夕月餐膳絮食者二十餘年 光廟御極卽家起太嘗寺少卿旋奉太公諱服闋徵拜太僕寺卿廷推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河南至則舉其爲理官時經營儲備者倒囊出之凡所施罷不踰漏刻櫛垢爬痒若民自爲儀封宗人爲盜囊囊淫虐彰聞莫敢何問公列上其罪狀 詔囚送高牆諸宗惕息杜門穴牆相戒莫敢犯天啓四年王璽出臨漳公上疏曰秦璽之不足徵久矣今璽之出適在臣疆內道路誼諛流聞禁聞旣不應還瘞地下又不敢私秘人聞欲遣官恭進闕庭跡跡貢媚非臣誼所宜亦恐 皇上之

所寶者在彼不在此臣雖什襲薦之 皇上且瓦礫置之也謹先馳奏聞候命進止昔者王孫圉不寶玉珩齊威王不寶炤乘蠻夷偏霸猶知尊賢寶善炤曜史冊况於全盛之朝 明聖之主乎今之大臣如總憲鄒元標馮從吾尚書王紀盛以弘孫慎行侍郎曹于汴等憂國奉公白首魁艾又有一斥不還之詞林久錮不起之臺諫思皇多士國之寶臣臣不能挽回天聽汲致明廷徒獻符貢璽效七十二代之故事臣竊羞之伏望 皇上踐履大寶克受貞符怡神寡欲親賢納諫在朝之忠直勿事虛拘遺野之名賢急爲登進王瓚瑟於清廟瑚璉責於明堂共襄大器永固金甌雖謂虞舜黃璽夏禹玄圭至今存可也區區傳國寶其真僞豈足論哉逆奄方侈言符命得公疏大怒公遂移疾告歸又十年而 今上卽家起公爲工部右侍郎 慶陵寶頂成加服俸一級年至乞休四疏始得請家居又三年而卒享年七十六贈工部尚書復蔭一孫入監娶袁氏子二人震爲南京戶部郎中泰爲中書舍人公爲人深衷篤厚真率坦迤善善

惡惡根於天性與人居虛懷折節退然如不勝衣一旦犯大難解大疑捍大患雲行雨施雷轟雷掣死生禍患視之蔑如也中州承平日久兵馬芻糧藩司窟穴其中公一切按覈討軍實而申徹之中州之有兵自公建鉞始也歸德汝寧彰德開羣盜扇動旋就撲滅厥後有勤王之役後撫范公率公部兵以行踴躍前驅爲諸鎮之冠焉已巳冬奴薄都城公家居募壯士入援自辦行糧七千餘兩事平議敘公固讓曰王辱臣死用此敘功獨不慮貽奴虜哂乎其慷慨任事持大體如此公之葬也次子秦屬其友盧禮部世准爲行狀以上史館禮部之狀公曰忠孝清勤生平所學惟此四字又曰才識膽三者具備而一本之誠此六言者可以蔽公矣余舊侍罪太史氏知公事爲詳禮部篤論君子其言足徵也平生不爲人作傳而獨爲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贊曰王重之獻也天子親御文華門璽貯御前逆奄手捧之憑軒頒示羣臣皆呼萬歲傳制受賀而罷奄初侍上側傳璽時當展而立指揮下上示人以魁柄在手非人臣之

度也已而屢興大獄斬艾善類幾至移國程公之奏上王重有旨哉以道事君知幾其神矣程公身事四朝駁歷中外懸車致仕以恩禮始終觀公所遭際蓋猶有慶曆間盛世大臣之流風焉嗚呼休矣

雷孝子傳

雷孝子者名振關陝西華陰縣人也孝子之父年八十有五邁棄疾勺水不入口者五日孝子爨卜之弗吉刲臂肉大如錢者三烹藥而進之其父飲藥欠伸呼家人曰我思食粥噉粥盡二孟明日病良已強飯徐步優游里閭者一年而卒孝子廬於墓側老屋三間上漏下穿天寒月黑悲風蕭颯孝子拊膺夜哭與嗥狐啼猿相應和也鄉老白上其事所司咸異之將聞於朝舉聚土旌門之制格於令不果余同年進士楊君呈秀官戶部主事華陰人也爲余道其事楊君又言孝子爲縣博士弟子員俯躬下氣恂恂德讓君子也爲說者曰韓退之爲鄠人對言鄠有別股以奉母者今孝子亦云豈秦人之遺風耶退之以不幸因而致死毀傷滅絕爲慮而以謂

不當旌門孝子當封臂時計盡無復之毀傷滅絕有不暇計又況於門之旌不旌耶慈谿黃東發謂鄆人對決非韓子之文而宋景濂因之然我高皇帝之著令實與韓子昭合余不敢非也今世士大夫全軀保妻子精於自爲拔一毛以利其君親有所不爲有刳股如孝子者生於斯時旌之以風世其亦高皇帝之所不禁乎激而傳之無使其無聞焉

吳孝子家傳

吳孝子志字伯高世家嘗熟之城南會祖寅官武昌府同知正德七年霸州賊劉六劉七趙璲自山東河南掠湖廣上下武昌者冉寅攝守帥舟師擊之江中兩指揮爲左右翼謀者告曰賊黃衣黃蓋帆檣一色艦首畫白鵝者劉六也白鵝舟至命兩翼齊發矢六中項墮水死璲詳羅髮入武當圖變寅誦知璲善奕詳病募奕者璲懷利刃來見就床前對奕久之璲起旋戒健卒以犬血覆其首一人出袖中椎椎其肩遂縛璲檻車送京師寅生朋來朋來生楚儒皆博士弟子員孝子楚儒長子也年八歲父母出避倭

中道相失孝子歸守其廬曰家人終當於此索我父沒孝子痛欲從死其大母年九十餘及其母強之食乃日進粥一盂淚漬枕席重衲俱浥爛二母不知其夜哭也嘗早起見其父素衣玄冠坐靈牀上良久乃滅向靈牀大慟絕而復蘇語家人曰無止我哀我哀極乃徐徐得生自是數慟絕以爲嘗冬日曝簷下手其父事狀攬筆欲有所更定舌卷口噤索飲不能嚙而卒孝子執喪踰小祥目失明耳失聰口失音血枯骨立見者悲之以爲人腊也免喪未幾竟死年五十六舊史氏曰孝子死十餘年城南有徐孝子明俊亦以孝死明俊之子濟忠實撰孝子行狀濟忠安貧好古亦孝子也故援据其言爲傳史稱劉六焚劫漢口指揮滿弼等追及之中箭溺死又稱趙風子自髡爲僧江夏軍趙成獲之皆不及寅大政記則云成既擒璲武昌署印同知吳寅所遣吏卒亦至以行狀參考之則史家之缺略多矣余悲寅有禽盜之績而泯滅不傳故詳載之於傳首云

丁節婦傳

丁節婦龔氏其夫丁高吏部郎奉之孫也節婦靜好淑慎歸於高而不見答節婦無後言高嗜酒多內嬖夏之日輕裾薄裝駢肩游曲廊中徵逐飲酒節婦衣大布之衣循墻而過之凜凜焉猶恐微風自衣袂中出也高死節婦撫其家婢逾於高在時人以爲難節婦寡居五十年提強葆之孤里中兒無敢闕其戶限者一味之甘必以奉尊章僮約井然餘蔬殘炙非節婦賜子莫敢侵也節婦鬢髮老而不衰櫛有遺髮必鬻之以爲髡曲則次之衣經數澣猶可以當風惟堂而歛簇簇皆嫁時衣也節婦龔子立本之祖姑立本爲余道之如是史官曰高雖家本貴公子一狂童耳賢不見答之死靡它其斯以爲節乎宋人之女夫有惡疾作芣苢之詩其言曰芣苢之惡也宋之櫛之終不忍棄而况於惡夫乎節婦之殉高亦此志也繇此推之臣子之言擇君而事者視其君不如芣苢又何謫焉然吾觀古之自誓者多毀形截髮而節婦之愛其髮也滋甚詩有之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截髮不如誓髮於鬢之不忘也

孝女荆觀傳

孝女荆觀者丹陽人荆燻之女而賀賓仲之出也觀少巧惠異甚賓仲母華絕愛憐之遂長賀氏凡事絲續文繡不學而能修嚴鮮潔雜於珠璣紉縠之間寥然獨異華奉佛觀亦好佛賓仲讀書觀亦嗜讀書一日讀白樂天廬山草堂詩喟然而歎願早依佛力盡此報身不復作兒女子刺促閨閣中華以爲不祥趨而掩其口燻寢疾於毗陵觀從華往省視病稍閒歸信宿而燻之計至觀蓬垢奔哭時方沍寒涕號憑塞與風雪交咽頓踊於輿中輿夫契需踏冰孔聲相籍也此至伏屍哭極哀已而哭聲下隊奔抑喉吭聞羣呼之不就視之形神離矣觀死時年十五萬曆丙辰之二月也觀死賓仲哭之慟曰燻有女而我無甥君子悲之賓仲名某國子生燻官五城兵馬指揮今舉稱司城謠也錢先生曰古之閑有家者莫不有師傅保姆之教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瑤瑤之節是以女貞婦順繡黼相望而今世無聞焉余家江南朱閩故家遺俗丹陽賀氏頗著於家範重垣如城小弱女子不識

聽事婦既抱子朝於尊章必匍匐叩稽上食乃退荆觀賀之自出越梁過宋比於孝娥豈偶然哉傳荆觀者徐媛媛以工筆札名多粉澤之語余以為於觀不倫也作荆觀傳

楊烈婦傳

楊烈婦者高寶少卿富順楊述中之女也號曰二姑少習管彤潔齊莊敬年十六適同郡郭懋宏十九而懋宏卒無子烈婦以死自誓書古烈婦詩於衣帶閒曰妾心一片鐵不與紅爐滅妾髮可剪頭可截蜀人聞而義之居十八年懋宏有介弟懋相舉第二子禮當後懋宏烈婦請於懋宏之祖告廟而立之喟然歎曰吾今可以踐衣帶之言矣家人每防閑之不得閒少卿以使事歸里烈婦將歸寧辭於夫樞頓踵陷膺歸而侍於少卿夙夜彌謹神情慘憺有求死之色少卿察知之勅衛甚嚴經十許日後稍懈烈婦坐蒲團上出袖中帶整衣自經衣袂蕭然顏色陽陽如平時發其篋笥附身附棺凡歛舍之事無不庀治得數尺疏書皆訣別之辭紙敝墨滌近者亦數年矣其屬諸姊妹曰無讀書我為讀書

誤聞者莫不感涕焉烈婦死時年三十有六萬曆丁巳之四月也史官曰富順故江陽地今屬敘州敘州漢犍為郡所治也犍為古稱士大夫之郡士多仁孝女姓貞專而江陽以女絡特聞故其語曰符有先絡樊道張帛繇楊烈婦觀之前志所傳豈誣也哉蜀地星應輿鬼與秦同分其土風有精敏悍勇之目而烈婦委蛇十八年卒踐衣帶之言國家大雅之化被乎江漢之域美矣抑亦其家教使然也

顧節母傳

上海縣舉人臣國縉言臣不天少遭閔凶行年六歲臣父見背母劉上奉尊章下撫孺子殘燈敗帷與鬼并日家貧親老甌盞無少儲米薪鹽醯悉出手指臣少就鄉學一孤童走二里外歸稍暮劉指林木而泣噫歎之聲與悲風遠近宿火夜織呼臣讀書其旁忍寒作苦手足皸瘃泣涕零亂機杼沾漬臣大父母相繼歿典衣充喪捧土就墳獨力經營備極荼苦臣海上孤生服母教訓得與上計者偕一觀 天子闕廷而劉歿已十又八年矣伏惟 聖朝以孝治天下鄉

里婦孺片善寸節皆得表署而劉獨茹苦重泉
身死名沫臣若微倖進取俟河之清不及今扶
服陳請倘一旦卒填溝壑冤魄私恨何有窮已
伏覩甲令旌表之條近稽子孫陳乞之例僥懷
烏鳥銜結之情陷膺腐骨叫號旻天伏乞 勅
下禮部移咨都察院行巡按直隸御史按驗不
妄准格旌表臣雖一物深荷 聖慈隕首毀形
未能報答臣昧死上請疏上 上曰其命所司
知之國縉姓顧氏父曰可大少得狂易之疾已
復以膈死劉以死自誓而有生誅之者曰念死
決死爲生復生宗人之辭也國縉旣拜疏錄草
稿以歸鄉老傳誦之皆爲流涕史官錢謙益採
國縉疏及宗老之誄作母劄傳贊曰余攷國史
實錄巡按御史歲條上所按驗孝子節婦旌
表者史臣必謹書之蓋烏頭雙闕綽楔之制表
於一時而實錄表於萬世誠重之也國縉疏已
下所司旌門有日矣余按而書之詞繁而不殺
它日以上史館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